



象萬

號月十

• 期四第 • • 年一第 •



永孚紗號

代客買賣：

：期現棉紗

行情準確：

：消息靈通

佣金低廉：

：服務周到

直接電話：

：成交迅速

.. 話電 ..

九七三五九

六二六七九

.. 址地 ..

樓六樓大券證路馬二

號五〇四

忘勿餐每



用樂婦主



備必厨庖



味精

鮮味特強

以少勝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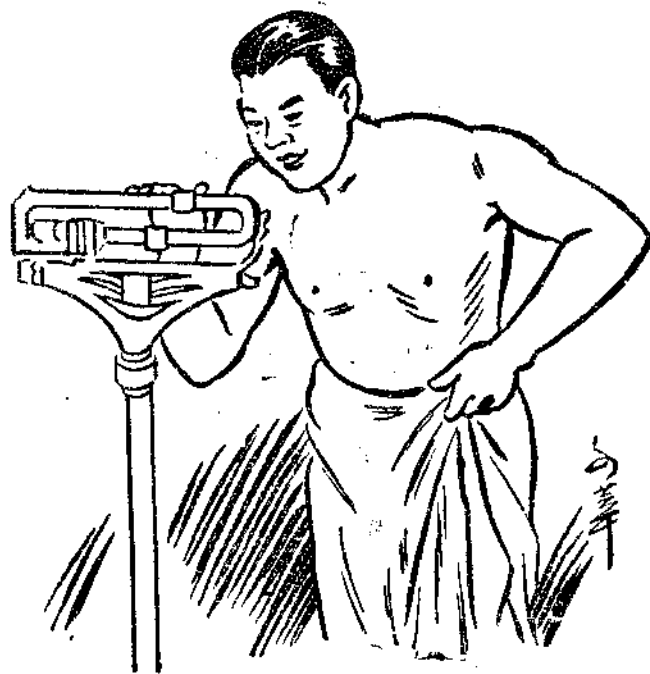


品出廠精味厨天

號三二一路亞多愛海上

樂口福麥乳精

強身補血 健腦安神
助長精力 增加體重



滋養豐富 美味可口
沖調便利 冷熱均宜

品質功效
並駕船來



相繼摹倣
望塵莫及

◀ 售出有均房藥司公 ▶

上海九福製藥公司滋養食品部

店飯大兩

口路南斯馬號六三六路飛霞

EBC RESTAURANT

店飯府華

四〇四〇七話電

烹調獨得其秘

惟我獨尊

脚猪鹹國德
許辣軋利牙匈

著名菜餚

選料全屬高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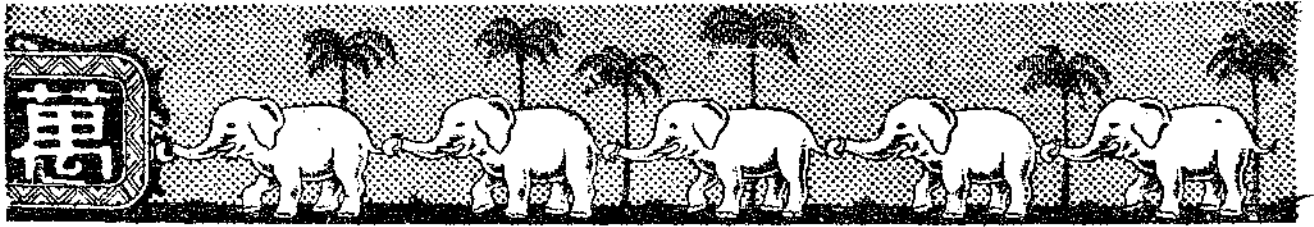
菜西準標

店飯寶綠

面對院戲大門金號〇六八路煦福

三一一一三話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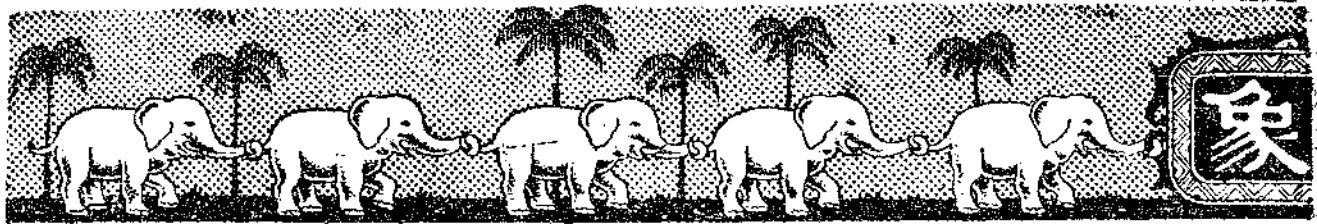
劍虹



十月號 第一年第四期 目錄

秋戀	新聞卡通	邱吉爾的私生活	霧	秦始皇入海求仙 (附圖)	鬱金香的憔悴	納粹軍隊的訓練法	生命的旅途	女兒心	螢光燈	自然界的戰士——蟋蟀	特載 宋氏三姊妹	鬼屋	可怕的昆蟲	希特勒的戀愛史 (上)	夢與現實	辟塵小語	蠢動	五七之夜	潘巧雲畫傳	
天野設計	蝶衣輯	傅松鶴	錢今昔	秋翁	梅霞	白鳳	孫景路	周楞伽	麗維	網珠生	陶秦	沈東海	毛志明	盛琴僊	俞亢詠	陳靈犀	張憬	包天笑	董天野	
(封面)	(九)	(二)	(一五)	(三)	(元)	(三七)	(四)	(四)	(五)	(五)	(五)	(六)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二六)





象

長篇 創作 **金鳳影** (二)

包養兒子

蟹 (盤殮倚談之三)

長篇 創作 **散花寺** (二)

牛郎織女傳 (五幕劇·附圖)

電影 小說 **世界兒女** (附圖)

好萊塢十二小明星

美國郵局的竊信賊

談諧小簡

探望病人的方法

征途雜記

小說叢談

學生 文選 **小竹**

一個平常人的沒落

希臘棺材 (牽轡探案)

胭脂淚

李阿毛外傳

石榴紅

大學皇后

美人掌 (梅遜探案)

予且 (二三)

麗維 (二三)

丁健行 (二五)

胡山源 (二五)

魏如晦 (二六)

李一 (二七)

張心鵬 (二七)

葉金 (二七)

襟霞輯

露政 (二七)

低眉人 (二七)

鄭逸梅

楊奇姿 (二八)

江月仙 (二八)

程小青 (二九)

張恨水 (二九)

徐卓呆 (二九)

王小逸 (三一)

馮蘅 (三一)

林俊千 (三七)

編輯室談話

陳蝶衣 (三三)

常備四季糖 康安永君保品出廠藥康丙

信約房藥司公糖季四備常

首創足尺加三

寶大祥

全滬唯一 · 價廉物美

綢緞呢絨棉布莊

上海八仙橋 · 小東門

童裝部	被單部	送貨部	駝絨部	軸幛部	成衣部	禮券部	顧繡部
式樣美觀 定價特廉	絨毯綫毯 花邊廉售	無論遠近 不取送力	貨如山積 比眾克己	奉還送力 代贈金字	定價便宜 奉送衣盒	餽贈親友 最受歡迎	千金出閣 經濟實用

新 聞 卡 通

◆哈瓦斯社八月二十日柏林電：「希特勒元首頃特令設立維他命研究所，專門研究各種維他命生產及分配情形。」頗疑電文中「維他命」之「維」字，為「要」字之誤。

◆哈瓦斯社八月二十日倫敦電：「英國著名無腿飛行家巴特空軍上尉，前在法國北部用降落傘跳下，將假腿拆毀，並為德國所俘獲。茲經國際紅十字會接洽，德國已允許英國飛機一架，於本日飛往法國，將假腿一雙擲下，以備巴特上尉裝置。」某讀報者讀此電訊後，發表談話稱：「據最精確之統計，此為德國發動歐戰後的第一件仁政。」

◆大美晚報九月一日東京電：「據『朝日新聞』自華盛頓來電稱：自美日在白宮交換重要談話後，華盛頓已將『去取』之精神，表露無遺。野村大使席中將近衛首相手書，轉致羅斯福總統。事後野村大使辭出，返歸官邸時，忽發現誤戴國務卿赫爾之帽子。赫爾氏之帽，係最新之灰色賀姆保呢

帽，尺寸與野村氏至為適合。野村氏乃立即將該帽嚴密包起，著人送還至赫爾處，並附以適當之歉意。送帽人至國務院時，方知彼不獨攜來赫爾之帽，且攜來重要之消息。時國務卿赫爾正在官邸中，意甚自得，猶不悉一己正將野村大使之帽誤戴以來也。觀察家批評此事，認為足以證明兩氏根據此友好精神，常能於適當機會中互相交換意見，以解決一切困難事件。」掉錯帽子既有幫助解決一切困難的好處，為什麼又要將帽子送還？真不可解。

◆合衆社九月三日加拿大溫尼伯電：「一中國僑民，昨在餐館中忽患腹痛，當即就診於一醫師，渠告醫師謂：渠於進餐時，誤將一刀與一父與其他食物同時吞下。經X光檢視後，證明確有其事，當由外科醫師開刀後，父已取出，但刀則不可得。據醫師謂：此人並無生命之憂。」刀父會跟着食物同時吞入腹中，此君真可說是「胃口奇佳」。

◆哈瓦斯社九月五日瑪德里電：「內政部頃宣佈：各醫院治癒之病人，凡無力清償醫藥費者，均應以其血液貢獻醫院，俾為其他貧窮病人輸血。」上海人本來將「錢」叫做「血」，還不出「錢」就還「血」，倒也是公平交易。

◆海通社九月七日羅馬電：「義國有警者約一百人，自願為戰爭服務，該項警者將在防空隊担任特殊任務，因其聽覺特靈，故將令其管理聆聽器，以報告敵機之蒞臨云。」因戰爭而動員及瞎子，義政府真是深知「天生我材必有用」之道的了！

◆新聞報九月八日緊要分類欄，載有「嚴折西夫君鑒」廣告一則，文曰：「你拋我子女六人，不別出走，客寓數天未付，度日如年，不能久居，故特登報通知，望於三日內火速歸家，否則即將小冬小香阿五頭三女出姓投生，三日後悔之莫及，實出無奈，特此敬告。妻薛玲仙淚言。」按：薛玲仙昔為明月歌舞社四大天王之一，今下場如此，實堪嘆息！

平 太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人壽保險，可以
補償人生由於意
外災害所致之經
濟損失，實為人
事劇變中最妥善
之救濟方策！

備有簡章·承索即寄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特約代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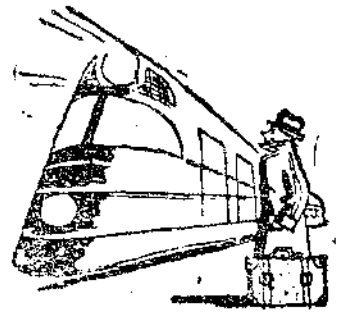
國內外地

太平保險公司

—·總公司·—

上海江西路一二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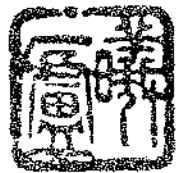
電話：一〇八二



邱吉爾的私生活

傅松鶴

Phyllis Moir 原著 · 譯自 Reader's Digest 六月號



英國的戰時首相邱吉爾先生是個性急朋友，走起路來總是跟跟踉踉地匆促非凡。不論寫一封

信，起一篇演說稿或作一篇文章，他老是顯出一副迫不及待的神情。他打電話時必待對方洗耳恭聽之後方才舉起話筒說話，從不預先擎着聽筒等待對方。不過他也患有一般性急朋友的通病，遇有別人等待着他的時候，他却慢吞吞地漠然置之，任何約會他總要遷延一刻鐘或半句鐘出席。昔年他任職海軍中尉時，某次威爾斯親王（就是後來的愛德華八世）邀他赴宴，這位少年將軍竟遲到了五十分鐘，自此以後不論什麼約會，他從未準時出席過。

當他肢體安適精神舒暢的時候，他的腦筋也最為敏銳，所以他最喜歡在床上工作，口裏銜着粗大的雪茄，身旁堆滿着報紙書本。戰爭爆發後，他還是這個老樣子；大概也是積重難返罷。

每天早上七點半，邱吉爾便駕臨唐甯街十號首相官邸了，他並不睡在那屋子裏，閣員們以為這地方太

危險，不足以保護政躬。但是他到底睡在什麼地方？外人是無從探悉的。他一進官邸以後，他就走入一間構造堅固的地下室，卸去外衣，往床上一躺，吃一頓豐盛的早餐，將報紙細細地閱讀一過，然後開始工作。將要寫的書牘策論訓令等隨口唸出來，由書記在旁記錄，至午刻停止。

內閣會議終了，已是吃中飯的時候了！飯後若無巡閱視察等事務，他就繼續着上午的工作，到五點鐘為止，然後小睡兩個鐘頭，再開始晚餐。他和拿破崙一樣，不論何時何地他總能作片刻假寐，等醒來時又是精神抖擻了。晚餐後伏案辦公，至深宵一二點鐘方才休息。

在承平之時，邱吉爾先生在衣着方面最講究舒適。有時穿便服，有時穿寢衣，有時竟穿着汗衫短褲，腰纏紅帶，在屋子裏匆匆地跑來跑去；我只得拿着鉛筆簿子緊緊地追隨着，一面將他滔滔不絕的言辭記錄下來。

即使在他洗浴的時候，他的祕書也不能放胆休息

，有時他會從浴缸中高聲喊我，從半開的門縫中望進去，只見他腰際圍着毛巾，將一篇腹稿的最末一段大聲地宣讀出來，這種「邱吉爾習慣」在英國鄉下人的眼光中真是罕見的怪現象，胆小的婢女們驟見這個僅以毛巾蔽體的肥胖男子從走廊上衝了下來，無不驚駭欲絕。

邱吉爾的才學真有胸羅萬卷之富，而於冷僻典故所知尤多。近二十年内英國所有歌劇的歌辭他都能牢記不忘。當我們遊歷美國憑弔獨立戰爭及南北戰爭的戰場時，他竟能將戰役詳情如數家珍地講給我們聽。在 Gettysburg 戰場上嚮導員指示我們從前軍隊的陣地及炮台位置，邱吉爾知其有誤即予糾正，這一來倒使嚮導員大吃一驚，其學識之博於此可見一斑。

普通人評論邱吉爾總說他是個脾氣躁急，行徑乖僻的人物。就氣質而言，這個批評的確不錯。但以理智的眼光看起來，他是個既不躁急也不乖僻的天才；工作謹慎而有序，研究事物必窮其根源而不厭求詳，所以他如果有所壁劃，輒能縝密無誤，他的頭腦之精細常使我驚歎不置。偶而想起一封未答覆的信札，他的心中會像夢魘似的不安。他在半夜裏醒轉來忽然想起一件未了的事務，就會立即喊我起床幫他工作。而當我還在與睡魔掙扎的時候，他早已燃起雪茄，清醒

如常，面上一副嚴肅的神情令人望之生畏。

有一次，他在半夜裏喊我起來寫一封信給英國漫畫家 David Low，說他不應在漫畫裏將邱吉爾的人像畫得酷肖 Faisalhan（英國名政治家）。我看不出這封信有什麼緊要機密值得如此性急；總而言之：不論何種書信對於邱吉爾都是十萬火急的要務。他若要辦一件事情，不論這事情如何微小，屋子裏就被噪得雞犬不甯。他若想出了一個主意，就要立即付之實施，思想與行動幾乎是同時發生的。他對於任何事喜歡當機立斷，今日的英國正需要這樣的一個人物。

邱吉爾旅行時所帶的行李之多，足供一團兵士之用，動身時匆忙中所遺下的衫襪另物，會大包小裹地跟蹤送來。他所停留的地方立刻顯出緊張的氣氛，無窮盡的例行公事，躺在床上工作的習慣，川流不息的賓客，紛至沓來的電話電報，發放專差，呼喚書記，使屋主忙得透不過氣來。但不久屋內情形大變，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力量使眾人樂於接受這種「新秩序」，而聽其支配。

邱吉爾的衣服雖天天有人熨燙，但穿在他身上時總顯得皺摺不堪，他的服裝是傳統型而略帶些老式的，不過材料却用最上等的貨色。他那碩大無朋的腦袋上老是隨便地蓋上一頂灰黑色的呢帽，這一副怪模樣

望上去宛似一只大燈罩，但這頂帽子却來自倫敦最高貴的帽子店。

他最愛一件粗條子的皮領黑大衣，已穿了整整三十個年頭。我初次遇着他時已經看見這件衣服因年久而略呈青灰之色。新近見到一張照片，他仍是穿着這件外套。

他的食量不大，但食必珍饈，飲必佳釀，每天吸雪茄約十五支。他時常自詡擅長烹飪之術，如有特殊的嘉賓光臨，他能够親自下廚調製全席菜餚餉客。他所蘊藏着的精力頗非常人所能及，一見了他的面我就聯想到一座爆發中的火山。如飛的步伐，飽滿的精神及一雙咄咄逼人的藍眼睛，在在流露出青年人的活力。在六十六歲的高壽，担負起空前的重任，恐怕比他少一半年齡的人也不能像他那樣勝任愉快吧！

每當邱吉爾怡然自樂的時候——他的生活興趣極濃——他的口角微微上升，兩目圓睜，紅色的面頰上露出一絲笑容。當他發怒的時候，一副尊容真有閃電奔雷之威，誰若觸犯了他真是一件滔天的大禍。

邱吉爾的膺部天生有缺，所以說話時常有口齒不清及訥訥不吐之病。常人患口吃的大都視政治爲畏途，然而邱吉爾却毫不介意，並不因此缺點而稍稍畏縮。他的口吃毛病迄未治愈，當他命我記錄口述時，所

說的話往往含糊不清。偶而一受刺激，那麼口吃便隨之而來了。不過他一上演講台，或者面臨麥格風時，却又并非不口吃，甚至嘖嘖之聲亦了不可聞，大概這是意志堅強足以克服天然缺憾的緣故。

邱吉爾從不爲談話而談話，每當他人提及了平凡細微的事，他就默不作聲。不過談到他心愛的題目如政治，文學，新聞學和他本人時，他就滔滔不絕地講個不休了。

他坐着的時候手邊總放着一大堆書本，連床上也雜亂地散置着書籍。他送給人家最珍貴的禮物就是——他自己的著作，用皮面裝釘，上面有他的親筆簽名。

你若與邱吉爾一起工作，自會覺得冥冥中有個主宰支配着你。當英國政權尚在其他政治家手中時，當局排斥邱吉爾甚力，但與邱吉爾相識的人都以爲這僅是一個過渡時期；我常聽得他的朋友說：「將來邱吉爾做首相的時候……」

有非常之人方能成非常之業，此二語可移贈邱吉爾先生，他早已捐棄一切個人野心，抱定大公無私的目標去拯救英國。有人曾說他「小題大做」，在承平之世他或許有些「小題大做」，但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他的大刀闊斧的手腕正是英雄本色，非此人不足以當此任，獅子搏兔用全力，此其時也。

醫界致認男老四宜之能補
藥一公：女幼時服全大劑

賜爾福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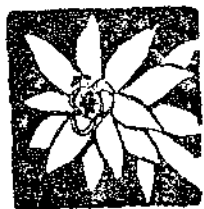
延年益壽粉

一賜爾福多一 SANAFACOR 係採用
高價蛋白質酪素及有機磷酸鹽等精煉
製成，為細密均勻之粉質，沖飲服
醇和芳潔，功能滋養神經，發生血
振奮心神，增強體力，以及
一般體質虛弱者，服之均獲良效，故一
年益壽粉者，服之，精神百倍，常服，
女，兒童，少年，壯年，老幼，皆宜，
定，服之，腰膝強健，步履如飛，
主治：神經衰弱，失眠，貧血，衰弱，
花柳病後，產後失血，萎黃，貧血，
月經不調，體弱，老，
多產後體弱，
多年衰弱，
虛弱諸症。

全能補劑 人人相宜
效力偉大 一試便知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霧

錢今昔

—— 纔覺芬芳侵袖袂，忽然一瞥逝驚鴻，教人惆悵立香風。

上午的天氣是晴的。陶鶯和殷麟到野外去郊遊，他們在原野上騎着馬。

他們在草原上馳騁着，競賽着誰的馬快，有時候就停下來吃一些乾點心和菓子露。

休息一陣，跑了一陣，一下子，他們讓馬把他們帶到了一片森林裏。

藍的天，綠得無可再悅人的森林的樹木，紅的金的五色繽紛的花，再加上白的像銀練似的小溪，單單這幾種調和的色彩的配合，便迷住了他們的眼和心，他們跳下了馬，把馬繫到了樹幹上，坐到了軟軟的草地上。

「我想不到世上竟有這樣美麗

的境地。」陶鶯愉快地說。

「是啊！」殷麟向着她笑了笑，他把背囊鋪在地上，取出了菓子，菓子露，和一些包着各色彩紙的糖菓。

「在這裏用我們的午餐吧！」陶鶯也把背囊卸到了地上，她取出了一塊大的花手帕，鋪平了，然後取出了奶油麵包，和菓子醬。

他們吃着點心，談着天，他們的心中都充滿了愉快，殷麟的眸子裏是盪漾着陶鶯的身影，她穿着一套女子的獵裝，潔白的臉上暈着輕度的微紅，長垂着的鬢絲給風吹拂着，因而她不得不常常用手指去整掠它，她的笑是那樣的甜蜜，像溫泉，也像是輕風，而她是常常的笑

着。同時，在她的眸子裏，也充滿了殷麟的身影。

他們時而促膝談笑着，時而又倒臥在草地上，他們預備一直談到暮色降臨的時候才回去。然而，沒有多久，大約總是在下午四五小時的光景——

天空突然陰沉起來，巨力的風捲着他們，樹葉子迅速地飄下來，飄滿了他們的周遭。雷聲由輕的沉悶的而轉變為沉重的響亮的，閃電像許多的魔手似地突現在天際。這是告訴了草原上的一對，驟雨即將來臨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不免着急起來，匆忙地把鋪在地上的水菓，菓醬，麵包等納入了背囊，立

刻跳上了馬，預備在大雨下降之前趕回家裏。

可是，驟雨並沒有等待他們，當他們剛跨上馬的當兒，就挾着風勢下降了，大地立刻籠罩上一片陰黯，他們驅策着馬跑了一回之後，發覺自己是走錯了路，走到了森林的深處了，真正的歸路是迷失了。四處是同一面目的無言而搖擺的樹木花草，甚至方向都無法辨別了。他們只得讓大雨淋着他們。

陶鶯說：『我們真好像是在地獄裏了。』她有些發愁。

『方才還是在天堂裏呢！』殷麟回答她：『我真希望教主能够馬上出現，來拯救我們。』

『教主是不會降臨的，讓我們好好地覓路吧！』

「嗯！」

他們在大雨裏找路，把注意力集中在路徑上，殷麟的馬本來是跑在前面的，他的馬受了驟雨的打擊

，跑得十分迅速，以致殷麟控制不住它，而陶鶯的馬則給雷雨打傷似地走得很慢，大雨像霧一樣地隔離了他們的視線，一回兒之後，她發覺她已經失去了和他的連繫了，他不知道走到什麼地方去了，她大聲地喊着，但一些都沒有回響。

她恐慌，雷電風雨的攻擊，幾乎要使得她昏眩，但是，當她又胡亂地趕了一回之後，她發現樹林裏有一片平地，平地上蓋着一幢屋子，——是一幢陳舊而剝落的洋房。她頓時興奮起來，像獲了救一樣地趕到了這幢洋房的門前，她下了馬，重重地敲着門。

敲了好一回，沒有回音，她又感覺到了失望，她惱恨地把門推了一下。

意外地，門竟是沒有鍵上，一推就推開了。

她牽了馬走了進去，裏面有一圍走廊，一片天井，和若干間房間

。一個人都沒有，冷清清的，她喊了幾聲，也沒有回音。

她把馬繫在走廊的柱子上，以後，慢慢地走到大廳上，大廳的門是開着。

這屋子是那樣的陳舊，蛛腳網和灰塵密佈在牆壁上，窗櫺變成了暗灰色。有若干隻桌子，沙發，矮几，零落地散放着。——單看這景象，就可以知道這是個許久沒有人住過的屋子。

屋角裝着壁爐，她的身子是淋濕着，看見了火爐，就想到了可以把衣服烘一烘乾的念頭。

於是，她就開始找尋引火之物，終於給她在另一間屋子裏找到了一些柴爿，她便把柴爿投進火爐裏，劃了根火柴燃着了，熊熊的火燄，漸漸照耀着全屋子，她立刻感覺到了溫暖和舒適，她把外衣脫了下來，在火爐前烤着。她想待天晴了再回去。

門外，雷雨繼續下降着。

她烤了一回火，就站起身來，開始向四隅視察着，這樣，她就在牆壁上看到了三張掛着的照片，三

將出來。

門開了，一個穿雨衣戴雨帽的男子走了進來。

壁上的三張照片。隨後，把柴灶重又投進了壁爐，然後在她的對面坐了下來。

張照片分出三個不同型的人物，一個是英俊的少年，一個是華髮飄蕭的老者，另一個是美麗的少女，少女的面貌是那麼地像她自己，幾乎使她懷疑到以前曾經照過那樣的一張相片似的。

「麟……」她那樣地喊，然而一下子她就呆住了，那是一個陌生的男子，當他把雨帽脫去之後，她看見了他的全貌。他是一個有正直的臉，堅毅的眸子的三十歲左右的人，他的頭髮整齊而光亮。

「很好！」他點了點頭，一半像是向自己，一半像是向她說：「十年的距離，一朝回來，一切都沒有什麼移動，彷彿在這十年之中，並沒有什麼人到過這一個地方來似的。」

雷雨不斷地下降着，水已經漫到走廊上來，天是晚了，漸漸地，屋子裏已充滿了黑暗，好得壁爐裏的火燄還燃燒着，還不至於失去了光明。

她的臉有些紅了！她猜想她是這屋子的主人。

「對不起！」她說，嚙嚙地。

「可是，我今天却進來了！我看見大門沒有關，而雨又下得那麼大，……正要請你原諒。」

「對不起！」他也那麼說：「你是住在這裏的嗎？」

「這樣大的雨，祇要是走到屋子的附近，當然是會走進來的。可是，這幢屋子是造在這麼奇突的一個所在，彷彿是給築在幽靈的境界中一樣的。你竟會找尋到牠。」

不過，她是很焦急。

一回兒之後，她突然聽見了窗子外有鱗鱗的車馬聲。轉瞬之間，那車馬聲是停了，顯然是停在這屋子的門口的。

「我是這屋子的主人。」他一面脫卸他的雨衣，一面說：「不過離開這裏已有十年了。」

「我是喜歡森林，喜歡一切人跡不到的地方的。」

不要是股鱗來了？她快樂起來了！她馬上穿好了烘乾的外衣，跑

在爐子裏抽出了一根燃着火的柴片，舉起來向壁上照着，凝視了一下

「這是一個好的習性，可是在熱鬧的塵寰中，有時候，却也是和冷靜的森林一樣的冷靜的。」

雨繼續下着，看來還不會迅速就停，她決定和他多談一會，來消磨這無聊的時間。她問他：『爲了什麼呢？』

『這許是一種心理作用，一個歡樂的人即使在孤寂中也會覺得在鬧市中似的快樂的。反之，在一個一顆心早已隔離了塵世的人，那麼任他到什麼地方去，他總會覺得自己

和別人合不來的。別人雖然出現在他的眼前，却並不出現在他的心坎。……我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您……』她覺得他是一個奇怪而有趣的人，她繼續問他：『要請教你的尊姓大名，在什麼地方消磨了十年歲月？』

『我會經有過一個姓名，一個在已經逝去的那些日子中的姓名，可是現在，我只是一個這樣的形體而已！我彷彿覺得我是已經沒有姓名了。十年之久，我老是在大地上飄泊着，從南到北，由東到西，炎

熱的南洋，寒冷的北歐，風光旖旎的地中海，遍地獸跡的中非洲，還有巴黎·柏林·倫敦·紐約·墨西哥·智利·以至一切不知名的小城鎮……』

『你是去考察？留學？或者……』

『都不是！哦！別人去，總是爲了這些；可是我一切都不是；假使您一定要我說出一個我所以要那樣的理由，那麼我能告訴您的便是我只覺得自己需要那樣，需要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不斷地飄泊着，飄泊能使我忘記時間，又能使

我忘記空間，更能使得我感覺到一切都不存在。而飄泊的結果是依然回到了這一所屋子來，於是我從新想起了時間，想起了空間和一切，所以我打算過了幾天，再開始我的飄泊生涯。』

『使你喜歡飄泊的是什麼原因呢？』

他暫時不回答她，他只是向大廳的內室走了進去；一會兒之後，他回出來了！他的手裏拿着一瓶白蘭地酒和兩隻剛洗淨的玻璃杯。

『酒已藏了十年以上，愈陳的酒味道愈好！』他把酒注滿了兩杯，自己拿着一杯，還有一杯投給了陶鶯。

她並不是一個胆怯的女子，她接受了酒杯。

他喝了一口酒，他指了指壁上的三張照片：

『你看！這三張照片……』

『嗯！』

『一張是我的老父，一張是我，而還有一張是一個朋友。』

一個朋友，一個多麼像她的朋友呵！她那樣地想着。

『十年之前，我二十歲，她十八歲，那時候，父親已經死了，我一個人住在這屋子中。我們是在一座禮拜堂裏認識了，一認識之後，

我們之間便建立了一種不可磨滅的友誼。我們都是具有一顆熱愛人類的心的，所以沒有多久，我們便開始戀愛起來；可是在同時，她却還愛着我的一個朋友，那個介紹我們認識的慕，慕是那樣地的一個剛強的少年，當他知道了她的愛我漸漸地在超過對他的愛情時，他的情感立刻緊張起來，執拗的愛情終於使他變得有些瘋狂了。

後來，我和她一同旅行了一些時候，我們到了K城，就在K城的一個禮拜堂裏結了婚，我們本來是想避開家鄉的一些饒舌人以及慕的纏繞的。

然而，到了那天結婚的日子，那是一個有着濃霧的日子，在禮拜堂裏坐着不少觀禮的人，我們站在牧師的前面，靜靜地聽着牧師的祈禱，在牧師問我們是否願意結爲夫妻之後，又問有沒有人反對我們的結合？就在這時，聖壇後面的一扇

門突然地給推開了，一個青年的身影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我反對！」一種顫慄而瘋狂的聲音，啊！那人正是慕，他是跟隨了我們那麼悠久的時候了啊！他竟是那麼秘密地一個城池一個城池地跟着我們的。

「走！」我的週身顫戰着，但是我還是鼓足了勇氣地向他走去：「立刻走開！」

他的手裏擎着手槍：他用着狂怒的聲音喊着，「應該走的是你！你立刻走開。」

我向他撲過去，這時候，她驚慌地奔到了我的前面想攔住我。

然而，便是這一霎那，慕開槍了。中槍的正是站在我前面的她，而婚禮也因此變成了喪禮。

我很頹喪地回到家裏，沒有住得幾天，我的一顆暴跳的心便按捺不住了，我覺得無論如何不能再在家裏安居下去，而且也不能再在世

上的任何什麼地方平安地住下去和活下去。而且不久之後，我又意外地接到了慕的一封信，說是他將在寄出這封信後，在後悔的心情下，用手槍了結自己的生命。然而，自她慘死以後，我所最怨恨的實在並不是慕，而是那個喜歡開人們玩笑的命運老人，所以慕的死也並沒有在我的心頭引起什麼波動，我的心情依然如此，沒有幾天之後，我就選擇了「飄泊」做我的職業，一直到現在……」

他以一種傷感的情調敘述這麼攸長的一大段故事，他的語調是動人的，他的姿態是那麼的溫雅，他的眼睛裏流露着一種聖潔的光輝，雖然陶鶯還是第一次遇見他，可也好像她曾經引動過不少初見的男子一樣，她自己竟也給他搖動了，愛情是盲目的，是神祕的，是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她竟然發覺自己在憐憫這一個男子了！甚至還有着一種

超過憐憫的情緒，一種不能解說清楚的情緒。

雨，還是不住的下着，積水漫在走廊中，在牆角，有幾處地方也漏了水。

她知道夜深了！走出這一個森林的可能性更少了！所以當他向她說：「雨更大了！森林的路是難走的，您還是在這兒待到天明吧！」的時候，她也答應了。

她把帶來的乾點心分給了他吃，他也把路上剩下的麵包分給了她，他們喝着酒，圍着爐火，他們用着心坎裏的聲音和感情一直一直地談着話，他們談着自己，談着別人，談着人生，談着世界，他們一直談到天明的時候，而一夜的長談，是使得他們從靈魂的深處全部地了解了對方，像了解自己一樣了。

「你非但在形貌上像那個永存在心頭的她，而且即使在內心上也像着她。」談了許久的話之後，他

帶着笑這樣說。

「您倒有一個迅速的觀察力。」

「她有些喜歡，又有些心跳，」

「對於一個智慧的人，我祇需要很短的時間便能够了解她的。」

她沉默了，她闔上雙目，在冥想着。

而他却突然地走到了她的前面，輕輕地用膀子勾住了她的頸子，在她的脣上印上了他的吻痕。

這動作使得她從冥想中覺醒了，她站了起來，一種女性的自尊使得她責問着他：「你怎麼？……」

「恕我的冒昧，我是浸潤在回憶之中了呀！」

她並沒有繼續她的責問，而且相反的微笑起來。

他的眼睛裏放射着一種堅定的希望之光。

「坐下來吧！」她向他說：「我們再喝一些酒，談一回天，等待黎明和天晴的到來吧！」

他們坐了下來，像方才一般地，他們又嚴肅而又熱情地談着。

夜在他們的談話中，不被注意地靜靜地溜走了！黎明在他們的談話裏，不被留意地靜靜地降臨了！

一會兒之後，天際已放射出曙光。同時，雨也停了！祇是降着重

霧。從門口望出去，大地是白茫茫地像一片多風浪的海。

她的馬在走廊裏呼嘯了一聲。「是回去的時候了！」她有些

不忍地說：「假使我們再踴頭，我稱呼你什麼好呢？」

他想了一回說：「我是沒有姓名的了！哦！你不看見門外的重

霧嗎？沒有人能够清楚地澈底了解這一件東西的，我也一樣，那麼你

也不妨稱呼我「霧」吧！」

「那末！霧！再會吧！」她告訴了他以自己的姓名與地址，跨上了馬。

「森林的路是難認的，尤其是

在重霧的時候，還是讓我伴送您回去吧！」

他在前面牽着她的馬走，他們在重霧裏緩緩地尋着路，他們常常撞到樹枝。

走了好一回，他們看見前面有一羣騎着馬的人，打着火把在四處亂跑，他們祇能看見火把的紅光和人馬的影子，却看不清人的形貌。

「陶鶯！陶鶯！」那羣人中間雜着呼喊的聲音。她聽出那中間有殷麟和她的父親的呼聲。

「是我家裏的人來找我了。」她說。

「那麼，再會了！」他悵惘地說：「我竟得了失去十年的夢，然而祇是數小時，它又失去了。」

她看見他兩眼呈現着悵惘的神色，她有些憐憫他，現在是她迅速地用兩臂勾住了他的肩頭，她吻了他。

「不要悲傷，霧！你的夢是不

會失去的。」

她拉一拉馬，她向前走去了，他站在原地方，揚一揚手。

她立刻遇見了她的父親和殷麟。但，當她回過頭時，已失去了他

霧的身影。他們都很喜歡，他們告訴他們找尋了她半夜。

她和她的父親，還有殷麟，並着肩騎在馬上回去。

「您這一夜在什麼地方？」她的父親問她。

沉入緬想中的她，並沒有回答他。

「您遇見了什麼？」殷麟關切地問她：「這是一個大森林。」

「哦！我遇見了……遇見了霧。」她那麼地回答。

「霧？就祇有遇見霧嗎？」

「是的，祇是霧。」

「祇有霧？」她的父親和殷麟都驚奇地睜大着眼睛，一面孔都堆

滿了問號。

她沒有回答他們，她的心裏所想到的只是一句在不久以前答應霧的話：「不要悲傷，你的夢是不會失去的。」

她計劃着怎樣地實行她的話，使得他不失去他的夢。

想到這裏，她的臉紅起來了。

上海小掌故

· 知止 ·

◇老文元筆肆

昔人謂一業之成，無殊諸侯，得國德之厚者，澤及百世，豈不信哉。四十年前，邑廟豫園東轅門，有老文元筆肆，自言已五世矣。其水筆頗有聲譽，主人尤好名，凡往購其筆者，如嫌不合用，雖隔數歲，亦可退錢，於是遂為黠夥所欺，潛製偽筆，令人持往退換，久之偽筆山積，而家亦破。好人難做，君子可欺，此肆遂不復存在矣。可慨也！



秦始皇入海求仙

秋翁撰文
董天野製圖

併吞六國以後的秦始皇帝，自給燕國太子丹所遣的刺客荊卿，鬧下一回「圖窮匕見」的亂子以後，嚇出了心臟病來，鎮日夜憂心忡忡，連帶的也就患着神經衰弱症：——心悸，失眠。

深宮漏夜，太醫們還在給皇上打「賜保命」針，吃「寐底那」安眠藥片。倖臣們，衆宮女，一個個屏息而侍，充作「Nurse」，小心地看護他。

「朕，削平六國，統一宇內，正圖子孫萬世之業，怎奈多病之軀，未老先衰。太醫！怎得有却病延年之方，長生不老之丹，治朕的病症？」

「哦！哦！這……這還沒有發明。」

「沒有發明，快發明去！」始皇含怒，叱退太醫們。

「啓奏聖上，臣前於大苑中，見枉死者橫道，忽有一鳥，狀類烏鴉，於月夜口啣芝草，覆蓋死人之面，死人起坐自活。臣齋草往問鬼谷先生，云是東海祖洲上「不死之草」，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葉似菰苗，叢生遍地，一枝可活一人。活人食之，亦得長生不老。微臣親見，不敢說謊。」一位倖臣，這樣的進言。

「芝草在那裏，可還留着多少？」始皇急切地問。

「早枯槁了。」

始皇露出十分懊喪之色，便要那倖臣前往祖洲採取芝草。那倖臣不想這差使，竟會套到自己頭上來，只急得額上冒汗，連忙推荐他的友人徐道士名福，號做君房的，担任此項工作。誠惶誠恐地奏道：「採取長生不老之草，非得有道之士不能，君房克副聖上之望。」

當下，始皇帝准奏，第二天臨朝，便宣徐福見駕。問他：「前往祖洲，有幾許路？須帶



多少兵馬？幾天回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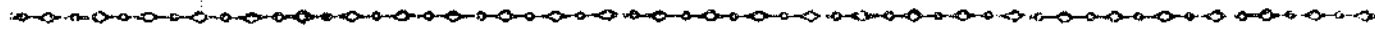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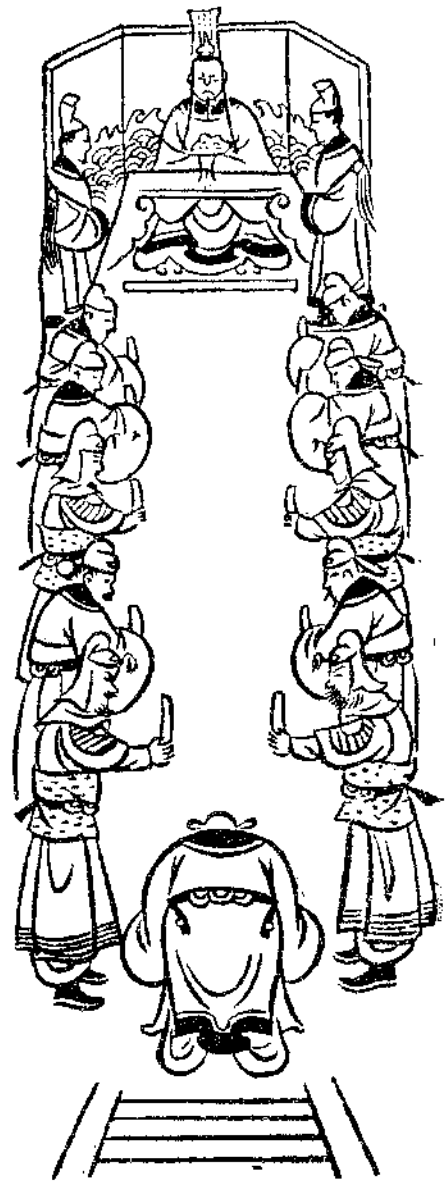
徐福原來不過是個癡道士，鎮日的閑散着，那裏解得仙家之事？他所擅長的，只有鬥雞蹴鞠，打打八段錦那些玩意兒。

無如聖命難違，只得胡亂的應奏說：「啓奏皇上，祖洲在東海中央，是個逼近日球的島嶼，周圍五百里，離岸七萬里。島上有一位「扶桑女神」，管領着一片仙境。那裏有迷人的景色，有醉人的氣候。一花一木，人間罕觀，若得寸草而回，便是長生不老之餌。小臣此去，無煩兵馬，只消五百童男，五百童女，五十艘樓船，便可成行。此去只消七個星期，四十九天，包管取得不死神芝回來，獻於萬歲！」

始皇聞奏，龍顏大悅，即日準備童男女千名，樓船五十艘，御前餞送徐福，入海東行。

始皇帝神經日衰，他越是怕死，越覺得死的可怕，死的將臨，一闔上眼，彷彿便瞧見死神站在他跟前，判決他死刑，要將他打入阿鼻地獄。

同時，他也想到了被阮死的成千累萬的兵卒，被殺戮的六國君主和將領，被虐殺的男女老幼無數民衆，還有被殘害的假父嫪毐，仲父信陽侯，以及四百六十位阮死在土窖子裏的書獃子，他們在臨終的一剎那，難道也像本人那樣的怕死不成？然而死的終於死掉了！終於變做一堆堆的白骨。他越想越怕，只希望徐福早日回來，吃下長生不老草，自己不死，瞧人家





一個個死得精光，那是多麼的痛快，多麼的開心。

誰知二月……五月……一年，時光迅駛，那道士徐福，竟是一去不回。始皇在焦急之下，肝火格外旺盛，於是徙天下豪傑，銷民間兵器，貶長子扶蘇北往監軍。一切政令，都顯得有些舉措乖張，失却常態。

丞相李斯見此情形，大為股憂，便奏請借東巡為名，避地療養，換換空氣。始皇准奏，率領了羣臣，到各地封禪，登泰山，歷琅琊，上鄒嶧，渡淮水，隨處立石頌功。歸途，還乘槎入東海，探尋徐福的行踪，念念不忘那長生芝草。

徐福正在海上逍遙之日，突然，秦始皇竟追蹤而至，兩下裏不期碰了頭。

徐福一總也沒有到過什麼祖洲，他不過像歌舞班主，率領了一羣童男童女，喝喝酒，拍拍曲子，到處為家，過着海上生活。他睡夢裏也想不到皇帝會御駕親臨。見了面時，不免滿口胡柴的說着謊話。

「小臣已從祖洲回航，據扶桑神女說：仙法不傳六耳。况神芝是不死靈藥，過了凡人之手，神氣索然，芝草立槁，便不能長生。故非聖上親索不與。小臣如入寶山，空手而返，罪該萬死。」徐福一派胡言，始終認定始皇帝決不會輕移萬乘之尊，遠適異邦的。準會就此作罷，不再追求。

誰知始皇帝貪生心切，竟說：「朕，願浮海同行，觀光仙島。」這樣一來，便急得徐福甚麼似的，沒有法子想，只得唯唯應命，置生命於度外。

經過了許多日子，到達一座島嶼。遙遠地望去，流霞佈空，靈禽飛翔，正是蓬萊仙闕，海上神宮。驚異得徐福惶惑不解。惟有僞充天使，引駕入境。

這時早驚動了那仙島上的統治者——扶桑女神。她得悉上國帝皇，紆尊親臨，忙派仙官迎入驛館安息，訂期會見。

X

X

X

X

X



晴空如練，瑞靄遍佈，仙鹿御芝，神葵馭駕，金童玉女，一對對簇擁着仙輦，分班侍立。扶桑神女，披霞躡雲，憑虛御風，登流波殿會見始皇。

始皇帝率領隨臣，及五百童男，五百童女，跟着徐福，亦步亦趨的會見女神。只見玉輦中間，端莊地坐下一位仙姿道骨的美麗女神。正是天上無雙，人間罕觀。

那宮闕殿宇，建築在浩淼的流波之上。前鋪莎羅仙蓆，這仙蓆正是仙邦瓊寶，用細如毫芒的莎羅草織成，捲了可藏袖中，舒張開來，鋪在水面，可列萬國人民，安如平地。

始皇站在莎羅蓆上會見女神。早有左右宣稱，發言必出至誠，否則仙蓆自沉海底，萬劫不復。始皇心中，惴惴不安，神氣爲之索然。

山呼已畢，女神輕啓仙唇，垂詢始皇道：「上國之君，不遠千里，來此仙島，敢問有甚企求？」

始皇肅然答道：「朕造仙邦，一來會見仙主，祝仙主萬壽無疆。二來想拜乞仙主，賜朕不老神芝，以延須臾殘喘。」

「那些野草閒芝，仙邦遍地叢生，不知陛下要它怎用？」女神和藹地問。

「朕聞仙島神芝，功奪造化，死人覆了，得以返魂，活人服之，亦能長生，爲此乞賜數莖，不敢忘恩。」

「向聞中華大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數莖芝草，怎救得生生死死的偌大民族？」





「蒙仙家見憐，賜予神芝，那麼愈多愈妙。」始皇進一步請求。

「多更無益，即使車載而去，適足以滋亂。爲的是，生者永生，死者不死，土地雖廣，容積不下。且人苟不死，名利之心愈熾，機詐之術愈巧，人獸相食，爭奪劫殺，漫無已時，豈不是反滋亂源麼？」

「那麼，就讓寡人一家，甚至一人嚐嚐滋味也好！」始皇赧赧然說。

「不知陛下端的要吃它則甚？」女神好奇地問。

「怕死！」

女神逼出了始皇心底蘊蓄着的這「怕死」二字，非常地詫異。

「怕死？怪不怪！俺們仙家，自與凡人相反，只是怕活。」

「怕活？嘖！嘖！嘖！那真太怪了！活——誰都求之不得的；爲甚麼要怕？」始皇益發困惑地問。

「陛下，試替仙家想想；老是過着千秋萬歲永不變換的季節！沒有名利思想，沒有人生嗜欲，賴在金門玉堦之間，吃些臭豆腐乾那樣的龍肝鳳脯，常年沒有生活做，閒來只往松下着着圍棋，和金童玉女廝混廝混，這樣，等於活着的死屍！有甚麼生之可羨呢？」

「死！總是怕的。」千古艱難唯一死。「凡人只有怕「死」，沒有怕「活」的，古老說得不錯：「善死不如惡活。」始皇總打不破他「生之可戀」的舊觀念。

「怕死，應該有三種怕的原因：（一）怕死時的痛苦。（二）捨不得所享受的快樂。（三）怕身後歷史上殘酷的記載。不知陛下究竟怕的是那一種？」女神很狡猾的問。

「這三種原因都不是，這三種寡人都不怕。死時的痛苦，不過一剎那，人間的快樂，已都享盡了，若說身後歷史上殘酷的記載，那朕早顧慮到，已將那些儒生阮死盡了，書本子焚化掉了。將來做國再沒有讀書種子，誰打開鬼帳簿來畫符在上面？所以三種都不怕！」

「那麼端的怕些甚麼呢？請說說看。」



「怕的……怕的是沒有面目見我的列祖列宗！和那些先賢烈士，替國家流過血的。還有那……那死在朕手掌下的冤魂，生怕一旦泉下相逢，會向朕索命。」始皇說時，不覺有些悽然，手足也顫抖起來。

「哈哈！」女神忍不住笑了起來：「你不怕人；反而怕鬼嗎？據我看來，長生的芝草，你不必吧！那些冤魂的舊帳，早還一天，倒可以少償付一天的利息。」

「朕，總覺得怕死。千萬請仙家多少賞賜一二莖神芝。」始皇作最後的呼籲！

「定要神芝的話；一莖兩莖不予，像雨露一般，須得遍施貴國人民。但仙家只給種子與你，陛下回去佈種，待它發芽滋長，更須遍地移植，三年之後，管教像稻粱一般，隨處都有。從茲全國民衆，便可一個個萬壽無疆。」

「那真是感恩不盡！中華民族，全賴仙家賜予，朕敬代全民族向仙家九頓首以謝！」

「且慢！中華全民族吃了神芝，全民族豈不是都成了長生不老的神仙，那歷統治神仙的當然也不合用凡人的施政方針，該用仙家的玄妙仙律。陛下雖成仙子，資望尙淺，自不能領袖仙班，理該附屬敝國，受敝國的保護。隨班朝奏，北面稱臣。」

始皇帝一聽，不覺大驚失色，這分明要以寡人治人之道，還治寡人之身，企圖「併吞」中華。連忙反對道：「這可不能，這關係中華國本。中華全民族，歷來崇尙氣節，仙家雖給他們長生，怕他們不肯爲了長生而捨却氣節吧。」

「氣節！虛無飄渺，值得這麼重視？性命總比氣節寶貴得多。」

「不！不一定。氣節正是我們中華的民族精神！正是我們中華的國魂！我們中華往往有許多忠臣烈士，視氣節重於性命。自願把性命換取氣節的人，歷史上真不知有多少咧！」

「那麼，陛下就靠着氣節，延年益壽吧！休想獲得靈芝。」

始皇終因貪生畏死一念，心中不覺又有些動搖起來。便問那女神道：「請問女神，統治我邦，將用甚麼政策？」



「仙機不可洩漏，如果你願意的話，應該訂立條約。」

「條約！怎樣的訂呢？」始皇一動念，便有仙官遞上仙筆。始皇困惑着，心中正猶豫之間，陡然聽得兩旁一陣高喊，聲如金鐵齊鳴！

「嘩……嘩……嘩……」一千童男童女，發喊之聲，直駭得秦始皇與女神相顧失色。

好一回，始皇按定驚魂，嘆着氣道：「咳！咳！朕，有死而已！赤子之心，怎容厚侮！

」說罷即忙擲筆引退。

「想不到老大的中華民族，尙還有赤子之心，這真是沒奈何的事了！」女神嘆着說。

×

×

×

×

×

秦始皇求仙，得不到神芝，心中懊喪萬狀。忽有一天，到一處「仙墓」遊覽，心中暗想，仙家既無死亡，何來墳墓？因此慚慚地憬悟過來，覺得是受了傳聞之給。連忙啓旋回國。死了那追求不死神芝的一條癡心！

當輦驛經由彭城時，始皇帝憶起了周有九鼎，只遷了八鼎，尙有一鼎，當昭王時飛入泗水，至今沉在水底，正覺得遺憾，是美中不足。因命熟諳水性的一千人，沒入水底撈取。可是搜求了五日五夜，終於搜求弗得。始皇嘸嘆而罷！

始皇向西南渡洞庭湖，抵「湘山祠」，忽地天日暝晦，風浪陡起，舟不得渡。因問舟子；「那「湘君」是何神仙？」舟子回說：「是堯帝的女兒，舜帝的妻子，當初舜帝南巡，崩於蒼梧，二妃追蹤不及，溺死湘水中，後人立祠，名她「湘君」，是兩位女神。」始皇聽說又是甚麼女神，不禁龍顏大怒，吩咐伐去山上草木，燒毀了那「湘祠」。總算借端發洩了一肚子的宿氣。

第二年春天，始皇東遊到陽武，經博浪沙中，又給韓人張良所遣的大力士，一錐擊中了副車，嚇得始皇心膽分裂，神魂出了竅，不久便死在沙邱。顯然這也是「無私女神」(Athena)的命令。這位鞭笞天下的獨裁者，終於逃不過她的掌握。



鬱金香的憔悴

梅霞

音符軟軟地搖曳於空
間，拍子是四分之四……

般美的笑仍舊返座。

尾着管弦的節奏，女高音恰如一串銀鈴般的送進
千百耳官。白制服的僕歐甲向同事乙道：「這似乎
是義務節目，不壞；可惜是外國歌！」

樂手再奏起另一支曲子。林莉的面前跑來了那
個年青的西裝少年；西裝也是非常漂亮；流行的顏
色加上流行的綫條。她很興奮的立了起來。

「確是不壞，林莉的人也長得不壞呀！她唱來
帶一些外國腔調，唱外國歌貴乎帶些外國腔調的。
是嗎？」乙的視線黏住在音樂台上而說。

步子也是非常輕鬆呢！林莉很想問他的姓名，
但，爲了虛偽地需要維持所謂「架子」，她遏止了
上衝的感情。

林莉唱着擅長的「當爾佩上鬱金香」，另一方

末了，她致力於將「謝謝」二字說得像有旋律
，企圖使他對自己發生好感。

面注視着聽衆。她發現一個年青的西裝少年坐得怪
遠，但所有的眸子之中，算他一對最亮。在進一步
的觀察之後，她獲得的是微笑加上英俊的臉龐；再
加上鬢曲的濃髮……似乎得了鼓勵，她的嗓子越
發爽快了！

下一支曲子，他再來。他來跳第五次時，林莉
故意漏了一步，於是獲得一個打開話匣子的機會而
向他道：「真抱歉，請你原諒！」

曲終，代之而起的是掌聲與「再來一個」的交
響。在緩緩地下來時，她看到他的口成了一個圓腔
，雙手運動得厲害。

「你……你太客氣了！」
看到他的臉也通紅而感到他嫩得詫異。在她，
這也是奇遇。由於看厭了恬不知恥的登徒子，更撩
起了她的興趣，於是問他道：「尊姓？什麼時候來
的？」

可是，林莉向來祇唱一支，掛了一朵像鬱金香

「做姓劉，單名英。江蘇常熟人。在「復旦」

讀書。」他像背書那樣的背着。

反常的答覆幾乎使林莉失笑，爲了禮貌問題，她用手帕掩住自己的嘴。音樂在這時消逝，她忘記說「謝謝你」了！

返座，舞女大板引林莉去坐另一客人的檯子。她走過劉英的座前，對他道：「劉先生，請你坐一會。」

「沒有關係，請便！」劉英肅然地立了起來而說。

今天到「派拉蒙」來，劉英看上了林莉，卽與她跳舞。她去坐檯子，自然深感失望，但，以爲祇有等着。

等着，等着，直等到十一時後，他預備走了；但看到林莉遙遙投來的眼波，他以爲還應該等着，反正自己明天的課是可以不上的。

可是，後來林莉跑到他座上對他道：「客人帶我出去，這是絕無辦法的事情！你會原諒我嗎？」

「林小姐！請你不必介意，稍等一會，舞票還不會買呢！」劉英挖着腰包說。

「沒有跳幾次舞，留在下次吧！再會！」
林莉扭着身子走了！劉英又看到她給一個中年

紳士樓着出門。微漠的悲哀，爬上心頭，長歎一聲，他付清茶賬走了！

第二天，劉英很早到「派拉蒙」，坐定就叫僕歐請林莉坐檯子。她帶着一朵鬱金香那樣美的笑來了！問他道：「昨夜你在什麼時候回去的？」

「你走了！我就走。今夜我很幸運。」劉英諦視着她說。

「幸運？什麼是幸運？」

「能够跟你坐在一起。」當爾佩上一朵鬱金香
「在你嘴裏唱出，太使我陶醉；女性懂得音樂，這是世上最完美的人，我與最完美的人坐在一起，當然是幸運囉！」

「你愛這支曲子，我再唱給你聽。」

說罷，林莉向僕歐要了鉛筆與紙頭來點奏。這使劉英驚異，對她道：「林小姐的字體很嫵媚，剛纔唱的時候，發音也非常正確，定是受過教育的了！」

「在瀋陽，我受過中學教育。」

「幹嗎到上海來？」

「家園給燬滅了！家族給殺戮了！由瀋陽而流浪到北平；再由北平而流浪到上海。獨個兒，就是

吉卜賽也非獨個兒呢！」

劉英看到她的眼圈也紅了，很同情她的遭遇。劉英將紙條交與僕歐。他帶給了樂隊領班。後來在演奏了！

林莉在掌聲中踏上音樂台；再從掌聲中下來，返座，劉英予以贊美道：「你的嗓子像夜鶯；但，夜鶯是缺少像你那樣的情感。鬱金香是詩樣美麗的花朵，林小姐！你就是活的鬱金香呵！」

林莉笑了！用着溫柔的眼波射着他的臉。他非常感動的道：「鬱金香！願鬱金香永遠在我的身畔。」

X

X

X

劉英近來忽略校中的功課，而認為到「派拉蒙」跳林莉是唯一的功課了！一夜，林莉坐到他櫃子上後，想與他說了幾天的話終於說出來道：「劉！我不希望我們祇是舞客舞女的關係。每夜你這樣遲的回去，早晨的課當然不上，犧牲學業何必？」

「我也想到自己的學業，但，似乎每天非見你不可。」劉英皺着眉頭說。

「那末，就是出來也不用叫我坐櫃子。」

「不坐櫃子跳不到你。」

「假期你到我家裏來，不希望你踏進舞場。我們交朋友不好嗎？」

那天，劉英知道了她的住址而回去。度日如年的度了四天，他不曾踏進「派拉蒙」過。忍耐到星期六，他懷着顫興奮的心到環龍路她的寓所裏去。林莉非常歡迎他的來臨，並加贊美道：「劉！這幾夜你以耐得住，真使我高興，我希望你向上爬，而你確是個有為的青年。」

「這也是從善如流呀！你會愛上有為的青年不？」劉英拉着她的手而問。

「敢坦白的說，我愛了你好久。」

劉英喜悅得擁着她而吻。這也是她所需要的，因此陶醉了。後來對他道：「這是我首次接受異性的愛！你應該相信我。我失去了一切，生命像沙漠，愛是源泉，而你就是我的源泉。」

「你不是每天與異性接觸嗎？」

「他們是什麼？值得我去愛他們？希望你信任我。劉！」

「我……我信任你。」

這夜，林莉自願犧牲營業，伴着所愛者玩了幾家舞場。彼此都飲了大量烈性的酒。酒精燃燒着年

青人的感情，劉英住在她家裏，她獻給他以處女之貞之後，問他道：「你信任我嗎？」

「一百二十萬個信任，再加上一百二十萬個感激。」在劉英確是由衷之言。

由靈而進展到肉後，彼此間的感情，像用鐵索連繫着。從明天起，他們同居了。他難得上課，她正希望他如此。就是自己也視舞場爲畏途，缺席者屢，她的營業逐漸下降。劉英從家裏所得的錢是有限的，因此擔憂；她却常常安慰他道：「我們有着豐富的愛情，物質上缺乏些，那有什麼問題？」要是這些話還不能趕走他的憂鬱，那末，唱支「當爾佩上一朵鬱金香」往往會使劉英在嘴角浮起幾絲笑意的。

民族解放的號角驚醒了劉英的夢，他瞭解了自己的責任。一天，他對林莉道：「我們應該小別，我有些工作要做，全校的同學，大都各盡各人的力量，我當然不能例外，明天我不住在這兒了！」

「你忍心離開我？」林莉的臉色變了！
「這是暫時的小別。」
「我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劉！」

「你是愛我的。我也同樣的愛你。過去，你望我做個有爲的青年。但，自從我們住在一起之後，老實說，我是墮落了！大學生是國家的優秀份子，不能永遠的墮落下去，現在是振作的時候。其實，你自己也應該振作，因爲你是受到切膚之痛的一個。」

父母在刺刀下流着紅的鮮血，以及燃燒着家園的紅的火舌……這些又重現在林莉的面前，使她的眼睛也紅了！因此，咬緊牙關道：「你走吧！」

第二天早晨，劉英起身得非常早，林莉給他驚醒，問他道：「這樣早起來幹嗎？」

「我要走了，親愛的。」劉英嚴肅地回答。

「我不許你走。」

「昨天，你不是答應我走嗎？」

「國家不是你一個人。」

「不能這樣說。要是大家認爲國家不少自己一個人，將沒有出力的人了！」

林莉挽留他不住，忍住將墮的淚珠，在門口目送着他的背影逝去。

此後，林莉對於伴舞一事非常認真，想到了劉英，便踏上音樂台去唱那支「當爾佩上鬱金香」。

二星期後，劉英髮像草，鬚如戟，滿臉油光的回來。林莉還在床上，給皮鞋聲驚醒，見了他，立刻從床躍起抱住他道：「你回來了！不許再走！」

「再過幾天又要走。」

「我不許你走，你就不能走，知道嗎？」

「國家第一。親愛的，你忘記了自己的慘痛的經驗嗎？你是瀋陽人，幹嗎要流浪到上海來？」劉英的聲調漸漸激昂。

林莉沉默了！後來，她又唱起「當爾佩上一朵鬱金香」來，但，劉英是皺着眉頭，她問他道：「你不愛這支曲子嗎？」

「唱得依舊很好。可是，我在二星期裏聽慣了斬釘截鐵般的音節，豪壯的氣氛的曲子；對於這種靡靡之音我已感到討厭。莉！它是太不合於此時此地，而應該讓金元王國裏的有閒階級去聽的。」

他的話使她悲哀，她懷疑他對自己已無愛情，因此伏在枕上痛哭。劉英撫着她的頭髮示以安慰道：「我希望你能轉變，立刻轉變許是難的，要是漸漸向上，就使我歡喜了！我仍舊愛你——永遠的愛你。」

「永遠的愛我？」林莉撐起了頭朝着他問。

「是的。我將遠行，幾時回來沒有一定，你當然不能輟舞，但，希望你多少對祖國盡些責任。」

「到什麼地方去？我不要你再離開我。」她將他緊緊抱住而說。

「現在我不走呢！」

「就是將來也不要走。」

X

X

X

一個深秋之晨，林莉醒來，枕畔缺少了劉英，她的心恐怖起來，跳下了床在梳裝檯上找到一封信，她用抖着的手將它拆開，上面這樣寫着：

親愛的：

當初我希望我向上爬，我現在是向上爬了！爲着祖國，我硬了心腸與你分別。你能夠期待我歸來，當然非常感激。否則，你走你所愛走的路，也是你的自由。

你受過教育，爲生活與環境而做舞女，是未可厚非的，但，你應該想到你父母是怎樣死去，家園是怎樣燬滅，而多少對祖國盡些可能盡的力量。

想你在理智恢復的時候，必然會贊同我的離開上海，因爲你是曾經勸我致力於學業的人；學以致用，現在是用的時候了！

行蹤靡定，到了有一定通訊處的時候，我再告訴你。再會！此祝

進步

劉英

看完，林莉一擲幾絕。但，也無可如何。

時光漸漸沖淡了她的悲哀，但祇是淡而已，決不致完全給沖掉，每想到他，往往兩淚滂沱。在舞場中「當爾佩上鬱金香」那支曲子唱得次數更多，後來漸漸給人厭惡了！

一夜，當她唱出第一句時，噓噓之聲就從遠處飛來，她非常憤怒，但，彷彿劉英在說：「對於這靡靡之音，我已感到討厭。」因此她昏了過去，倒在舞池之中。

「派拉蒙」當局將她送進醫院，醫生說是受了刺激，並無大礙，立即出院。她那知己的同伴李珍送她回到她自己的寓所。

之後，林莉休息了好幾天，在此時期中，李珍常來探望她。李珍有李珍的人生觀，說她年青，大有可為，應該將劉英忘却，何必將自己的生命像慢性自殺般的戕賊呢？然而這話，林莉是不同意的。

時光在跳舞，坐檯子，呷烈性的酒，矯飾虛偽的笑中飛逝得非常迅速。林莉期待了半年，仍不會

獲得劉英的信。她失望了，後來一顆心終於死去。

可是，年青的心是易於復活的，當春天來臨之際，林莉有時也是憧憬着像葡萄酒那樣的戀愛滋味了！這時，「持志」裏讀書的大學生沈俊追逐她得厲害。由於他長得漂亮，林莉對他是有着好感的；但，還有些不能忘却劉英，她總盡可能的遏制自己高漲的感情，並不接受他的愛。

在沈俊，自然是值得疑惑的事情，一次，當她坐上自己的檯子之時，問道：「你說沒有愛人，那末，幹嗎跟我若接若離呢？是否我不配愛你？」

「……………」

他看到她的眼眶裏非常潤濕，便加上一句道：

「或許你有什麼秘密吧？」

「秘密！」林莉向他諦視了許久之後道：「就算是秘密吧！希望你原諒我，要是去年今日碰到你，我是會愛你的。」

「我不懂你的話，莉！你應該詳細告訴我。」林莉用手帕拭了將墮的淚珠之後道：「我應該期待他，他爲了祖國而離開我。」

他再問她，她告以詳細的故事。沈俊太息了一聲之後道：「你總明白」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

「閨夢裏人」兩句詩的意義吧！或許他已死了！在那邊，死是很容易的。」

「死？」林莉的臉色變了！

「當然，否則總有信給你。」

「不會死。他幹的是宣傳方面的工作，並非上火線。」

沈俊思考了一下對她道：「總之，劉先生是前進人物，與你之間是相差着很遠的距離。那邊有女同志，忘掉你是很可能的。」

「女同志？」林莉呆了一會道：「早知今日失掉他的痛苦，我願跟他去，我也有參加唱歌，演劇，甚至提起筆桿寫文章的能力。」

「可是，你當時失去了他，就永遠失去了他。」

當時你非他的女同志，現在他或許愛上了他的女同志。否則，信是應該來的。林莉！人生行樂耳！我不會聽到你唱「當爾佩上一朵鬱金香」，我現在請求你唱。」沈俊非常技巧地說。

之後，他代她點奏。

音符軟軟地搖曳於空間，拍子是四分之四……

尾着管弦的節奏，女高音恰如一串銀鈴般的送進千百耳官。白制服的僕歐甲向同事道：「不聽林莉

唱這支曲子已久，味兒似乎仍舊不錯呢！」

「這是難得聽的關係，跟吃東西那樣，少吃多滋味。」乙的視線黏住在音樂台上而說。

林莉另一方面在注意沈俊，他眸子之亮，等於過去的劉英。

在掌聲與「再來一個」的交響之中下來，返座，沈俊握着她的手加以贊美道：「我相信永遠愛聽你唱這支曲子。」

林莉感動得也以另一隻手擱在他的肩膀上道：「我應該常常為你而唱。」

「親愛的鬱金香，你永遠是我的。」沈俊用戀人的眼諦視着她說。

林莉的嘴角又浮起一朵像鬱金香那樣美的笑。

×

×

×

他倆已經捲入了戀愛的渦流裏了！但，祇達到靈的階段。沈俊是會向她提出進一步底要求的，她認為歷史太淺，所以婉言予以拒絕。他也無可如何，畢竟尚非色情狂者，行動上也相當守範圍的；同時，他知道這祇是時間問題。

自劉英去後，沈俊是林莉家裏來得最勤的男性，有時他來而適逢她已出去，他也留着等她。在鄰

居以及林莉的女僕張媽心目中，沈俊的地位雖與劉英似乎尚有些許不同，但，相差亦不遠矣！

暮春的某一個下午，林莉在陪一個舞客呷了咖啡歸來，闖進自己的房裏，看到沈俊已在，可是臉色反常，便問他道：「你因為等得我長久而不快活嗎？」

「……………」

林莉更覺詫異；他後來推說身體不舒服而走了！因此，她問張媽道：「沈先生什麼時候來的？」

「我從晒台上下來，他已經在房裏看一封信。」

張媽根據事實答覆。

「誰的信？」

「那可不知道。看信時的臉色也不大好。後來

我去泡水了！」

林莉的心開始疑惑起來，在各處搜查了一番之後，從枕邊找到幾張碎的紙片，上面的字是自己所熟悉的劉英底筆跡。這時兩種情緒從心頭襲來：一種是因為劉英不會忘掉自己而欣喜，另一種則爲了沈俊行爲的卑劣而憤慨。

將幾張碎紙拚攏，所看到的是「仍愛你」三字，林莉將房中的傢具完全移動過，也不會再找到些

什麼。她知道他必然有通訊處告訴她，她便到沈俊的學校裏去找着了。

沈俊承認將信丟了！問他信中說些什麼，他坦白的告訴她道：「他仍舊愛你。在那邊情形很好，希望你期待他……。」

「地址在……在什麼地方？」林莉很着急的問他。

「祇記得是湖南省。請……請你原諒我，我委實忘記了！」

「這個怎麼可以忘記？」

「請……請你原諒我，我委實忘記了！」

在沒有其他辦法的情形之下，她攔了他一下面頰而走。

林莉祇有期待劉英的第二封信，期待着，期待着，期待着……秒，分，日月在期待中逝去，到現在已經度了四個年頭。

她的理智早已恢復，老是記着劉英希望她「多少對祖國盡些力量」這句話，而會數次盡可能的作物質上之援助。

但，相思畢竟是人生的苦杯呵！林莉唇上的紅與眼中的光逐漸褪去。——鬱金香憔悴了！



納粹軍隊的訓練法

白鳳

Frederic Sondern. Jr. 原著·節譯美國「讀者文摘」七月號

就是到了我們的孫子誕生的時候，他對於希特勒的閃電戰術也會大吃一驚的；取波蘭，下巴黎，又把

個東地中海攪得驚天動地，一共也沒有幾天的事。這是一個有組織的合作戰術，空軍，砲軍，機械化部隊，都聯成了一個團體，原來除了他們的銳利武器之外，納粹的最高當局對於練兵的法子也是新奇的。

在一九三八年之初，漢特將軍 General Halder

於海陸空三軍都有具體的學識。正是號令一出，三軍齊發。

——德國參謀部部長——向希特勒提出了一個要求。

從他們取波蘭的戰績中我們可以看出，每當有什麼地方波蘭駐軍實力雄厚，倉卒間不易摧毀的時候，轟炸機就會立刻應召（無線電的電召），在雲端出現，幾分鐘之內就替他們打通了一條康莊大道。在挪威，空軍不用，用到了海軍。

他預備把手下的三十名精銳將士調到海軍裏去實習二年。海陸軍的大員都表示反對，但是希特勒却認為他言之有理。於是那三十名虎將就在潛水艇，驅逐艦，戰鬥艦中實地服務起來。他們一樣的操練海軍陸戰隊，一樣組織護航隊，他們學會了一切海軍的門徑。

在和法國的一役中，三軍齊發。坦克車，轟炸機，工兵築橋，描射奇準的礮隊，流勦礮隊，以及輜重車都能守時守刻而到，像一只時鐘般準確。愛德門爵士說：「他們好像是由一個人發令似的，但這是不可能的。」

那三十員虎將，現在都是德軍的首腦，在以前還實習過一切戰場上的工作。一九三五年，他們上空軍裏實習，怎樣駕駛俯衝機和容克機等。怎樣投彈，怎樣降落陣地，以及一切空戰的戰術都學得頭頭是道，件件都精。他們的綽號是「立體戰將」，因為他們對

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德國的參謀部差不多有一百個人在管理這樁事，由一位李斯諾將軍來總理一切，別國的武將都要看情勢行事，而那位李斯諾將軍却能預先指指一算，該派空軍的地方就空軍，該派海軍的地方就海軍，一目瞭然，料事如神。

當在比利時戰役中，他們發現了比軍一個弱點之

後，就立刻全力以赴，機械部隊和空軍如潮而來，於是他們切斷了法軍的供給線，把英軍逼走鄧扣克。其餘的戰事都是由三軍合作而成功的。

要適合漢特將軍的教育，一個參謀官一定要有非常的才學。可是照德國的升級條件，祇有非常人方纔可以當非常之任。第一要有才幹，第二要有優良的服務成績，政治的影響倒並不重要。

每當一個德國青年踏進軍營之後，就有特別的人專員注意着他，試驗他們有無統率軍伍的聰明。幾年之前，我有一個經驗，見到過他們在波支登地方的訓練營。在那校場的另一端有一隊打靶的兵士，每一

個兵士要走過這廣大的校場，利用許多天然的掩護物，如大石，樹木，溝渠之類。點將台上坐着幾員大將，把一般不善隱匿的兵士記下一個記號。那記分最多的人就有例外休息的優待。

有一個軍官對我說：「你注意他！」他把手指指着一個兵士，他接着說：「他富有思想，也很會運用，你看他衝刺是多少的準確。」這一個練習完畢之後，那個兵士就被召上來，他叫做夏米德。那軍官就問他許多問題，問他喜不喜歡他的槍？問他穿了掩護色的軍服行過戰場是不是對的？那位夏米德對答如流，幾個軍官都認為庸中佼佼的人才。第二天他就升任了

伍長。

當局交給夏米德幾個兵士，叫他訓練。他的人衝戰場和投手溜彈都比別隊來得敏快。幾星期之後，他就升任班中。二月之後，他被遣入軍官學校研習。一年之後，他就是堂堂副官。此公連陞三級，祇在一年之中，正好比考中了武狀元，當局非常重視。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事。一年前，我聽見人告訴我，他雖然祇有三十歲就成了大佐，獲得了一等鐵十字勳章，嘉獎他率隊有功。他並不是一個熱誠的納粹黨徒，他也沒有煊赫的朋友，可是他有的是軍事才力。

還有一次，整整的一天，我看着幾個公證人在評判幾個隊長率領他的部隊向一所農舍進攻，有二支機關槍和一部份假定的敵人留在農舍裏面。隊長們進兵的快慢準確，他進兵的方法，他管理兵士的毅力都是那幾個公證人注意的事。第二天，我又見到他們在評定工程軍官的搭造橋梁，鐵甲部隊隊長進攻砲壘等等。有一個隊長把他的一隊領到一個地帶，就是我們外漢也知道那是不對的。我就看見那個評判官執筆在那人的訓練卡紙上批了一行：「不是將才！」

在戰前三年，我見到一次慕尼黑黑軍隊的實習，完全和真的一樣，那和三年後的戰情，可以說是一式無二。滿空都是飛機，黑黢黢地一大堆，一個司令官一

定要把他的坦克和重車掩藏起來。轟炸機隊用米粉袋向下面投去。被擊中的車子上留有不滅的粉跡。如果投錯，那麼就有評判官記下分數。這一次用十五員將士考試中將，八個上了榜。

後來有一個評判官對我說：「如果一個人不能明白陸空軍的合作，他是够不上資格的。」

我對他說普遍的軍隊習例，一部份軍隊要求另一部份軍隊的援助是很困難的。他回答說：「我們最大的收穫，就是我們忘記了自己是一個步兵，砲兵，工兵，或者空軍。我們是一個隊。……」

一個兵士要升到中將，他的訓練卡紙——就是他的力識的記錄，還有軍部人事科專備的記錄載明他究竟有沒有任參謀部職司的資格。

每一隊，他們的軍部總給每一個軍官一個寫作「論文」的機會，題目很多。由參謀部評定分數，那考官是由最高當局從他的才學上揀出來的。有許多意見，在別國的軍事當局會認為荒謬的，却被德國應用起來。在克里地一役中，德國借滑翔機上岸的行軍術就是一個例。

每當一個軍官寫成了一篇不尋常的作品，人事部就把他的記錄拿出來，他或者有一種特別的專技，一個防空人才，或者甚至是一「立體將才」。如果他能跟

着漢特將軍的辦法做，他在四十五歲的時候，也許可以升至大將。

至於一般不能上進的兵士的訓練法是分門的，每一個人有一個特別的差使。爲了要攻擊比利時的堡壘，曾經在東普魯士作過一個月的實習。每天，俯衝機散下「炸斷砲火」，同時工兵在烟幕彈下佈置炸彈。於是當事實碰到的時候他們能很準確地把他做成功。

一九三九年，我看見德軍在黑森林裏實習坦克車的戰術。那是在實習攻取法國的亞當斯森林，每天要有幾小時的實習。實習回來，那般生龍活虎的戰士也疲倦得垂頭喪氣。有一個問我：「你有沒有在坦克車裏住過六小時？」我說我沒有，他就說：「好！別上這個當！」五分鐘之後，他就睡着了。幾個月之後，我見到他，他說六小時的坦克生活已不足爲奇了。

德國的兵士是沒有白廢時間的。抄寫，廚警等工作是由一般不能作戰的「民衆戰士」幹的，每天德軍都有一「標準實習」，有人擲給他一個假手榴彈，他就要立刻拾起擲還去。在行軍時不論前面是樹木是大火都要走過去。他要練就一跳到洞裏而不傷腿的本事。

德國因爲要打北非，他們的軍士先在立比亞實習兩個月的沙漠戰略。在離開德國之前，每一個兵士都照射過強烈的太陽燈，使皮膚吃得消非洲的烈日。

生命的旅途

孫肇基



• 者 作 文 本 •

過去載走的光陰，是一重無法抵償的損失，也是我最不能忘懷的甜蜜的追憶。計算這幾年來的困鬥的生活，像自己跌入了一個不可攀登的深淵。我愛憐童年時代在無聲無息中溜滑，天真的活潑的夢，而今只剩餘敗破的陳跡。我今年還只十九歲，然而我却不明白爲什麼要像龍鍾老人般，儘是爲未來的日子擔憂？

我的本來名字叫肇新，原籍是上海，從小生長在北平，父母雙全，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一個弟弟，弟弟叫孫肇基，現在還在讀書，他比我小三歲，很聽話，因此我最歡喜他。

幼年時代，父親在鐵道部做事，我也就到他們附設的學校裏去讀書。畢業後，我考入漢口懿訓女子中學。

我在許多功課中最感頭痛的是地理，甚麼河北，河南，廣東，廣西，甚麼平綏鐵路，隴海鐵路，甚麼天山山脈，橫斷山脈，總是攪不清楚；所以每次關於地理這一科目的考試，我要急出一身大汗來，自然成績是不會好的，六十三分，六十五分，最多也不過七十分，比較其他的功課，差得太遠了。每一學期報告單發下來的時候，我得痛哭一次，爲了它——就是地理成績考得不像樣。雖然我的總平均分數總在八十分以上，品行也列入甲等，然而我不能滿意。我知道一個中國人而對於本國的地理隔膜得如此生疏，這是一個最大的羞恥。

喜歡抓權，喜歡做領袖，我從小就是這樣的一個野孩子。在學校裏的任何集會，我都參加活動，先生很歡喜我。——你要知道他們「歡喜我」的程度嗎？



有一次，我的哥哥的一位朋友有兩個姪女，要介紹到我們學校裏來，一個考三年級，一個考四年級，這兩級都沒有額子，校長却異想天開地臨時把二級裏的兩個品行不好的學生開除了，而接受了我的請求。

上台演講，這是最感興趣的，我會出席三次演講的競賽，都得了冠軍，第一次是在小學六年級，學校裏舉行四四兒童節慶祝，我的演講題目，便是「兒童節的意義」，演講稿子是我們的級任導師做的，那時我人是矮矮的，兩根小辮子一晃一晃，我不過把先生的話背了一遍，然而我也有手勢，也有表情。第二次是在懿訓女子中學，我講的題目是關於航空方面的，這篇講詞，由我自己執筆，經過先生修改的。第三次是武昌漢口漢陽三鎮的大中學生演講比賽，參加者共有五六百人，我以為不會得到勝利了，但是我仍鼓着勇氣參加，結果我搶得了第一名，許多評判員都說我有天才。我去把這好消息告訴母親，母親賞我一聽餅乾。

這時候，我也組織了一個兒童團體，我穿了白的襯衫，藍的工裝，手裏拿了棍子，到各個鄉村去演說。我的弟弟肇基也跟我一同走。我們同和藹年老的鄉農鄉婦接觸，告訴他們一些時事，幾千張小小的利嘴，終算為國家盡了一點義務。——這是我生命旅途的第一站。

正是在我懿訓中學畢業那年，神聖的全面戰爆發了，許多人舉起「正義」的火把，向着光明的自由的正道前進！跟着炮聲，我也便放棄了學校生活，走到藝術的圈子裏來了。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認識了中旅劇團裏的幾個演員，吳景平也是其中之一，那時他同我一樣頑皮，一樣的孩子氣，頭髮對分開，白襯衫，黃短褲，脚上是網球鞋，他在後台管理佈景，每一次他看見我來，總是把黑眼烏珠直溜溜的釘着我，他大概是不懷好意吧？他要拉我的手，他說我的兩條小辮子很有趣，他說曾經看過我在學校裏演的戲，他說我有演戲的天才，他又勸我立刻加入中旅。我本來就熱戀於戲劇，經他這樣一慫恿，我的主意就打定了。回到家裏，便去同母親商量，因為她是最寶貝我的。

「新兒，你的志向，我很贊成。我知道，那些封建思想的人，他們總以為演戲是沒出息

的，但母親卻沒有這個念頭。」

母親分明是答應我了！我暗暗地高興，我有演戲希望了！然而接下去她老人家的話又轉變了，她低聲地說：「只怕爸爸不會允許你演戲，你到外面去拋頭露面，他一定不高興，一定反對。」

像盆冷水澆在我的頭上，剛昇起來的熱情之火，現在完全給淹滅了，我抓住母親的手，哭着說：「媽，你是最愛你的女兒的，你總要成全我的志願。」

母親說：「新兒，你放心，等你父親回來的時候，我同他說說看，也許能答應你去。」於是我就盼望這「也許」了。

父親回家後，我特別殷勤地給他掛衣服，脫鞋子，又倒了杯熱茶放在他的面前，我說：「爸爸，你辛苦了。」

父親笑笑，他摸摸我的頭髮，似乎他一生的幸福，都寄托在我的身上。

後來，父親到了房裏，母親在同他談話了。我偷偷地聽着。起先，父親的口氣，像是已經答應我去演戲了，然而突然一變，又表示堅決反對，父親說：「我們家境雖然不怎樣好，但還不至於連飯都沒有吃。演戲不是一個女孩子的出路，我要給她讀書。」


母親沒有話可說，她走了出來，對我搖了搖頭說：「你不要灰心，慢慢兒再想辦法！」之後的一個月內，我天天向母親囉唆，哭也來，笑也來，用了許多的花樣，許多的方式，終於戰勝了我父親的意見，而獲得了他的允許。

在加入中旅劇團之前，唐槐秋先生和我的母親談了一次話。

母親微笑着說：「唐先生，你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我們說起來還是同鄉，我的孩子要請你多多照應。」

唐先生點點頭。

我踏進藝術的圈子裏來了。——這是我生命旅途的第二站。



加入「中旅」後，我改名孫環璐，先在漢口演出，等合同期滿，我們就繞道廣州，到了

香港，第一個戲是演「阿Q正傳」，接着又演「前夜」。那時鄭用之主持的大地影片公司，剛在香港成立，他特地到「中旅」來找我，要我加入他們的公司。我覺得拍電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覺得我還需要磨練，當時便推辭了。然而鄭先生屢次來勸說，屢次來鼓勵我，使我無法再逃避開去，只好作一次冒險的嘗試了，我向鄭先生說：「如果演得不好，你是不能怪我的。」

鄭先生說：「戲演得好壞，是一個問題，努力和不努力，又是一個問題。」

這樣，我便在「孤島天堂」裏擔任了一個舞女的角色。這個戲，沒有甚麼成績可言，只是我很愛好，因為那是我第一次走上銀幕的作品，是值得紀念的一件事。

拍完「孤島天堂」，「中旅」因為內部發生波折，無形解散了。社員各奔東西，我也開始在歧途上徘徊。

「繼續去讀書嗎？」

「演舞台劇嗎？」

「還是做個電影明星呢？」

許多問題困擾着我，使我不能安甯。我在鄭重的考慮之下，終於決定仍是演舞台劇。

於是我單身來到上海。我要換一下新的生活，我把孫環璐改爲孫景路。（但是現在報上的廣告是登的孫景璐。）

這時，上海的話劇運動，正如火如荼的展開着。我由朋友的推荐，加入了上海劇藝社，在辣斐演出。我演過的戲，有「雷雨」「日出」「原野」「慾魔」「女人」「兩個世界」「天羅地網」「梅蘿香」「青紗帳裏」「曙光」「軍火商」「大雷雨」等。

前年年底，唐先生召集「中旅」舊部，又來到了上海，於去年歲首，租得璇宮劇場，東山再起，我因爲過去的許多關係，便脫離上海劇藝社，重投舊主，加入「中旅」的陣線。

當我再進「中旅」之前，新華公司也會托人來說，邀我去拍電影，我婉言拒絕了。我的志願是爲藝術而藝術，我不想出風頭，我也毋須甚麼地位，我只知道跟着前輩藝人們走，他們引導我的路，我想大概是不會錯的。

但是，後來我終於上了銀幕。

「秦淮世家」「紅杏出牆記」「孤島春秋」這三部片子裏，我都客串過，我的演技是那麼幼稚，我真對不起大羣的觀衆，尤其是辜負了那些愛護我的，時常寫信來鼓勵我的朋友。

「中旅」從璇宮到卡爾登，從卡爾登到天蟾，從天蟾到天宫，這裏面是經過一番艱苦的奮鬥的。每一個社員，都能愛護「中旅」，都能記住推進劇運的使命。——這是我生命旅途的第三站。


我的話似乎應該在這裏打住了，然而想起讀者們或許還要知道一點我和吳景平的友情的建築，以及其他關於後台的零零碎碎的瑣事，那麼讓我再來寫一點。這可以歸納爲我生命旅途的第四站。

我和景平在湖南菜館結婚那天，因爲我們雙方的家長都不在上海，所以請唐槐秋先生主婚，費穆先生證婚。

新婚的第一夜，我便想起過去的夢來。

在漢口的時候，「中旅」的後台是很熱鬧的，男的，女的，差不多都喜歡吵着玩，你打他一下，他罵你一句，大家都廝熟得像從小在一處長大的一樣。那時我的年紀比較小，他們都當我是小妹妹，也時常被他們開玩笑。

我和景平，沒有怎樣熱烈地談過戀愛，只是來上海後，才開始着一點似乎不像普通朋友的情愛，這情愛經過一些時間的栽植後，便茁長起來，我們的結合是建築在相互了解，相互信仰上。這幾年來，跑過不少碼頭，吃過不少苦，而他總是照顧着我的。他的性情，我的脾氣，雙方也都是摸熟了的。



譬如：寫情書，說肉麻話，這些是一個男人追求女人的例行手續，然而我們之間卻沒有這一套。我們互相愛護，用不着以情書及肉麻話來傳達意旨。

景平自己，他倒並不希望以演戲爲職業，他現在正在幹進出口的工作，他預備在事業方面另謀發展。

我們已經生了一個女孩子，名字叫阿南。景平每天回家後，除了看書以外，便是抱着孩子逗她笑。他時常對孩子說：「你媽媽不喜歡你啊！你爸爸纔歡喜你。……」

其實，我又何嘗不歡喜我的孩子呢？我已分去給景平的愛，爲了我的孩子。

說起我的後台生活，也是很平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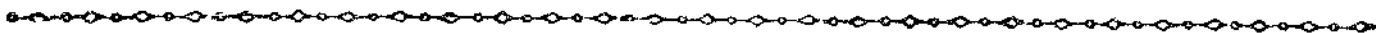
我在上台之前，喜歡自己化裝，有時也讓景平代我畫眉毛，然而他的手法並不高明，所以總是自己動手的時候多。我的背劇本，不十分肯用功，在台上，一面做動作，一面靜聽提示。團裏吃飯的時候，我喜歡將兩條腿跪在凳子上。對於菜我是愛搶着吃的，有幾次景平幫着我搶，團裏的人都笑了，說我們是「夫唱婦隨，一搭一擋。」而景平却回答他們道：「目今文明世界，男女一律平等。」

不說上海話，是我和景平約法三章中之第一章，倘使說一句上海話，就要罰洋一角，以忝儆戒。在我們的房間的抽屜內，置有撲滿一個，上面貼了張紙條兒，寫着道：

「誰說上海話一句，請尊重你的人格，自動擲下法幣一角。」

哈哈！上個月打開撲滿來看時，角票竟有四五十張之多，其中我犯規的次數較少，大概在朋友來的時候，或是招呼奶媽的時候，我一不留心，漏出了上海話來，被景平偷偷地紀錄起來的。

我沒有嗜好，不抽煙，不賭錢，不跑跳舞場，就是喜歡看電影，影片無分中外，也不別好壞，有一張，看一張，我願意學習人家的特長，所謂：「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這就是我所抱的一個藝術信念。





女兒心

周楞伽

民國廿九年的夏天。

初次實行日光節約後的上海，把學生們從學校裏解放出來的時間也提早了一小時，正是烈日當空驕陽施威的時候，已經宣告放學了。這對於學生們到底是德政還是虐政？實在很難說得定；男學生們也許認為是德政，可是女學生們却一致認為是虐政，因為她們是憚於在陽光下面奔波的。

唯一女子中學也很早的就已放了學，一大羣女學生紛紛從鏤花的鐵門裏湧出來，分散到各馬路上去。其中有三個少女，並肩朝同一方向走着，儘可能的趨避着陽光的照耀，可是熱浪却不斷的襲擊着她們，使得她們的臉上都泛出桃紅色，口裏不住喘着氣，額上和鼻上都泌出了汗珠。這樣走了一會，靠左邊走着的身材較矮的一個，忽然向中間那身材頗長容貌美麗的少女說：「麗琳，趁着現在時候還早，我們同去練習拍網球好不好？」

「你昏了！」麗琳帶些斥責的意味說：「這天熱

的天氣，還要拍網球，你難道嫌身上的汗還出得不够嗎？」

「到我家裏去好不好？我請你們吃冰淇淋。」靠右邊走着的少女說。她的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很有些女學士的風度。

「謝謝你，我還有些別的事情，要先走一步了。」麗琳說着，便含笑向她那兩位同學點點頭，很快的超出了她們的行列，獨自向前走去。

後面兩位同學議論她的聲音，很清楚的送進她耳鼓裏來：——

「走得這樣匆忙，不知道去赴什麼人的約會。」
「自然是去看情人了。我看她近來心事很重，一定已經有了對象。」

麗琳微笑着，不作聲，也不去理睬她們。她心頭懷藏着一個祕密，這祕密，不但她的同學們不知道，就是她家庭裏的人也都不知道，不過也並不像她那兩位同學所猜測的一樣，有了什麼情人，對象。原來約在一月前，她遇見了一位舊同學，由這同學的介紹，參加了一個研究學術的團體，常常去出席討論和研究

哲學的小組，這不但增廣了她的知識，而且使她充分領略到集團生活的趣味。現在她所以拒絕她那兩位同學的邀請，也就是爲了急於想去出席小組的緣故。

她放開了大步走着，在她眼前不斷閃動着一些「矛盾」「邏輯」「真理」等類的名詞，這些名詞對她彷彿具有一種誘惑的力量，但最大的誘惑力還是發源於擔任哲學組指導的那位年青的導師陸俊，他那英俊的風度，淵博的學問，使她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暗暗傾心於他了。

這天的小組是設在一個同學的家裏，研究的書籍是一本科學歷史觀教程。麗琳到達那裏時，小組業已開始了，出席小組的全是年青的女性，大家圍繞了一張長桌坐着，靜聽陸俊對她們解釋書中的意義。麗琳走進來的脚步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陸俊也暫時中斷了話語，望着麗琳笑了一笑。這一笑，使得麗琳臉上湧起了一朵紅雲，心頭像有十七八個小鹿在亂撞，她連忙挨在人叢中坐下了，翻開書來看，藉此鎮定她動亂不安的心。

陸俊的聲音很清朗的送進她耳鼓裏來，他的話不但說得流利明快，而且能用眼前的例子來闡發高深的學理。這時他正在解釋着歷史的進展，他說：「歷史並不是照直線進行的，而是有不少迂迴曲折的變動，

因爲充滿在這世上的並不全是光明的正義勢力，也有許多黑暗的反動勢力存在着，光明和黑暗勢力的互相鬥爭，互相消長，就使歷史的巨輪忽進忽退，沒有定準。但不管歷史的過程怎樣迂迴曲折，牠一定的目標不會有什麼變化，總要邁進到光明之路才罷。……」

麗琳很小心的把陸俊所說的話都記在她的筆記本上，她的心中充滿了敬佩的情緒，這一位年青的導師，他所知道的是那麼多，他使她正確地認識了當前的世界，認清了自己所應走的道路。僅是一二小時的晤對，已使她獲得了許多益處，倘能結成終身伴侶，那對她的貢獻更將怎樣大呢？想到這裏，她的心不禁微微動了一下，偷眼去看陸俊，幾乎有些情不自禁了。

小組散會時太陽剛下山，每個人都帶着愉快和滿意走出了門，她們的知識又增加了不少了。麗琳單獨地在路上走着，正當把整個思緒都沉溺在回想中的時候，忽然背後有一陣很響亮的皮鞋聲傳過來，她無意間回過頭去一望，見背後的人，正是陸俊，臉上不禁又是一陣紅，很羞澀的叫了一聲：「陸先生。」

「哦！原來是密司甘，回家去嗎？」陸俊親切地說，臉上浮着和藹的笑容，這樣一個具有十足的男性美的人，誰都不相信他的心裏是會毫不存有一些利己的意念的。

『正是。』麗琳回答着，她隱約聽得出自己心跳的聲音。『非常感謝陸先生，教給了我這許多有用的知識，真的，自從我參加小組以後，我覺得自己比從前進步得多了。』

『那里話，我還怕我講解得不够通俗，不能使你們完全明白呢！』陸俊很客氣的說。

麗琳的不安的情緒逐漸消失了，她覺得單獨和陸俊在一起是一個極難得的機會，決不能隨便放鬆，至少要使她明瞭她的願望，明瞭他對他的傾心，於是她便鼓着勇氣向陸俊問道：『陸先生，你以為工作和戀愛對於我們青年人那一種比較來得重要？』

『當然是工作來得重要，戀愛算得什麼！不過我也並不想否定戀愛，因為這原是一類的一種自然的慾望，只要在不妨礙工作的範圍內，戀愛是可以容許存在的。』

麗琳的心不禁一陣狂跳，陸俊的回答並沒有使她失望，不否定戀愛，在不妨礙工作範圍內可以容許戀愛的存在，不正暗示他可以接受她的愛嗎？她正準備搜索一些熱情的話來向他說，他們的脚步却已走到一條十字路口，陸俊像並不把她的話放在心上，向她做了個作別的姿勢，便朝着另一條路走了，這給予麗琳一種輕微的失望的感覺，只好也快快的走回家裏去。

二

麗琳自從和陸俊談過了一番話以後，她對陸俊更是傾心了，她渴望着能够把陸俊的心抓過來，使他由導師轉變成她的戀人。她要使整個小組裏的人都羨慕她，當她們只能從他那裏獲得知識的時候，她却要從他那裏獲得他的心。

可是陸俊的志願却和麗琳相反，他毫不注意麗琳，看待她正和其他參加小組的女同志沒有什麼分別。他的希望存在遼遠的內地，他不但自己想離開這孤島，還想訓練一批有能力的幹部，和他一同到內地去。

麗琳從哲學組的女同志口裏，聽到陸俊將要到內地去的消息，一顆心彷彿落入了冰淵裏一樣。她正渴望着從一個舊世界跳進新世界裏去，在這新世界裏，充滿了的是美滿，幸福，甜蜜，快樂，青春的花朵，新鮮自由的空氣，不過這是要陸俊來和她共同完成的。現在陸俊要到內地去，她的希望也就跟着破滅了，她不禁着急起來，想要打消陸俊的意念，為她的希望和幸福作一番最後的掙扎，於是在一次小組散會後，她故意放慢了脚步，等大家都走散了，她才追上陸俊說：『陸先生，請你慢一步走，我有些話和你說。』

陸俊停住了脚步，他把懷疑的眼光望着麗琳：『

什麼事，密司甘？」

麗琳的臉紅了，她很不好意思的說：「聽說陸先生就要到內地去，是不是？」

「正是，大概在初秋就要動身。從此我可以實踐我的願望了。」陸俊眉飛色舞的說，他的臉上閃現着異樣的光輝。

可是麗琳的臉色却和他相反的非常黯澹，她說：「爲什麼一定要到內地去？上海不是也有工作可做嗎？我希望陸先生最好不要去，我們正盼望着陸先生的指導，換一個人來對於我們一定很是不便的。」

「這也只好對不起你們了！大家都說上海也有工作可做，其實上海的工作，在我看來實在沒有多大意義。老是把一些理論翻來覆去的說了又說，對於時代到底能有什麼貢獻，連我自己也很懷疑。近來我的精神上感覺非常苦悶，所以我一心想飛，飛到自由廣闊的遼遠的內地去。」

麗琳知道陸俊的意志很是堅決，無法可以挽回了。只好歎息了一聲說：「其實陸先生懂得的已經很多了，只要把你所懂得的教導我們，就是一樁很有意義的工作，何必一定要到內地去！」

「這那裏能算是什麼有意義的工作。」陸俊笑着說：「所謂「實踐」的意思，並不只是要我們懂得這

世界就算，主要的還是在懂得這世界以後，更能親自動手去改變這世界。如若你們都不能去改變世界，那我就教你們都懂得了這世界，又有什麼用處？」

麗琳說不過陸俊了，她只好逕直道出自己的願望說：「至少我個人是不希望陸先生去的。」這帶了全生命的哀呼的聲音，並沒有引起陸俊的注意，他只向麗琳笑一笑，便和她分手了。

麗琳帶着極度的失望走回家裏去，她的意識完全替亂了，眼淚幾次忍不住要奪眶而出。她只知道傾心於陸俊，却沒料到陸俊竟完全漠視她的存在，眼見得他不久就將實現了他的願望，愉快地走向內地，留下自己依然在這腐敗的舊世界裏討生活。她愈想愈覺痛苦，脚下一步高一步低的，也不知道已經走到了那裏，忽然有一個熟習的聲音，在她身旁叫着她：

「麗琳，到那裏去？」

麗琳不禁吃了一驚，連忙定睛看時，原來叫她的是她的同學呂文瑛，她在不知不覺中走過了呂家的門前還不知道。

「到我家裏來坐坐吧，你是難得走過的。」呂文瑛挽留著說。

「不！時候不早了，我想回家去。」麗琳看了看天色，業已日薄崦嵫，便不肯再答應呂文瑛的邀請。

正當她們在談話的時候，門裏面忽然走出個瘦長的青年來，呂文瑛笑着代他們介紹說：「讓我來給你們介紹一下罷，這是我的哥哥文川，這是我的同學麗琳。」

麗琳紅着臉，向那名叫文川的青年點點頭，這還是她第一次和陌生的男性交際，她覺得他沒有陸俊那樣英俊的風度，但也不十分討厭。文川很有禮貌的向麗琳鞠躬，他的舉動很是文雅，一望而知是在上流社會裏出入慣了的，一種紳士氣息深深刻劃在他臉上，眉目間頗帶有一些風流自賞的樣子，他用詼諧的態度問他妹妹說：「什麼麗琳？麗琳哈蕙呢？還是麗琳甘許？」

「給你猜着了，她正是姓甘。」文瑛笑着說。

麗琳很有些不滿意文川那油腔滑調的樣子，但因爲他們兄妹倆問答的詼諧，却也忍不住爲之破顏一笑。這一笑，就給了文川一個說話的機會，他問她喜歡那一種娛樂，是不是常常看電影，會不會跳舞？他彷彿是一個有豐富的享樂經驗的人，說的話句句都打在麗琳心上，挑撥得她的心卜卜亂跳，她紅着臉，什麼話都說不出來。還是文瑛在一旁見她窘得可以，便出來解圍，責備她哥哥道：「你別把話挑撥她，她是我們學校裏有名的女聖人，對於游玩娛樂的場所是從來

不涉足的。」

麗琳覺得文瑛把她說得太方正了，連忙聲辯說：「這倒也並不，逢場作戲，是誰都不免的，我有時也很喜歡看看電影，不過跳舞却不會。」

文川聽麗琳這樣說，立刻便約她同去看電影，文瑛也在一旁慫恿着。麗琳雖覺得不應輕易答應一個初相識的異性的要求，但却不過他們兄妹倆的情，所以也就不十分固拒的答應了。

文川請麗琳在大光明看了五點半的一場電影，又在隔鄰的光明咖啡館內進了晚餐，最後還雇了出差汽車送麗琳回家去，總計前後耗費了有四五元左右，這使麗琳心上很覺不安。在車中，麗琳細細把陸俊和文川兩人做着比較，她覺得他們都有着一種優點，陸俊是理想的，文川則是現實的，而現實較理想似更透着可愛，她的心開始有些動搖了。

三

炎夏將告終了的時候，陸俊果然實現了他的願望，到內地去了，和他同走的還有一批血氣方剛的青年。他的走，使麗琳感覺非常空虛和寂寞，她現在連小組都懶得去出席了，好像陸俊走了連求學都沒有了什麼意義似的。爲了填補她心頭空虛的缺陷，她近來常

常答應呂文川的邀約，和他同到各種官能享樂的地方去玩，連跳舞也學會了。她覺得都市中的人生是奢侈的，而趣味也就包藏在這奢侈中間，現在她開始感到青春的可貴了，她要盡量安慰她的青春。

呂文川像很懂得女性的心理，他伺候麗琳真可說無微不至，每一句話都使麗琳的心靈深處感覺甜蜜。有一次他代麗琳在公園裏拍了張照片，過幾天那照片却在—張著名的報紙上登了出來，旁邊還加上什麼皇后校花之類的按語。這是很能滿足麗琳的虛榮心的，她把那按語一個字一個字的讀着，每個字裏好像都含有一些蜜味，她不禁有些沉醉了。

不過有時從狂歡的生活中，回到冷清清的家里來，當一切都寂靜了以後，她躺在牀上，便不禁要想到過去的生活，想到陸俊，覺得她現在是墮落了，太把生命浪費了，於是，懺悔的情緒便開始從她心中流露出來。同時，她又想到她雖已多時不參加小組，但每次小組開會時仍舊照常給她通知，這表示她的同志們並沒有厭棄她，正熱望她繼續前來出席，她覺得不該使她的同志們失望，而且陸俊的消息也只有從小組中才會得到，所以當又一次小組召集的通知到來的時候，她毫不遲疑的檢起了擱置多時的書本，重新去接觸那隔絕了許久的集團生活來。

光陰在不知不覺中逝去得很快，麗琳只知道懵懵憧憧的跟着呂文川過享樂生活，毫沒有留意到只不過一眨眼的工夫，氣候已進入金風送爽的深秋了。她參加小組已將近三個月，許多女同志見她到來，都驚喜交集，紛紛圍住了她問候，問她爲何好久不來參加？麗琳只好推說是生病，遮掩過了她在過另一種生活的痕跡。她偷眼去看那代替陸俊的導師，已經換了一個禿頂的中年人，這使她研究學問的興趣都爲之減低了不少。

在自由討論的時間裏，麗琳偶然向身旁的一個女同志問起陸俊的消息，不料回答她的却是一個出於意外的凶耗：陸俊已墜入了陷阱，死了。當下，那位女同志又告訴了陸俊死難的詳情。

麗琳聽到了這消息，像被暴雷所震一樣，癡癡的說不出一句話來。她很快的想到過去的一切，雖然陸俊並不怎樣注意她，可是她對他却已傾心很久了，就是現在她雖和呂文川往來得很密切，但她的心還是常繞在陸俊左右，她渴望着陸俊能再回到上海來，即使他對她沒有什麼表示，只要能够常相晤對，她也是滿意的；不料連這一些簡單的願望都變成了夢幻泡影，陸俊已經成了另一世界裏的人，從此再也不會和她見面了。她一陣傷心，眼眶裏開始落下了兩顆淚珠。

四

由於陸俊死難的刺激，麗琳的思想完全改變過來了，往日使她愛慕的享樂生活，現在已成爲她憎惡的對象。她決心要做一個新的人，唾棄論文一樣滯重的現實，重新走進詩一樣美麗的理想境界去。她開始去買了許多前進的書報來，用心地研讀着，字裏行間恍惚現出了陸俊的聲音笑貌，在勗勉她，鼓勵她，這使她更勤奮了，和小組同志們的關係也日見密切起來。

她的思想的改變，當然不是呂文川兄妹倆所能知悉的。文川接連寫給麗琳幾封信，都沒有得到麗琳的回覆，又托他妹妹就近在學校裏探聽麗琳的意思，也說她的言語舉止出於意外的冷淡，兄妹倆都不明白麗琳爲什麼忽然改變了態度，只好互相猜疑她也許是已經獲得了新的對象。

不過麗琳的興奮也只是一時的，興奮過去以後，她又漸漸的對她的學習生活懈怠起來。她甚至這樣的感覺着：自己的理想固然是美好的，不過這理想終於只能成爲理想，事實把她的行動限制着，使她永遠不能和她的理想一致。同時，那些書籍的義理的過於晦澀艱深，也使她感到了一種苦悶。

有一天晚上，麗琳正在燈下埋頭讀着一本社會科

學書，忽然眼簾上被兩隻軟綿綿的手蒙住了，接着，嘆喲一聲笑，手放了下來，在她的面前，便現出了呂文瑛的熟識的容貌。

「啊！真用功！你打算做女博士嗎？可是女人的社會地位總不見提高，我勸你還是樂得休息休息，得享福處且享福罷。」她帶笑地說。

麗琳很不滿意呂文瑛的說法，因爲她的學習完全是爲了大衆，並不是爲了她個人的，但她也不作聲，她直覺着文瑛的來意一定是爲文川做說客無疑。

文瑛果然懷着一個很大的目的，她先閒閒的向麗琳問起她近來的生活，在明瞭了她正努力從事學習以後，便單刀直入地說：「你這樣用功，一些都不出外去玩，不怕悶出病來嗎？聽我的話，今晚一定要和我同去看電影，我哥哥也去的，他多時不和你見面，非常記念你呢。」

麗琳也正覺得自己近來的生活太單調，很想改換一下方式，聽了文瑛的話，心上不禁動了一動。同時她又想到：文川的爲人並不怎樣討厭，也許他的思想也是相當進步的，何妨試他一試，看他的思想有沒有和自己合轍的地方，即使他的思想落伍，自己也可以說服他，改造他，同化一個人不是比較拒絕一個人更要有利於客觀環境嗎？當時她便欣然地接受了文瑛的

邀請。

於是她又和文川見了面，而一切被她拋撇，許久的娛樂，也重又笑臉相迎的回到了她身邊。

文川興高彩烈的歡迎着她，他們並肩坐在電影院裏，文川悄悄的向她問道：「爲什麼我給你的信一封都不回覆我？可是惱了我嗎？」

「對不起！我那時很忙，沒有工夫出外玩，所以就懶得答覆了。」麗琳勉強支吾地說，她很覺得窘迫，幸虧是在黑暗中，過了一會也就泰然了。

她一心想試驗他，在閒談了一陣以後，就向他問道：「你平常可也喜歡讀哲學書嗎？」

「哲學書？」文川不禁呆了半晌，他伸手搔搔頭髮，最後，顯然只是爲了討好麗琳的說：「是的，我很喜歡讀，並且讀得很多。」

麗琳心裏止不住一喜，她覺得她已經找到個同志了，於是便又試探地問道：「你以爲時代的進化是怎樣的呢？」

文川似乎想不到麗琳會有這樣的考問，他勉強想出一幾句話來回答道：「時代的進化嗎？哈，就好像走馬燈一樣，來了又去了，去了又來了。」

麗琳不禁失笑起來，她覺得文川完全是一個只知自我享樂的個人主義者，根本談不到什麼思想，這使

麗琳是失望了！但失望中還不無存有幾分希望，她仍舊想同化他，改造他，所以當文川第二天再來約她出去玩的時候，她特地買了一本科學歷史觀教程送給他，她是非常希望他能來和她作共同研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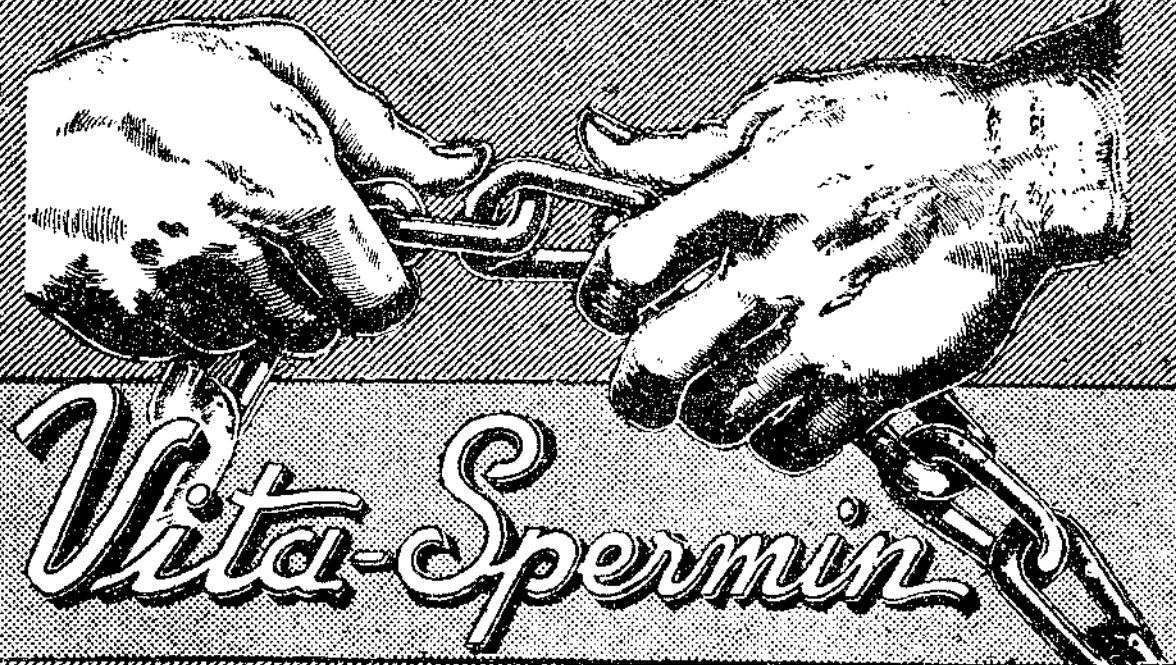
然而事實所給予她的終於只有迭次的失望，文川雖常在她面前稱贊這本書的內容，但她一聽他的話，就知道他並沒有看過這本書，更不要說接受書中的思想了。她很明白他說這話的用意，不過是想獻媚她，取悅她，這很使她覺得不快，雖然同時她也沒有勇氣拒絕和他親近。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麗琳的心理也一天天的起着變化。最後，不知是在怎樣一種微妙的心理下，她居然又漸漸的和現實的享樂生活接近起來了。陸俊的死難所給予她的刺激在她彷彿是一陣風，這陣風很快的就吹過了她身邊，她開始有些討厭起那艱深晦澀的思想想來。現實第二次把她造成了個現實的人，她的心情又回復到和陸俊沒有死亡前一樣的地位了。

一個陰曇的早上，麗琳剛起身，家裏的老媽子進來報告：「小姐，呂先生又來了，在客堂裏等你。」

「告訴他，我馬上就來。」麗琳說着，忙不迭的坐到桌前去，把脂粉盒子亂擺在那本科學歷史觀教程上，開始對鏡整理起她的晨粧來。

效 用 像 鋼 鍊 一 般 的 可 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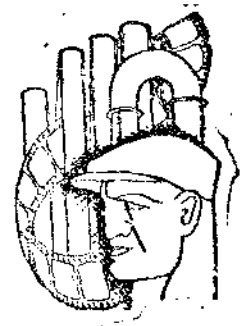


長 命 牌
維他賜保命補針
補丸

最 高 級 之 科 學 治 療 劑
內 分 泌 劑 無 上 權 威

本 廠 對 於 臟 器 製 劑 歷 史 最 早
風 行 十 有 餘 年 迄 仍 不 倦 研 究
成 分 內 含 十 字 形 內 分 泌 素 鹿
茸 胎 盤 卵 巢 腦 下 垂 體 腺 等 六
種 結 晶 體 對 於 神 經 衰 弱 未 老
先 衰 腎 虧 遺 精 婦 女 體 弱 虛 損
輔 助 戒 煙 等 皆 具 偉 大 功 效

信 誼 藥 廠 監 製 均 藥 房 售



螢光燈

麗維

Harland Manchester 原著 · 節譯 The Atlantic Monthly 雜誌

二年前紐約和舊金山的博覽會開幕的時候，一般遊客對於許多在晚上能發光的玻璃管都感到很大的興趣。這些玻璃管能放射出各色柔輦而有力的光，這是螢光燈首次公開的揭露；也是在發光物方面繼愛迪生發明電燈以後的第一種新貢獻。

當時遊客們只把這種燈當作博覽會中的一種點綴物，或是一種應用在廣告或陳列品上面的東西。但是在近兩年中，螢光燈已風行全國，差不多有一百萬宅房屋中已採用螢光燈，並且在每星期中總有數百家工廠。商店。或酒家試用這種燈。

除了照耀的功用之外，這種燈還有許多重要的功效，如研究疾病，拯救農產物，偵察竊賊，以及在戰時供給一種敵人不能窺見的光。

工程師和司機人盼望這種光已有很多時候了！在近五十年中，電燈光是由電流通過電線，因發熱而生出光來。在普通鎢絲燈泡中百分之九十的電流都耗費在發熱上面，所以實驗家一定要在另一方面研究，去

創造一種更有效的燈。

科學家知道有許多物質被紫外線照到時是有螢光性的，於是有人想到把紫外線和一種螢光性的物質放在一個玻璃管裏，而成爲一種新的燈。雖然在歐洲也有人從事此項實驗，但螢光燈還是由美國精巧的工程製造出來的。

在美國克利夫蘭 (Cleveland)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的 Nela Park 實驗室中，喬治英曼 (George Inman) 把一塊 Willemite 石磨成了粉，和膠質混在一起以後，在一個玻璃管的內部塗上薄薄的一層，再把兩電極通在玻璃管的兩端，使玻璃管中充滿了水銀的蒸氣，利用它做導引，這樣就造成了紫外線，這光線被 Willemite 變成適合照耀的波長，而螢光燈的光也就從玻璃管發出來了。

● 這燈經過英曼和其他科學家幾經研究改良之後，現在已很普遍的當作商品出售。

螢光燈的光線比較普通的電燈溫和涼爽，並且也

比電燈為有效，以同樣的電流使用螢光燈，能發出兩倍於電燈的光，但只須生一半的熱；所以在經濟方面也耗費較少。如果在屋子裏裝上一管螢光燈，那屋子裏的每一角都能照射到了。

螢光燈的形式非常簡單，大都是一根自兩呎至四呎長，一吋半直徑的玻璃管。這一種燈無損於目力，並且諦視過久了也不會有一圈一圈的黯影在你的眼前閃耀而模糊了你的視線。因為它的發光的面積要比同樣瓦特的燈泡大上十倍，能够把光線很平均的散得很遠。

有幾家較大的螢光燈製造廠，都在進一步從事於顏色螢光燈的製造；用各種化學物的粉放在螢光中，就可以使螢光發出各種不同的顏色。並不需要像雷燈那樣的把顏色染在燈泡上。

在博覽會中一度公開之後，在一九三九年中就售出了二百萬管螢光燈；現在的購買量差不多要超過所預算的二千萬管了。

這種燈的裝置費比較昂貴，所以現在多數是用電較多的公司商店，或是需要一種特別的電光的地方，纔裝有螢光燈。百貨公司與食物店最適用這種燈，因為它的燈光涼爽，可以減少冷氣的費用，在這種燈光下的食物，花，水菓，和容易腐朽的東西可以保持比

較長久的時間。

有許多藥房，自從改用螢光燈以後，每月差不多減少了百分之三十的電費，因為他們多數是通夜營業的；這些錢節省了一年，就可以彌補三百元的裝置費了。

普通的人家用螢光燈的為數尙少，有許多人家把這種燈裝在浴室或廚房中。這種玻璃管，大概可以用二千五百小時，而普通的電燈泡却至多只能用一千小時。

現在各製造廠正在預備造螢光燈的檯燈，同時也在製造五呎長的燈和小至六吋長和常人小指一樣粗細的玻璃管，這種小型螢光燈可以用在飛機上，使各種面版看起來比較的清清楚楚，而且因為螢光燈較為隱蔽，裝在飛機裏還可以避免被敵人發覺。

在螢光燈發明後，另外利用同樣原理的發明物也陸續出現了。本在放在玻璃管中的螢光性的粉，如果放在外面，也能感受紫外線的，它也可以和染料混合起來而不失去他的感光性。在英國，現在地底鐵道和防空壕的進行處，都髹上了螢光性的漆，在空襲下施行燈火管制時，這種漆感受了無光的紫外線，就能自然地發光。又如在軍用地圖上塗了螢光性的粉，在黑暗中用無光的紫外線燈照視時，也能够看清楚地圖上

的一切。

有一次，當一個科學家把螢光性的物質放在紫外線下給我看時，我看見他的胸前衣服上有藍色的「15」字跡。待到我們出外時，他衣服上的字跡卻沒有了影踪。他告訴我：這是洗衣作裏替他做的記號，這樣可以使每個人交給他們洗滌的衣服，不至於在匆忙中掉錯。

在芝加哥的一家醫院裏，因為要避免嬰孩的纏誤，也利用這一種螢光性的顏料，在嬰孩的身上做上記號。

各種墨水在紫外線光下現出來的顏色是不同的，所以就有了一個新方法可以查出假造的證據，其他相類的東西也可以援用此法來鑑別，若是一封信曾經被人家偷偷地拆開，看過了再封好，只要用紫外線光一照，那第二層塗上的膠水就能很清晰的看得出。在收銀錢的機器上如果塗上螢光性的粉，假使有人去弄過，他就是洗了手，用紫外線光照射之下，他的手上還是會顯出一種綠色來的。

現在正有許多人在試驗各種物質的螢光性，並且試驗新的機械作用，使他們聯繫起來，能够成爲有用的東西。預料螢光性在將來，它的用途是將格外擴大的。

馬迪美國日光燈公司

首先運到儲電器

CAPACITOR

用戶必須裝此

器，方合電力公司規章。

並代各界節省費用

問題，特設：

服務部
工程
修理部
棧務部

隨時指導
代客裝置
整舊如新
各色俱備
免費設計
節省電費
計取廉價
尺寸完全

地址江西路三二一號

電話：一〇二八七

例假日或下午五時至九時請
打工程師部電話六六一〇三

優待「萬象」讀者

憑萬象每只減售三元
定戶證（本年十月底截止）

馬迪公司批售各色日光燈素抱薄利主義據可靠估計
本市約有半數之燈爲該公司所經售茲悉該公司駐華
代表汪國璋君除設工程代客免費設計及省電計劃
外並特創修理部取費極廉云
編者附誌

長城牌熱水瓶

晶質瓶胆
保熱永久



立興長城熱
水瓶廠精製



自然界的戰士——蟋蟀

網珠生

秋之神散佈下肅殺之氣，
留戀！

給大地生物一種嚴酷的威脅。

在這一種回憶中，多少含些沉痛的餘哀，有心人

自能體味到的。

尤其是颯颯金風，助長了她的氣焰，摧枯拉朽地將林子裏的落葉，刮得飛去又飛回。

黃昏時，四壁的蟲聲唧唧復唧唧，惱亂人懷，引起了我的詛咒：

「秋蟲們！莫唱歌，漫長吟；溫和的陽春，與您無分；殘酷的冬天，轉眼降臨；您快樂，興奮，多愚蠢！薄薄的清霜，足以致您死命！我那四壁，就算做您的棺槨，葬送您的殘生！」

中年人的情緒，都是多愁善感的，一到秋天，便好似老了十年年紀。見到草色的枯黃；見到月亮的清冷；見到花朵的萎謝；見到木葉的飄零；以及美人的遲暮；白髮的滋生；熱淚不期然會得沾上襟袖。因為中年人的心靈，脆弱得正像經霜木葉一般，經不起外物的刺激與熾燬。所以一個人的自殺，多數是在中年的時候。

中年遇到時序的變換，往往會引起童年的回憶來。彷彿一片辭林的葉子，不忘它抽牙發綠時對於春

× × × × ×

當十二歲到十八歲的一個時期中，我和我的弟弟都喜歡飼養蟋蟀。蟋蟀雖然是麼草蟲，但牠却是自然界的戰士，具有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蟋蟀在草蟲的同類中，獨能不以「鳴」稱；而以「鬥」著，這就是牠的「不同凡響」之點。蟋蟀在我的故鄉，遍地產生，隨處都有。大部份生長在陌頭巷尾，階台下，壁砌間，最多是在壞牆頹垣，瓦礫堆中。

據經驗家說：「產生在田塍間，泥土中的，多數生性軟弱，不慣久戰。產生在磚石間的，體質較優，戰鬥力也較強。而特異的蟋蟀，則有生長在竹管中的蜂種，有生長在樹木中的蜈蚣種，此類出品，十九都雄健無敵。但是只聞傳說，百不獲一。」據我的意見，將相本無種，草莽出英雄，泥土中儘多百戰健兒，怎能以托身論草蟲呢！


經驗家又告訴我說：「白露三朝出將軍」，在白

露節的前後三天內出土的蟋蟀，比較強悍，一到霜降節，便油頭滑項，缺乏戰鬥力。所以戰士的應運而生，也是重要的。

又說：「一邑中產生一國王八將」。將與將鬥，勝負立決。兩王相遇，各不相下，唯有鬥死柵中。因為王有王的氣節，王有王的領袖慾，一經戰敗，有死而已，不甘做亡國之君的。但四王八將，不一定完全出土；有的自殘於野鬥，有的被戕於異類（如被青蛙蛇蝸吞噬），有的埋沒在荒蕪斷梗中，不護知遇之人，這都是不可知的。但只要一經出土，那麼臨陣戰鬥時，其他的蟋蟀便自儉以下，無庶類矣！

捕捉蟋蟀，恒在深夜。因為大將軍非深宵不鳴，所以捕捉牠的人，每晚必須守到三四時纔出發。身披棉衣，手提燭燈，攜帶了竹筒，鐵絲，蟲罩等應用物品。捕捉的方法：匿在牆砌間的，用鐵絲伸進趕出，也可以用水灌取。待牠跳出洞穴，把蟲罩罩住，然後納入竹筒中，縛在腰際攜歸。再傾入盆中，挑選其中佳者，加以訓練。

訓練的方法：隨時替牠洗澡，用粗紙在水盆中刷去牠背上油污，給牠吃些水蛆，以及米粒，清水。調養三四天，待牠服盆後，然後再鑑別牠的品質，乘時應戰。正像養士千日，用於一朝。



上海國光印花染廠

出品種類：直貢花印 嗶嘰花印
 子色花印 貢子色花印
 府綢花印 麻紗花印
 洋花印 紡花印 布花印 及絨花印等
 註冊商標：國光圖 大千丈岩 多福多壽
 大廟圖

總發行所：上海寧波路三六四號
 電話 九三一九 九一三九
 電報掛號 〇九七四

鑑別品質，比較困難，非深有經驗者不能。這也像伯樂相馬一般，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往往具異稟的蟋蟀，外貌平庸。或貌相驚人的蟋蟀，品性懦弱。這就非經戰鬥，察看牠的「力」與「勢」不可。所以平時歷練戰鬥，也是訓練條件之一。平時戰鬥，普通只在盆中，盆有泥製瓦製兩種。瓦製新盆性燥，損壞爪鋒，不如泥製為佳。最好是填沙底的古盆，但不易得。瓦製新盆用時須浸在水中數日。在盆中戰鬥，盆底須襯粗紙，防牠滑腳誤輸，一失足成千古恨，那便是莫大的憾事了。

普通蟋蟀，總是六足四翅（兩小翅在貼背），背黑褐色，腹部灰色，背上兩翅相疊合，雄的翅長及尾，雌的翅短不足蔽體。頭生兩觸鬚，尾端亦有觸毫一對，雌的多一角質的產卵管。蟋蟀的習性，雌雄同居，雌的專供產卵，乏戰鬥力。雄的戰爭時，雙方觸鬚相及，便振作精神，交牙互咬。牙前有白色短鬚一對，鬥時即收起。兩蟲相咬多時後，勝者發出雄糾糾的鳴聲，敗者逃遁。（後此敗者永遠失去戰鬥力。）

蟋蟀，總以體質較大者為佳，通常的必要條件。一如人類以五官四肢頸項生得相稱為佳。頭要大，項要寬，背要闊，腳要長。（主要在一雙長腿，愈長愈增力量。）肉要細潔，尾毫要柔軟，（便利跌撲，不

生阻力。）觸鬚要粗長，牙齒要闊厚。這是普通的必要條件。

鑑別牠的兇懦，更須具備特異的幾點。淡青色的翅，應配深褐色的頭項。深褐色的翅與頭項，最好配淡白色的雙牙。青項，金背，紫頭，這樣的三色將軍，準定兇悍。淡青色的翅與頭項，倘生成深紫或黑色的雙牙，也一定驍勇善戰。總之在色彩方面，以特異而不調和為上乘。在鳴聲方面，淡色的蟲，鳴聲能雄渾即兇。反之深色的蟲，鳴聲尖銳的為佳。這是特異的條件。

蟋蟀也分成冷熱兩色。冷色應晚鬥，熱色應早鬥，須合時令。冷色即淡色，熱色即深色。體上有一「紅鈴」的蟲多屬熱色。冷色的佳者，如「長腿青大頭」，熱色的佳者，如「長腿紫大頭」。「三色將軍」介乎冷熱之間，又如「麻頭將軍」（頭頂有麻紋現白色），亦屬熱色。兩頭尖如橄欖形者，雖兇不成大器。冷色將軍如早鬥必輸，因為牠尚未到性。熱色將軍遲鬥，同樣的過了性，也必輸無疑。

正式的上柵台鬥將軍，總在中秋節邊，那時熱色當令。及至重陽節近，熱色已成老去黃忠，正冷色將軍得意之秋。柵台的規則，「尖」「圓」「啞」「爛」，「不准登台」。「尖」「圓」「啞」「爛」是一種異色

異聲的秋蟲，例如翅上已爛去半邊，或鳴聲沙啞如「麒麟」，或翅成圓形，據稱是毒蟲蛻化，例在屏棄之列。正式上柵台時，先將蟋蟀過入紙套中，衡其體量，以每分爲一百點，例如三分則書三百點，除紙套分量若干，以實量書於盆面，載明所有人的記號，例如「長勝」「勇敢」之類的名稱，任意題取。秤後安置在一處，任雙方蟲主自由配合，如果大家是三百點，當然可以配合。若無相同的分量，只要一方面自願相讓，配合在一檔的，也悉聽尊便。配合以後，挨次搬上柵台，柵以木製，長方形，面飾竹絲，露縫可以鑒別。中設一閘，俟將軍入柵，雙方主人講定所博之注若干，公正人即啓閘，雙方用牽草挑撥蟲牙，彼此張牙舞爪，躍躍欲試，遂各引導近前，迨觸鬚相及，兩將交牙，這時便開始鬥爭起來，有時候兩下搏成橋形，有時候滾咬一團，在小小的戰場上，霎那間充滿了殺氣。雙方蟲主，都全神貫注，目不轉睛的看，恐懼喜怒的神情，隨兩蟲搏擊的形勢而轉移。這時的空氣，真緊張到極點。直到戰勝的將軍，振翼長鳴；戰敗的秋蟲，亂竄逃命時，雙方纔把牽草引歸，開亦放下。那支牽草，正似指揮刀一般，兩蟲行進交鋒，都跟從着它。這一場殺搏，假使是「活局」(活局，只鬥一次，板局要鬥三次。)的話，將軍的勝負已判，

上海發行所：新世界西首

中國首創
具五十年
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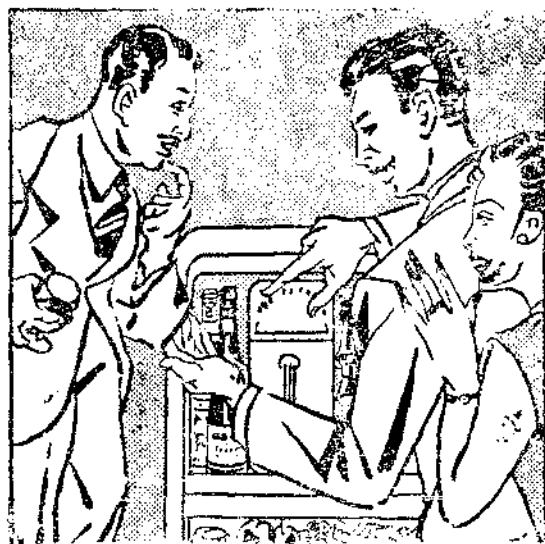
張裕

· 地蘭白 · 酒萄葡 ·

遠東
獨一
出品
譽滿
中外

美酒二十種

色香味質
樣樣都好



宴客與送禮

稱心如意
無不歡迎

各大公司 · 各洋酒號均售

· 歡不此非 · 景美辰良 · 酒美備必 · 庭家尚高 ·

雙方蟲主的輸贏亦定。（輸贏雖講定是花枝，實際還是金錢。小局每一枝花一百文制錢，如三十枝花，祇三千文制錢。這是二十年前村鎮上的舊例。最近海上新規，竟有數百元數千元一局者，這也是一物價高漲之一證。）負的垂頭喪氣，把鐵羽的將軍丟入洋鐵罐內，送進「集中營」。勝的便居為奇貨，用紅綢包裹了盆子，小心翼翼地攜歸家中，希望牠能够再戰而捷。秋蟲的命運全憑一博而定，鬥敗了便終身抱憾。人的命運，也依憑着秋蟲，戰勝了，便揚眉吐氣。像這樣的把草蟲賭金錢，正是有閒人的玩意兒，毫無意識的一回事。

某一年的秋天，我從缸底捕獲一蟲。肌肉細白有緻。頸項特寬。頭大，略帶黃色。因項寬之故，頭能伸縮自如。雙牙闊厚，而直垂如雙扉堅豎，使敵人不易進攻。我憑經驗所得，認定此蟲為尤物，準是長勝將軍無疑。初時和鄰兒就盆中試鬥，賭月餅十枚，竟連捷數次。中秋後，搗盆上小柵台，博注十枝花亦勝。後經相蟲者認定為異種，非王即將。我叩問他的特點，他告訴我說：這一頭蟲的優點，在肌膚如雪；背翅如漆，已屬特異；尤其是頸項的寬大，攻人自由。雙牙的直垂，人攻不易；必非尋常草蟲，可以斷言。後來果然每戰必勝，當者披靡。此蟲也懂得兵家

的以守為攻法，牠每次遇到敵人，非但不向前衝鋒，反鎮鎮靜靜地後退三步，嚴陣以待，直到敵人湊上牙前，牠纔突然伸頭出項，向前用力猛嚙，必定要使敵人的牙中出水後始釋。不論對方是怎樣的勁敵，牠從來不會咬過兩口，總是一口解決。因此，有人稱牠為「一口將軍」。直到打湯（天冷時用湯熨熱）時，尙未遇到敵手。

當時我兄弟俱在年幼，雖然蓄此大將，總不敢上大柵台。有友人怡然子，向我借此蟲赴甘露鎮設擂台，求鬥。鎮上巨公華玉爺，是土豪之一，連日將巨價購取的異蟲出陣應戰，竟先後鬥敗，全軍覆沒。怡然子滿載歸來，我蟲的聲名更大著。羣稱「頂天立地黃大頭」。一時無敢與鬥者。

直到初冬，秋蟲行將絕跡。那甘露鎮的華玉爺。覓得一頭異軍，自稱「梅花瓣」，蟲體特大，雙翅深黑色，可異的是蟲腹下生白斑點，如梅花形。此蟲已遍歷各地，百戰百勝，所向無敵。他因為上次敗北之辱，心有不甘，要想一洗前恥，因此送下戰書，約鬥於吳門滄浪亭。觀戰者十餘輩，已有身穿皮袍的，足見氣候已相當嚴寒，秋蟲的命運，已到山窮水盡之時。所以這一番的決鬥，算得最後一次了！當時我們約定的博注是五百金。

當兩軍開始接戰時，觀衆都屏息以待，側目而視。我軍不改常態，大勇若怯，退縮數步，誘敵深入。那時敵軍利用觸鬚，上下左右，捲舒不停，待觸及我軍時，竟突前猛嚙，來勢甚驟，勇不可當，這時觀衆都爲我軍捏一把汗，我軍亦立嚙敵人之牙，絕不放鬆。四牙相交，歷久不釋，兩軍舉體頻頻高下力碰，直至牙水交流，足腿先後盡脫，仍不釋口。雙方振翼同鳴，勝負未判。這一場惡戰，歷時凡炊許，結果竟同歸於盡。而所博之注，亦不分輸贏。

像這樣的兩王相遇，以身殉主，不圖於蟲類中見到。真是異數。

人類真是最聰明的動物，有能力牽引他種動物互相鬥爭，而自己却袖手一旁，引爲笑樂。但人類却沒有仔細地想想，人類互相地殘殺，又是誰在那裏做主動牽引呢？人類應該靜心地想想。究竟是聰明的動物不是？

秋深了。故鄉遍地是殘垣頽壁，今年的蟋蟀，應該比往年格外多。但是在這秋高氣爽之時，地面上鋪了一層嚴霜，蟋蟀的死期快臨，只能瑟瑟地發出一種抖戰的鳴聲，實際上是無能爲力了！

一九四一·九·九·於海上寓廬

上海：四馬路
崇讓里十九號
朔風書店 最近
新書

京俗集 司徒著 一冊二元二角

偶語集 林語堂著 一冊一元五角

英漢對照 老殘遊記 劉鐵雲著 一冊三元二角

激流 康拉脫著 一冊二元

中國聖人 林語堂著 一冊一元五角

英漢對照 錦秀集 林語堂著 一冊二元

英漢對照 林語堂小品集 梁迺治註 一冊八角

生活的藝術 林語堂著 一冊二元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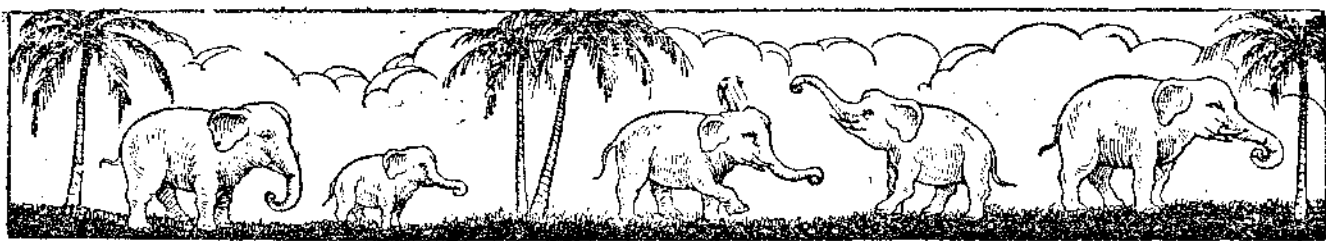
徬徨飄泊者 林語堂著 一冊一元八角

瞬息京華 林語堂著 一冊一元四角

曖昧迷途 婦女呼籲 信箱社編 一冊一元五角

納粹進攻美國記 漢特烈威廉 房詒譯 一冊一元二角

優待萬象讀者 一律八折 請聲明由萬象雜誌介紹



宋氏三姊妹

愛萊蘭·海 Emily Hahn 女士原著
陶 素 譯

第四章 小學生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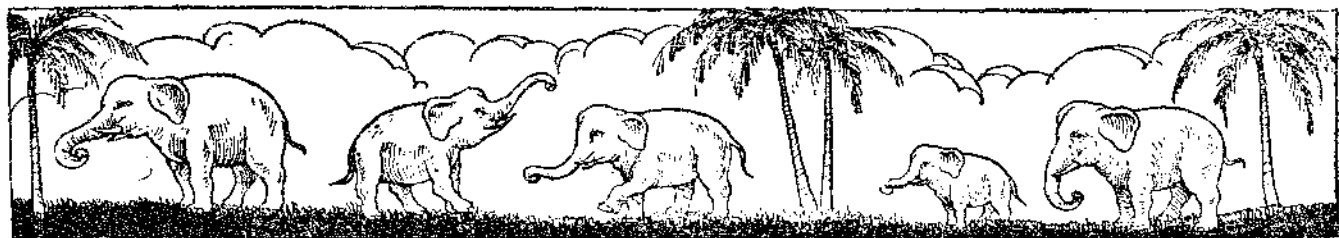
拳匪之亂發生時，謁齡是十歲，慶齡七歲，美齡只有一歲。這一個亂事雖然沒有波及上海，但因為這是與基督教徒有關的事，所以宋氏也受到了影響，查禮對於這件事非常注意。

當時在上海的人都以為這是偶然事件。到了七月十四日，盛傳北京西人大遭屠殺，這才使每一個人嚇了一跳。同時英國也從香港派了三千名印度兵到上海來，雖然清廷拒絕他們登陸，但是他們却終於駐入了跑馬廳。法國也派了幾百名海軍到上海，其中有幾個是安南兵。到了八月中旬，上海就成了八國聯軍的大本營。不久，德國統帥瓦德西代表八國與清廷議和。這些駐在跑馬廳的聯軍到一九〇二年方始撤退，一九〇一年和約簽字，這樣在中國的傳教士又獲得了平安的保障。

謁齡十歲時，她在中西女塾裏已成了一個老學生。她的未婚夫孔祥熙，正在北京求學，後來轉入燕京大學肄業。他是一個對家庭非常不滿的青年，放棄了家族的宗教信仰，而投入了新智識的懷抱中。

孔家世居山西：祥熙是孔夫子的七十五世孫。世代都經營當典及錢業之類。到祥熙的會祖時，這才趨向政治的途徑上去。祥熙的會祖頗熱中於功名，孜孜不倦地攻習着舉業，以致身體大虧，在考場中，突然口鼻出血，回家後即死。在彌留的時候，他把他的兒子叫到床邊對他說：「功名場中，不是我們的插足之地，此後，永遠不許我的子孫從政。」

祥熙的祖父就依着遺囑發了誓，專門從事家庭裏的事，不再向外發展。祥熙也是從這環境中長大起來的，可是他却不喜歡這樣，要不然，他現在也許還在山西祖籍呢。祥熙幼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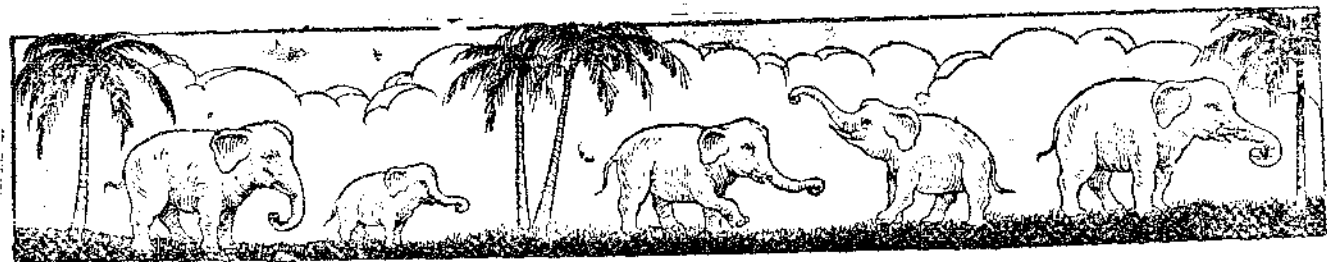


病，某一年患着喉症，他的父母陪着他求醫問藥，終未見效，於是他就被送到了一所教會創辦的醫院裏。一個美國醫生替他開了刀，才恢復了健康，這就是他後來信奉基督教的原因。他沒有把他的衷曲告訴給他父母聽，祇說要到北京去念書，父母很不願意地答應了。當拳匪亂起時，他正在北京，那時候他已存了革命思想，雖然他和孫總理還沒有碰過頭。十五歲時，發生中日之戰，他目覩中國的軍隊向北出發，有許多的戰士是從四川來的，赤着足向前走。因為他是一個從山西來的人，在那裏就是最窮的人，冬天裏也要穿上一雙鞋子，有些代戰士們憤憤不平，這時候他就瞭解到清廷的殘酷。

慈禧反對光緒立憲，把光緒軟禁起來，祥熙對於清廷更無好感，他痛恨太后的昏憤，不過對於光緒却非常同情。在大學中，他碰到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一個姓黎（譯音）的，年紀比他大上幾歲，也在大學一年級裏。黎的思想比別人也近乎實際；他吸收了許多革命主義，頗想從事革命運動。他是同學中的領袖，而祥熙則是他特別知己的朋友。他們秘密地結成了一個社，宗旨是推翻慈禧，擁護光緒秉政；他們會集的時候是在晚上，每一個參加者都發過擁護光緒之誓。

有一天，黎跑到祥熙那裏，帶了一個具體的活動策略。他有許多朋友，其中還有一個宮中的太監。他知道祥熙是最富有的一個同志，就要祥熙維持經濟，第一，先要出錢賄賂那太監，然後可以潛入內宮，這樣他方才有和慈禧太后接近的機會，如果這一個計畫能夠如願，他就可以行刺慈禧。所以最重要的事，還是要潛入內宮。

祥熙同意了，把他所有的錢都集起來，買書的錢，車錢，衣服錢都集起來。可惜這時候拳匪之亂突起，學生們把平日的思想都忘掉了。祥熙趕到一個美國傳教士的家裏，他們是祥熙的好友，祥熙想幫他們逃出去。其中有一個女人在奔跑時，跌傷了足踝，於是全家都稽留下來，他們知道闖家的性命危在旦夕，他們寫了最後的幾封信交給了這位熱心的朋友——孔祥熙，託他在遭遇不幸之後寄回美國去，並且勸他快一點避到鄉下去。後來他們都死難了；



怎樣死的却不知道。

祥熙帶了幾封危險的信，歷盡艱險，回到家鄉。他在家人面前承認自己是一個基督教徒，爲了家人們的安全，他不能和大家住在一起。這使孔家的人都吃了一驚，但是他們却不肯讓他走。在晚上，家人把他從東家藏到西家，他的祖母藏好了那幾封信，祥熙也不把這些信的原委告訴她。祥熙總算沒有遭到拳匪的殺害。可是在這時期中，他的心裏却永遠掛念着這幾封信，等到有了船，就立刻帶了這些信上美國去。在那裏，他住了好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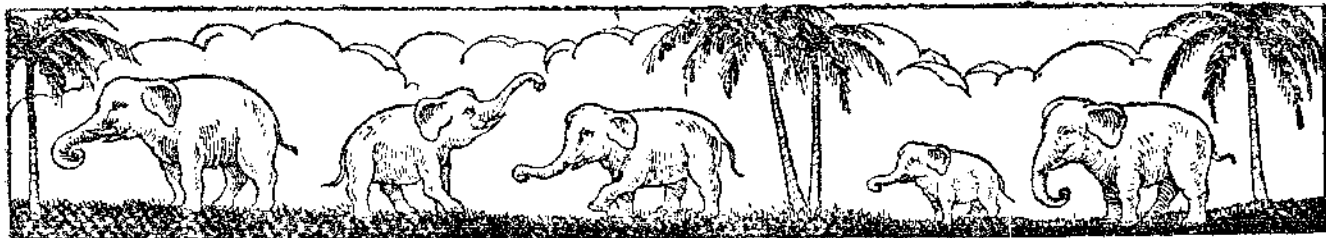
一九〇〇年，孫總理從歐洲到了日本。在歐洲時，孫總理的行動非常謹慎祕密，因爲他是清廷在一八九五年所要逮捕的欽犯。當他重到日本的時候，那位未來的孫夫人還剛剛入學讀書。孫總理第一次推翻清廷的計劃是失敗了，可是他並不沮喪，繼續努力於革命。

那時候，美齡恰好週歲；蔣介石也祇有十四歲，正在奉化的鄉間讀書。

在三馬路上的中西女塾分成二部，因爲當時上海的情形，所以一部份是用煤氣燈，一部份是用電燈的。慶齡——她的英文名字叫做羅賽蒙 Rosamond 在七歲時候進了學校。她是一個很靜默的女孩子，最喜歡英文。她的頭髮很短，所以別的女孩子都叫她「小辮子」。藹齡因爲離家最早，所以很有些老三老四的態度，在她這樣年紀的女孩子是不大有這種情形的。

美齡在五歲的時候，也被父母送進了學校，一半是因爲藹齡的肄業經過很好，一半是因爲讓她們姊妹在一起比較有照顧一點。這時候中西女塾又有幼稚園的設立，美齡住在慶齡的宿舍裏。（美齡比慶齡小六歲）

美齡小時候很胖，她的舅父替她題了一個綽號叫「小燈籠」。冬天裏一穿棉衣，更是胖得不得了。三四歲的時候，走兩三步路就要跌上一交，但是因爲胖的緣故，所以並沒有什麼傷害。她的頭上老是梳了兩根小辮子，宋太太喜歡把有花的衣料給她做衣服穿。腳上穿的是虎頭鞋。後來等她大了一點，她就改作男孩子打扮，因爲她的行動像男孩子，所以她母親就把她哥哥穿下來的衣服給她穿。既經濟，又合宜，正是一舉兩得。她的哥哥子文，身體長得



很快，所以每隔二三月，就要做新衣服，那穿不着的就足够她穿了。——一直到她九歲的時候，放洋到美國去，才恢復了女孩子打扮。

美齡是一個寬宏大量的女兒，每當晚課終了之後，慶齡的朋友都會找到宿舍裏來，吃「小妹妹」替她們預備好的點心。

在那煤氣燈屋到電燈屋之間有一條走廊，非常黑暗，年紀小的女孩子不大敢走。但是美齡的膽子却很大，晚上走這條路時從不懼怯。教師們時常對別的孩子說：「你們怎麼不能像美齡一樣的走這條路？」

每星期四晚上，學校裏有一次「宗教討論」，請了許多客人一同來參加。有時候宋查禮夫婦就負責管理這件事，可是大多數的時間，是由李牧師主持的。在那裏，學生們都可以把不懂的問題提出來，孩子們對於宗教有疑惑的地方就可以獲得明白的機會。那時差不多每一個孩子都提出過問題，獨有美齡沒有。有一天，慶齡向牧師提出了一個問句。美齡就責備她：「你難道不相信嗎？爲什麼要向李牧師提出問題。」

有一個教師發現美齡每晚上，總要從床上起來，耐着寒立着背書。這事給宋太太知道了，心中好生不忍，於是就把她接回家去，請了位教師在家裏授課。一直到她出國才告中止。美齡回家後不久，慶齡被幼稚園借去參加排戲，預備在學期終了舉行遊藝會時演出。慶齡擔任的一個角色很難演，孩子們都吃不消，所以借了她來。那是一個神仙故事，結果慶齡的演技博得每一個人的贊許，她在劇中是飾一位皇后的。

當時每一個家長都來參加這遊藝會，宋查禮也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個很愛子女的父母，所以情願把事業和孫經理的友情暫時拋開，趕來看他女兒的演出。

查禮的朋友張叔和（譯音），看見慶齡戴上皇后的冠冕的時候，就笑着對查禮說：「啊！宋先生，你是皇后的父親，那就是皇帝的泰山了！國丈！國丈！」

他們都回過頭來，對他笑着。宋查禮比他們還要笑得厲害！



鬼屋

沈東海

Hereward Carrington 原著 · 譯自 True 八月號

你相信世間有鬼嗎？你曾被鬼嚇過嗎？鬼會用着一種不可思議而使人懼怕的聲響來告訴你他正在你的近旁，你會聽到過那些數不清的脚步聲，在靜靜的黑暗中發出來嗎？

在我要譯這篇關於鬼的記載之前，讓我先來介紹介紹這位外國的靈魂學專家 Hereward Carrington，他是一個在美國很有名的靈魂專家，年紀已經不輕，從他的照片上看去，大約在五十歲左右了。他很有科學頭腦，可是爲了他自己得到那些不可思議，而又不可不信的經驗後，他就致力於靈魂學的研究，因此得到了許多有價值的心得，在「萬象」九月號中發表的那篇「降神會的奇跡——靈魂試驗」，也是根據他的記載譯下來的，因爲他自己對於靈魂學很有興趣，也便很歡迎人家請他到那些「鬼屋」裏去，住上一夜或一星期，那些降神會也常常有他的足跡，他很胆大，所以出入於那些鬧鬼的屋子裏，他一些也不以爲奇。

上一次他所告訴你們的是關於降神會的事，這次他要告訴你們的，不是降神會而是那些鬧鬼的屋子的故事，下面便是他所寫的幾件奇奇怪怪的經歷。

當我向人們談到關於那些「鬼屋」的時候，人們，空氣的被震動和諧而發出聲響 (Forced Vibration) 都會突然地收斂起笑容，或是張大了眼睛，我知道他們是在怎麼想，有的是在發歎，有的是在想：「我不相信這世界上有什麼鬼。」但是我會親自看見，感覺者的，却是些我以爲不是一「巧合」的事情。

到有許多事，是不能用任何理由去解釋它們的。

當然有許多事不過是當時的所謂「巧合」，偶然因爲空氣的震動，或其他的原因，發生了一種奇怪的聲響，或是用具的移動聲等。譬如說：像鼠，蝙蝠，梟，熱水管，電鈴線，窗上的蝸牛，烟肉裏風的流動，紐約城不遠的屋子裏正鬧着鬼，那時候的屋主是一個年輕的作曲家和他的妻子，他們本來是預備在那裏避暑的，離開了污濁的都市，想在這清靜的鄉間來度一個暑期，可是爲了鬧鬼，他們只得犧牲了他們已付了

的一季房租，依舊回到他們的都市中的寓所去。

我知道了這些事之後，便立刻打了個電話給那個年輕的作曲家，約定請他做嚮導，陪我們到那屋子裏去住一夜。

我們一行七人，那個作曲家和他的兩個朋友，我和我的妻子，另外還有兩個我們熟稔的朋友，我們又另外帶了一隻狗做我們的巡邏者。

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大概已是在晚上的十時左右了。走進了屋子之後，將所有的燈都開着了。我這時才注意到這是一座三層樓的洋房，房間裏的佈置都很美麗華貴，表面看來正和你我的寢室一式一樣，一些沒有特別的地方。

我便對那作曲家說：「假使你允許的話，我想先在這屋子裏檢查一下。」

他立刻表示贊同，於是我們便一同到各處去視察，我們先到地室裏，裏面是空空的一無所有，然後再回到第一層來，在第一層中，什麼都很平常。到第二層的時候，我們忽然都覺得有一些頭暈，不過很輕微，所以我們仍繼續我們的探險。

「這是通什麼地方的門？」我指着一扇小小的門向那作曲家問。

他回答道：「那是通傭人寢室的門，要不要進去

看看？」

我說了聲「當然」後，便開了那扇門，那作曲家開亮了電燈，發現在我的面前是通到上面傭人寢室的樓梯。我第一個走上去，然後是我的妻子，他們在後面都跟了上來。

當我到了那房間裏，正要想環顧四周的時候，突然，我被一種描寫不出的打擊——我只能稱它為「靈魂的攻擊」——它把我呆住了，同時我覺得我的喉間忽然哽住了，我的眼睛裏突然地流出了許多的眼淚來，同時一陣冷汗在我的額上冒出來，眼前是一片黑暗，看不出什麼東西，我差不多是要暈過去了！

這突如其來的「靈魂攻擊」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為我根本沒有想到在這間燈光輝煌的屋子裏遇到攻擊的。我是一個頭腦沉靜，不易被感動的人，身體又很健康，從不會頭暈的，況且我已過慣靈魂試驗的生活，生平所遇類似這樣的事已有許多次，可是我從來沒有遇到像這次那樣厲害的攻擊的，我在那時候的難過，真是難以形容的。

在我遭受這奇異的攻擊後的一二分鐘，我聽得在我身後的妻子忽然高聲的嚷叫起來，在房間裏跑了一圈立刻從樓梯上奔了下去。她也是一個研究靈魂的人，所以她一向是很有胆略的，她是我們靈魂學院的祕

書，我想她今天大概也遭受到攻擊了。

這時我便叫其餘的人都到下面去。我高聲叫她，可是沒有回音上來，於是我自己也跑了下去。

她一個人坐在屋外的簷下，她告訴我：她看見我像要暈過去的樣子要想上前來攙扶的時候，她忽然自己也受到了攻擊，那像是一種活的一力——一種所謂「靈魂的颶風」(Psychic Tornado)的——把她不知不覺的驅逐了下來。當她漸漸回復自己的知覺的時候，她發覺自己已坐在屋簷下了。

當其餘的人都坐了下來時候，我們決定各人先進一點濃咖啡再說。當我們在飲咖啡的時候，我便問那位作曲家的經歷。他告訴我們，他和他的妻子住在那裏的時候，差不多每天都能聽到奇怪的聲響，有時好像是許多腳步聲，有時好像是玻璃紙被摺起來時所發出的聲音。

他們的女傭人住了幾夜後便自己辭去了。過了幾天又找了一對黑人來工作，可是他們住了幾天後，又自己辭去了，都說晚上不能入睡。

事情越變越壞了，最後他們決定要遷回城市裏去居住了。幾天以後，他們才知道那屋子的主人是一個結婚兩次的人，他的第一個妻子，在離婚後的不多幾天，便獨自到那屋子裏去，自己用帶子吊死在樑上，

而她自殺的房間，便是那間傭人的寢室——在那裏，我和我的妻子都受到「靈魂攻擊」過。

我們在下面黑暗中坐了許多時候，可是——一些也沒有感覺到，也一無所見，於是我們決定再到上面那間鬧鬼的房間裏去坐坐。

這次，我們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因為沒有一個人覺得不舒服，房間裏很靜，很平安，一些也沒有異狀。

同時有兩件有興趣的事情，又得要和讀者說一說。第一件事是那隻帶去的狗，第一次我們到那鬧鬼的屋子裏去的時候，那隻狗始終不肯走上那樓梯，我們用盡了方法，也不能使它上去，它口裏咕嚕咕嚕地響着，它背上的毛都一根一根豎了起來，分明是顯出一種驚懼的樣子。可是當第二次我上去的時候，那狗立刻自己跑了上去，搖擺着尾巴在四週跑着，和平常的狗一樣。這狗的不同措置真是太離奇了。

第二件事是關於那作曲家的兩位朋友，他們都是都市中的聞人，並且都不相信鬼，只知每隔十五分鐘左右到廚房中去混酒喝。可是他們後來也說他們覺得喉間哽住，眼睛裏流着眼淚，同時覺得有一種使人頭暈的「氣」。他們兩個中間有一個在那天以後有兩天沒有去辦公，為的是身體不舒服。

我們離開那屋子，已經是早上出太陽的時候了，各人的臉色都像死人一般的灰白。

又有一座房屋，在 New Jersey 地方，我在那裏過了一夜，那夜恰巧是大雷雨之夜，我們在晚餐時便聽得有奇怪的聲音從樓上發出來，起先好像是鳥的刷羽聲，繼之又聽得傢具的移動聲，當我們奔上去的時候，却一些也不能看見，也找不到一些能够發出聲音的東西來。那夜我們大都沒有睡，因為在黃昏的時候，那奇怪的聲音越來越響，越來越可怕了。在那天的早上，大家都是睡眼矇矓地毫無精神，那屋主隔了一天便搬出了那屋子。

在幾年前，當我早上剛起身的時候，有一個人來訪我，說明了他的來意：要我當晚到他那裏去。原來他居住在 Astoria 地方，離紐約城只有數哩。他租了那座屋子，很太平的住下了。可是因為那屋子沒有後門，每天必須把垃圾從前門弄出去，所以他便開始掘一條預備出垃圾的溝，通至屋後，可是當他動工的時

候，奇怪的事情便一件一件的接踵而發生了。在晚間，常有一種脚步聲從樓上走到樓下，又從樓下走到樓上。他的一隻狗會被提了起來擲到地上，因此當我看見牠的時候，牠正跛了足在走。他有一個女傭人也會這樣的被拋擲而受傷。他自己會看見過一

個鬼形，可是當他要仔細再看時，却已不見了。有一次當他熄了燈睡覺的時候，他忽然覺得有人走進他的房裏，坐到他的床上，漸漸地睡下，他覺得床上的彈簧發出被壓的格格之聲，他立刻開了燈，可是一些也沒有看見。

他曾請一個所謂「圓光」的人到來，畫了幾道符，燒了幾炷香，他便說：「在這屋子裏會有一個老年的人住過，他曾殺死過他的妻子和女兒，又會埋下多量的金子。」

他於是便起了發掘藏金的念頭，可是更奇怪的事又發生了。好似那死了的老人不願他的金子被掘發出來。於是他便來找我，竟要我去替他捉鬼。我根本沒有捉過什麼鬼，可是爲了好奇心所驅使，便決定和他一同去看看。

我先後去了兩次，第一次帶了一個業餘的「圓光者」，她到了那裏，在未到地下室去以前，她便說在這屋子裏有一個脾氣極壞的老人。在這地下室裏有許多埋藏了多時的金子，並且她還畫了一張地圖指明了各處的地道，於是我們便到地下室中去，見地下已掘了許多溝，有一處已掘成一個很深的洞，底下便是些泥水，露出兩三處大石的尖頂。我們所奇怪的便是那些所掘就的地道竟和那圓光者所畫的一式一樣。

這些奇怪的發展更使我們那個屋主心動了，接連、五年間那教堂拆卸之後，那地道便被填塞了。幾天從事於挖掘。

幾天以後，我們又帶了另外的一個職業的圓光者到那裏去看他，那職業圓光者所推測的竟和以前那個業餘圓光者的話一式一樣，所不同的便是這個職業的圓光者，更告訴他說地下共埋有五百萬金，並且還說地下有另一個未發現的地道，是通到街道上去的。後來走到另一間屋子裏去時，那個圓光者忽然進入了一種半睡眠的狀態中，說在這間屋子裏會有人被扼而悶死過。這時那屋主才告訴我們說：從前有一個人住在這屋子裏，晚上忽然從屋子裏奔出來，大聲嚷叫着說：有人扼住他的咽喉，險被悶死，但並不是人類所爲，這當然又要歸納到鬼的身上了。

又隔了幾天，最不幸的事發生了，不知怎的，他發掘的事給警署知道了，派了人來察勘，說他擾亂治安，把已掘就的溝道都填沒起來，於是他就灰了心，可是當這些溝道都填了之後，他的屋子便和平常一樣了，什麼奇怪的事情和聲響都沒有了。

另外又有一件應驗的事，原來那職業圓光者會說過，另外有一道未曾發現的地道通至大街。據當地的老年人談起，以前在這大街上曾有一座教堂，由教堂到這一座屋子，的確有一道地道可通，可是當一八八

在這件事結束後沒有多時，我又被另外一件不同性質的奇事吸引了我的注意。這次並不是心靈上的，而是物質上的，動用的傢具會不翼而飛，或被丟到地上，陳設的傢具會自己調動地位。

這故事是這樣的，當那個男子的母親活着的時候，她竭力反對她的兒子和一個女學生結婚，可是當她死後，那男子便立刻和那個女的結了婚，婚後沒有多天，奇怪的事便降臨到他們的屋子裏來了！他倆都相信那是已故的母親在作祟，有時當他們在進餐的時候，飯桌會自己跳起來，把桌上的菓餚都打翻。有時窗外會飛進石子來，有時屋子裏的玻璃瓷器會自己粉碎。有一次，從鄰室中忽然飛來一把剪刀，戳在那女的頸項間，一時鮮血淋漓，幸虧救得快，所以沒有喪命，她現在頸項間還留着一條疤痕。

我們在那裏舉行了一次降神會。在我們面前的桌子突然飛了起來。在鄰室中忽然聽得兩聲破裂聲，當我們立刻奔去看時，見鄰室中椅桌零亂，有的翻在地上。

那個女的還說她相信自己的體內蘊藏着一種不知名的「吸引力」和「抵抗力」，她把許多針鋪在桌子上，用手在上面揮動着，有一枚針會飛向上面，釘在

她的手上，像一塊磁鐵吸起一枚針一樣。我們又叫她不要用鐵針，而用牙籤爲試驗。她洗淨了手，揩乾後在那些散鋪於桌上的牙籤上面揮動，其中又有一支牙籤飛了起來，釘在她的手上。我們知道牙籤是木質的，它不會受任何磁性或電力所影響，可是它也會被吸引起來，你道奇也不奇？

另外又有一座鬧鬼的屋子，經我幾個朋友悉心研究，利用了各種的用具去試驗，那座屋子裏幾乎每夜有奇怪的聲響發生，有的像輕微的雷聲，有時像金屬的擊撞聲。屋子裏的狗時常會在一隅狂吠，不時的噉哩咕嚕，時常有鬼影顯出來，那鬼形的顯現當時有許多人都看見，不比那些只有一個人自說自話的「見鬼」報告，這當然是可靠得多了。因爲有時一個人因自己心理上的變態，好像看見了鬼，實在卻沒有什麼鬼。可是當許多人同時看見鬼時，那便不是心理作用了。他們同時看見鬼形從樓上走到樓下，發出沉重的脚步声；他們於是便在樓梯中間張起一根根的線，假如有人走上樓去的話，那麼那些線一定要碰斷的，可是當他們看見鬼形走上走下時，却一些也不碰到線條。他們又用照相機拍出鬼形來，又用留聲片灌音，想把那些脚步聲留下來，可是不能竟其全功；他們認爲那些用具還不足以應付，還需要更精密的用具來試驗。

這些鬼的故事我們怎樣去解釋呢？我以爲有三條假設的路線：——

一：是我們自己的幻想，有時因爲心裏老是想著鬼，在暗地裏看見些動的東西便會以爲是鬼，這些都是心理作用。

二：是一種所謂「傳心術」，當有些人的恐怖的幻想由「傳心術」爲媒介而印進別人的腦海裏去。這些幻想有的是從人們的口述出，有的是死人留下來掌故，這些幻想在居住在這屋子裏的人的腦海中掀起，於是便好像看見有鬼形之類出現了。

三：是眞真的鬼了！我可以斷定在地球上除了人的世界外，還有一個鬼的世界。有一件事可以證明它。有一個人和他的妻子同時在晚上看見一個鬼從房間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盞油燈，他們看見那鬼用手放到火焰上去。這事可以證明不是幻想，因爲幻想 (Hallucination) 決不能看見火光，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些鬧鬼的屋子大概都屬於這三項假定的。

譯者按：這些事被他講得活龍活現，我們似乎不能不相信有鬼了！可是究竟世上有沒有鬼？那實在不敢說。據我所知道，大概屬於他所舉的第一第二個假定居多數，那就是說心理作用了。

不過有一件事，使我相信是屬於他所說的第三類的：那是我約翰附中的同學鄭君，他家在上海，家中鬧着狐仙已有許多時候了，家人都不以為奇，晚上如果發出奇怪的聲音，他們都以為是狐仙，不去理會牠。但是他們必須時常用香火來祀供牠的。有一天，一位同學去找他，打了好久的門沒有人開，一會兒忽然「格」的一聲，門呀的開了，他便走了進去，他以為開門的人在門後，可是却不見門後有人，於是嚇得他立刻嚷叫起來。家人問明之後，叫他不必驚慌，說是狐仙給他開的門。後來據那位鄭君親口告訴我，他的家人會屢次被狐仙開玩笑。有一次，一個傭人在煮魚，一尾生魚放在碗裏，一霎那間忽然不見了，開了鍋蓋看時，那尾魚却赫然在鍋子裏。又有一次，當那位鄭君出門上學的時候，剛踏出大門，忽然從上面倒下一盆水來，淋得他一身俱溼，他只得回去換衣服，待他第二次出門時，又有一盆水倒下來，衣服再度淋濕。他回家去根究，家裏却並沒有人倒水，他因此為之啼笑皆非。這事是鄭君親口告訴我的。

這樣鬼話連篇的東西，已寫了許多，我想也應該住筆了。可是我想向讀者要求一件事，便是假使讀者中有人會親自遇到過奇怪的事，或者家中鬧什麼鬼，請你們能够據實的告訴筆者。



上海華豐染織廠

出品
織花線呢
士林色布
學生布
條子府綢
素府綢
校服布
藍色布
漂白斜紋布
漂白斜紋
元色斜紋
嗶嘰
健美呢
條素絨
縐紋呢
大眾布

商標
醒鐘
華豐
美球
月美
健美
大嗒
女學生
團圓
撲蝶

總務處 上海天津路四二六號

電話掛號 一五八四 電話 九三〇六 九一四九

上海中西大藥房發行

敵痰



分片與露兩種
祛痰 療咳
防癆 治肺

胃鎗



分片與汁兩種
止肝 胃痛
治腸 胃病

紅字黑盒

百花香露粉

制油 防皺



去斑 白面



男用新寶龍

補針丸 滋補神
經衰弱 鼓舞細
胞活力

女用新寶鳳

補針丸 主治月
經不調 促進乳
肌健美

地址新開路辛家花園
社民誼大藥廠發行
電話六〇一〇六至八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經售



可怕的昆蟲

毛志明

在費納德爾斐亞大學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的圓形劇場裏，一段驚人的預言被發表出來：

「明天或許太遲了。我們馬上就得同這種人類公敵鬥爭起來。今天，這情形還不十分惡劣；但是假如我們不同牠們鬥爭下去，這情形恐怕要立刻變得更可怕的。」

發表這預言的是當代大科學家，美國昆蟲研究會會長賀霍德

(O. Howard)。
賀霍德教授口中的人類公敵是昆蟲。

人類差不多已有四十萬年的歷史，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但是，同我們最大的敵人底祖先比較起來，這還是微小的。最胆大的科學家估計昆蟲至少有一千五百萬年的歷史。最公道的估計也有四百萬年。

我們驚奇着：爲什麼在昆蟲已經來到地球上三百六十萬年以後方才到來的亞當和夏娃會在世界上佔着如此重要的位置。

在昆蟲之先，地球上充滿着魚，兩棲動物和爬蟲

。在昆蟲之後，方才有了哺乳動物和人類。

人類看輕昆蟲是因爲昆蟲太小。但是假如我們拿世界上所有的昆蟲底重量同世界上所有的人類底重量比較起來，我們將要得到一個驚人的結論。

海雷克 (Herrick) 教授，一個著名的生物學家，曾經秤過一個普通大小的昆蟲，發現牠底重量是千分之一克。他將這個昆蟲和另一個同樣大小的昆蟲配在一起。經過一個短的時期，昆蟲就一代一代地蔓延下去。海教授在那原始的一對昆蟲還活着的時期裏，秤了一秤這昆蟲家庭底總重量。從這裏，他求得一個驚人的數字，昆蟲世界底總重量是八萬萬噸。

全世界差不多有二十萬萬人。普通每一個人底重量是一百五十鎊。這樣，全世界人底總重量只不過一萬五千萬噸左右。

然而，一萬五千萬噸重量的人却比八萬萬噸重量的昆蟲佔優勢。人類底至高無上顯然是不可掩飾的。

想想愈趨愈下的人類生殖力和日漸增高的昆蟲生殖力看。人類有什麼方法可以停止人和昆蟲這兩個世界生長中的罅隙呢？一個簡單的蒼蠅能够在幾個月裏產生七萬二千萬子孫。這是一個如何驚人的生殖率！

雖然我們人類底總重量是落後於昆蟲，但是我們可以憑我們至高無上的智慧來安慰自己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製造坦克，建築砲台來保衛自己。昆蟲却有保衛自己的器官。

我們脚有脚底功用，手有手底功用。至於昆蟲，即使一隻簡單的腿也能够完成各種必要的功用。假如我們人類底筋肉可以和昆蟲一樣成比例地發展，我們應該能够不費力氣地一跳六百尺。但是，在我們人類，幾尺的跳遠和跳高已經成爲世界紀錄了。

賀霍德教授曾經說過：假如我們底身體有着和昆蟲一樣的結構，醫生將沒有事情可做了。

昆蟲底神經中樞擴展到牠們身體底每一部分。牠們幾乎每一部份都有腦，而人類只有一個腦。我們呼吸只經過一個器官，昆蟲却經過每一部份。

至於牠們底大小，昆蟲是有明晰的優勢的。牠們比較巨大的人體少遭到危險，同時也能够容易逃避危險的。

在保護牠們生命的過程裏，昆蟲表現出驚人的天賦智慧，牠們掩護自己使適合牠們底環境。

昆蟲最大的困難就是有許多沒有食物可吃。所以牠們中很多是飢餓而死的。假如不這樣的話，我們恐怕沒有一處不遇到我們底敵人——昆蟲——的。

不過將來的情形或許有變化，人們將爲了昆蟲數目的增加，而不得不放棄一些地方。

在古埃及的時代，十個瘟疫病者有一個是蝗蟲疫。自此以後，人們就以極大的精力阻止昆蟲的進展。傳染瘧疾的蚊蟲，致人死命的孑孓，傳染發疹傷寒的蝱和其他許多種罪犯，仍然能够以牠們底機智戰勝人類的。

昆蟲也襲擊植物，每年因此而損失的有好幾百萬金錢。

我們能够克服昆蟲底危險嗎？沒有人能够說出的。我們底鎗，坦克，飛機，對牠們是毫無用處的。昆蟲能够殺死我們，我們却是孤弱無援。

——譯自 Parate 雜誌

偵探	著名	偵探	偵探	偵探	偵探	偵探	偵探	偵探	偵探
陳禮	陳禮	陳禮	陳禮	陳禮	陳禮	陳禮	陳禮	陳禮	陳禮
第一案	第二案	第三案	第四案	第五案	第五案	第五案	第五案	第五案	第五案
幕後秘密	百樂門血案	夜光錶	黑駱駝	歌女之死	假眼睛	紅衣小丑	神祕的大廈	神祕的大廈	神祕的大廈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三元五角	三元二角	三元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一元	一元九角	一元九角	二元五角

上海中央書店發行



希特勒的戀愛史 (上)

節譯 Pauline Kohler 原著

盛琴僊

按：本文節譯自寶琳姑拉女士 Pauline Kohler 所作之「我是希特勒的侍女」『I Was Hitler's Maid』一書，寶琳女士是一個工人的妻子，但結婚不久，她的雙親和丈夫都受了德國第五縱隊的拘留，而她本人也嚐到了幾個月鐵窗風味，後來她幸運地被釋出獄，做了一個高級納粹黨員的侍女。不久又被介紹去服侍那位歐洲怪傑希特勒。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子，希特勒是不用不漂亮的侍女的。從此她的生活雖然安定了許多，但她却時時感到一種威脅，並且她需要她的丈夫，最後終於因了朋友的幫助，會見了丈夫，遁往法國。本書是她在法國時寫成的，關於希特勒的習慣，性情，生活，無不予以清楚的記錄，本節所說完全是希特勒的戀愛史，作者自稱是世界人士從來沒有讀過的。今特譯於后：——

希特勒是一個獨身漢。古貝爾醫士 (Dr. Goebels) 知的舊事。外人所不知道的是希特勒本人與女人的親生，希特勒親信之一。說他永遠不會結婚，因為他一生只有一個愛人——德國。說希特勒會保持獨身是可能的，但說德國是他唯一的愛人則未免荒誕。這只是一種有利的宣傳，一種掩飾。希特勒是有女人狂的，雖然他的謹慎使他的戀愛與健康的人的正常戀愛不同，可是沒有了女人，他是不能生存的。

他的能有今日的地位，完全是女人賜給他的。當他還只是一個肥皂箱上的演說者時，女人就開始包圍他。女人的票數使他在選舉中獲取了勝利，經濟家的太太們都受了他的迷惑，於是她們的丈夫的金錢源源地流進了納粹的機構。但這些只是每一個納粹學生熟，讓我們回溯到很久以前去吧！這一個故事是在三種不同的境遇之下由三個不同的人告訴我的——內中一個在納粹黨內佔着很高的地位；雖然我除了確知這一個女孩子的生存和自殺之外，不能找得更多的證明。這女孩子的名字叫蓋莉勞鮑 (Geli Raubal)，她是希特勒的異母姊的女兒。

希特勒在一九二一年第一次遇見她時，就全神注定於她了。那時她只有十九歲，她喜歡他，可是並不愛他。希特勒那時只是一個國社工會中的第七號會員，他開始疏忽了他的政治工作。他在集會時缺席，却

情願利用那時間挽着苗條的黑髮的蓋莉的手臂，在慕尼黑公園內散步。白天的時間，他完全用來寫情書。

他的家庭反對他的戀愛，他們不贊成他與他的繼甥女的婚姻。蓋莉雖然感激希特勒的熱愛，漸漸地對他發生一種真情，但她也總覺得不能與他結婚。

可是她不敢對他說實話，她早已與數百萬後來的人一樣地覺得希特勒是不能受委屈的，他的希望是容輕易忽視的。她每晚坐在床上考慮應付的方法，她不能當面告訴他說她永遠不能嫁他；但是一天天的過去，她愈覺得自己正在深深地陷入這一個情網。所以最後她只得實行她自以為唯一的辦法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日的晚上，她照常地在門口對希特勒說了再會。他一面夢囈似地祝告着，一面用手臂把她擁入懷中，熱吻像雨點似的落到她那仰起着的櫻唇上，他的手撫摩著她的顫抖的身體。最後，她掙脫了他的擁抱，跑進了家，在那充滿着和平和安甯的氣氛的房中寫了一封信。那信是給希特勒的，告訴他她不能與他結婚。她出去把信丟在郵筒裏，然後回到家裏鎖了房門，扳開了煤氣的管子。

第二天早晨別人發覺時，她已死了。而希特勒的第一個羅曼史也就隨之而告終。這事幾乎使希特勒要殉情自殺，接着好幾個星期他只是在慕尼黑的街道上

踱步，不與別人招呼說話，也不大吃東西。眼睛上粗大的黑圈告訴人們他漸漸地要成爲瘋狂了。他忘了政治，他覺得生命的末日已經來臨。可是他畢竟漸漸地恢復了意識。工會需要他，他決定要用工作來彌補他的創痕。果然，直到他執掌大權爲止，他沒有愛過第二個女人。

但是大事業的完成，終於使女人第二次侵入了他的意識。

古貝爾很快地覺察到希特勒與宣傳中的人物並不相同。他決計要利用這一個機會。假使希特勒要結婚，他的對象必須是古貝爾所選擇的。這樣一來，那矮小的醫生（按：即古貝爾）便能鞏固他的地位了。

蘭諾繆拉 Renate Muller 是這個計劃下的第一個犧牲者。

遠在我進柏許德司登 Berchtesgaden（希特勒私邸）前，她已是一位電影明星了。她十分美麗，能歌善舞，並且有一種許多德國女孩子所缺乏的天然的嫵媚，當她開始到柏許德司登作客時，我發覺她的嫵媚並不是只限於銀幕上的，在私生活中，她和銀幕上一樣的和藹，一樣的溫柔。

古貝爾爲她籌備與元首第一次的聚會，他很巧妙地在希特勒面前贊美她的演技，一方面又提議在私人

放映室中放映她的片子。希特勒是一個影迷，立刻接受了這一個建議。他卒於被她迷住了，於是授意古貝爾，請她到柏許德司登來盤玩若干日。

發出去的請帖被接受了。在一個星期五，蘭諾繆拉準時來赴宴，午餐很平凡地過去。餐畢，希特勒請她參觀他的屋子。戈林，古貝爾夫婦及另外一位客人做着陪客。當這一行人在每一間房中略作勾留時，希特勒很少說話。最後他們到了圖書館。看見了壁間的那些書冊，蘭諾開始向希特勒發問，可是當希特勒正在回答她的問話時，她眼梢一瞥，只見其他的人都已走到另外一套房中去了。

只有她與希特勒獨處一室了。於是——假使蘭諾不告訴她的朋友而我不是親耳聽見的話，這簡直是不可信的——希特勒突然終止了關於書本的回答，向蘭諾凝視了片刻，然後伸出他的手臂，行了一個納粹的敬禮，好幾分鐘之後他才把手臂放下。

「我能這樣整整地舉兩小時呢。」他說。

蘭諾却驚愕得不能置答。

但是希特勒仍舊繼續說著：——

「當我的兵士在我面前經過時，我舉手答禮，從不移動也從不覺得疲倦。我的手臂好像是用花崗石造的——堅硬而不易彎曲。但是戈林却不能。半小時

後他就要把手臂放下了。他很軟弱，我却是堅實的。我能持續到兩小時之久，等於四倍於戈林，那就是說我要比戈林堅實四倍。這是一種可驚的技巧。我很希奇我自己的權力呢。」

他說着，緩緩地走出了屋子。

這是希特勒對於蘭諾戀愛的初步嘗試，假使是最後的一次，她或者到今天還能活潑，可是當那一個週杪過去後，他對她格外注意了。

在她作客的末一晚，希特勒請他在他的放映室中看她自己的影片。那時沒有別人作陪，可是那放映師却設法在放光洞中見到了一切。希特勒命令放映的是蘭諾的最新的作品，他倆緊靠着觀看。放映一半之後，希特勒默默地拉住了她的手。幾分鐘之後，他的手滑到了她的腿上，漸漸地撫摩她那柔滑的肉體。蘭諾的唇上掛着一絲微笑。元首禁不住這個美麗的女人的誘惑，而蘭諾也有些受寵若驚，並不阻止他那熱烈的動作。

次晨，蘭諾乘了希特勒的私人飛機飛回柏林。在家中已供着希特勒所送的名貴的鮮花。接着好幾個星期，他每天都有鮮花饋贈給她，當然還有別的貴重禮物——金鋼鑽和皮毛。古貝爾的宣傳筒又開始活躍了，納粹的報章上充滿了贊美蘭諾繆拉的短文，說她是

德國最偉大的女伶。戲院都接到重映她的舊片的命令。她的照片刊載在所有的風行的報上。

蘭諾除了拍電影外，同時也作登台表演，所以不能離開柏林。希特勒一次離開柏林許德司登整整兩月，我們都知道那是爲了什麼。那只是因爲他不能離開蘭諾。她到那新建的輝煌的相邸去看他，他也到她的寓所中去過兩次；每一次去的時候，鄰近的地方立刻佈滿了全副武裝的第五縱隊隊員，第二次的拜訪，希特勒直到次晨四時才走，而從半夜之後，他倆並沒有別人作陪。

蘭諾已自命爲德國的統治者的妻子了。雖然她並不愛他，可是還不至於討厭他，而他所能給予她的崇高的地位更不能不使她心動。古貝爾勝利了，他知道假使有一天蘭諾能够和希特勒結婚，她一定不會忘記這介紹人的，而古貝爾的地位也就更鞏固了。其實，假使她真能嫁給希特勒，世界的歷史或許會變更的。她是一個仁慈的女子，她會用種種方法去阻遏希特勒的瘋狂的殘性的。但是一個猶太人破壞了這件好事，這件事使希特勒對於猶太人的憎恨更趨激烈。我會聽他說過猶太人破壞了德國的經濟還不够，却還要來破壞他個人的幸福。

但是他們必須償付代價的，他們必須償付代價

！他往往這麼嚷着。

不錯，是一個猶太人使他和蘭諾的婚姻不能成就。但這並不是那猶太人的錯。他是一個猶太百萬富翁的獨生子，他的家族遠在二百年前就作了德國的居民了。

那富翁在希特勒掌政前的二年時死去，他的兒子就承襲了那遺產。希特勒做了首相之後，他幸運地沒有被送進監獄，因爲德國需要他的龐大的對外貿易。他們允許他安靜的生活下去而不加騷擾。他時常在清晨到柏林的鐵加登 Tiergarten 溜馬。就在那裏他遇到了蘭諾穆拉，騎着希特勒送給她的馬。

蘭諾本來就不信反薩姆說「Anti-Semitism」的。她覺得那是一種謬論。尤其是當她遇見這一個猶太人兩三次後，她更覺得那種說法是無理的，愚蠢的。不久之後她就與他瘋狂地相戀了。但即使是蘭諾也知道他們的戀愛是不能公開的，所以他們只能祕密地聚會，在鄉村的僻靜處作長途的車中旅行，在僻靜的野店裏進他們的餐點。

但是死的陰影老是籠罩著他們，蘭諾覺察到面前的危機，最後就不得不力勸她的愛人離開德國。那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但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即使是納粹化的德國也不能例外。那猶太人穿過了捷克斯洛伐

克——那時還是自由獨立的國家——動身往巴黎去。

不久之後，蘭諾到巴黎去度假。她不敢久留在那裏。她有許多親戚住在烈克 Reich，假使她拒絕回國，他們都會被送進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實際即是監獄。）去。但他們終究是很快樂地在巴黎度過了一個月甜蜜的光陰。希特勒早被丟在腦後了。她甯願犧牲未來的德國第一個女子的地位來換取與那猶太愛人一夜的歡愛。當然她得到好幾個星期這樣的「一夜」。

巴黎並不是一個鼓勵人們謹慎的城市。這一對情人丟棄了一切的束縛，儼影在每一處地方都能發現。所以那些第五縱隊能夠探到他們的愛情故事，是絲毫不足稱奇的。根本他們的間諜網佈滿了歐洲的每一個大城市，而他們又是十分能幹的，他們能夠不爲人見地偵察別人的一切。有兩個就長駐巴黎專偵察蘭諾和她的愛人的行動，他們還用照相機偷攝兩人出遊的情形。

在蘭諾抵達巴黎後的第一個星期中，偵察員就開始工作。以後的三星期中，他們從不遠離她的左右。所以當蘭諾預備回德國時，他們對於蘭諾的行動已有完善的紀錄，附帶着一連串的攝影作爲背景，這裏有她和那年輕的猶太人在布哇（Bois）騎馬的鏡頭，

跳舞時她的身體緊偎着他，兩人一同吃飯，一同飲酒，以及一切情侶們在公共場所必有的舉動，一一攝上了軟片。

這情報到達了漢姆拉 Himmler 的政治部。假使是古貝爾接獲的，情形或者會有不同的開展，因爲我已經說過他個人對於猶太人並沒有真切的憎恨，而且他願意希特勒與他所選擇的女子結婚，所以他或者竟會隱匿起那段情报的。但漢姆拉就不會了。古貝爾與猶太人都是他所深惡痛絕的人。

漢姆拉帶着那控訴的材料特地趕到柏許德司登來，見到希特勒之後就把那文件展開在他面前。希特勒讀着那報告，看着那照片，他的臉都氣白了，他命令說蘭諾繆拉一入國境，便立刻加以逮捕，帶來見他。我和兩個衛兵被遣往亞慶 Aachen 迎接她，她一下火車，我就應該負責侍候她，她自己的侍女應該遣往柏林去。當我出發之前，我受到了嚴厲的警告，禁止我與蘭諾討論元首。

火車抵達亞慶車站後，兩個第五縱隊隊員把我們帶到她的馬車前。時間已是深夜了，火車是從布羅塞爾來的，她在那裏度她最後的兩天假期。兩個衛隊立刻想衝進馬車去，我把他們阻住。

「讓我告訴她元首希望見她。」我說：「你們只

會使她受驚嚇，那是最要不得的。」

我告訴蘭諾後，她笑了。她想希特勒不能忍受一刻的不必要的別離。可是我並沒有笑，她見到我的臉色便慌忙拉住我的衣袖。

「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嗎？」她要求地說。我盡力使她鎮靜，並且告訴她實話——那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她應該要服從元首的命令。

我們在古龍 Cologne 過夜，我們乘着第五縱隊所用的一個大黑汽球從亞慶出發，抵達該處時約在上午一時，我們住在馬茲蘭司屈拉司 Marzellenstrasse 的密脫爾好手旅館 Hotel Mittelhauser——假使蘭諾自己挑選，她一定會挑一個高貴些的。我們有兩間屋子，中間隔着一扇門，我住一間，她住另一間——但她必須吃了睡藥才能閉眼，那兩個衛兵在我們門外的圈椅上舒適地打着鼾。

次晨早餐後我們再度出發，除了停下來午餐之外，我們整整地走了一天。那天我們在四丟脫軋脫 Stuttgart 過夜，第二天下午就到達了柏許德司登。蘭諾顯見得有些焦慮，問了我許多困惑的話，那些問題即使我敢回答也是不能回答的。

她到達後直接被送進她的房間，在那裏用晚餐。晚上十一點半她才被召去見希特勒。她叫我在房中等

她回來，我好在沒有別的事，便留下了。她一直到早上三點鐘才回房，臉色灰白，十分疲倦，但已不再驚惶。

我替她做了咖啡，她就一切經過告訴了我。

「只有元首獨自在房中。」她說：「當我從屋子的一端向他走去時，他正坐在書桌前。我微笑着，心中只向最好的一方面想。他接着三分鐘不說話，甚至不看我。但他忽然狂暴地推開了椅子，站起身來對我咆哮。」

「『淫婦，塗脂抹粉的淫婦！與下賤的猶太人周旋。原來你是這樣消磨假期的。你上銀幕是白費的，你應該站在柏林的街上，在陰溝裏撈男人，那才是你的去處。』他吼叫時，額上的青筋暴起着。」

「我怕極了，向後倒退了幾步，他却一步步向我進逼。」

「『不錯，你已經被我發覺了。我知道你這一次的巴黎旅行，你的生活像一個賣淫婦一樣，我不能忍受那種侮辱，我是元首！』」

「當時我覺得有一陣強烈的願望想瘋狂地縱笑一場，但那樣會對我發生不幸的，因此我只是不開口。」

「他停了一回，衝到他的書桌旁，拿起一堆報紙和一捲照片，丟在我的臉上。」

「你看！」他吼着說。我跪下去把牠們檢起來。瞥見一張照片，我霎時間便昏迷了，整個的房子好像在我周圍飛舞。那是一張赫爾(Herr R.)的相片，他正挽着我的手臂在 Seine Embankment 沿岸散步。我於是知道每一件事情都被發現了。我知道生命已經陷於險境，我的腦子很快地轉動着。我站起來注視着希特勒的凝視着的眼。

「不錯，你是對的。」我對他說。

「他開始模糊地喊叫，但立刻就變成痛哭了，像一個歇司的里的婦人那樣地啜泣着。那簡直有些可怕。他的肩頭顫動着，他那稀薄的頭髮掛在額上像是一條條的污泥水。眼淚從他的頰上掛下來。」

「看見國社黨的元首如此屈辱，我覺得很抱歉，對他不起。」

「我立刻知道我應該做的事了，我溫柔地把手擱在他肩上。」

「亞道夫！」我輕輕地說：「我很對不起你，我太狠心了，假使你要說我犯了罪也可以的。我不知道怎麼會幹出那些事情，我失去了意志，寬恕我吧！我祇能求你寬恕。我知道我不配得到寬恕，我這請求是沒有權利的，我只求你的慈悲。」

「寶琳，這是很有效的。他巨浪似的狂怒平復了

，抽咽着就好像心碎了似的。他寬恕了我，用手握着，對我望着。

「你真蠢，但是我不能永遠恨你。」他安靜地說。

「我知道我已經得到勝利了！喔！真的，此後我們就互談衷曲，我允許他以後永不再見赫爾……當然那允許我並無實踐的誠意。」

她笑了，勉強的，偏激的笑。事情就這樣的結束了。她雖然告訴了我，我却仍是不能解釋。以希特勒的驕傲而能忍受這一個大辱，他一定是真的愛上她了。但無論如何，他確是忍受了。以後的一兩個月回復了以前的安靜，希特勒常常和蘭諾在一起。

她再度離開了德國，這次是到蒙脫卡羅去的，因為赫爾在那裏。第五縱隊隊員當然活躍起來，繼續偵察工作。可是這一次他們的動作比較遲緩，當他們未及把新材料集齊後送呈給漢姆拉前，蘭諾已經到了柏林。所以在蒙脫卡羅的一切經過，只能憑之臆測。大概是她對她的愛人作了一次永別，預備回家自殺。因為在她回到柏林寓所的那一夜的半夜裏，她就從三層高的樓上躍下，跌在人行道上。

一輛救護車把她送進了醫院，於是行手術，輸血——但是一切都歸無用。她的知覺回復了，却只够她

說幾個不能連續的短句，接着，她就死了。

這消息傳進了希特勒的耳中。他那時正在柏許德司登，兩天之中，他的舉動完全是瘋狂的，嘴裏說着種種可怕的，對於猶太人的恐嚇語。蘭諾穆拉情願滅亡却不願終身離開他所愛的人。希特勒不能覺察到這一個悲劇，他只覺得一個猶太人奪去了他所愛的女人。在他那顛倒的神經裏，這無異是在他那反薩姆的怒火中添薪加油了。

精選文學讀本

沈三白著 浮生六記 冊一 角	陳其年編 婦人集 冊一 角	智辟疆著 影梅庵憶語 冊一 角	蘇曼殊著 蘇曼殊詩文集 冊一 一元二角	蘇曼殊著 蘇曼殊小說集 冊一 一元二角	陳眉公著 小窗幽記 冊一 角	晚明百家尺牘 寫心集 冊一 一元五角	袁小修著 珂雪齋近集 冊一 二元	李日華著 紫桃軒雜綴 冊二 一元五角	毛子晉編 羣芳清玩 冊三 一元八角
-------------------------	------------------------	--------------------------	------------------------------	------------------------------	-------------------------	-----------------------------	---------------------------	-----------------------------	----------------------------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局發行



著名國產 金山牌 大衆歡迎

高抽醬油 鎮江滴醋 金波美酒 什景醬菜

滋養豐富 · 品質精良 · 身體和味 · 馳名四方



家庭必備 每飯不忘

恒順醬醋廠

上海總發行所 愛文義路三二號

靜安寺八仙橋檳榔路分店
電話購貨隨送
電話：八三三五五
三三九五七
三三三五六
六一四七五



夢與現實

——一個非洲的故事——

Olive Schreiner 著
譯作者：俞亢詠

小珍獨個兒坐在一棵低矮的非洲灌木底下。前前後後是一片平原，鋪滿了紅沙，長遍了多刺的卡盧；(Karoo，南非洲高原上一種生出膠汁之植物。)四處點綴着一枝枝非洲灌木，看上去很像是一束束紮攏在一起的粉黛的枝條。除了在遠處的河岸上，別處什麼地方也找不到一棵大樹可以遮蔭！聽任太陽猛烈地正射在她的頭上。她身邊環繞着她看牧的昂哥拉種羊羣；這些山羊是怪可愛的，尤其是那些小的更可愛，一身白得發絲光的鬃毛直垂到地上。可是小珍是坐着在哭泣。假如有一天一個安琪兒要把天下的淚水都收集進他的杯子裏，那我想最辛酸的該是孩兒們所流的淚。

哭着哭着，她倦極了，太陽又是那麼熾熱的逼射着她，所以她的頭垂倒在身邊的灌木上，昏昏地睡去了。

她做了一個美妙的夢。——她好像在傍晚回到農場去的時候，那牆壁都攀延着葡萄和玫瑰，羊欄也不

是紅石所堆砌，而是滿載花兒的紫丁香樹所圍成的。那肥胖的荷蘭老主人在對她微笑，他拿着擱在門口讓山羊一隻隻跳進去的那根棒頭變成是一枝百合，一端還長着七朵百合花。她走進屋子去，女主人給她一個整塊的烤餅教她在晚餐時喫，這餅上有一朵玫瑰花，這是女主人的女兒插上了的；當她替那女主人的女婿脫鞋子時，他不但踢她，還對她說：「謝謝你！」這是一個美妙的夢。

當她這樣躺着做她的好夢的時候，有一隻小羊走來舔她的面頰，原來她乾了的眼淚中含着鹽質。而在夢境中，她不復是以關約賣絕給荷蘭種非洲人家當可憐的牧羊婢子了。她只覺是她爸爸在親吻她。她爸爸他只是睡着——那天他躺在那枝多刺的灌木底下；可並沒有真正的死。他撫摸她的頭髮，對她說這髮已變成如此長而有絲光，還說他們此刻要回到丹麥去了。他問她爲何赤着腳，背上的印子又是什麼？隨後他把她的頭靠在他肩胛上，抱了她起來，帶她去了，去了

！她大笑了——她可以把臉孔挨着他的棕色的鬍鬚。他的臂是那麼的有力！

她躺在那裏正在做夢，任螞蟻在她赤露的腳上爬行，她那棕色的鬍髮拖在沙地上，忽然一個霍屯督（Hottentot，非洲人種之名。）人向她走來。他是穿着一條襤褸的黃色袴子，和一件骯髒的襯衫，還有一件撕破了的短外套。他頭上裹着一塊紅色的帕子，上面再套着一頂氈帽。他的鼻子是平塌的，眼睛好比一條縫，頭上的鬍髮捲成一個一個的小圓圈。他來到這棵非洲灌木跟前，望着這躺在烈日下的小女孩。然後他走開去，提起一隻最肥的小羊，掩住了牠的嘴，夾進了他的手臂彎裏。他朝後望望，看着不要給她醒了來，連忙跳進一條『水道』（Stijl——非洲地面上很深的龜裂，往常是乾的，專以引退大雨後平原上湧泛的水量。）裏去。他在『水道』中行不多遠，到了一個懸岸的底下，那邊紅沙的河床上有兩個人坐着。一個是衣衫襤褸的矮小的老工人，一個是穿深藍工裝的英國築路工人。他們用這工人的長口洋刀刺開了那小羊的喉頭，撮起沙來把血遮沒了，又把臟腸和皮掩埋了。接着是他們的談話，稍稍爭吵了一陣，然後又平靜地談話起來了。

這霍屯督人把一腿小羊肉塞進了他外衣裏面，把

其餘的肉給了『水道』中的兩個人，而走去了。

當小珍醒來的時候，已經將近日暮了。她坐起身來，很是驚訝，但是她看牧的山羊却都在她的四周。她開始把牠們趕回了家。她自言自語道：『我想總一隻也沒有少。』

得爾克——就是那個霍屯督人——已經把他的羊羣趕回家了；他穿着那條破襤褸的黃袴，站在羊欄的門口。那肥胖的荷蘭老主人把棒頭攔在門口，讓小珍的山羊一隻一隻的跳過去。他數着。當末一隻跳了過去的時候，他說道：『你有沒有睡過覺？少了一隻。』那時小珍知道隨後將發生些什麼了，她低聲的說：『沒有。』說後她心裏覺得有一陣非常的難過——這是在你說了謊的時候所會感覺到的；所以她又說『睡過的。』

『今夜你還想有夜飯喫嗎？』這荷蘭主人說。

小珍答道：『不！』

『那末怎樣呢？』

『我不曉得。』小珍說。

『把你的鞭子拿來。』那荷蘭主人對得爾克——那霍屯督人——說。

那夜的月亮圓得幾乎團圓。啊！月光是多麼美麗

呀！

這小婢悄然徐行到她睡的外屋門口，呆望着天上的明月。一個人在肚裏又餓，心裏又非常懊喪的時候是不會哭的。她把下頷擱在一隻手上，抬着她柔和的大眼瞪着——她另一隻手是被打開了，所以她用胸巾裹着。她的視線越過這一片平原，投注在傾瀉着月光的沙上和低矮的卡盧上。

忽然，從老遠的地方，慢慢地行來一隻野羚羊。牠走近屋子來，站在屋子跟前呆住了，月光在牠角上和挺大的眼珠裏閃耀着。牠站在那裏呆望着紅磚的牆壁，很詫異的樣子，而這女孩子也注視着牠。後來，突然之間，彷彿牠把這一切都表示鄙卑似地，彎轉牠美麗的背脊，旋身過去逃了；像一條白色的閃電似地逃過卡盧和沙地而去了。她站起身來瞧着牠。是何等的自由，何等的自由！去了！遠去了！她凝視着，直到在這平曠的平原上已不看見這隻野羚羊。

她的心浮漲開來了，愈大，愈大，愈大；她輕微地喊了一聲；便不等閑，不躊躇，不思索，只隨着牠的去跡而行去。去了，遠去了，遠去了。『我——我也去了！』她說：『我——我也自由了！』

當她兩條腿終於開始在下面發顫而駐足下來透口氣的時候，這屋子已經只是背後小小的一點了。她倒

下地來，兩手撐着了喘息的廳。

這時她才開始思索。

如果她逗留在這平原上，他們自能在早上追尋她的脚印而抓到她；然而如果她涉水走過了這條河，他們自然不能在河床上找尋脚印了。過了河她可以躲匿在山岩和『石堆』(Kopjes)間。

(南非洲平原中的『石堆』是一種石頭的丘陵之類，或孤立或叢集，到處可見；奇形怪狀，有時頗像古時圮傾的城堡或巨大的墳墓，似是人工所築造。)

因之她站起身來向那條河走去。河裏的水是很淺的；只是廣闊的河底沙面上一條銀色的綫，有幾處寬開來而形成一個個小小的湖沼。她踏下去，把腳伸進令人適意的冷水裏。循着這條河流只是向前向前，經過河水流過細石的地方，經過農場所在的地方，而到了大石重疊之處，她便翻過一塊又一塊地跳越過去。刮在她臉上的夜風加強了她的意志——她大笑了起來。她從來不曾感受過這種夜風給予她的味兒。夜在野羚羊聞嗅起來正也是如此的，因為牠們是自由的！自由者的感覺是被束縛者所決不能感受的。

最後她到了一段地方，那裏河流的兩岸都長着楊柳，修長的柳枝倒垂在河底的沙面上。她莫明其妙地——竟說不出個道理來——只覺一股恐怖的感覺襲上

了她的心頭。

左岸上橫互着一連串的『石堆』，並矗立着一座峭壁的山岩。在這懸崖和河岸之間有一條狹窄的道路，滿覆着墜下的殘塊岩石。絕壁的巔上長着一棵野樹，掌狀的巨葉的輪廓清晰地刻在夜空的天幕上。山岩投射下來一個深鬱的陰影，楊柳的影子也在兩岸上零亂地浮動着。她停下身來，仰望頭頂，又向四週瞧瞧，她繼續跑去，心裏却恐嚇起來了。

『我怕些什麼呢？我好傻呀！』當她到了一個樹木不像剛才那麼緊密的地方，自言自語的說。她站定下來，向背後回顧了一眼，却又是一陣寒慄。

終於她的脚步愈走愈疲軟了，愈疲軟了。她這時候已經睡意很濃，腿也幾乎提不起了。她跨出河床。只見她四圍的山岩是曠野的，好像是許多小『石堆』崩碎而亂散在地上似的；她在一枝蘆葦底下躺下，隨即睡去了。

但是，在第二天早晨，她看見乃是這麼偉麗的一個地方。重重疊疊的山岩綿延起伏。其間叢生着霸王樹，還有六七棵野樹分立在崩裂的『石堆』之間。山岩中有無數的兔窟，蘆筍從石罅中垂掛下來。她奔到河裏，在潔冷的清水裏洗了一個澡，還把水在頂上潑

弄着。她高聲的唱歌。她所會唱的歌都是悲婉的，所以此刻她全都唱不出來，原來她現在是何等的歡欣，何等的自由；可是她可以像鳥兒一樣單唱沒有歌詞的曲調。她一路唱着跳着地回上岸來，拿起一塊尖利的石頭，砍着一棵野樹的根；劈下了跟她手臂樣長的一根，她便坐下來，推進嘴去嚼食了。有兩隻兔子在她頭頂的山岩上探頭出來窺視她。她拿起一塊來給牠們喫，但是牠們不要，管自跑去了。

這野樹的根她覺得味道很是鮮美。這種野樹就像尚未成熟而還發青的榲桲，但是她却喜愛喫。當儘好的食物被人擲給你喫的時候，說也奇怪，這東西總變苦的了；反之，凡是你自己找覓得來的食物總是甘美的！

喫完了，她又去挖了一塊來，跑來跑去想找一個貯藏的地方。她爬上一堆山岩的頂上，發見有幾塊大石下面是分裂的，頂上却相連着，構成一間房間。

『啊！這是我的小小的家！』她說着。

頂上和週圍都是閉沒的，只有前面開張。壁上有個很好的放置野樹的根的架子；她又爬了下去。她採來了一根霸王樹的大丫枝，插在門口的一個隙縫中；上面掛了些野蘆筍，使得看上去來宛若是天然長成的一般。沒有人會知道這裏有着一間房間，因為她在門前

遮着一枝有毛茸的蘆筍，只留出很小的一個洞口。然後她又爬進去，看裏面怎樣。但見一片瑰麗柔和的綠光。她再出洞來採集了些長在地上的紫色小花——你知道的——就是那種花顏緊掩在地面上，而待你把它們翻轉來對它們看的時候，却是碧青的眼珠瞪視着你！她連根帶泥拔了幾朵，插在岩石間的隙縫裏；這樣，這房間便佈置得很可以了。後來她到河邊去摘了些柳枝來，做成了一隻可愛的床鋪；因天熱之故，她躺在上面憩息着。

不一會兒她睡去了，一聽便睡了很長久，原來她已經疲倦極了。到傍晚的時刻她才被幾顆陰冷的水珠驚醒。她坐起身來。外面正是一陣大雷雨，而這顆水珠是從隙縫中滴流進來的。她把那枝蘆筍揭開一旁，向外面望去，她的小手攀着自己的膝蓋。她聽得隆隆的雷聲，看見赤色的急流在從山岩中衝向河裏去。河水此刻是滾滾地湍流着，涵湧而血紅，泥污的水上挾着樹枝樹節而流去，潺潺的聲音傳進她的耳朵裏來。她一邊傾聽，一邊微笑，把身子緊挨着庇護她的岩石。她又把手掌緊按着岩石。在你沒有人愛你的時候，你自會痛愛沒有生命的東西。當太陽落山時，天轉晴了。這小婢吃了些野樹的根，又躺下身子來睡覺了。她以為世間沒有比睡覺更舒適的事。而且一個人兩天

工夫只喫些野樹的根而沒有一些別的東西喫，自然不會感覺怎樣有氣力的了。

「這裏是多美好啊！我願永遠住在此地。」她想

着，漸漸睡去了。

後來月亮升起來了。這時天空中是十分的清朗，到處也沒有一朵的雲；月光照過叢叢的灌木而投射在門上，在她臉上交織成一副格子的圖案。她是在做着一個美麗的夢。你在飢餓的時候自會做出最可愛的夢來的。她覺得自己在一個美妙的境地中步行，握着她爸爸的手，兩人頭上都戴着皇冠——野蘆筍所製成的皇冠。所經過的人都微笑着上來跟她接吻；獻花給她，有幾個也獻食物給她，而日光又是普照着大地。她反覆地做着這個夢，愈做愈是美麗了；直到突然之間似乎她是獨個兒站着了。她抬頭仰望：但見一邊是峻的絕壁，一邊是兩岸有柳絲拂水的那條河流；月光是籠罩着一切。上面，那些野樹的尖葉在夜空中刻劃出清楚的輪廓，而山岩和楊柳又投下深沉的陰影。

她在睡夢中顫慄起來，半醒半睡地自言自語道：「呀！我不是在那裏，却是在這裏。」挨身去緊貼着岩石，親吻它，接着又睡去了。

時候該有三點鐘了，因為月輪已在開始向西方的天際沒落下去，那時她醒來——猛然驚醒轉來。她坐

起身子，用手緊按着她的心。

「這是怎麼的？準是一隻兔子打我脚背上跑過，才嚇了我一跳！」她說了，轉一個身又躺了下去；可是馬上她重又坐了起來。外邊，分明有棘刺在火裏發爆的聲音。

她躡足走到門口，把懸着的樹枝撥開了些。

山岩脚下，一堆熊熊的火在陰影中燃燒着。一個矮小的非洲土人俯着身子坐在幾塊從火堆中撥集攏來的燃着的煤炭旁邊，在烤着肉。舒躺在上的是一個英國人，穿着一套寬大的工裝，臉色是陰沉憂鬱的。在他旁邊的石頭上坐着的乃是得爾克——這個霍屯督人——正在磨一把刀。

她屏息靜止着。在所有的山岩中也找不到一隻鬼子像她那樣地沉靜。

「他們決不會到這裏來找到我。」她想。她跪下傾聽着他們所說的每句每字。她全都聽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錢都可以歸你們拿；」那土人說：「不過我要這桶白蘭地酒。我要把這屋子在六處燃火，因為以前有一個荷蘭人把我母親活活地燒死在一幢茅屋裏，還有三個孩子哩。」

「你準知道這農場上沒有一個其他的人了嗎？」那築路工人說。

「沒有——我跟你說得口也乾了！」得爾克說：

「那二個卡斐（Kaffirs——非洲人種之名）人帶了他們那兒子到鎮上去了；小姐們都上跳舞會去了；所賸的只有那老頭兒和那兩個女人。」

「不過……」這工人說：「假使他那枝鎗是在床邊而還裝好着子彈呢！」

「決沒有的事；」得爾克說：「這枝鎗是掛在走廊裏的，子彈也掛在那裏。他在購辦這枝鎗的時候再也沒有想到這枝鎗是買來作什麼用的！我巴不得這白種小婢子還是在那裏，……然而事實上她是溺死了的。我們追尋她的足跡到那無底的大池子那裏。」

她靜聽着每一個字眼，聽他們繼續談話着。後來，這俯蹲在火旁的矮小的土人突然坐起來，側耳傾聽着。

「唉！那是什麼？」他說。

「我可沒有聽見什麼聲音。」那土人說。

「我聽得的；」這霍屯督人說：「不過這只是山岩上的一隻兔子。」

「不是兔子，不是兔子；」土人說：「瞧！那邊循着山岩的頂在陰影中移動的是什麼？」

「沒有什麼！你這傻子，」那築路工人說：「喫完了你的肉再說吧；我們此刻就要進行動手了。」

通到這農舍去的路子有二條。一條是直穿平原的路，那是最近的一條捷徑；不過你在一哩外邊就要被人察見。另一條路是沿河岸的，那邊有山岩，有洞穴，有柳樹可以躲身。就在這條河邊的路上有一個小小的人影在奔跑前進。

河水由於一陣大雷雨而漲到了齊岸，楊柳把它們的枝條浸入了水裏。你從任何一個空檔中望出去，都能看見血赤的泥河水挾了殘斷的枝節在湍流着。然而這小小的人影拚命地向前奔着，奔着；從不望一望，從不想一想；只是喘息，喘息！越過山岩最密的地方；穿過一片月光的空地；又經過霸王樹纏結的山陰濃影之處，這人影只管向前奔跑；小拳頭緊握着，小的心跳躍着，眼睛始終注視着前面。

現在已經沒有多少路了。只有在山岩和河流間的這條狹窄的小路了。

終於她跑到了這條小路的盡頭處，站了一刻。在她面前展開着這片平原，和那紅色的農舍，是那麼地近，所以假使那邊有人在走，你可以在月光中看得出來。她緊握着手。「是的；我要告訴他們，我要告訴他們！」她說：「我幾乎到達了！」她再提腳跑去，然後她呆住了。她把手在眼睛上遮了遮月光瞧着。在她和這農舍之間有三個人影在低矮的灌木上移動着。

在明亮的月光裏你能够看出他們是怎樣在移動前進，慢慢地，偷偷摸摸地；這矮小的一個，這穿淡衣裳的一個，和這穿黑衣裳的一個。

「我救不來他們了！」她嚷着，身子便沉下地去了，她的小手緊緊地握在胸前。

「醒來！醒來！」這農人的妻子說：「我聽見一聲奇怪的聲音；什麼喊聲，喊聲，喊聲！」

這農人起床來，趕到窗口頭。

「我也聽見的；」他說：「總是胡狼闖進羊欄裏去了。讓我把鎗裝起子彈出去看個明白。」

「我聽這聲音不像是胡狼的叫聲；」這婦人說。當男人出去的時候，她把女兒喚醒了轉來。

「來！讓我們去生個火，我再也不能睡了；」她說：「我今夜聽見一個怪聲。你爸說是胡狼的叫聲，可是胡狼從沒有那樣的叫聲。這是一個小孩子的聲音，在叫喊着：「主人，主人，醒來啊！」」

母女倆相互對視了一會，然後一同跑到廚房裏，生了一個很大的火；同時她們只是唱着讚美詩。

最後這男人回進來了；她們問他：「你瞧見了些什麼？」

「沒有什麼！」他答道：「我們那些羊都睡在羊欄裏，月光映在牆上。然而，我確然好像看見。」他

繼續說：「遠處靠近懸崖的河邊有三個人影在移動着。後來，我似乎又聽見這叫喊的怪聲；可是那一聲之後，便沉寂得什麼聲息也沒有了。」

第二天，一個築路工人回到鐵路工場裏來。

「你這麼長久在什麼地方呀？」他的同事問他。

「他只是回頭向背後看；」有一個人說：「好像

他以為看見背後有些什麼似的。」

「今天他喝酒的時候；」另一個說：「他酒杯掉了，四週儘望。」

第二天，一個矮小的老土人和一個穿黃袴子的霍屯督人在一家路旁的酒鋪裏喝酒。這土人喝了些白蘭地，開始講出了一個人，（他沒有說是男，是女，還是孩子。）怎樣舉起了手向他哭號求命；怎樣親吻一個白種人的手，並呼他救命。至此，這霍屯督人便搶上去一把叉住他的喉頭，把他拖了出去。

第二天的夜裏，月亮昇起來，高懸在靜寂的空中。這時的月輪是團圓的，窺探進這小小的家，照映着室內四散的紫花朵兒，以及架子上野樹的樹根。她的光又投在柳樹上，在高峻的山岩上，和在一堆新堆砌起來的泥土和圓石子的小丘上。有三個人曉得這小丘底下埋葬的是什麼；此外便沒有別人會知道了。

五洲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

讀者服務部	出版者服務部	各界服務部	同業服務部	通信服務部
-------	--------	-------	-------	-------

(新書) (服務) (抄) (即)
 (目章) (地) (下) (當)
 (錄程) (址) (奉)
 (地址) (奉)

最近新書之一部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流 (正編) | 第一流 (續編) | 第一流 (三編) | 遺腹子 (遺著) | 自偶與處世 | 擇地佳人 | 戰地佳人 | 阿Q正傳 | 實用小工藝 | 中國新女性 | 健康性的三部曲 | 健祿性的三部曲 | 爵祿性的三部曲 | 銀月袖珍歌選 | 銀壇袖珍歌選 | 優待萬象讀者 | |
| 巴金等著 | 洪深等著 | 林語堂等著 | 魯迅等著 | 葉紹鈞等著 | 茅盾等著 | 美·桃樂賽 | 哈瓦特著 | 魯迅著 | 周萃機編 | 黃寄萍著 | 華曼爾博士 | 華曼爾博士 | 華曼爾博士 | 華曼爾博士 | 華曼爾博士 | 華曼爾博士 |
| 八 | 〇 | 〇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〇 |

一律八折 請聲明由萬象雜誌介紹

辟塵小語

陳靈犀

兩當軒有句云：「全家都

息也。

在西風裏，九月寒衣未剪裁。

虞山沈同午，字職公，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

一畢秋帆尚書讀之，立贈千金

與楊宇霆輩同學，追隨徐固卿先生，致力革命有年，

後人以黃仲則一詩易千金，

未幾隱於鄉，性滑稽，好戲謔，錄好友生辰於冊，備

無不豔稱之。然秋帆亦憐范叔

志勿忘，迨其期屆，即持絳燭往賀，燭大如臂，而長

寒耳。論詩意，殊寒澀，非佳作，大郎曾以某君冶遊

不及三四寸，為特製者，見者莫不掩笑。主人有且不

事入咏，詩為某之戀人所見，大憤，盡毀其粧閣物，

自知其生日者，至是乃不能治酒欸之，而他賓亦陸續

計值三千金，衆乃稱大郎詩價，且重於兩當軒，為前

至，謂是主人折衷邀，實皆沈之惡作劇也。又製燈籠

此所未聞者。一方寫一詩，以貽其女友，女報以雪梨

為人壽，上書某某小學畢業生，某某中學晉級生，悉

一枚，一方苦笑曰：「此為一詩之酬，計值不過兩毛

調笑語。能飲，盡白蘭地酒一瓶，猶無醉意。好勦人

錢，以視大郎，殊可愧煞。」我則慰之曰：「試以君

賭酒，必使之醉倒而後快；既醉，市一棺，扶其人仰

詩持赴菓肆，未必能易得一梨歸也。」一方亦為忍

臥棺上，輦之遊行於市，以為笑樂。然其戲弄尤有甚

俊。然論詩值，一方猶非最廉，埋憂集記蓮花莊閔生

於此者，則俟其醉後，挾之登輪，代市船票，而語舟

，其人落拓不羈，嗜飲，面頰如赭，衣敝袍，納敗履

人曰：「某先生將去海上，方被酒，汝其善事之。」

，日向街頭索飲，有與談文藝者，輒高談雄辯，常以

及其酒醒，則此身已在黃浦江邊，知為沈所弄，輒為

賣詩自給，每首五十文。又漁隱叢話，仇萬頃未達時

苦笑，亦末如之何。及原輪返，則床頭人闕於室矣。

，常挈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

蓋沈於其解纜後，即以電話抵其家，告之曰：「君家

然尚有更慘於此者，則隨園詩話所謂「近日廚中乏短

少爺，今夕宿屈家，須明日歸矣。」屈家為虞山風流

供，兒童號哭飯籬空，阿娘搖首牽衣道，爺有新詩上

窟也。及明日，又另一老嫗登門叫詈，謂其家少爺，

相公一者是，雖非插標於市，無異托鉢沿門，而獲售

宵來宿於彼所，黎明遁去，並纏頭錦亦未曾給分文也

與否，尚不可知。飯籬空矣，瓦甌塵生，惜不能投詩

。其婦大恚，故俟其歸來，勃谿以起。其人呼冤，亟

入釜，聊以充飢。世上不少吟風弄月人，當為之長太

速沈至，而沈已笑不可仰矣。齊盧戰時，齊燮元知其

富於軍事學識，微服過訪，乞爲指示機宜，沈勿在，留刺而去，遇諸途，告以故，沈笑曰：「無他，請多攜芒鞋，多帶木板得矣。」立談數語，匆匆而去，亦不欲邀過其家，稍盡地主之誼。齊聆其言，若甚滑稽，及戰事作，始敬服之，以江浙兩地，港汊錯雜，道路汗泥，惟芒鞋利於行，木板便於渡也。孫傳芳任五省聯軍總司令時，委以清鄉督辦之職。孫去，沈亦隨之走幽燕，其消息遂不可知矣。

十五年前，曾有持一聚頭，求售於襟霞閣主者，索值七金，書畫悉爲安吉吳昌碩中年作品，一面繪叢蘭，題「香騷遺意」四字，一面書石鼓文七行，均無上款。扇骨竹製，淺刻宋人詩意，工細絕倫。扇柄兩端，嵌漢玉作古錢形，血紋斑駁，非近代物也。閣主喜而易之，攜赴友人座上，適爲昌碩哲嗣藏龕所見，驚曰：「此老父掌中珍，何由在君手？」閣主告以賤價購得。藏龕嘆曰：「卽此柄端漢玉，亦值二百金，且刻竹署名「苦鐵」，亦出老父手，今老父目力不濟，何能更奏纖細之刀，此扇三絕俱備，飾以漢玉，誠爲希世之珍。」閣主慨然以簞還之，曰：「是當使劍合延津，君子不奪人所愛也。」藏龕稱謝，持歸告父，昌碩大喜欲狂，往覓其友松江費龍丁，知龍丁與閣主友善，托龍丁爲介邀閣主過岳廬訂交，出玫瑰釀以

巨杯酌閣主，閣座均大醉。昌碩醉後攜筆視邀龍丁及閣主赴半淞園，伸紙於石磴上，吮筆爲閣主造像，且作「翦春江上泛舟圖」；圖成，攜歸徵集題詠殆遍，以贈閣主。其後不久，昌碩與藏龕相繼物故，閣主度藏所有書畫，在吳門桂和坊寓所，其寓卽吳藏龕家中，閣主分賃一廬而居者，迨八一三軍興，所藏悉燬於火，昌碩遺作，亦化劫灰，至今閣主偶一言及，猶惋惜不已也。

蝶衣會述有人誤讀泛泛之交爲乏乏之交，翩翩少年爲翻翻少年者，於是乏乏翻翻兩語，遂時出諸唇邊，以相戲謔。憶朱梅叔埋憂集有一笑話，亦同於此，其人不知何謂泛泛之交，因而毆門訟於官，尤爲滑稽。梅叔客合溪時，趙氏有族子某，性癡默，引嶠中許幻峯爲知交，幻峯漠然也。會其鄰有至合溪者，趙遇諸途，詢幻峯近狀，備致殷勤，其鄰詫曰：「嘗聞諸幻峯，與子固泛交也，今觀子如此眷注，則此語殊不應出自幻峯口。」蓋其人與幻峯素有隙也。顧趙從未知有所謂泛交者，遂誤以泛爲飯，退而問於人曰：「何謂飯交？」其人未審其誤聽也，漫應曰：「是爲酒肉朋友意耳。」趙大怒曰：「僕豈以乞食而交幻峯耶？」乃登門叫罵。幻峯出詢其故，趙直前奮拳毆之，至於折齒破額，遂訟於官。



中篇
小說

蠢蟲

動

張
憬

公共汽車已開始隆隆地發出牠的笨重的聲音，雜亂的小販喊叫聲，脚步聲，再混入一聲聲悠長的賣報聲，把一個死去了的魔王般的都市，立刻又喚醒過來，預備繼續施展牠的魔術慣技：使每一個人爲牠生存，爲牠死亡。

王師母——一個生長鄉下的舊式女子，在動亂的大時代中帶了兩個孩子——阿根和阿英，被王先生接到了上海，開始過起都市生活來。上海的物質文明給予王師母許多驚奇的感覺，早晨起來要刷牙齒；廚房裏沒有竈，飯和菜都仰仗着一個煤球爐子解決；陡直的扶梯一天要上上落落幾十回，住一個亭子間，安置了椅桌和兩張小床之外，連回旋的餘地都沒有；這些都是來自鄉間住慣了三四棧房子的王師母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然而她現在却需要這樣生活下去。

王師母侍候阿根他爸吃過了早粥，待他上公司辦公去了，一早晨的忙碌算是告了一個小結束，她將碗碟收拾一番之後，想聯合着前樓的李太太一同

去買小茶，才推開一條門縫，恰巧看見李先生，正用手臂挽住了躺着的李太太的頸項，笑咪咪的拉她起來。王太太感到一陣肉麻；一陣臉紅，趕緊退了出來。

李太太並沒有覺得，她忙着在丈夫臂彎裏撒嬌呢。李先生也是全神貫注地注意着太太的每一個動作；譬如太太的那兩片嘴唇兒向上一掀，而一雙秋波又微微地對他一飄，你就得緊攬着給她一個不重不輕的吻。這陣太太是舉起了一隻手臂，頭微微向上抬起，老李便把手伸到頸項下，抱太太起來。太太坐了起來，給老李一個電影明星式的微笑。她是常常笑的，因爲她曾經照過一張笑的相，有人說她很像狄安娜寶萍，所以她不但常笑，並且也能唱得一口狄安娜寶萍的調兒。李太太一面哼着歌，一面穿衣服，在房中旋了幾個圈，忽然站住了，作了一個笑臉，然後過去托住了老李的下巴說：「親愛的！等你今天下課回來，我們去看一次電影好嗎？你想，我們已經一星期不看了！我的精神真感到枯燥

呢！連一點享樂也沒有。」老李的領帶沒打得整齊，太太乘便給打好了。老李很想說：「看了戲，這一個月的房錢又不够了。」可是結果却是「哦」了一聲，默許了。老李開了門，讓他們的侍女——阿妹送上一盆臉水來，他沒有吃早粥的習慣，有錢吃些雞蛋牛奶，沒錢就空着肚子。臨出門的時候，又過去在太太的臉上吻了一下，也看了一次太太的笑，於是一手插入有些破了口的褲袋內，一手把一頭烏黑的西髮向後叉了一下，頭一仰，只聽得皮鞋釘子打得樓梯震天響。

王師母聽得李先生已經出去，這才敢走過去，瞧見李太太的時候，又紅了一陣臉，不知說些什麼好。幸虧李太太早已從鏡子內看到了，便招呼道：「王師母：早呀！你們鄉下人是起慣早的，像我晚上十一二點鐘睡倒不在乎，可是一起早就得一天頭暈呢。」李太太是一個女權運動的健將，因此，她對於婦女總是抱着同情心，尤其是對於從鄉下來到上海不久的王師母。

「是呀！鄉下起得真早呢！頭雞啼不起來，二雞啼就一定要起來。要是小夫妻倆睡到太陽昇起沒起來，就得當作一世的話柄講呢。我剛嫁給阿根他

爸的時候，他爸還在城裏讀書，他要上學去的那天，我因為隔夜替他理東西理得夜深了，早晨沒按時起來，後來便惹得人家總是當作笑話講。」王師母顯然回想起年輕時的情形來了，臉上微微地紅了一下，忸怩地靠在梳妝台畔，瞧着李太太化妝。

「這是你們鄉下的風氣不開通，夫妻雙雙睡一個晏早，有什麼可笑呢？你看：我和老李不是天天如此嗎？我們女子爲什麼要嫁人？還不是爲了舒舒服服的吃一些，穿一些；自然也是享樂一陣子。要是仍舊要起早落夜地吃苦，還嫁什麼人？所以我雖然沒有小孩子，家中沒有什麼繁雜的事情，可是我非用個人不可。嘿！告訴你：王太太！你是不懂得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你如果死心塌地的替他做着，他不但不感激你，等到你把手做粗了，臉做黃了，自然人也老了，他便會給你一個啼笑皆非的名詞——黃臉婆！王師母：你別以爲忠心耿耿地同丈夫做牛馬，丈夫便會歡喜你。其實，男人們所要的是美色，是漂亮，你看：老李對我不是比王先生對你好得多嗎？不過，我到底是一個大學畢業生，要是老李對我有半分不是；看他對得起人，我馬上出去做事情。我是一個能自立的女性，與你自然不同

……」李太太說着，已經把一頭亂蓬蓬的捲毛鷄似的頭髮，梳成兩條服服貼貼的小辮子；於是一面哼着歌，一面又把一個小小的淡藍蝴蝶結，放在前額靠右面的那一卷鬆鬆的頭髮旁，把左手撐住了下巴，對鏡子作了一個笑容，自己覺得也很滿意了；這雙靈活的秋波，彎彎的眉兒，尤其是那一口整齊的牙齒，狄安娜寶萍式的笑；雖然在鼻尖略有幾點麻點，兩頰多了一些雀斑，但只要粉搽得厚一些，這個圓臉兒上的那一股笑，是無論如何也掩不住她的美的。

王師母只是呆呆地望着，李太太的這一番天花亂墜的話，早使她聽來分不清了。她只是得到一個要領，就是男人們愛的是美色，女人只要裝扮，不可做活。李太太是好意，她知道。可是不做活又怎樣呢？莫非叫丈夫去做嗎？她有些糊塗了。

「李太太：你年紀輕，又會打扮。像我這樣快要老死的人，裝了一輩子也不會俏的。」王師母說着嘆了口氣。

「啊呀！你今年可有幾十歲了呢？未滿四十歲的人，就講老死，怪不得外國人要說我們中國人是未老先衰，我也不過小你三四歲。來！我來替你打

個辮子吧！包你立刻輕下十歲年紀。天又熱，滿頭的頭髮，披着多討厭！」李太太站起來替王師母打辮子，王師母嘴裏仍是叫着：「難看的，要像個老妖怪了。」可是轉念一想，到底輕下十年呢！就打吧！於是不一回，兩條小辮子打好了。王師母的身子比較矮胖，但很結實，瞧來像個舖蓋，現在舖蓋上多了兩條小辮子，因為走起路來不大穩當，小辮子也就特別擺動得厲害。

「媽媽：媽有辮辮，英要，英要辮辮。」王師母的兒子阿根，女兒阿英，找她媽找上前樓來，阿英看到媽媽的小辮子，拍着小手，跳着叫着。阿根站在門口，摸了摸和尚頭，知道自己沒有生小辮子的資格，笑嘻嘻地望望媽。

「英乖，媽媽現在沒空，等回也替英生兩條辮子。」

「英要，要辮辮，要辮辮，……」阿英看到媽並沒有替他生小辮子的意思，急得哭了起來。

「阿英這小姑娘真好，只三四歲，已經懂得體面了！好吧！我們去買菜。阿妹！阿妹！快來替阿英打辮子。」阿妹果然來替阿英打辮子了。阿英掛着眼淚，想了想，把小指頭放到嘴內，對門口的哥

哥現出一種驕傲，歪着頭說：「阿哥沒辦辦。」

李太太換上了一雙高跟鞋，她是穿不慣平底鞋的，尤其是平底的布鞋，一拖一拖的，走起來渾身不得勁。

「王師母呀！你也該去買一雙皮鞋穿穿了。在上海，出去不穿一雙皮鞋，那還像個什麼樣？上海地方什麼都不打緊，就只有這一身衣衫，却非講究不可。」

「是呀！我想是也過過的，可是我這一雙腳，恐怕買不着一雙合式的鞋子呢。再說：阿根的爺又沒有什麼錢給我化。」王師母嘆了口氣，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也趕不上別人了。

「上海地方，只要有錢，什麼都辦得到。你去向老王要錢去，你這樣省吃省用的，買雙皮鞋是不怕他不答應，過幾天我同你去定做一雙，包你穿着很舒服。」李太太又作了個笑臉，便和王師母一同下樓。可是舖蓋到底走得較慢，她還沒有滾完扶梯，狄安娜寶萍的笑已經出現在樓下陸太太的房門邊了。

「今天怎麼到現在才下來呀！我本想來叫你們了。……」

「別鬧！你不知道，我今天在創造一個新女性呢！你看！」

「啊呀！真不錯呢！王師母，你今天至少輕了十歲年紀，連我都認不得了。」

舖蓋剛滾下樓梯，因為短頭髮太多，所以在走扶梯時已震下了些頭髮，直披到額上。她用手掠了一把，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本來不要打辮子的，李太太說好看才……」

「好看得多，這時候不打扮，那是更沒時候了。等一等，我去拿個菜籃子。」

假使王師母是舖蓋，那末陸太太便是板床了。她只有一副硬綳綳的骨子，你可以想得到，要是用膠水把她膠上牆去，那一定不會跌下來。裁縫司務替她做衣裳很是方便，不必有什麼曲線，她是標準的直線尺。只是上面生着一叢亂蓬蓬的拖帚似的黃髮，中間結着一根大紅緞帶。陸太太也是一個「笑」的信徒，她是天生的一張笑口，上帝給她牙齒生得特別長，嘴唇又生得特別短，門牙永遠不肯跑到嘴裏去，所以不笑也得笑。

兩張笑臉帶着一個舖蓋，便大模大樣地進攻小菜場了。

在強烈的陽光照射之下，顯得小菜場上的空氣十分緊張。在這一個領域內，所擁擠着的多半是老媽子廚司之類的人物，每個人的手裏都提着竹籃子，東張西望的，好像在找尋什麼。等到籃子裏堆滿了他們所要的植物動物時，他們就安安心心地提回去，填塞主人的腸胃。此外是太太們尖起喉嚨，跟屠戶或者魚販子爭價錢。滿足之後，得意地瞧瞧手裏的籃子，同時也計算一共用去了多少錢；如果錢還剩得多，說不定便再上店家去買一些香菌開陽之類。微笑常常掛上她們的嘴角。她們估計一下，一斤菜比張媽買的便宜四分錢，一斤肉便宜了五分，於是帶了得勝的勁兒，大熱天，化二毛錢坐一部黃包車回去吧。

李太太是一個買東西的能手，她滿不在乎地走着，看到別人臉上掛着微笑望着籃子的時候，她就用一種親熱的口吻問着：「嫂嫂！多少錢一斤？」當她知道了市價去買的時候，大概至少還可以再便宜一二分錢一斤。她總是於一種不失身份的口吻中去爭價錢。陸太太很能做她的助手，譬如李太太價錢鬧得僵了，陸太太就上去再加他一二分。陸太太在秤的時候，李太太替她搽上一把。而李太太在付

錢的時候，陸太太也可以再添一些上去。

王師母總是跟不上她們，她剛剛讓開了一個菜籃子，又碰到了一輛黃包車。趕快避過黃包車，又有一輛自由車擋住了她。王師母真想冒火，她抹了一把汗，恨恨地咀咒道：「走一步路都這樣的困難，這倒運的上海。」她這樣想着，從一頂花洋傘底下鑽過去，想到攤子上買了一些洋山芋，可是却不見了李太太，她伸長了頸子望，幸虧陸太太今天頭上縛着一條大紅帶，目標清楚，終於給她發現了，連帶的瞧見了紅帶旁的李太太的辮子。結了伴出來的，最後還是結了伴回家。

李太太一上樓，把菜籃子遞給正在清理房間的阿妹以後，便靠到牀上去看報了。她每天總得看看書報，因為她知道這些是人的精神食糧。她從電影廣告看起來，看到影人們的瑣事，以及遊藝界的動靜。一面看，一面還哼着流行的歌曲。

阿妹要來整理床舖了，李太太們赤着腳在地板上踏了兩步，跨到一張籐椅上去了。阿妹把枕頭翻了個身，一張棒冰的紙頭飛了出來。刷刷床上的灰，覺得蓆子下很是不平。掀起一看，是一雙濕襪子和一條大毛巾。阿妹這才又記起了一件事，向她的

太太道：「奶奶：你昨天換下來的內衣呢？」奶奶裝着沒聽見，最後回了句：「時候不早了！快去燒飯。」其實她的心裏也想慌了，這麼熱的天，兩個人一共只有三條襯褲，老李是非兩條替換不可的，自己便只有一條了。要不是昨天想得聰明，把老李的一件背心下擺的當中縫了幾針。代了一件連衣褲的汗衫，簡直就沒辦法呢。今天總得出去剪一些布來縫他兩條了。

其實，李太太才沒功夫管到這些，她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沒心緒做針線，她口號是「男女平等」，男人不做針線，女人當然也可以不管。

至於她不去找職業的原因是爲了這個家，一個主婦管這麼一個家，使丈夫一回家便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妻子來迎接，這難道不是比職業更重要嗎？男人們必需要有一個舒舒服服的家，然後可以談到治國平天下。再說李太太的所以偉大，便是她確有着一種「大丈夫能屈能伸」的精神。上海有的是洋房汽車，她可不在乎，她坐着黃包車的時候照樣仰起頭，給汽車幾個白眼。講到窮，她真是窮慣的，吃過一個月多的小米粥，一天三隻大餅的日子也有過。可是只要身邊有五塊錢，她非看一次電影不可。這回

老李拿到了三百元的教員補助費，所以她就非用一個大姐不可了。

老李回來了！滿身是汗。太太發令開飯，一面把拖鞋放到老李腳邊，同時接過了脫下的西裝褲，裝了個笑臉，可是隨即又皺起了眉頭：「你看你空手上了幾點鐘課，就熱得這個樣兒，我早上提了個籃子去買菜，人又擠，真把我熱得發暈，所以你看看我在家閒着，可是這些事也够吃力了。」

「那末你爲什麼不叫阿妹去呢？」老李同情地說。

「阿妹要收拾房間，並且她去買總比我貴。」老李對太太看了一眼，嘆了口氣，可是隨即說：「噲！工作總是吃力的！」

飯後，老李不必再去上課，太太暫時不提觀看影戲。老李打着中覺，太太當然奉陪。他們正睡得舒服的時候，忽然樓下「砰」的一聲，像一個什麼東西倒下似的，接着便是陸太太尖聲的哭叫，李太太這才完全明白了，老陸在發脾氣了。她跳起來奔出去，在樓梯上碰到了王師母，她沒功夫招呼她，一個快步早到了陸太太的房裏。

陸太太跌在地上，紅緞帶已經掛在肩膀上，頭

髮散了個滿臉，臉上掛着眼淚，她看到李太太到了，覺得有了個幫手，不得不熱鬧一回，於是一翻身坐將起來，雙手拍着腿，哭嚷起來道：「你打呀！你這個殺頭鬼嘔！你有本事再討一個進來！你這個槍斃鬼，不要臉！嘔！嘔！嘔！你有本事嘔！再來打嘔！我不要活了！嘔！嘔！……」

接着她又站起來，氣吼吼地奔向站在床邊的殺頭鬼兼槍斃鬼身上撞去。李太太眼看着他們要打起來了，連忙上前去拉住了。陸太太也很知道適可而止，她就不再進攻，只是雙腳拚命的跳着，叫着，看來好像在用力掙脫李太太的牽制。這時王師母也趕到了，幫着李太太解勸，從中做義務的和事老。

陸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又像是向兩位和事老報告，又像是咒罵陸太太似的說道：「也沒有見過這樣潑辣的女人，男人在外面，誰沒有三朋四友，誰不要逢場作戲，你不要神氣，你有兄弟，你去叫你兄弟來辦老子好了。你五十一百的去打麻將輸，還不是輸老子的錢，你倒敢管起我來！你有好男人你去再嫁一個好了！誰拉住了你？」

「你這殺頭鬼！嘔！你沒良心，我沒有做錯過事嘔！你不能叫我走！嘔！嘔！你打我，我不給你

好過，嘔！你這個殺頭鬼嘔！」她忽地一掙，李太太的手滑脫了，她又要向陸先生撞過去，兩位女同志連忙上去拉住。李太太道：「有話慢慢講，不必用武。」王師母只是嚷着：「陸太太：不要呀！女人總得吃虧點。」陸先生恨起來，一把抓住陸太太的頭髮，不慌不忙地在兩面的頰上，「拍拍」奉敬了兩響。陸太太順手抓起一只槓子，當它炸彈似的向陸先生擲去，陸先生一側身避過了襲擊，怒氣格外加甚：「你這賤貨，到老虎頭上來尋食吃嗎？老子殺死了你再償你的命！」話纔說過，又是將老婆一推，跳起來從檯子上取過了一把剛開西瓜的刀，向着他老婆就剝。李太太見這情形，早嚇得退到了門口，拉了站在門口的阿英就走。阿英跟在後面，嘴內喊着「媽媽！」王師母因為給陸太太踏了一腳，本來在撫摸着腳趾頭，現在也不管痛與不痛，連忙往外跑。陸太太見形勢不佳，也返身就奔，逃到李太太的房裏，轉身便把門關上了。回頭看見李太太驚奇地望着，這才又開始哭訴起來。李太太他們在碰着門，老李去開了，李太太把抱着的阿英放下了，喘着氣對老李說：「你去看看陸先生，他拿刀要殺陸太太，簡直瘋了。」

「嘔嘔！李先生！李太太！我不要活了呀！嘔！這種日子嘔！……」陸太太哭叫着，老李在她的哭叫聲中下樓去了。

一進門，便看見老陸在收拾倒在地上的櫈子，他見老李進來，便笑着道：「這些女人，不收拾她們是不成功的，你看，給我這麼一嚇便嚇跑了。」

「怎麼！你是嚇着玩的嗎？」老李坐了下來。「當真殺死了還得老子吃官司，賠棺材，一口棺材起碼就得上一百塊錢，我又不是馱子。這些女人，要對付她們，就得軟硬並用，要是像老兄那樣只用軟功不用硬功，我可吃不消！」說着，又打了一陣「哈哈！」

「可是到底是自己人，何必如此光火。」老李說。

「自己人！哼！算了吧！她們嫁了個人，就把我們當作一架鑄錢的機器，……我並不是一定要在外面逛，無奈她平日，搓馬將一百二百地去輸，我便氣起來，難道我賺了錢自己倒不會享用。她嫁了我，又沒有生過孩子，我要再討一個，她決不會許，那麼偶然的逢場作戲，在上海地方，也算不了什麼，她倒管起我來。」

「那末你可以好好地同她說。」

「女人有什麼可以說的，除非離婚，可是我拿不出贍養費，所以還是隨她去吧！跳舞場裏跑跑，你愛那一個就和那一個跳，真比娶一個在家都好，今天禮拜六，有茶舞會，老李！有興致我們一淘去。」他已經穿好了長衫，預備出去，老李也站起來跟了出來，走到門口陸先生又拍拍老李的肩說：「你是戀愛的信徒，是不是？願你永遠能够在這小圈子裏找尋你的快樂，哈哈！」老李目送着他飄飄然的去了，自己才慢吞吞地踱上樓去。

陸太太已經不哭了，嘴唇拚命把牙齒包住了一半，表示她現在決不是張笑臉，李太太正在大講女權問題，王師母抱了阿英坐在小櫈上聽得很得勁，阿根却偷偷地在媽的辮子上縛了張包糖的紅色玻璃紙。阿英先看到，伸手一把拉了下來，媽的辮子同時也拉散了。媽一手捏住了辮子，一手給阿英一個嘴巴，阿根溜了出去，阿英拿着紙頭作了個「嘻嘻！」李太太只管講着，她下了個結論：「……說說是男女平等，弄弄是女子吃虧，所以陸太太，你非給他點顏色看看不可，你同他離婚去，看他怎樣！這樣侮辱女性，換了我是無論如何非離婚不可了。」

「李太太透了口大氣，看見老李進來，作了個笑臉，問道：「他怎樣？會追上來嗎？」

「出去了！今晚不會回來的，他倒很痛快！」老李冷冷地說。

「倒痛快？那末你也學着他來打我好不好？哼！要是你也這樣，我不走才怪，我可不一定要靠你吃飯呀！老李！你近來變壞了，愈來愈不像。你也得想想，我們是有戀愛歷史的呀！你要是也對我不好，看你也對得起人！」

「好了！好了！李太太，李先生待你那樣好，你們不要因為我們的事而吵起來。」陸太太抱歉地解勸着。老李嘆了口氣，踱了出去。李太太瞟了他一眼，忿忿地說：「豈有此理！」陸太太趕緊拉到本題上來：

「李太太呀！像你這樣有學問的人，自然硬得出。我要是向他提出離婚，正合了他的口味，他正爲了我不生孩子而想討個小的呢。李太太呀！你有本領，王師母雖然是鄉下人，她有孩子，只要有了孩子，就不怕了，只是我却什麼都沒有。」陸太太說到這裏，眼睛一閉，淚珠又來了一大串。

講到孩子，李太太心中動了動，她結婚已經三

年了，也是屁都沒放一個。她瞧瞧王師母身邊的小猴子，再看看王師母，覺得她的面孔的確很福相。

王師母這時也覺得自己的身份抬高了不少，得意地說：「子孫是命中註定的。」可是李太太把話又拉了回來，說：「我倒不在乎兒子不兒子，我有的是本事，老李也不敢對我有半分不是。王師母的確是呆人有呆福，王師母，你有了這兩個孩子，就什麼都不怕了！老王兒子總是要的，你已經有了傳種接代的功勞，還怕什麼？你以後見了他不必怕，他不敢對你怎樣的。告訴你：男人都是犯賤的，你愈怕他，他愈神氣。」王師母聽了這番話，不但增加了勇氣，並且也增加了智慧，她對陸太太使了個同情的眼色說：「陸太太！我看你還是回娘家去吧！陸先生回來，我們都說不知道你那裏去了，他總要來找你的。」

「這還是個辦法，好吧！等他來，你們告訴他，說我直哭到半夜，還把頭在牆上撞了好久，後來就不知她到那裏去了。」陸太太站起來笑了笑，她看見阿妹一聲不響地站在門口，便說：「阿妹：我們講的話你聽見嗎？回頭陸先生問起你，你就照樣的說，懂不懂？」阿妹笑着點了點頭，陸太太便唉

聲嘆氣地走了。

× × × ×

星期日，本來大家可以個個晏早，可是王師母仍舊起得很早，她忙著要打小辮子呢！總不好天天叫人家打呀！

王先生起來的時候，王師母已經裝扮好了，今天特別顯得活潑，彷彿真的輕了十歲年紀。當她拿了一盆臉水到他跟前時，便歪著頭，作了一個笑臉，可是因為面部的肌肉太多，便成了個壓扁了的肉葫蘆，眼梢上的三條皺紋，直衝到太陽穴。

「阿根爸，你看我這樣打扮好不好？李太太說我輕了十歲呢。」

王先生並沒向她行「注目禮」，他昨天回來的時候，早就看到了，所以他已經不想再看。昨晚趁太太睡着的時候，他曾下過一番研究，却始終想不出太太突然打起兩條辮子來的理由，他想：「三十多歲的人了，一雙小腳，配着兩條小辮子……」要是說，他這樣拚着命在外面掙錢是爲了這兩條辮子，那他真要喊冤了。如果上海的偉大只是改造了太太的這兩條辮子，那還不如搬回鄉下去的好。

王師母招了個沒趣，心中很是惱怒，恰巧阿英

站在旁邊，拉住了爸的衣服，吵着也要洗臉，於是王師母便一把拉了過來，順便打了她一個嘴巴，罵道：「賤貨！人家不理你，你還站着幹嗎？」

王先生對太太瞪了一眼，阿英哭着從媽媽身邊奔了過來，王先生已洗好了臉，攙了阿英的手說：「別哭，爸抱你到街上去買大餅吃。」可是王師母却拐過去擋住了房門，怒吼吼地道：「你自己不理人，叫孩子也不理我嗎？孩子是我養的，我同你白做一輩子老娘姨，娘姨也得有工錢呀！我昨天已經同李太太約好，今天我要同她一同上公司買點東西，你給我五十塊錢來。」王師母的樣子很是威武。

王先生覺得第一次領受了太太的脾氣了，並且知道他已經有了背景，原來太太也成了個婦女運動的健將，他想這又是上海的功勞吧？他身邊一共有四十塊錢，便數了三十塊錢丟給了太太，自己回轉身向床上頹然地倒了下去。

下午，李太太領了王師母上公司，王師母沒有旗袍，跟李太太借了一件，可是太小，把舖蓋扎成了好幾節，李太太說又輕了十歲。王先生看得難受，帶了孩子上電影院看「小人國」去了，屋子裏只剩了老李一個人。（阿妹爲了要幫王太太拿東西

，一同出去了。）

王先生看好了影戲，慢慢地踱回來，阿英走不動，還要抱，所以累得他滿身是汗。一進屋子，孩子們早跳着到媽媽身邊去要糕糕了。媽媽是滿面春風，得意得很，她掏出一個皮球給阿根，又拿了個皮娃娃捏一下，吱吱地叫了，阿英抹了抹鼻子，滿意地笑了。王先生也不得不點綴一點笑容，表示對於太太的花錢並不感覺到肉痛。

於是王師母便開始展覽她的戰利品，一件白地藍花紅點子的麻紗，和一件淡藍色的紗旗袍料，兩雙短襪子，兩條手帕，一盒撲粉，一盒胭脂，一一陳列在桌上，向着王先生說：「唉！東西可真貴，就是這點點，三十塊錢已經用得只剩幾角了！我們還去吃了一次什麼冰淇淋，這熱天竟有那麼冷的東西，上海真是只要有錢，有錢就什麼都舒服。另外，我還定做了一雙皮鞋，二十四塊錢，半個月後去拿……」太太還要講下去，可是給王先生的冷臉兒冰住了。

「你好闊氣！想想在鄉下的時候，用一塊錢不是還得問聲婆婆嗎？現在是你當了家，你是一家的主婦，誰也管不了你了，是不是？」

王太太低着頭，她的心中一陣緊一陣的又後悔，又慚愧，正想說幾句話，丈夫的聲音又起來了：「你上趟公司，就用去了我半個月的薪水，在這樣熱的天，我就得白忙半個月。我們沒有多餘的錢，下個月的米怎麼辦？你要用錢，你去嫁過一個有錢的人。這樣下去，只怕我供應不起。」王先生的視線像一枝箭，向王師母射來，臉色顯得非常難看。

王師母現在是惱羞成怒了，她一聽見丈夫說叫她再去嫁一個，便好像宣布了她的死別，再嫁一個不就是離婚嗎？自己辛辛苦苦地替他生了兩個孩子，現在她却要鬧離婚了！離了婚，跟那一個過活去？她想想又羞又怒，終於把所有的發洩都集中在眼淚上，只是向外流，先是無聲的流，後來覺得還是不夠發洩，便放聲哭了起來。阿英看見媽哭，也哭了。驚動了李太太，跑進房間來。看到買來的東西零亂地散在桌子上，便明白了他們吵架的原因。

「王先生！王師母平常是很做人家的，難得用一次錢，就馬馬虎虎些吧！在上海地方，總要用幾個錢的。」陸太太勸解着，可是王先生不理她，就像沒有聽見似的。

王師母的勇氣突然增加了許多，她拉散了兩條

小辮子，哭得格外響起來。同時把頭往牆上撞去，本來猴在一邊的阿根，這時也嚇得哭了。李太太連忙過去，拉住了王師母。王先生却站了起來，拉了阿根和阿英說：「外邊去玩，別理睬你媽，你媽是要鬧家庭革命了。」

王師母見丈夫在這種情形之下，竟會丟下她走出去，他眼光中的確已沒有自己了，一陣悲痛和失望攻上她的心頭，她發狂似的跳了起來，一面把頭往牆上撞去，一面跑近窗口，哭嚷着道：「我死給你看看吧！我不要活了。」說着，把大半個身子向窗檻外撲了出去。李太太拚命拉住她的衣服，一面又大叫：「王先生！老李！來呀！我拉不住了！」

王先生站在房門口，只是嚴肅地冷笑。王師母見王先生不給她面子，格外的使勁往外撲，她的身子重，力氣又大，李太太實在拉不住了，衣服嘶的一聲拉破了，人往下一沉，王先生奔過來再要拉她已經來不及，鋪蓋跌了下去了，頭剛好碰着一塊尖角的石塊上，腦殼像雞蛋砸在石子上，黃和白都流了出來。

兩分鐘之後，弄堂裏擠滿了人，李太太管了兩個孩子，李先生打電話叫救護車，王先生抱起流血

的太太，喚叫着，撫摩着，王師母微微地睜開眼來向他望了望，嘴角上掛着悲慘的微笑，似乎在說：「你肯原諒我了吧！」可是，在救護車將她送進醫院之後不久，王師母便噙了氣。

喪事過後，王先生接連幾天沒有去辦事，只是關起門坐在家裏，除了替小孩和自己出去弄一點吃的東西以外，連小孩也不讓他們出門。孩子們雖然沒有了媽，可是有爸；媽要打，爸不打；孩子們也沒有什麼不慣。阿英有時要問起媽，爸告訴她是回鄉去了。阿根不大相信，呆呆地想了一陣，也找不到什麼不能相信的證據。王先生抱着阿英流過幾次淚。在晚上，他也想起了往事，他想到他怎樣在父親的命令下和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子結了婚，他討厭她那一頭發着油臭的髮髻，也看不慣她那雙走三步退一步的金蓮，可是却又在莫明其妙下生了孩子，一個，又一個，……忽然髮髻變了兩條小辮子，辮子上又沾滿了黃白色的腦漿，旁邊流出一道鮮紅的血，他打了一個寒噤，不敢再想下去了。漸漸地，在他眼前又顯出了一個女子，短髮旗袍，一雙穿着平底皮鞋的天然足，一個可愛而天真的笑臉，他心中感到一陣溫暖，軟軟的，癢癢的，他覺得這彷彿

是他的理想，他的詩意，他的美妙的夢境，他想去接近這夢境，這詩意，可是忽然又變了，站在他面前的不是那天真可愛的姑娘，而是一張熟識的面孔——李太太。王先生驚叫了一聲，他跌進了孤獨黑暗的海底，他所覺到的，是一個寂寞無際的黑暗。

一星期以後，王先生一人悄悄地把傢具搬走了。人家問他到那裏？他的回答只是個苦笑。直到他抱了他兩個孩子坐上車子的那天，他才告訴人家三個字：「回鄉去！」

王先生走後的第三天，陸太太從娘家回來了。她從李太太的嘴裏得到了王先生一家的消息後，怔住了！半晌講不出話。上嘴唇把牙齒包呀包的包了好幾次，才說了聲：「真作孽！」

「女人總是吃虧的。」李太太嘆着氣。
「所以只等老陸打了個電話來，我就連忙回來了。老住在娘家也不是話呀！做了個女人，總只好吃虧一點。」

靜默了一回，李太太也似乎有一點感慨，終於說了出來：「近來老李對我，也有些變了，老是整天的不理我，有時同他鬧，他便索性往外一跑，你想叫我有什麼辦法？有時我也想到：不如出去找些

事做做吧！可是做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照樣要受氣的，真是沒奈何！……」說完，兩人間又歸於靜默，似乎正在研究一個對付丈夫的至上妙法。

皮鞋聲從樓梯上響了上來，老李回來了，進門後看到了兩位太太的神氣，他想：「又在討論婦女問題嗎？」他懶懶地和陸太太打了個招呼道：「陸太太，今天回來嗎？」嘴裏敷衍着，心裏可想到了陸先生那天所說的話，他笑了，他想：女人的心理真是不可捉摸的，不要她死她拚着要死；真的要她死她却又怕死了要活了，而且活得很好。

「老李，我們剛剛在講，王師母死得真冤枉，你們男人的心腸太狠了！我將來一定會給你氣死的。」李太太想到爲了看影戲，兩人會鬧了一場，當時原是故意發發性子的，誰知老李竟當了真，離現在已整整的兩個多星期，老李的面孔總是冷冷的，心中真是滿腔的難過。

老李不說話，拿了報紙遮住了他和太太間的視線，他很想說：「你們這些女人，不知道安穩一點，偏要想盡方法的「蠢動」，「蠢動」的結果，只有使丈夫更討厭你們。」可是他只嚥下了一口唾沫，一手又翻過了一張報紙。

優待萬象讀者

特 別 優 待 券

憑本券直接向百新書店購買下列名著小說得照特價再打九折
底截止十月

張恨水君 著名小說

現代青年

三冊 特價六元四角

此書寫一苦學生獲得二女之垂青一貧一富實則一母所生之姊妹花也經過重重波折終難諧成好事情節錯綜奇妙而不背人情並富有極濃之教育意識已由藝華影業公司攝製影片的是名作

秘密谷

二冊 特價二元八角

秘密谷是二十世紀中國某地的一個世外桃源那裏住的都是十六世紀的人物本書寫一隊由教授們組成的探險隊的經過情形竟有洋服青年與寬袖長裙的古代美人談愛等奇聞生面別開於談奇述異中寓針砭現實之意為恨水另一作風之佳構已由國華影業公司探作電影劇本在攝製中

夜深沉

二冊 特價四元八角

本書寫一孤女投師學戲經過層層困苦得成紅角終因年輕識淺被誘失足對社會層層懾賭吃着種種罪惡極力暴露於男女間愛嗔貪歡等豔聞趣事寫來尤見細膩文情相生情節極緊張熱烈已由國華影業公司將本書內容攝製電影足見佳妙

秦淮世家

二冊 特價四元

此書以南京秦淮河為背景寫戰前夫子廟某著名歌女之豔事韻聞譽之者稱之謂桃花扇裏人文情細膩佈局緊湊全書以追溯法敘述迥非俗手能辦到已由金星影業公司攝成電影佳妙可知

平滬通車

二冊 特價二元八角

本書寫一位剛離婚的風流少婦與一位多情銀行家在平滬聯運通車上的一幕戀愛喜劇情致纏綿佈局緊湊為言情小說中別出心裁之作品

似水流年

二冊 特價四元四角

此書寫北平學府風光於談情說愛之中灌入多量倫理美德箴砭薄俗勵勉青年其感應力之深刻偉大足以動人心魄以示不敬父母頑梗自是之青年自能令其愧悔反省真有功世道人心之作也

歡喜冤家

二冊 特價四元五角

此書寫一北國名女伶立志敦品修身不慕時俗下嫁書生而為環境所迫歷盡艱辛終為罡風所折之經過寫一人是一人寫一樣是一樣之白描手腕有不可方物之妙

如此江山

二冊 特價三元二角

本書述一位具有無限前程的青年周旋於一對個性絕不相同的少女間費煞苦心鬧得酸風妒雨結果：張先生為著名寫情聖手用淺出深入筆法寫來更見生動纏綿對於小女兒心理尤能揣摩入微小動作小關節絕不放鬆趣味濃厚實為不可多得之傑作

啼笑因緣

二冊 特價四元

本書為張先生之成名作品早年在上海新聞報按日連刊已經家喻戶曉其後多角戀愛寫成青年女兒們心理淋漓盡致如見其人後來相繼編成電影話劇彈詞劇本傳播益廣盛譽之享實非偶然

蜀道難

一冊 特價一元

此書寫一位少女於兵荒馬亂中從漢口到四川找她的未婚夫以沿途舟行艱險及莊麗景物做背景旅程中發生許多困難及韻事笑話佳妙之至

五七之夜

包天笑

陳老太太今年七十三歲了，忽然在上一個月逝世。她是一位有福氣的老太太，她遺下了兒女孫曾一大羣。

她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六七個孫子孫女，五六個外孫子女，連會孫也有三四人了。她的大兒子，陳大老爺，曾經當過財政廳長，現在是一家銀行的經理。她的第二個兒子，是法政大學校畢業，此刻是地方上有名的大律師。其餘的孫少爺們，也有大學畢業生，也有已經在職業界做事的。

兩位姑太太，也都嫁得很好，她們的姑老爺，做官的做官，經商的經商，也都是有面子的人。兩位姑太太，也都有子女，這些少爺小姐們，也都生的一表人材。這許多人，都是從新近逝世的老太太，一脈傳來的。今天是陳老太太五七之夜，明天就是開弔之日。今天的晚上，要伴靈一夜，俗稱「鬧五更」。又說：五七夜的羹飯，要女兒做的，因此兩位姑太太，率

領了她們的少爺小姐一大羣，也回到陳府上來了。

陳府的宅第寬闊，在他們大老爺財政廳長的任上時，已經重新修葺過了。此刻更加以油漆，煥然一新，門前八字大牆門，開直了望進去，是茶廳，大廳，二廳。到裏面還有內廳，房廳，以及許多房廊。老太太的靈堂是在二廳上，兩邊有東西書房，後面還有翻軒。大門前掛了白，一路紮了素彩，庭心裏鋪了木排。從大門前，可以直望到老太太的孝堂。每一座廳上，電燈都開亮了，在正中雪白的寶蓋之下，都裝着一盞汽油燈，漸漸地發出聲來，使電燈黃黃的，好像減色不少。

老太太的孝堂，是一片白，正中供了她一架枯瘦的放大的遺像。靈桌上夾七夾八的放了許多祭品，還有兩個紙糊的仙童仙女，侍奉着她。一對有兒臂粗的白蠟燭，輝煌的點着，香爐裏香烟裊裊，氤氳不散。但正中是一幅大紅緞子的牌位，說是老太太高年盛德，應用吉禮了。兩傍的輓聯，掛的密密層層，都是讚頌她的。輓幛上的金字，也是說她：教子有方，媲美歐孟的，那些普通的，不出毛病的老套話頭。

那時候，大家已經吃過夜飯了。在老太太靈堂的東書房裏，很爲熱鬧，傳出一片劈拍之聲。原來裏面倒有兩桌麻雀，這都不是外人，而全是老太太的親屬

。他們覺得老太太故世了，過分傷感，也不相宜，那故吧？

是有害身體的。況且鬧五更，要到了五更纔鬧起來，如此枯坐，何以遣此長夜呢？

老太太的大女兒，嫁於周家，這位周姑太太，倘然有一天不又麻雀，是不能過門的。甚而至於生了病，在牀上不能起身時，也請了人，到她牀前來，牀上安放了擱几，也要又麻雀的。現在老太太故世了，她的麻雀纔不會跟了老太太一同死去呀！

「哈！哈！和出了！」一陣鬨笑之聲。

「三十六和起番，七十二，一百四十四，兩百八十八。」

「三番嗎？阿呀！而且是連莊。」

「真倒霉！我聽了三六九万好久了，都不和，他聽嵌二索倒和了。」

「那是上家給他吃一張邊七索，吃好了。」

老太太的第二個女兒，嫁於何家。這位何姑太太，在另一桌子上打牌，回過頭來，見她的少爺，和了一副三番牌，十分得意。不自禁的立了起來觀看，指着她的兒子道：「小鬼！你的手氣倒不壞呀！」

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可是這位何少爺，今年纔只十七歲，在學校裏讀書，只是留級，而打牌的本領却不差，大概也是家庭教育，耳濡目染的緣

故吧？

聽得了一片喧笑之聲，他們的二老爺陳大律師，穿了白衣服，口中啣着一枝雪茄，也到東書房來了。

「二哥！」何姑太太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問道：

「明天省主席要來弔孝嗎？」

「明天他們的公祭，是省主席的主祭咧，怎麼不來？」

「那末省主席一來，許多省委員和廳長們，都要來了。」另一桌上的周姑太太問着。

「那個自然。當我們大哥在當財政廳長的時候，這位省主席也不過當一個廳長，他們原是同寅。現在銀行裏，也和省政府裏有往來，常常在銀行裏通融款子，他當然要敷衍我們咧。」

「二叔！聽說明天還請了黃翰林點主咧。」說話的是大老爺的長女蕙小姐。

「是的！」陳大律師說：「可憐現在的翰林是一天天地少了。要照前清的規矩，須得用全副儀仗去接他，但現在已是民國時代，也只好馬馬虎虎了。」

陳大律師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轉過身子來道：「不差！我還有一件事，要和你父親商量一下咧。」

這時陳二老爺走出了書房，穿過靈堂，直向西書

房而去。

西書房門口，遮了一個厚門帘，外面站了一個家人。見二老爺走過來，家人便揭起門帘，讓他進去。

那位前任財政廳長，現任銀行經理的陳大老爺，正在的粒搭拉的打着算盤珠，對面坐着一位徐大老爺。這位徐大老爺也會做過幾任縣長，是一位享個佬倌，後來就幫着陳廳長，倚之如左右手。他們因為徐大老爺這稱呼難聽，於是就改呼他為徐師老爺。

徐師老爺正和陳大老爺商議明天的喪禮一切，見了二老爺進來，連忙立起身來，哈着腰招呼道：「二先生！請坐請坐。」

陳大律師向他點了一點頭，同時，陳大老爺撥算盤珠的手也停止了工作。

「有什麼事嗎？」陳大老爺問。

「我想起了，媽的墓誌銘，也請黃翰林做一做吧？待他明天來點主的當兒，就請那位襄題蘇雲翁給他說一說。一客不煩二主，反正我們要送他席敬，連潤筆一起送了，大哥看好不好？」

他老兄聽了，連連的搖着頭。

「老二！」他說：「我想不要叫黃老頭子做。老實說：黃老頭子是過去的人物了。現在我們無論做什麼事，總要跟了時代為轉移。因為題主的事，一向就

主張要科舉中人，翰林先生，所以便請教黃老頭子了，實在這已經不是新時代的事。至於做墓誌銘，那末我們應得請現時代大家知道的人去做，至少也要是一位黨國要人，就是武人也不妨。」

「但是文章是黃老頭子做得好呀！」二老爺說：「我看現在的黨國要人，未必就會做墓誌銘，即使會得做，怕也沒有工夫。」

「笑話！」大老爺說：「他們不會做，他們沒有工夫做，他們自有代替做的人。他們化了幾百塊錢一月，請了祕書，做什麼的呀？一切公事，都由各司各科去辦，做點那種應酬文字，還不能請教祕書嗎？再說：那種高古的文章，現在也不必要，只要人家看得懂就是了。實在說起來，我們倒不必要他的文章怎樣好，我們是要他的名字。譬如像黃老頭子，他雖是一位老翰林，人家也許不知道他是誰。再過幾年，更沒有人知道了。這墓誌銘刻好了，我還想拓成碑帖送人，當然要個有名氣的人。我在想法子，最好在院長之中請一位做做，聽說有幾位，官雖然做得很大，也是清苦得很，送他們一兩千塊錢潤筆，就不難辦到了。」

「大哥說得是！就如此辦法吧。」
二老爺表示贊同之後，又問了問明天出殯的儀仗

，當下決定照着徐師老爺所擬的辦法，參照新舊互用，這樣可以熱鬧一點。老法裏的銜牌等等，廢棄不用，功布則非用不可。此外決定的是大老爺二老爺自己，分坐兩部包車在功布裏面拖着走。其餘各位少爺們委屈一點，只好叫他們步行。

那時二廳上，靈堂前，一架掛鐘，噹！噹！噹！噹！敲了三下。同時東西兩書房的時鐘，也起而響應了。

老家人陳福，同了張升，李晉，都穿了白袍子，已在預備一切。陳福因為東書房裏人多，須得先通知東書房裏一聲。

「太太！姑太太！少爺！少奶奶！小姐！時候已經到了，預備要去接靈了。」

「好了！等一等！我們只有三副牌了。」周姑太太那樣吩咐着。但是一轉念間，又向家人們喊道：「陳福！你去看大老爺他們，好了沒有。」

陳福踏進西書房時，只見他們的大老爺，還在的粒搭拉的撥着算盤珠，一面和二老爺徐師老爺很得意地談論着省主席來主祭的事。

「現在已經三點鐘了，什麼時候接靈？請大老爺的示，可以吩咐他們預備。」

陳福這樣的說了，却使那位大老爺愕然了一下，好像他已經忘記了的事，突然地被他提醒的樣子。便

道：「你關照那邊女太太們嗎？請她們預備起來，我算好一筆賬，就好了。」

「是！是！」陳福答應了，又道：「周姑太太說：只有三副牌了，一刻兒就舒齊了。」

「那末你叫外面伺候好了。」大老爺說。

陳福諾諾運聲的退了下來，安排了香燭祭品等。東書房的麻雀也暫時停止了，洗手的洗手，穿衣服的穿衣服。周姑太太的女兒雲小姐，嫌那件白旗袍做得腰身太肥，不大好看。何姑太太的女兒，喚做芳小姐的，正在找她的手絹兒，不想被二老爺的大兒子松少爺藏起來了。恰被她的小妹妹瞥見，說是「我看見松表哥藏在袖子裏的，」要逼他拿出來。

一回兒，奶媽來說：「元官醒了，吵着也要出來接靈。」那個元官，是老太太最大的會孫，今年還只有五歲。

「好！元官是太婆婆歡喜的，他又是長會孫，應得讓他也跟着我們去接靈。」他的祖母這樣說了。

亂了一陣子，大家都預備好了。於是，由大老爺，二老爺領了頭，以後就是太太，姑太太，少爺，少奶奶，小姐，以及最後一位官官。白長袍，白馬褂，白衫，白裙，白旗袍，白帽，白鞋，以及最小的元官，也穿了一件白長衫。好似一長羣白鷺鷥，從靈堂內一

直到了大門外。大家肅靜無譁的手裏都握着一支長香，早有人把白氈單鋪在地下，許多人便一齊下跪。不過後面的少爺小姐們，雖然隨衆跪着，却只是相視而笑，吃吃不已，就不大能安靜了。

「老太太回來吧！」老家人陳福，先自喊了一聲。

大老爺，二老爺，都俯首不語。他們大概現在呼吸了新空氣，用了會場中開會時「靜默三分鐘」的法子了。

「媽回來吧！」這是大太太，二太太，大姑太太，二姑太太的哀呼聲，紛然雜作了。

「親婆回來吧！」「外婆回來吧！」這是孫少爺，孫少奶，孫小姐，外孫少爺，外孫小姐，零落斷續，嬌俏尖細的呼聲了。

「太婆婆回來吧！」那是最小的元官，自己不能喊，而是領他的奶媽代喊了。

一刻兒工夫，老太太的靈，似乎已經接到了。一羣白鷺鷥，又回到了靈堂前。女太太們都進了孝堂，放聲舉哀，嚎啕大哭起來。

「媽呀！你怎麼丟了我呀？」周姑太太一面哭，一面在想怎麼剛纔那三番，和不出來。而且這一响輸得也可以呀！希望老太太的陰靈，保佑她大大地

贏幾場，方能翻本呢。

「我的媽呀！你怎麼不領了你苦命的女兒一同去呀！」何姑太太本來心裏很悲痛，因為何姑老爺討了一位姨太太，新近會大鬧過一場。她藏在心中的悲痛，借了老太太的孝堂，可以大大的發洩一下了。

「親婆呀！我的好親婆呀！我從此再不能見你的面呀！」老太太的長孫女蕙小姐，也哭得很苦。因為蕙小姐新近鬧着失戀，她戀着一位大學生，卿卿我我，十分相愛，兩人往來的情書，積有盈尺。但是最近那位大學生不別而行，似鴿子斷了線一般，寫信去也沒有回音。她哭的：「我從此不能見你的面呀！」口中哭的是好親婆，心中却是想的好親哥咧。

此外，大家這一副急淚，也都是哭其所欲哭者。孝堂裏的哭聲工作，到半小時後，漸漸停止了。於是洗臉者洗臉，擦粉者擦粉，塗口紅者塗口紅，脫孝衣者脫孝衣。好似一幕戲劇方畢，各還本來面目。大老爺仍回到西書房去，躺在那張美人榻上休息。而東書房裏的周姑太太，又在提議再打八圈了。

在許多哭聲停止以後，忽然還有一種哭聲，這哭聲是誰？便是老太太的會稽，五歲的元官。

元官爲什麼要哭，他是見了老太太靈座前，擺了一隻玻璃缸而哭。這玻璃缸他是認識的，他每到太婆

婆的房間裏，必定要開這玻璃缸。因為玻璃缸裏有許多糖，爲了玻璃缸裏的糖，元官和老太太格外親熱一點。

原來老太太已是半身不遂的人了，她寂處一室，不大能步履。伺候她的也只有一个老女傭人，兒孫雖多，却難得見面。大老爺，二老爺，都是忙於事業，一早晨就出去了。除非這個女傭人去報告：說是：「老太太身上不舒服，這兩天沒有起牀。」他們似乎必不得已的進來問候幾聲。

「媽有什麼不舒服？找個醫生來看看吧！」

這樣的問一聲，算是盡了人子之道咧。至於太太，二太太呢？她們每天要管理家事，祇偶然的到老太太房裏來站一站，老太太對她們也很客氣。那倒並不是老太太房間裏的椅子上有針刺，不過終覺得老太太房間裏的空氣沉悶，那是真的。

兩位姑太太呢？當然都住在夫家，難得回來的。

周姑太太回來了，三句話沒有說完，便是「打牌！」「打牌！」真是「骨牌一響，眼目清亮，」事大如天，也都不管了。何姑太太回來了，便是向她母親訴說何姑老爺在外面借小房子，討姨太太，整夜的不回來。說與老太太聽，叫這半身不遂的老太太，有何辦法呢？

其餘孫兒，孫婦，孫女等，輕易也不踏進祖母的房。他們少年人自有少年人的樂事，誰高興和那行將就木的老婆婆，多所周旋呢？然而這位老太太，雖然步履維艱，却還是耳聰目明的。她每日枯坐在一隻藤椅子上，常常由一陣好風，捲來少年人歡笑之聲。有時也偶或從簾幕之間，窺見孫婦，孫女輩娉婷之姿，如驚鴻一瞥。她也想起了自己五十年前的春夢，而此刻却漸歸岑寂了。

然而打破這個岑寂的，却只有元官。奶媽每天領了元官，到老太太房間裏來，老年人見了孩子總是喜歡的。又見他婉變可愛，孩子的說話，更加覺得有趣。老太太想到這一株根芽，也是從自己那裏發出來的，便喜歡與孩子兜兜搭搭，聊慰寂寞。老太太玻璃缸裏有的是糖，孩子們當然是喜歡吃糖的。有了這玻璃缸裏的糖，元官每天在老太太房裏，可以消磨兩小時的辰光。

倘然有一天不來，元官就要嚷着：「要去看看太太婆婆！」

老太太也惟恐元官來了，使他失望，所以見玻璃缸裏，糖要少了，便吩咐楊媽：「快些去買糖！」一時來不及去買，她甯願自己不吃，省給她這位會孫子吃。她覺得小孩子是頂有意思了，雖然不知他長大了

如何？然而現在總是一片天真。元官到了老太太房裏，有時伏在老太太膝頭上，有時竟老實不客氣的，自己去開了玻璃缸蓋子，拿糖吃了。老太太却顧而樂之，並不禁阻。

自從老太太故世後，元官就不會到老太太房裏去過，他媽也不許他到老太太房裏去了。同時，玻璃缸裏的糖，不再得有得吃了，連玻璃缸也不再見了。元官小心兒想：人說太婆婆死了，怪可愛的太婆婆！幾時得見太婆婆，又給我糖吃。今天服侍老太太的楊媽，

忽然把那隻玻璃缸，裝了別樣東西，供在老太太的靈桌上。可是元官是認得這隻玻璃缸的，他感到太婆婆沒有了，而僅有這隻不裝糖的玻璃缸，他哇的一聲哭了。

人家以為他要吃糖，於是拿了最好的糖來哄他。「我不要！我要太婆婆！我要太婆婆的糖！」他哭喊着，把人家給他的糖，都丟在地下。由於小孩子的感染，有人倒真的落了幾點辛酸之淚。

流線型學生竹枝詞

麗絲

雅號新鮮「流線型」，果然玉立貌亭亭；中西學術尋常事，第一專心戀愛經。

紅花豔曲（電影名）口中吟，亂世佳人嚮往深；國事蠅蟻何足問，周嚴婚變最關心。

（周璇嚴華婚變之事，最為學生所關心。）
丁香枝上雨初晴，膩友相招結伴行，借問影城何處有？南京國泰大光明。

溫柔不住住何鄉？游泳名園舊姓張；綠水一泓明似鏡，同來戲水效鴛鴦。

欲擒故縱女茶花，閃電拉鋸法術佳，多角何能邀幸福？可憐誤盡小冤家。

（之江學生秦理遊書場，戀一女招待，竟造成桃色慘劇。）

一擲千金無吝色，五陵年少本豪華；滄桑劫後餘灰燼，車馬何人訪到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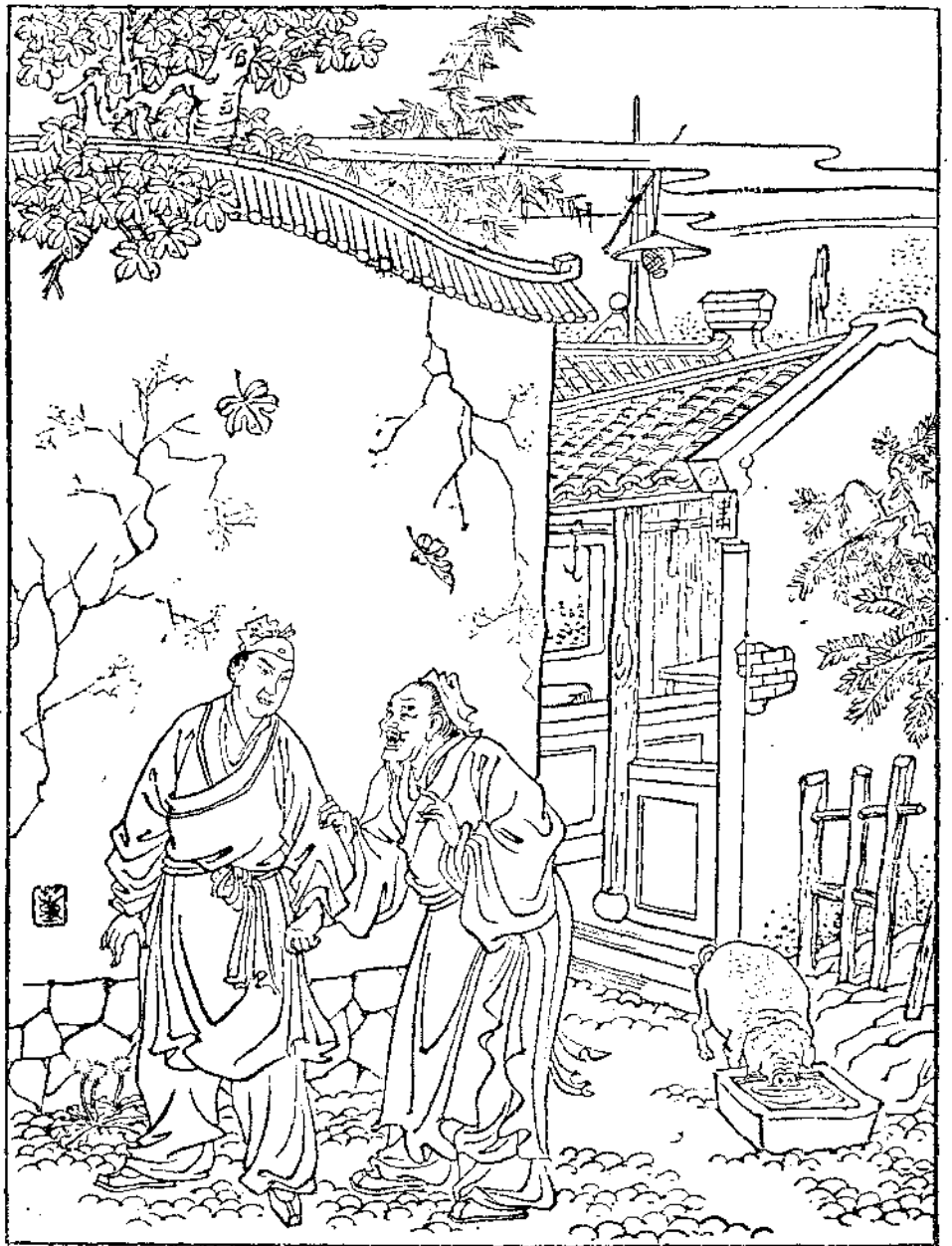
（大學生跑賭窟，為尋常習見之事。）
愛欲其生惡欲死，恩情從此付雲烟；舞宮春色揚州夢，一例秋風執扇捐。

（S. W. 大學生，戀舞女懷孕後，遺棄不顧，於是向法院訴訟之事。）
是有向法院訴訟之事。
拾赤標金看緊縮，甘枝雙馬買空頭；投機豈是陶朱術？太息魚兒自上鉤。

（S. I. 大學生做投機生意，有因失敗而自殺者。）
草草光陰條數年，論文到手未精研；捉刀代價毛詩數，賺取爺娘辛苦錢。
半壁河山土盡焦，憂時志士尚寥寥；鬻宮多少癡兒女，魂兮歸來賦大招。

潘 巧 雲

話說石秀回來，見收過店面，便要辭別出門；潘公說道：「叔叔且住，叔叔兩夜不會回家，今日回家，見收拾過了家伙什物，叔叔一定心裏只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本府一個王押司，不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明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個。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人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當時吃了幾杯酒並些素食，夜過不提。明早果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鼓鈸鐘磬，香花燈燭；廚下一面安排齋食。楊雄在外邊回來，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却限當牢，不得前來，凡事央你支持則個。」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自然兄弟替你料理。」楊雄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照管。此時甫得清到天亮，只見一個年紀小的和



• 圖一第 •

畫 傳

• 繪野天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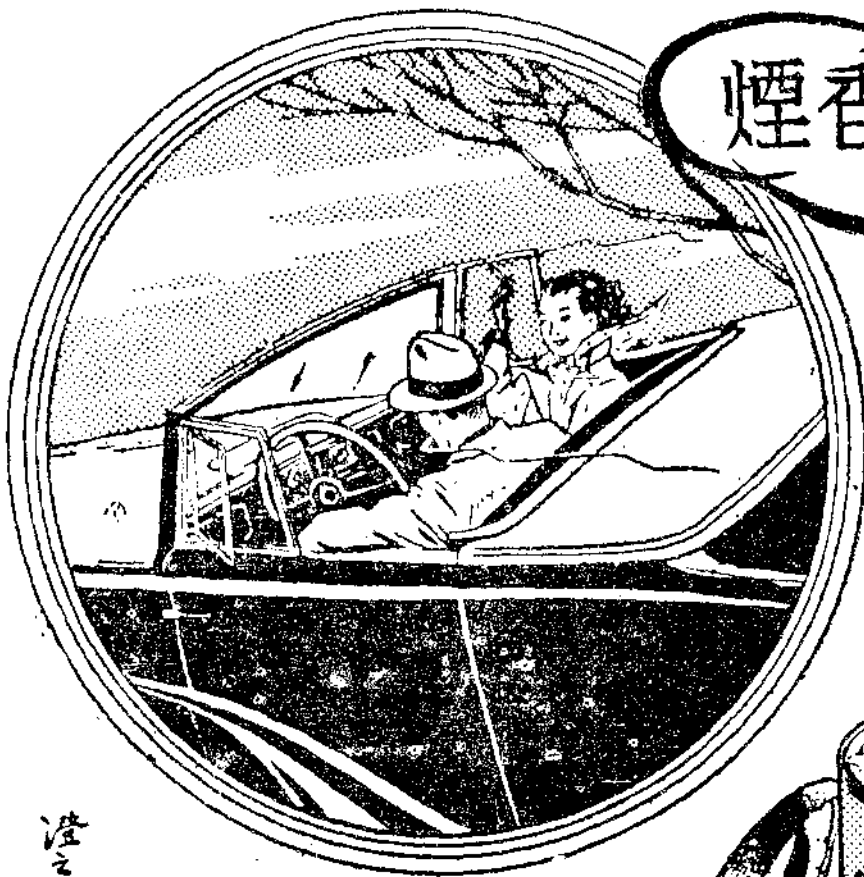
尚，揭起簾子入來，深深地與石秀打個問訊；石秀答禮道：「師父少坐。」隨背後一個道人，挑兩個盒子入來，石秀便叫丈人，有個師父在這裏。潘公聽得，從裏面走出來，那和尚便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却沒工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些少掛麵，幾包京棗。」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父壞鈔。」教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入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吃。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裝輕抹，便問叔叔，誰送物事來？石秀道：「一個和尚，叫丈人做乾爺的送來。」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閣黎裴如海，一個老實的和尚，他便是裴家絨線舖裏小官人，出家在報恩寺中，因他師父是家裏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長奴兩歲，因此上叫他做師兄，叔叔晚間你只聽他請佛念經，有這般好聲音。」石秀道：「原來恁地！」自肚裏已瞧科一分了。



• 圖二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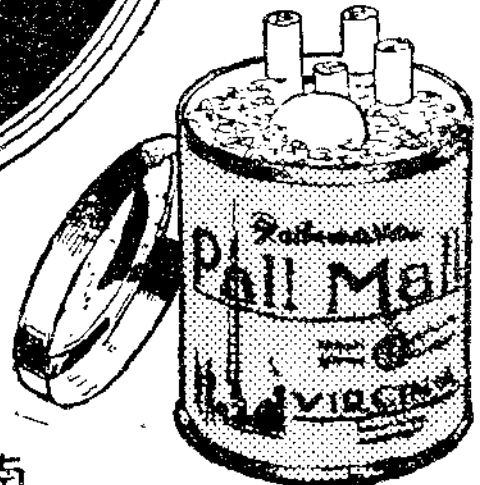
舶爾麻爾

伴良尚高 行旅家居



上等香煙

澄之



總經理
上海福和煙公司

南京路一六五號 電話二二三三二五號



四

美君回家的時節，母親正在廚下燒飯，弟弟睡着了。父親今天已經下牀靠在椅子上，拿了一本舊書閒看着。他看見美君回來，便放了書。母親呢，似乎也感到很大興趣，她也趕上了樓。父親說：「大概事情接洽的，還沒有什麼眉目罷？我看他們來找你的態度，似乎不誠懇！」

「不誠懇？」母親對於這句話認為不滿意。「你這一生就壞在自高自傲專門批評人上面。找事總得要遷就一點人家，你是向人要錢，不是人家向你要錢哪！還一定要人家用汽車來接就算誠懇，不用汽車接，就算不誠懇？」

「話不是這麼說，這件事真正的介紹人，還是姓張的。我們根本認不得姓張的姑母是個什麼人。她要願意找美君去，自然會叫姓張的用車子來接。今天不來接，還是由姓趙的伴了去。倘使姓張的向姓趙的輕輕的說一句叫：『我們真的要請她，自然會開車子來接她，要你送她來做什麼？』那便是什麼都完了。我們不能把車子看得太大，可是車子來不來，正是表示他們願意不願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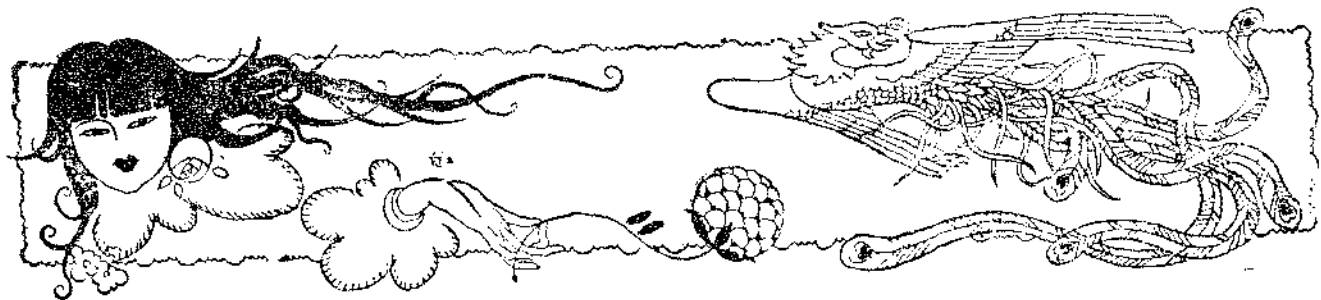
母親被他這一說，心裏倒也有點感到失望了。她呆望着美君，希冀着她有一個滿意的回答。

美君道：「我看她不是不誠懇，乃是過於誠懇了！」

「過於誠懇？」母親聽了真是非常興奮：「怎麼……」

「今天的事情要說的真是太多，讓我想一想再說。」

「讓我們吃過飯，再詳細的說罷！」她匆匆的下了樓。父親閉目的靠在椅子上，美君取了一張紙，懷中取出一枝筆來，一邊想一邊記在紙上。母親做的飯，一會兒也就搬上了樓。



飯後，弟弟還沒有醒。父親和母親的精神也來得好些，美君的心也比以前定多了。他們好像是開一個家庭會議，來解決這個嚴重的就業問題。

她首先說出的便是薪水，薪水的數目，一百八和三百六，已足使母親十分的驚異。父親說：「我們既和他們沒有什麼關係，你更不是什麼才高學廣的人，他們肯出這樣大的薪水，必有其他的原因。你到底和張逸儔平日是不是很要好？」

「那也非常之平凡，不過是大家同班而已。」

「不錯的。」父親也這樣的承認着：「倘使他和你真要好，今天就該用車子來接你了。」

「我回來的時候，是他用車子送我來的。」

「送你來，和你說了一些什麼？」

「他問我後天要不要他來接我，我說不要，他就寫了一個地址給我，還約我和趙孝存明晚出去吃飯。」

「那他是當你已經答應了做這件事的，你到底答應了沒有？」

「爸爸，你看這事我可以做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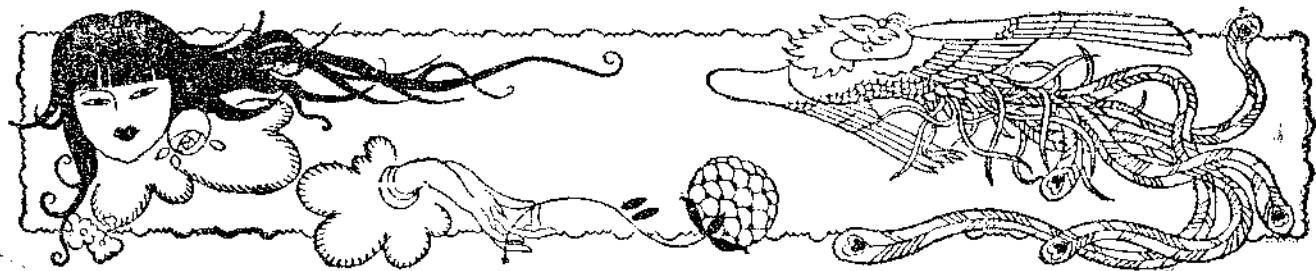
爸爸尚未答話，媽就說了，她道：「教書又有什麼不可以呢？教書不比別的職業，是很高尚的。就怕你程度不夠，教不來。」

「教是一定教得來的，她家裏的孩子連學校也沒有進過。我看他桌上，還放了一些方塊字呢！」

「不過她是要你每天教六個鐘點的；你剛纔是不是這麼說？」

「是啊！不一定是教書，也還替她看看孩子，免得吵鬧。」

「所以她應該付你一百八十塊錢的薪金！」母親這樣說着，似乎已經獲得了一個正確的答案。她還繼續的加以解釋：「那一個教書的還替人家看孩子？她要你替她看孩子，自



然不得不出這個價錢。」

父親說：「這薪水的數目究竟是過於大了些。美君不過是個中學生。」

「過於大了些？如今一塊錢，只抵得從前的兩毫錢。一百八十塊只不過是三十六塊錢，這價錢不能算高。況且有錢的人家出這幾個錢，本來不算什麼的。」母親用上面的話結束了薪水問題。立起身來去看弟弟一次。

停了一刻，父親又問道：「她家中還有什麼人？」

「她說她家裏，除去她和孩子帶幾個用人之外，更沒有其他的人了。」

「那麼她的丈夫呢？」父親很奇怪的問着女兒。這一下可是把女兒問住了。美君一想，自己忘記去問逸儔了。逸儔不能說他只有姑母沒有姑父。然而姑父是誰？現在何處？美君現在不知道。

母親笑起來說：「這又有什麼研究的，也許是出去了沒有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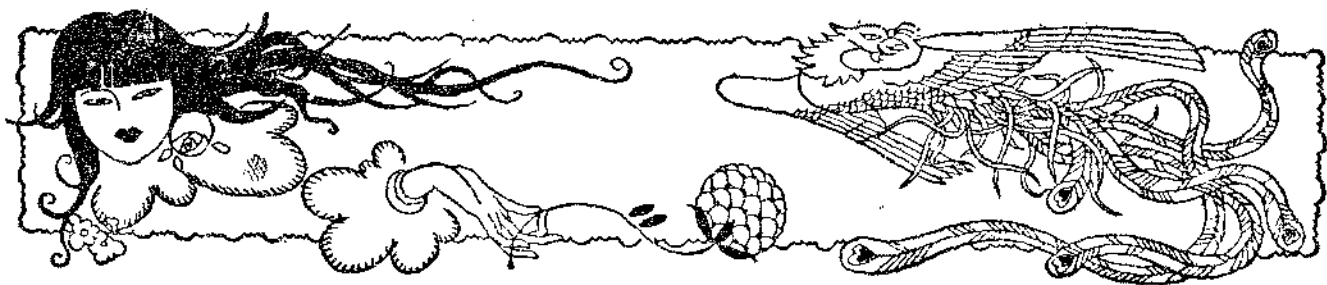
美君看着她手邊的小紙，回想到過去的一切，覺得這位黃太太的丈夫，決不是出去了沒有回來。第一：逸儔就從沒有提到過他的姑父。逸儔的母親，也只說到姑媽一定很喜歡。其次：到她家裏的時候，還遇着一位張先生，張先生是去替她看鄉間房屋的，如果黃太太是有丈夫的人，住在城裏或是住在鄉間，決不能由黃太太自己去定奪。再想到黃太太說到晚間替她看看賬，恐怕她簡直是個沒有丈夫的人。美君想到此處，便說道：「這我倒不知道，不過看她家的樣子，不像她丈夫出去了沒有回來！」

母親說：「不是的也不要緊，這完全沒有研究的價值。我們是教書不是定婆家，管她有沒有丈夫，或是丈夫在家不在家。」

他們不由得全都笑起來。

父親道：「那麼她只有這一個孩子？」

「不！」美君陡然想起來：「聽說她還有一個女兒，叫做金鳳。」



「金鳳你也沒有看見？」

「沒有！」美君簡捷的回答。

父親說：「倘使她要是進學校的話，那一定是在學校中沒有回來了。」

「大概不會進學校的，因為這位黃太太根本不相信學校。」

「在家裏你不會看不見。你固然不要看她，她是一定要來看你的，家裏請一個女教員教弟弟的書，這是新鮮事情，她一定要來看你的。」

這幾句話很能引起美君注意。爸爸猜透了女孩子的心理。倘使美君做金鳳，那無論如何是要出來看一次的。況且她還想起了逸儔母親的一句話叫：「晏小姐非常的像金鳳。」她不能像母親一樣說她出去了沒有回來。她望着父親，父親望着母親說：「這大概也是沒有研究之價值的，我們是教書，不是定婆家，看見沒有看見大姑子，或是小姑子，毫無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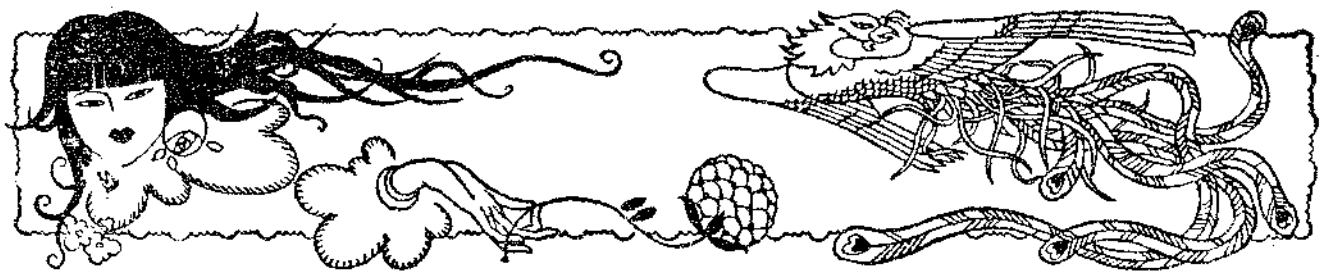
父親說着笑起來，母親倒有點情急，她說：「你一生事做不好，就是在懷疑這個，懷疑那個上面。」

「好！總是我不對，我不好，又自高自傲，又好批評人，又懷疑這個，懷疑那個！」大家在這幾句話之後，全都保持沉默，不聲不響。弟弟哭起來，母親去喂奶了。父親的精神也有些疲倦，大家不說話準備着睡覺。

五

一晚的談話，沒有得着什麼寶貴的結論。倘使我們要問美君去不去教書，那答案便是不得不去教書。那邊的薪水太好了。以一個中學未畢業而又無力再去繼續求學的苦學生，不能不去就這一份事。況且，教書是高尚職業，不能同那些唱歌跳舞相提並論的。

今晚美君入睡的時間是在她父母入睡之後。她在燈下又復將那小紙重新研究過。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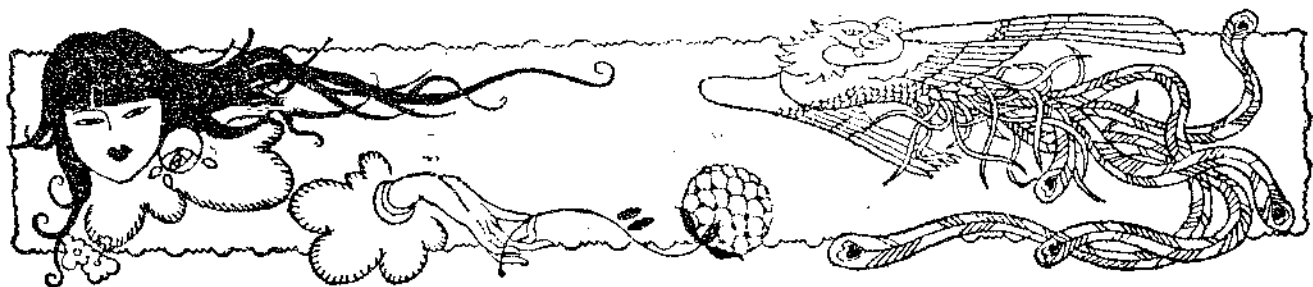
有幾個問題，是可以問逸儔的。譬如：「你的姑夫現在在什麼地方？」「你的表妹是在那個學校讀書？或是不讀書？」有些問題還是不能問。譬如：「你的母親爲什麼一見面就說我像金鳳？」「你的姑媽爲什麼說她前幾年就認識我？她爲什麼看你的年刊？」「爲什麼一見我的面就說她喜歡鄉間急於要搬回去？爲什麼希望我也到鄉間住在她家裏？」等等。這些問題不但不能問，就是問也問不出什麼的。不過她今晚已經沒有昨天晚上興奮，加之昨晚睡的又遲，她真沒有精神再去對這些渺茫的問題去做一番考慮。只不過覺得解決關於做事的問題，實在比解決書上的問題難。書上的問題雖難，但是有範圍，有先生指教。做事的問題，沒有範圍沒有先生指教。

第二天起身，她的心裏似乎比往常來得爽快，爸爸的精神也還好，媽也不再叫她去買菜了。她又把自己課本搬出來隨便的看看。她雖然仍是穿着昨天的衣服，可是臉上已比昨天修飾的齊整。爸爸又給錢叫她去理一次髮，所以今天的她，格外覺得好看些。

晚間的飯，是簡單而又樸素的。張逸儔先去接了趙孝存，然後再接晏美君，他們三人同車到了一個很小很精緻的西餐館。這個餐館的特色就是它有溫和的燈光，淡色的牆壁，沉默的侍者，和不喜歡吵鬧的來賓。

在這一次談話當中，奚君知道了逸儔的姑母是個孀居已久的人，她有很大的家產，都在她一人手中管理着。她是極其能幹的人，可是她秉性孤僻。她只有一個女兒，就是金鳳，金鳳是她生平最鍾愛的一個人，不意在十六歲的時候就害病死了。死的時候，她幾乎瘋狂。後來人家勸她收養一個兒子，她始終不肯。又過了幾年，她纔收養了應鳳，但是她不喜歡應鳳。

逸儔這一番話，無形中已替美君解答了幾個問題。她丈夫的去世，金鳳的去世，全知道了。甚至逸儔的母親爲什麼說她像金鳳？逸儔的姑母爲什麼說早就認識了她？甚至孩子爲什麼不進學校？爲什麼她怕孩子吵鬧？爲什麼孩子的房間那麼零亂？甚至孩子爲什麼那



樣瘦？在美君看來，都已得到相當的答案。她心裏很快樂，今晚不是在吃這一餐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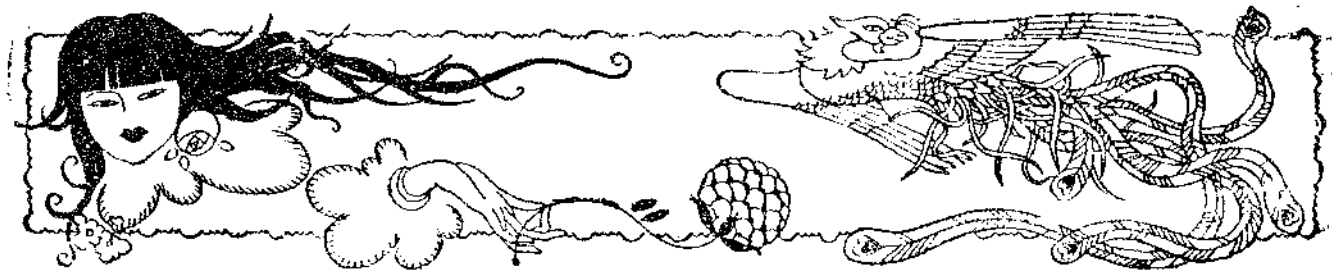
在趙孝存，却也是相當歡喜的。他以為他幫助了一位貧窮無告的女同學，這位女同學不單是品學兼優，而且是相當美麗的。他想張逸儔替她介紹事並沒有危險。張逸儔不是晏美君的配偶，因為他們貧富懸殊，自己的家境却比晏美君好，而生活情形，却又和她不相上下，要是晏美君肯做自己的配偶那是再適宜不過的。

實際的說：趙孝存替晏美君努力謀事，他也有好幾層意思。他早有意於晏美君，苦於沒有機會表示，能够替她找個事，便可以向她開口。其次，他一向和張逸儔很好的，他不單不將張逸儔看作他的情場競爭者，而且算定了他還可以替他撮合。尤其得意的，便是晏美君是個好女孩子，好女孩子不能自立，家裏再沒有錢，很容易墮落的，如今有個事，不但不墮落，而且還可以和自己接近，這是一件多麼好的事？所以他在張逸儔的車中聽到月薪一百八十元的消息，使他快樂得說不出話來，他緊執了張逸儔的手。他心中的感激和快樂，真是到了極點。

他想這一百八十塊錢的力是如何的大？第一：它阻止了美君不墮落。第二：它解除了美君精神和物質上的痛苦。第三：它使美君成爲家中的一個最重要的人。第四：它抬高了美君的社會地位。第五：它使衣衫襤褸形容枯槁的美君變成鮮明撲人有說有笑的羨君。第六：這一切一切，是誰替她造成的，她定然可以從菜籃邊傍的談話想到了今天，怎麼能和自己格外的接近？

這一餐飯，可以說是皆大歡喜的，不過各人心中歡喜的程度不大相同罷了。飯後，仍舊由逸儔的車子送他們回家，送的次序，是先美君而後孝存。因爲坐的是逸儔的汽車，孝存並沒有送美君到門口，只在車中向美君道別。可是美君下車走入弄口的時候，無意中看見了這位失意的鍊生表弟。

一鍊生！我給你的一封信你收到了嗎？



鍊生沒有響，他的臉色是很難看的。可是美君興致却很好。她立意要對他好一點，上一次已經是很對不住他。

「氣什麼呢？不要氣，我已經寫信給你陪了禮！」

「我已經够不上氣你，你是一個有錢的人，從汽車裏走出來，送你的人，穿的是那樣齊整！」

「你不要誤會，那是我的同學，他們介紹事給我的。今天他們約我，我怎能不和他們在一起！你不要這樣，到我家裏去坐坐談談。」

鍊生的臉上，仍舊滿布着失望的容顏，他說：「我回去了！我是接着你的信來的，看你不在家，我就在弄堂口等你，雖然等你等了好半天，我毫不怨悔，因為我知道你今天回來，定然會和我笑着說上許多話。可是我想不到你坐了汽車，更想不到有送你回家的人。」說着話，他似乎要哭出來的樣子。

美君道：「你等了我好久，那我更是對你不住了，到我家裏去，我們談談。」

「不去！我不去！」

美君真的無法可想了。她想再要叫他去，他也許會哭出來的。她只好讓他走。却仍露出非常和悅的容顏，向他說：「你走，我送你一程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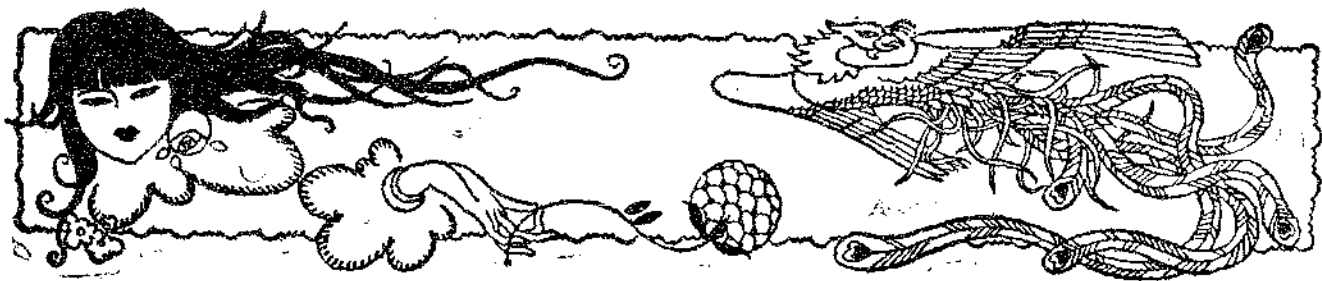
鍊生沒有回話，就動了身。美君挨上去，和他並肩走着。雖然他們從來沒有這樣親密的走過，可是走了好些路，兩人並沒有說上一句話。

他們一直走到了一個馬路的交叉口，那地方有一塊三角形的草地，方纔歇了歇，鍊生的情感似乎和平了一些。卒然問道：「你事情是定了，薪水是多少錢一月呢？」

美君也沒有注意，就隨口答道：「一百八十塊！」

「一百八十塊？」

「是……」美君想縮回去，也縮不回去了。她定睛望着鍊生，鍊生的眼淚吊了下來。



她真是不知所措，趕緊的問：「你爲什麼？你到底爲什麼？」

「你回去罷！我們相差的太遠了。」

「你傷心，我總不能回去。」

「回去好了。我不傷心，我決不傷心！」他拭了一次淚，就掉頭不顧，急急的走了。

六

第二天的早晨，是晏美君就事的時節，她自己按着逸儔所給的住址找去，一點也沒有費事。她沒有看見黃太太，就上了樓，走入孩子的房間，這房間的陳設，已經完全變了。她推門進去，要是昨天看見的那個女僕不在裏面的話，她簡直疑心自己走錯了一間。這一間房不像是孩子住的，很像是小姐住的。

她正在疑心着，那間房通裏面的一個門忽然開了，走進來的不是別人，就是黃太太。她一進門就笑問美君說：「你看我給你布置的這間房，怎麼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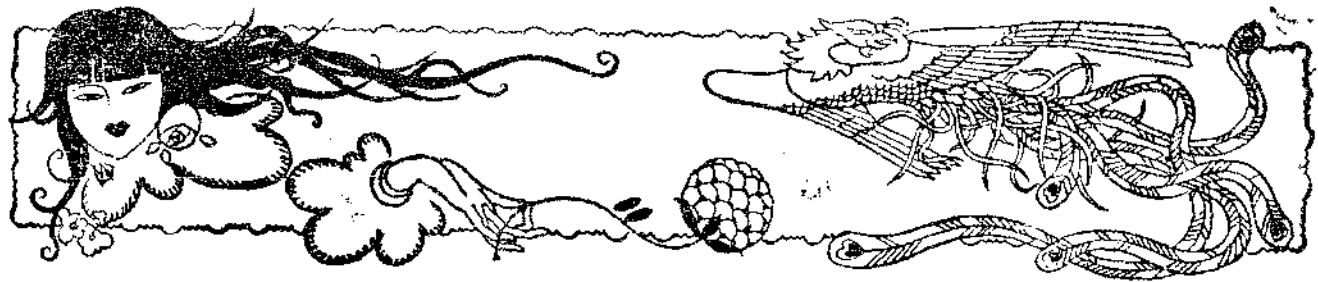
「很好的。應鳳是在此地睡嗎？」

「不！他另外有一間房，這是爲你預備的。你一天在我處要有六個鐘點，房間太差了是不行的。這樣，你可以坐，可以睡，可以隨意的休息。我叫李媽專門服侍你，你需要什麼，都可以向我說，有什麼事，儘管叫她去做。」說完話，她便走了出去。李媽走上來倒了一杯茶。美君便坐下來等應鳳了。

她等了半天，應鳳也沒有來，可是李媽也沒有去。她問李媽：「你是不是從鄉間跟太太來的？」

李媽說：「不是！此地的人跟太太來的不多，一個姓霍，聽說以前是個帶小姐的奶媽，一個就是此地的廚房。」

「應鳳少爺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和太太的房不遠。」

「你去叫他來！」

「我不敢去！小姐！太太要是不招呼，我們不能做的。」

「剛纔太太不是向我說，有事就叫你去做嗎？」

李媽笑起來道：「那是說平常的事，譬如倒茶，開飯，買東西的一些事，至於少爺，什麼時候應該來，太太會叫他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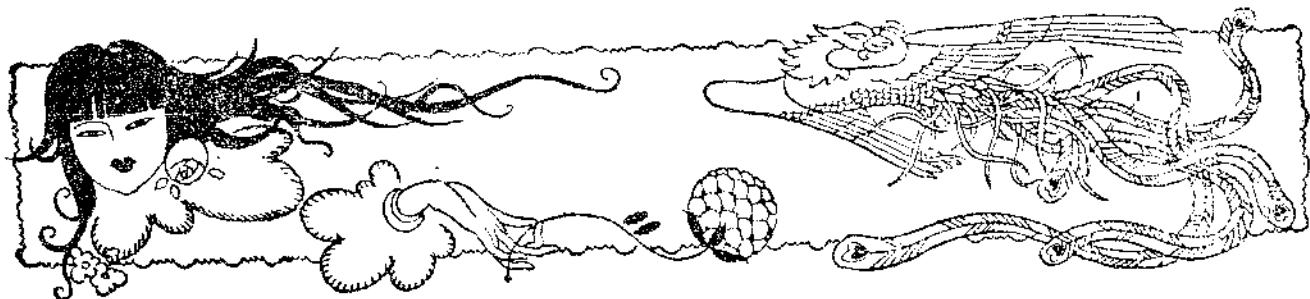
美君不再說話，只將房內的陳設再看一遍，大半是些新的，只有牆上挂的一個相框却是舊的。框中是一個女孩子的半身像。美君仔細一看，真的有些像自己。

李媽說：「這張相片，是太太昨天親自坐車到鄉間去找來的。說這是她死去的小姐一張照片，特地拿來掛着給你看的。你看，這位小姐的相貌，和你晏小姐真有些像，不過就是衣服不同罷了！」

美君看着那張照片上的人，年齡雖然不大，可是梳了一個淨光的橫愛司頭，却把人顯得老了許多。額前還有點疏疏的劉海覆着，耳上戴了耳環，眼口耳鼻，都像自己，就是在右腮上却有一個圓的疤痕，這個疤痕在臉上不但不醜，却反而覺得比自己好看。

「真的有點像我！」她隨便的敷衍了李媽一句。想起了昨晚逸傳說的一番話：——「她只有一個女兒，就是金鳳。金鳳是她生平最鍾愛的一個人，不意在十六歲的時候就害病死了，死的時候，她幾乎瘋狂。後來人家勸她收養一個兒子，她始終不肯，又過了幾年，她纔收養了應鳳，但是她不喜歡應鳳。」

她明白了這位黃太太是把她當作女兒看待的。所以把房間陳設一概換去。這張照片懸挂在此處，就是把她當作女兒看待的一個極大證明。她是不喜歡應鳳的，如今有了一個像金鳳的人，自然要把房間讓出來了。怪不得她說老早就認識了我。她看年刊的時候就以爲我是她的女兒。怪不得要我在這兒住，原來她太想那死去的女兒，就想和我朝夕相親。



「這老太婆的用心也太苦了，就是把我當女兒看待，也用不到這樣做的。」美君想。這時老太婆已經走進來了。她攙着應鳳，應鳳的手中拿了一本書。她又叫應鳳鞠了躬，便坐在書桌的橫頭。老太婆自己在一張靠椅上坐下來，那張靠椅正對着那張照片。

應鳳坐下來就將書放在桌上，美君一看書的封面，便使她十分驚奇，原來這一冊書，不是新買的，乃是舊的。不但書舊，而且版本也舊。這是一本以前商務出版的女子國文教科書，這種書市上已經買不着，而她要孩子唸，況且是男孩子唸，當然是一件稀奇的事。倘使這稀奇的事要是在前天發生，晏美君定要認爲這是一種侮辱，她會一怒而去，不管你肯出多少薪金。無如今天她的心地不對了。她已經聽逸儔說過一番，再在這個房間坐了一些時，又看過了照片。她知道這位老太婆實在是想女兒，她來，實在是慰她的寂寞，不是教書。既不是教書，又去管她用什麼書呢？

她不說話，只將那冊書拿過來，看見書面上寫着兩個小字，便是：「金鳳」。

老太婆說話了。她說：「晏小姐，書的新舊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字還不是一樣的嗎？這是亡女金鳳的書，就給他唸罷！不過這書是亡女的遺物，晏小姐總要招呼應鳳好好保存它。」

「書的新舊是沒有什麼關係的。」美君趕緊這樣的回着，至於什麼「亡女」，她一點也不敢答話，生怕引起這位老太婆的傷感。

她翻開第一頁教下去。這第一頁的文字是「秋風起，天漸涼，暑假滿，進學堂。課堂開，同學來，讀國文，第二冊。」字似乎是多了一點，孩子格格的不肯開口，結果，是美君唸來唸去唸了好半天。當美君唸的時候，老太婆閉目凝神的聽着，臉上還帶着笑容。

上午，就是這麼胡亂的教着混下去的。午飯，倒是和這位老太婆一同吃，中間也沒有什麼可記載的事實。下午，奉着老太婆的命令教應鳳去寫字。他們散課的時間，是下午三點鐘，也是她的命令，說這是第一天，應該早散些。



包養兒子

麗維

Dr. George C. Basil 原著 · 譯自 Magazine Digest 雜誌

有一天早晨，一個姓會的軍人來看我，我的書記對他說：我在手術間裏，要二小時以後才能來。他就坐着等我回來。他的頭銜雖然不過是陸軍上校，他的職務却是很重要的；因為他是一個軍閥——鄧將軍的親信，所以當鄧將軍因事到西南去時，他就代理着鄧將軍統治下的城市的軍政。

雖然我在手術間裏就擱了好久，但當我踏進辦公室時，他仍舊耐心地等着，並不因為我累他等候了多久而生氣；對我說話時也很和氣，他一開頭就說明他所以要來看我的原因，不像有許多中國人一樣，總喜歡在正式發言之前講許多客套話。

他說：他已故的那個妻子，只養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也沒有。幾個月以前，他續娶了一位妻子，現在她已懷了四個月孕，他聽得別人說：外國醫院對於產科是有特別良好的經驗的，所以他今天的來，就是要替他的妻子安排一切。

在談話中他又說到他希望生一個男孩子的重要性，不過我並不十分注意他，因為中國人是常常這樣講

的。以後我們就討論各種的手續；末了，他答應當天就把他的妻子領來，他臨走時又說：

「人家都說外國醫生辦這些事比中國醫生好。培醫生：你一定要使我得到一個兒子的。」

我不經意地說：「你放心好了！我們總盡力替你辦到就是。」

幾小時以後，他帶了他的妻子來了！她是一個高貴的，有禮貌的，並且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子，我為她檢查了一番之後，覺得她一切都很健康，我就囑咐她好好地回家休養，同時又叫她在三星期以後再來。

以後，每次總是由會上校陪着他的妻子來受檢查，在每次臨走時，他總對我說：「培醫生：不要忘記，你一定要使我得到一個男孩子的。」

我也回答他說：「好的！我一定不忘記。」

這樣差不多過了五個月，一天，我在醫院裏最接近的一個朋友走到我的辦公室裏來，把門小心地關上了，然後很莊重的對我說道：「喬治：外面怎麼會有許多謠言，說你能包人家養一個兒子呢？」

「哦！那只是我對那軍人說着玩兒的罷了！」

「你是說着玩兒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那軍人却並不以為你是說着玩兒的，他將這件事看得十分嚴重呢！」

「不會的，那軍人又不是蠢物，他總知道凡是不能改變一個小孩子的性別的。」

我的朋友搖搖頭說：「你到現在總應該知道中國人在這種事上是不開玩笑的。照我的意思，你還是快些對他說明：你對於這事是無能為力的。」

在下次他來的時候，我就對這軍人說：「我也很希望你能够得到一個兒子，不過你也知道，天下沒有人能規定這種事的。」

他笑了一笑說：「醫生：你是不是在同我開玩笑？」

「當然不是的，我現在正在用我的全力來幫你的妻子養一個強壯的小孩，同時我也希望你們能得到一個兒子；此外，我可不能再答應什麼了。」

那軍人走近了幾步，他的眼睛漸漸狹成兩條縫，他說話時的聲音也像鋼鐵一般：

「你在這五個月以來，一直答應我使我得到一個兒子的，我現在已經把一切都籌備好了，你不能推却呀！」

這真使我窘住了！

他們去後，我就去找我的朋友，我說：「你的話是對的，他今天清清楚楚地說明，我一定要使他得到一個兒子。」

我的朋友也替我擔憂了！他說：「我正怕這樣，人家說他預備化幾千元來慶祝他兒子的誕生，他有許多親戚，也已經到重慶來了！我並不想嚇你，但是我想你還是逃開這裏的好。」

「怎樣逃法？」

「你只說你有緊要的事情要到別地方去，叫另一個外國醫生去當心她好了。」

距會上校的妻子分娩只有兩星期時，我就對這位軍人說：「在北平的一個醫院裏，有要緊的事（這是真的）需要我去辦，大概在一兩天內就要動身的，不過我會替你的妻子安排一切，同時請另一位外國醫生來當心她。」

我雖然講了這許多話，他却好像只聽見前半部一樣。

他說：「倘使你能够告訴我你在什麼時候走，我和我的妻子再同幾個近親，可以和你坐一隻船去，我們知道只有你才能將這重大的事情辦理妥善。」

預算要分娩的一天到了！天氣十分晴朗，我也覺

得比較高興一些；但這只是一時的，因為過了好幾個鐘點，那軍人的妻子仍是一些動靜也沒有，她還沒有分娩的朕兆。

那軍人和他的一羣親戚，時常焦急地來問我，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分娩？我總回答他們說：「這是要聽其自然的。」

這樣過了五天，那些親戚們正像一支軍隊駐在我們的門口一樣，使我們連一刻的安寧都沒有。在第六天，那女人好像有些動靜了！這包圍才算解開。因為他們聽見已有動靜，便靜靜地等候着，不再來攪擾我們了。

這女子，在平時雖然很健康，但這時候却像是特別孱弱似的；也許是初次生育的關係，以至陷入難產的狀態中。十二小時，十八小時，二十四小時，這樣的遷延過去，產婦簡直像是患了歇斯的里症一樣。等到另外十二小時過去後，我就決定替她施行手術。

當我告訴這軍人時，他並不反對，但他和許多親戚都立刻擁進了手術間，坐在本來醫科學生坐的地方，預備注視我的每一個動作。

我施行了手術，這小孩便慢慢地，穩定地進入這世界來了！當他漸近時，我也漸漸地恐懼起來，我從來沒有在祈禱中提及一個孩子的性別的，但在這時候

，我却做了一個禱告，希望這孩子是個男孩子。當我知道那軍人真的得了一個兒子時，我的手一鬆，幾乎把那孩子掉在地上。

那些人都從他們坐的地方跑攏來，他們都問：「是女的還是男的？」

我說：「是一個男孩子。」我把這孩子交給一個護士後，預備回到產婦那裏，但是那護士忽然叫住我，我回身看時，那軍人把剛養的小孩子抱在他的手裏，又把他授給另外的人。

當他見我在注視他時，他便嚷道：「醫生：你同我們一同去吧！我要把這孩子給我的許多朋友看。」

我大聲喊道：「會上校！我已經盡了我的責任，把你的兒子平安地領到這一個世界裏來，你如果現在就要把他弄死，那是你的事，與我無涉了！如果你要他活着的話，快把他交給護士，我現在要去看護你的妻子了。」

幸虧醫院裏沒有病重的病人，因為他們吵得真像是瘋人院裏的人一樣。當我再去看他們時，那得意的父親把我介紹給他的許多親戚，同時又講了許多讚美我的話。

末了，會上校說：「外國醫生真的比中國醫生有本領，能够幫助人家得到兒子。」

我說：「我以前早對你說過：沒有人能統制這些事的。」

但是他却笑着說：「你真太客氣了！培醫生：你以為你的東西放在什麼地方好？」

「什麼東西？」

「一些送給你的小禮物。」

我照例地說：「不敢當！」

中國的病人當病愈離院時，常常送禮物給醫生和護士，他的送禮雖然太早一些，但也足見他對於這次收穫的欣悅，因此我說：「倘使你不覺得麻煩的話，還是送到我家裏去吧！現在我要去看別的病人了。」

當我那天回家時，只見許多的送貨人，正在將一大堆的盒子，搬進我的客廳裏。

當每件東西都打開時，我發見我的四周，都堆滿了綢緞，刺繡，和古玩；我最歡迎的却是幾箱從美國運來的罐頭水果，這在重慶是很難得到的。

寄給我的信現在是一天天多起來了！有許多是從別省寄來的，這些信，大致是相同的，都是些有錢的丈夫，他們的妻子已懷了孕，而求我包他們養兒子。

我知道對他們說我沒有能力統制這件事是沒有用的，所以我知照我的書記，覆信的措辭，一律是採用如下的句子：「我現在很忙，不能替你們接生。」

小兒咳嗽： 請貼止咳膏

本埠英租界同孚路（大中里隔壁）永利坊內十三號陳蘊珍堂發行定喘止咳膏為實驗秘方配製功效偉大專治小兒新久咳嗽傷風咳嗽痰喘等症均能貼後止咳及百日咳痰喘氣急日輕夜重等症均能貼後止咳藥無效一經貼上立見神功誠為小兒咳嗽中之救星也。售價每張四元電話購請認明陳蘊珍招牌以防假冒

小兒肚瀉： 請貼煖肚膏

本埠英租界同孚路二一六弄永利坊內十三號陳蘊珍堂出售之小兒煖肚膏功效偉大貼者不可數計專治小兒飲食不調過食生冷消化不良以致腸胃不潔大便瀉瀉水瀉痢疾日夜不停不思飲食以及小兒疳積腹中痞塊不消日久面黃肌瘦一切腹內百病雖經中西醫藥無效者一經貼上立見神功誠為家庭育兒之良藥售價每盒四元路遠不便電話購或信通知立派專人送上不取送力電話三二九九四號



蟹

丁健行

盤飧傳談之三

蟹為節足動物，亦稱螃蟹，他物尤慘，疑業報之最重者；今觀此則不足怪矣！

十只，滬人蒸而食之，其味惡劣，不能下咽，遂棄之！後遇甬人，告以熟食，甬人晒曰：暴殄天物，可惜！可惜！余雖甬籍，見此搖頭，不敢嘗也。

淡水鹹水皆產之，頭胸部甚闊，腹甲扁平，屈折於胸部之下，有橫紋。雄者小而尖，雌者大而圓，複眼在背甲前緣之深窩，有柄承之，大顯堅硬如齒，便於咀嚼。脚五對，第一對變形為螯。橫行甚速，內臟皆在背甲下，俗所謂六角板者，即心臟。所謂脂與黃者，即精巢及卵巢也。性微寒，無毒，多食敗血，令人風痺。傷科每取生蟹搗醬，和藥敷病人肌，云能接骨。奇形之蟹，及目鬥生者，皆有毒，能殺人。清駢藻道人薑露庵雜記云：蟹生而母死，爭食其肉，水族之梟也。鯉生而母盲，以身飼母，水族之烏也。紀文達嘗言：蟹受湯鑊之苦，比

蟹之種類至夥，憾未能見古人

蟹之最佳者，首推洋澄湖之大

之蟹譜，一一舉其名稱及形狀，就余所知者，怪形之蟹，有張飛蟹，珊瑚蟹，鬼面蟹，美人蟹等。美人蟹曾陳列於新世界游藝場，人皆見之。鬼面蟹，秦州人偶收得之，已乾矣；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借去，懸門戶上，往往遂痊。至普通之蟹，在甬有毛蟹，青蟹，白蟹，紅箱蟹，金錢蟹，門蟹，螯蟻，沙蟹，膏蟹，小娘蟹。醃者，為搶蟹，鮑元蟹，純蟹肉，蟹糊，下沙蟹醬。滑膩腥膻，惟四明人士嗜之成癖，食之津津有味，滬人無此好胃口也。尤可笑者，甬人與滬人莫逆，一日，餽搶蟹

石蟹，有名清水，紅毛金爪，甲堅殼青，足力勁健，放於漆桌，能拱其軀，沙沙橫行，上海市上，真者不多，取值亦昂，每只大者五元，小者一元。然產地有限，皆以長江蟹及崇明蟹偽充之。蟹畏熱易死，蟹販售價，晨貴而晚賤。且有特別手法，使死蟹臨時活動，必購入一二只，以售其欺，再與理論，渠不負責也。

食蟹之最講究者，莫蘇人若。小康之家，皆備銀製之蟹八件，嬌小玲瓏，取用極便，鈎剔敲剝，鋸鑿挖削，玉質金膏，俄頃盈盤，信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余知之而未見之，聞前清一宦，有友

贈以蟹八件，囑其自取，彼不知就裏，以爲是大石蟹八件也，因命壯漢十六人往舁，至則以一小包授之，十五人徒勞往返，空手而歸，主閱來信，及蟹八件，始悟所見之不廣。

蟹之調味最精者，以鎮江人爲巨擘，大燒獅子頭，加以蟹粉，更覺鮮美絕倫。所製點心，如瑪瑙球，蟹粉饅頭，燒賣，餛飩，餃子，湯麵，皆擅獨得之秘，令人百食不厭。菜中有蟹粉魚翅，蟹粉參，炒蟹粉，蟹粉蝦仁，蟹粉豆腐，皆稱席珍，吾人除宴會得嘗一饜外，居家憚於操作，多不常食。小菜場亦有蟹粉出售，則以死蟹爲之，又摻以鰻鱺之肉，故慎食衛生者，甯不食。

食蟹以時，在季夏曰：六月黃，價貴難得。七月食青蟹，肥而甘腴。至九雌十雄，風狂肥，月明瘦，人皆知之，無庸贅述。惟購蟹選

擇之間，有一要訣，即小蟹捏足，大蟹掀臍，堅而實者佳，脆而軟者瘠。

嘗見近人「吃蟹的藝術」一則，閱之不勝欽佩，亦不憶其出處，祇依稀記其大略曰：蟹，雖則有不美的別號，如：「無腸公子」，「橫行甲士」，而牠的肉，是很可口的。蟹人人會吃，而吃蟹的藝術，大不相同：「持螯對菊」，是一種吃法；「牛吃蟹」，又是一種吃法。固然，「持螯對菊」偶一爲之，很是高尙；倘使冒充風雅，裝腔做勢，那纔大可不必要！蟹，值得細嚐；若是儘管狼吞虎咽，猶之「狂飲」有「牛飲」之別名，人吃蟹便會變成「牛吃蟹」了。如果我們既不願做酸溜溜的秀才，又不願做「

足，再次挖開肚臍，對折，順紋路，手口並用，必使絲毫不剩，這是一個保蟹溫度的好方法。倘使先吃蟹圍，那整足的風味，是嘗不出了！至於吃蟹後，不可接連吃柿子，其實一切果子以不吃爲妙，而吃紅棗子可以解腥，喝糖湯或蜜湯，可以潤喉，飲薑湯可以解寒；這些常識，也應當知道的。

「呀」呀的牛先生，就得不違背「實惠」，「入胃」的原則。一蟹上手，須先剝兩螯，次吃八

又見某報，載書家清道人，有李百蟹之稱。吾以爲未免浮而不實，以阿某先生之風雅客，乃作牛先生耶？按諸事實，無此理也。古之墨客，亦有嗜蟹成疾而不改者，如宋梁溪漫志曰：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有諫之者，作詩曲解之曰：「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爲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絙，骨萎用蟹補，可使無騫崩，凡風待火發，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

羣」呀「羣」呀的牛先生，就得不違背「實惠」，「入胃」的原則。一蟹上手，須先剝兩螯，次吃八

又見某報，載書家清道人，有李百蟹之稱。吾以爲未免浮而不實，以阿某先生之風雅客，乃作牛先生耶？按諸事實，無此理也。古之墨客，亦有嗜蟹成疾而不改者，如宋梁溪漫志曰：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有諫之者，作詩曲解之曰：「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爲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絙，骨萎用蟹補，可使無騫崩，凡風待火發，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

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要言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跖終殊稱，書生有信書，但說徒營營。一文潛此詩，嗜蟹而為之辯歟？抑真信本草耶？俗諺曰：「少吃多滋味，多吃壞肚皮。」余以食蟹過多之故，得腹痛症，自維蒲柳之質，不敢如文潛之倔強，故「一生看見，熟無份」者，十餘年矣！至今腹疾永除，詎不然哉？中藥舖有石蟹，與真無異，取片段磨水點睛，能退目翳，余親試之，果神效非凡。

余幼時會吃蟹之苦頭，有客餽大蟹至，戲以指撥之，不料右手中指，遽為蟹螯所箝，痛徹心肺，無法擺脫，乃力拔之，螯盡然脫，大恨之，即命女傭捕此螯而縛之，蒸而作閒食，以洩吾忿。越三日，指角現膿白色，則大懼，告先君，先君曰：此蟹毒也。命人購一蟹，食肉再煨其殼，成灰狀，以麻油敷之，果痛定潰止，然逾半月，指甲竟告脫落，歷半載方生，余不自諱頑皮，望讀者轉告小弟弟小妹妹，勿狎蟹而自貽伊戚也。

志學習商，初聞客師微語曰：

「吃油醬蟹。」心頗奇之，以為何來油醬蟹可吃也。後知顧客上門，交易不成而去，此中術語，即名「吃油醬蟹」。不禁為之失笑。所奇者，廚司亦不用油醬蟹，蓋有所諱耳。營口之蟹，初名箝頭蟲，大者如車輪，小者如盤，其來也，有風雨聲，土人不知可食，反以為神，閉城以避之。及江南人作縣令，見蟹作祟：命役捕之，自食為倡，竟無恙，人遂知蟹為食品之一，悉數設法捕之。至今牛莊鹹蟹，行銷海上，其營業額之指數，近二百萬元，不可謂不鉅也。冬令，紫陽觀醉蟹，皆團臍，大小適中，每壘四只，風味絕佳，以之餽人，大受歡迎，惜價昂於昔日矣。

達豐染織公司

廠址：延平路一七一號

出品種類

直貢呢 橫貢呢 藍色布 羽綢 嗶嘰 府綢 寧綢 花絨 蔴紗 縐紋呢 泰西緞 斜紋布 花布 紅布 黃斜紋

本廠置備新式機器聘請專門技師染織漂白印花整理各種棉布有二十年之經驗研究是故出品精良有口皆碑誠為中國唯一設備完全之染織廠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批發所：寧波路三四九號

國際療養院



新建築 科學設備 名醫主診 治療負責 看護週到 組織嚴密 面臨花園 空氣充足

主治

內科 外科 兒科
婦科 神經衰弱科
皮膚科 泌尿科

本院為適應上海高尚人士之需要而創設，新型建築，係特聘專家參照歐美最現代化之高貴格式而設計完成者，內容佈置，清潔幽雅。配置之設備，悉屬歐美名廠最新穎特效出品。所用藥物，則均皆遴選最著名之靈效製劑。內外各科醫師，經驗豐富，診斷精詳準確，治療負責穩速，實為全滬唯一高尚之療養醫院。至於交通便利，花木蒼翠，空氣暢通，看護週到，尤其餘事耳。高貴仕女，幸垂譽焉！

院長：屠企華

特設戒烟專科

走戒：

精神如常！
照樣工作！
用最高貴的藥品！
收最合理的戒費！
保證舒適短期完全斷根
住院戒：
四天斷癮
六天出院
安全可靠
靈效迅速
(章程備索)

(地址)

威海衛路馬霍路口威海新邨

(電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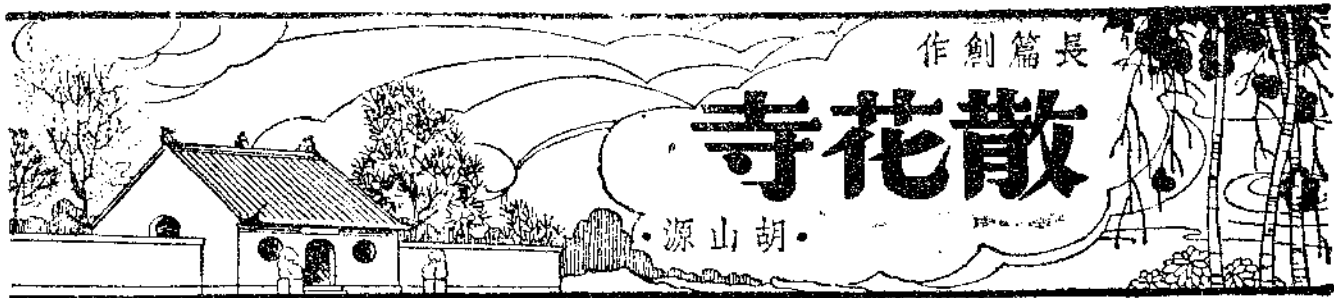
三七六三四

(轉接各部)

長篇創作

散花寺

胡山源



晚飯已經吃過了，天已經暗了，電燈還沒有開，教室前面的大天井裏有好些人在隨便走着，說着，乘清涼。

「雲岐：怎麼樣？這最初的印象是——？」

發這問話的堅侯，正倚在一張藤椅上，兩手托着後腦，使他的面孔可以抬起些，左膝則架在右膝上，一翹一翹地蕩着。

「很好。」雲岐坐在一張椅子上，兩手撐着椅邊，將身體俯出了些，並不坐實，似乎正有些不慣或不安。

「有些倦麼？爲什麼不大高興？」

「那裏！」

「那末陌生？」

「也許有些，我到這裏還不過二三個小時呢。」

「這裏是不拘禮節的，你大概可以覺到了吧？」

「的確，並且我就喜歡這樣的不受拘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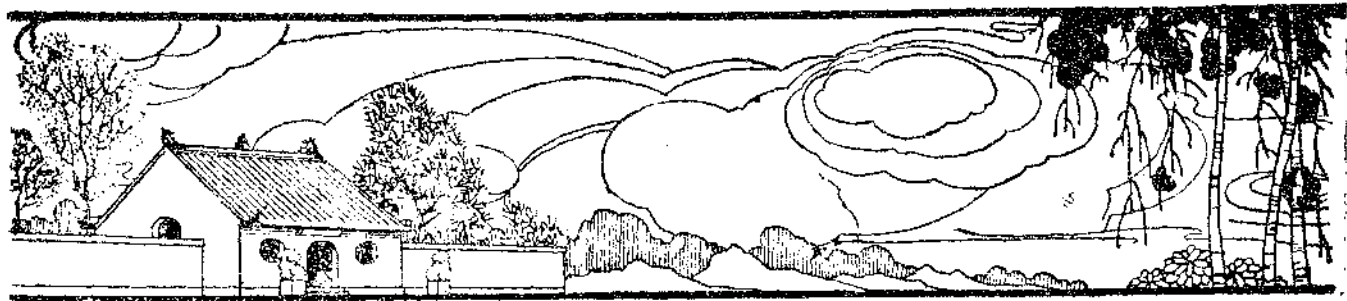
在雲岐的眼前，浮起了方才晚飯時的情形。在他所坐的一桌上，有好幾個女子，負這學校全責的周克良，却只着一件汗背心。吃飯時，克良也絕不謙讓一下，一口氣就是三碗，吃了就走開。

「那你爲什麼現在倒有些拘束起來了呢？」

雲岐說不出什麼，只淡淡地一笑。

「想不到雲岐今天也老嫩起來了。遂珞，你說有趣麼？」

坐在很近一條長檯上的遂珞，身體微微動了一下，似乎作着常有的抿嘴一笑。



一羣女孩子，笑着從中間一間教室裏走出來。

「靈淵！靈淵！到這裏來坐。」遂珞對其中一個叫着。

「靈淵！來！」堅侯也叫着。

其中一個女孩子，聽見了這叫聲，就趑趄着走過來，坐到了遂珞的長檯上。但她沒有和遂珞那樣一順地側坐，却面對了遂珞跨坐着，將兩手撐着檯面，一跳一跳地，宛如玩着翹翹板。

在黯淡的餘光中，誰都看不清誰的面目。遂珞穿的是白衫子，黑裙子，靈淵穿的是紅的西式女衫，爲了相去很近，雲岐還可以辨別得出。

遂珞一看見靈淵坐到她的面前，立刻改變了方才的沉默，側轉了身體，低着頭，和靈淵咕咕地說起話來。她腦後的S髻，顯出了一個模糊的輪廓。

靈淵不大回答，除了手撐着，腳跳着以外，頭還時時搖着，側着，剪得和耳根一般齊的短髮，隨即披散着，波動着，好像要掙破這初落的夜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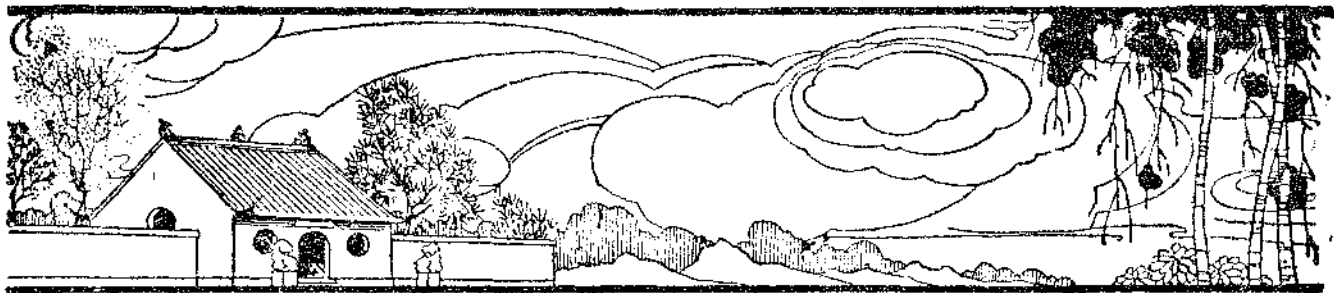
「靈淵，」堅侯說：「這是我特爲給你們請來的國文英文教員陸先生，你知道麼？」靈淵回過頭來看看雲岐，可是除了覺得雲岐的面上有着耀光的眼鏡以外，也看不清什麼。她不曉得對於堅侯這句話，應該怎樣應答才好，所以她看了一下，又將頭回到了遂珞的胸前。

「他是堅侯的同學，」遂珞在咬着靈淵的耳朵說：「文學是怪好的。——」她們這樣說着的時候，堅侯和雲岐不再管她們，也就隨便說着他們的話。

「我總覺得你今天有些不大高興。」堅侯又關切地問：「到底爲什麼呢？」

「的確我有些不大高興。但這不是關於這學校或這學校裏的人的，爲什麼，現在我不告訴你，後來你總會知道的。」

「你真工愁。」



「幸而我並不善病。」

他們都笑了起來，可是誰也只有自己知道在笑，沒有看見別人。

他們談了一會，聽見克良在裏面聲如咆哮說話。他們正想聽聽他在說些什麼，可是他已經到了他們的身邊，黑暗的夜色，掩不住他那赤露的兩條臂膊。他說：「堅侯到我家去睡，雲岐則和景求睡到校外宿舍去。景求在外面，就要去了，雲岐就回去吧。行李早已挑去了。」

他和雲岐沒有見過幾面，那種熟悉的稱呼，却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

「你們都去好了，我自己拿來。」堅侯倚着藤椅不動，雲岐則已立了起來。

「那末我回去了！你早些來。」克良說了回身就走，雲岐隨在他的後面。穿過教室，到了辦公室裏，克良又給雲岐和景求介紹了一下。

「我我我們早些去，洗洗澡的水要要冷的。」景求口吃地說。

雲岐隨着他，出了門，向西走了幾步，過了一條橋，再向東走了幾步，就到了校外宿舍。距離很近，雖然要從橋上繞些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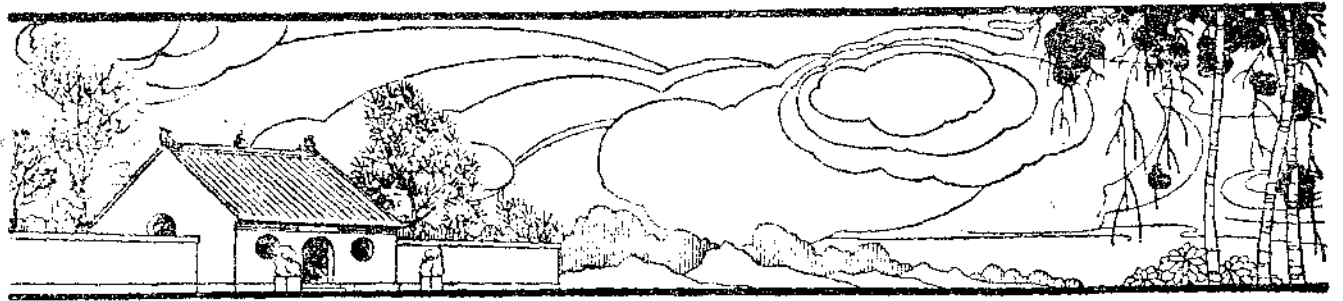
沒有校役，兩個人自己動手點了燈，洗了澡，然後各自搬了一條凳子，到內牆門的外面來乘涼。外牆門早已門上，這一個大宅裏就只有他們兩個人，所以他們除了短褲之外，身上不再着別的。

景求取出了一把三絃，琤琤琮琮地彈起來。陰曆六月十九夜的殘月，已經爬到屋脊上，鉛一般的光輝，還照得出景求手指的飛動。

「史先生真有雅人的深致。」雲岐拍着蚊子說。

「那裏那裏！」似乎很着急的謙遜：「玩玩玩玩罷了！玩玩罷了！」

彈了一會，由於雲岐的詢問，景求說明了他自己的經歷：他剛剛在這學期畢業於省立第一師範，由於郭家兄弟的介紹，來這裏仙女校當會計兼音樂教員，因為他於一般的師範



功課以外，所選習的專科就是音樂。

「誰是高家兄弟？」

「就是高家基和和高家本。」

「喔！是他們，在今年春天見過他們的。」

「不不不！他們和克良等都都是朋友，他家在在這裏讀書的，也也有幾個人，所以常常常來的。」

雲岐又問了他好些事情，他也很直爽，問無不答，答無不盡。

雲岐上牀睡時，他深深地覺得，這裏有一個新環境，令人喜愛的新環境。不過他能不能和這個新環境適合，他却覺得有些茫然無把握。

暑期學校裏教英文的奚宗汶，爲了家中有事，回去了，克良急得很，就在一天早上吃早粥的時候，仍用咆哮般的聲音對雲岐說：「本來是不應該煩勞你的，你有你的事。但是在這一時之間，免得另外去找人，就請你辛苦幾天，好不好？」

「那有什麼不好，我的事本來沒有時間限制。」說了，雲岐就去上課。

在教室裏，有二三十個人。雲岐一走進去，大家都用新奇的眼光注視着。雲岐看看，只有遂珞是認識的，其他一個也不認識。他教女學生還是初次，何況他比她們還大不了多少。他有些窘。

「我不過代幾天課。」雲岐拈了粉筆說：「所以打算不照書本教，只和你們研究一些造句和作文的事情。書本還是由奚先生教下去。不過你們如果有什麼不懂，當然也可以問我。」他這樣一說，大家都將攤着的英文教科書合攏來，抬起了頭看着他。

她們對於用 Diagram 來分析句子，似乎還是初次看見，因此大家都感到了興趣。

「是呀！這是最好的方法。」坐在遂珞一桌的遂芬在低低地和遂珞說：「我在澄懷女中裏會看見過。」



雲岐並不一味的講解，他時時發問，例如那一個字應該放在什麼地方，總要聽她們說了，他才再說。而回答他的問句最多的，就是遂芬。

遂芬回答得最多，而且也回答得最準確，雲岐不免稱讚了她一下。她笑了。由於她的多說話，多笑，教室裏的空氣已完全改變過來，雲岐完全恢復了他那安定的心情。到此刻，他才一個一個認認她們。

第一個他就看清了遂芬，她的年齡要比遂芬大些，眼眶很深，有如西洋人。她背後是她的妹妹遂芳，面色很黃，似乎正在病後。她們和遂芬是堂姊妹，他早就知道，現在他爲了她們和遂芬在一起，猜對了。

其中有一個人，年齡很小，穿着淡紅衫，獨自坐在一張桌子上，很注意地聽着講。她額上垂着前劉海，耳前垂着兩縷短髮，都剪得很齊，腦後則垂着辮子，那種打扮，很和別人不同。她的面目，流露着英爽之氣，也不像一般女孩子那樣的柔媚。

下課之後，雲岐從這教室裏走出來，走過中間的大教室時，看見有兩個人坐在那裏，在他們的前面則立着一個低頭的女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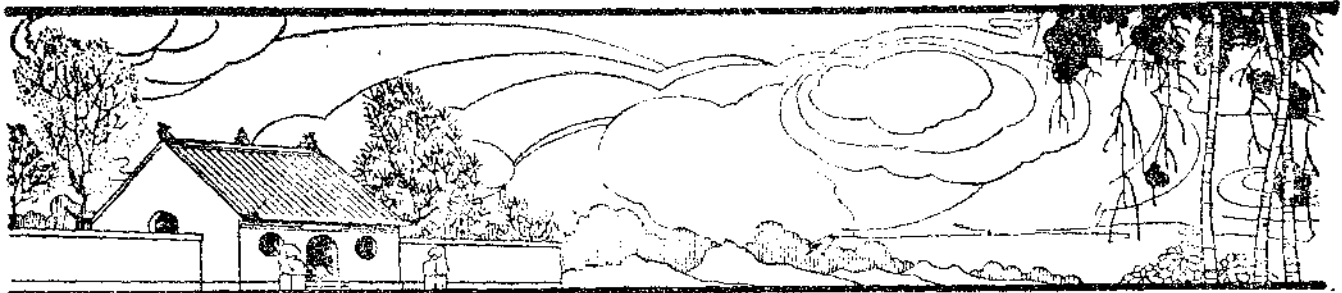
「靈淵：何必這樣，就穿了吧！」坐着的男子說。他和雲岐差不多大，也戴着眼鏡，不過身材要比雲岐矮小些。

「隨她去，我不管！」那個坐着的女子說，她似乎比了他們都要年長些，一定已在三十開外了。

「我不要！」靈淵將身體一扭，作着不要的表示。同時，嘴翹着，一面孔的不高興。她看見雲岐走過來，才抬頭對雲岐看看，這一個桌子邊走到那一個桌子邊，似乎要掩飾她那不快的神情。雲岐看清了她那秀麗的含瞋的雙目。

「尊駕是陸雲岐先生麼？」那個男子突然立起來迎着雲岐說。

「不敢，正是。請問先生尊姓。」



「我叫金瑞章。」

「金先生也是本校的教員麼？」

「以前會教過，現在不是。久仰陸先生的大名，現在陸先生來了，我們很歡迎。」

「不敢當！」

他們就這樣說了下去，靈淵和那個年長的女子則都靜了下來，在一旁聽着。

東面那個方才上英文的教室裏，在陸續走出人來，有幾個看見靈淵在那裏，叫着她，她不去。一會，那個耳前垂着短髮的走出來了，靈淵一看見，就叫着：「守先，守先，下課了麼？」奔了過去，傍着她，和她一同走到外面去了。

年長的女子，又稍爲坐了一下，也就走到西面去。雲岐心裏有些不明白：她是學生麼？爲什麼如此年長？她是教員麼？又並不和教職員一同吃飯，還是和學生一同吃飯的。她也戴着眼鏡，神氣就好像一個女教員。

「金先生下半年要往那裏去任教？」雲岐一面轉着念頭，一面還是和瑞章談着，因爲他知道瑞章是高等師範畢業的，所以這樣問。

「身體不大好，想不到那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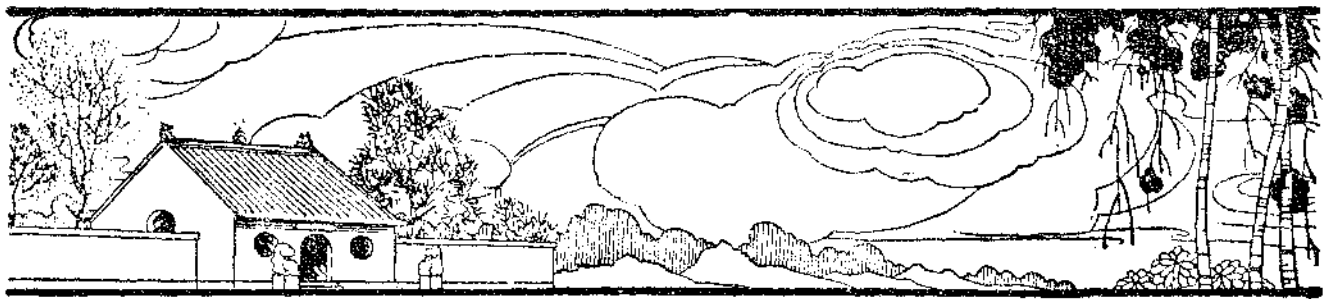
「那末以後倒很可以談談，府上離這裏近麼？」

「就在西門外。以後一定要時常來請教。」

雲岐記望着自己要做的事，談了一會，乘着第一次大家覺得沒有什麼可說的時候就向瑞章告辭。

兩星期過去了，雲岐搬到了岑宅。岑宅就在學校的東面，相去不過一二百步，同在市河的南岸。原來學校對面的何宅，現在正在修理，開學後將完全作學生的校外宿舍。

岑宅第一進房子，除了出入的一間，有一個年老的門房在那裏以外，都關閉着。第二進是一座大廳，西面的兩間，作了圖畫教員裘平原一家的住所，中間一間是英文和算學教



員奚宗汝和他的妻子。東面一間，地下的方磚要填得高些，原是大廳旁的書房，由屏門隔成了前後兩間；後間作了裘家的餐室，前間就是雲岐所睡的地方。大廳三間是長窗，書房這間是短窗，各窗前面則是一片很大的方場，據說，原來是更寬敞的大廳，給火燬了的。

雲岐和宗汝本來在上海就見過。宗汝雖然是電機工程的理學士，却很喜歡文藝，長於寫作。因此，他處在雲岐和平原之間，很是適合。

平原一看見雲岐就說：『你的故鄉，我會到過，並且還在那裏住了三年之久。』

『怎麼你會來的呢？』雲岐不免有些驚奇，因為他在故鄉時，從來沒有聽見各學校有這樣一個名字的圖畫教員。

『我在你們那裏的三十六標裏當兵。』

『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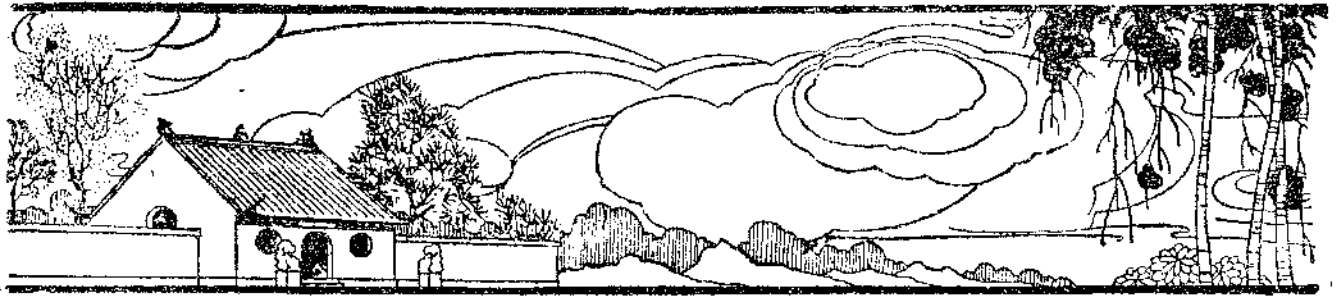
這難怪雲岐沒有聽見過他，不但他並沒有在那裏當過教員，並且那時又遠在十多年以前，雲岐還是小孩子呢。

雲岐看看平原，雖然有着軍人的風度，面孔很黑，體格結實。一口鎮揚一帶的普通話，也使人想他是吃過糧的。不過他的頭髮長得很長，似乎已經兩三個月沒有修剪，一舉一動，都好像劃出了明顯的線條，一言一語，也好像帶着配合得很好的色彩，却又使人一目了然：他是一個藝術家。

每晚是他們三個人最快樂的時間。因為天熱，晚上不能作什麼事，除了朋友們一面乘涼，一面閒談，還有什麼更好的消遣呢。

這天堅侯和他的妻子遂瓔一同由上海回來了，學校裏格外熱鬧了起來，幾天前克良主張要買的網和網球，也帶了來，大家就到後面的球場上來打球。

這球場如果說是在後面，還不如說是在前面，因為牠在各教室的南面。牠和各教室之



間，有一塊很高的牆分隔着，牆北是各教室的大天井，牆南就是牠。原來牠不是球場，是一個小小的花園，爲了這宅子改了學校，所以花園也成了操場。場的西端，還有着一些修竹和許多株桃杏之類。

克良最起勁，獅吼般的說話聲和梟鳴般的笑聲，充滿了全場。然而克良的球却最壞。學生都來看，看見他那樣的發不出，接不牢，球和他的拍子接觸不到，沒有一個不笑的。然而這笑，却一毫沒有輕視的意思。

堅侯的程度和景求差不多，能够發得出球，緩緩的來球也能够回着。瑞章也來加入玩，他就比他們好得多，有好幾年的程度。宗汶也玩得很好。只有平原，他說他根本弄不來這新鮮的玩意兒，只好不加入。

玩得最好的，似乎還算雲岐。他有他自己的拍子。

「怎麼他倒又會這一手？」遂芬在對遂珞說。

「我聽堅侯說過，他在學校裏本來就很會玩。」

靈淵也在驚奇。不過她的驚奇和別人兩樣些，不是驚奇雲岐的會玩，而是驚奇瑞章的玩不過雲岐。

「今天瑞章碰到敵手了。」靈淵身旁的年長女子說，她是處處隨着靈淵的。

「逸姊要不要去玩玩？」瑞章休息下來，到了她們的身旁，對那年長的說，一面還在喘着氣，揩着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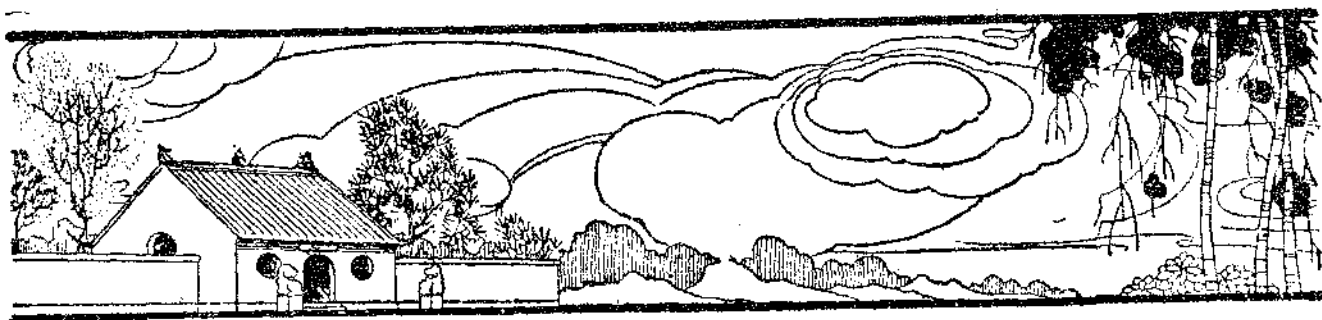
「我只好玩玩木球。」

的確，她時常和一羣年齡較長的人，在教室前的大天井裏玩木球。

「你也去學了玩。」瑞章對靈淵說。

「誰高興玩，這樣費力！」嘴一披，眼睛一瞄。

「真是嬌小姐，總是媽寵出來的。」



逸辰笑笑，似乎並不否認她的寵愛靈淵，反而面上現着得意之色。

「啊呀！」大家發出了這樣一個呼聲，一個球被克良打到南面的牆外去了。

「我去拾。」雲岐說了，就一手執了拍子，一鼓作氣，踏着倚在牆邊的一片木板，躍上了牆頭，大家又發出了一個「啊呀！」

靈淵笑了，她覺得看一個人躍到牆上去，還是第一次。

「這倒有些像舊小說裏的飛檐走壁。」逸辰對她的女兒說。……她沒有說完這句話，雲岐已經跳到牆外去，看不見了。好一會，牆外一無動靜。

「雲岐：怎麼樣？找到麼？」堅侯叫着，他爲了氣力不大，早已不玩，就和遂瓔姊妹們立在一起。他汗也沒有出，依然保持着他的翩翩風度。

「難找呢！遍是割人藤。」牆外飛來的答覆。

大家都不打球了，一面在總休息，一面就在等雲岐。

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候，忽然撲的一聲，從天上掉下了一個球。

「找到了！」靈淵先喊了出來，其他的人也都跟着喊：「找到了！」同時，都格外注視着牆上。

突然，在雲岐跳下去的東面幾尺，他一手揚着拍子，一手憑空作勢，真好像從平地上跳起來的樣子，又立在牆頂了。

「呵！上來了！」靈淵喊着，其他的人附和着。

雲岐在牆上向地下看了看，毫不猶疑，就跳了下來。

「呵！跳下了！」

「那邊你怎麼能够上來的？」堅侯問。

「牆並不很光滑，只要有容得下腳尖的地方就够了。」球又繼續玩着。



牛郎織女傳 (五幕劇)

魏如晦

涼月橫舟，銀潢浸練，萬里秋容如拭。冉冉鸞駝鶴馭，橋倚高寒，鵲飛空碧，問歡情幾許？早收拾，新愁重織。恨人間，會少離多，萬古千秋
——張堃夫「奪錦標」

第二幕

(時間) 明嘉靖四十四年七夕

(地點) 惡魔界之原野

(人物) : —

牛郎 卽朱明兒。

織女 卽孫錦姑

使者 卽朱老伯。稱正義使者。

魔王 卽楊嵩。稱混世魔王。

臭花娘 卽花姣姣。領袖蛇魔。

狐魔 稱狐假。

虎魔 稱虎威。

狼魔 稱狼心。

狗魔 海狗。稱狗肺。

犬魔 稱走狗。

兔魔 稱狡兔。

蛇魔 女，二人。一稱無鹽，一稱嫫母。

(佈景) 自人間至天堂所經之惡魔界原野。最後爲天幕，天幕前爲海，再前則是海岸。岸邊有小岩石，靠左有大岩石，此岩石可轉動。右台口有奇形樹一棵，甚高大，可轉。左台口較後，亦有一虎形石，亦可轉動。大岩，樹，虎石，內皆藏人。

大岩石如扇形聳立，前後面須能站人。後面有穴，三人可同時出入，張翕如虎口。樹係半面，轉過以後，中恰嵌立一狼，兩手適在枒杈內。虎石亦然，作虎形，但轉後，背面却空，中藏虎魔。虎石上有虎尾草。

幕啓前，風聲，鑼聲，鼓聲，激烈響震。幕啓時，滿台藍光，海濤飛動，隱隱有浪擊岩石聲。光漸亮，終至滿台亮足。一海鷹，較人間所見者大，自台左向右，掠浪而過，有怪鳴聲。鷹聲

方止，又一大鳥，如今代之飛機，夾着飛機鳴聲，自右台口近地處，向左台內飛去。接着狼樹扭動身軀，叫，數下又復不動。狼聲剛止，虎石大動，有虎嘯聲，復靜。每一聲響體動時，一圓光特射其處。旋即爲海濤，海嘯聲，特響，伴以激烈鼓樂。旋復靜下。至此，牛郎在前，織女次，使者殿，後相偕登場。牛郎縱目四視，景物幽奇，大興奮，回顧織女，對話開始。輕鼓聲繼續不斷。

牛郎 這個地方的風景，真是太幽美，好像不是人間呢！

織女 (點首，欣賞) 天神，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天上嗎？

使者 (微笑) 你們大概被這兒的風景陶醉了吧？

織女 這兒的風景，真是太好看，太美麗了！

使者 (微笑) 你們並沒有到達天上。

織女 (不解地) 還沒有到達天上——！

牛織 這兒是什麼地方？

使者 (微笑) 叫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非天堂，又不是地獄，乃是上天下地，必得經過的一個地帶，是人獸之間的一個關頭：這兒叫做惡魔界！

織女 (不解地) 惡魔界？

牛郎 什麼叫做惡魔界？

使者 (笑) 天機不可洩漏，我不能告訴你們。

織女 (不解地) 天機不能洩漏？天神，怎麼你說的話，我有些不大懂？

使者 (笑) 將來總有懂的時候。

牛郎 (陶醉地) 真美麗！妹妹，你看！(跑到海邊) 這兒有海(看，轉身見岩)，也有山岩(再轉到怪樹，跑過去)，還有這樣奇奇怪怪好看的樹(摩着樹的枝幹)。

(樹動，有狼叫聲。)

牛郎 (驚訝，對樹上下左右看) 這是怎麼回事？(向着使者)

使者 (笑) 這也叫做天機不可洩漏。

織女 (發現虎尾艸，跑過去) 哥哥，這兒還有花艸呢！(拉虎尾)

(虎石大動，虎嘯聲，旋靜。)

織女 (驚駭，向使者) 怎麼，好像是老虎的聲音。

使者 (笑) 似虎非虎，非虎似虎，這也是天機！

牛郎 (莫名其妙地) 天機怎麼有這許多？

使者 (長笑) 多得很，等着瞧罷！(頓) 你們喜歡這個地方嗎？

牛郎 (笑) 喜歡！

織女（同時）喜歡！

使者 那麼，你們就在這兒歇一會兒罷（指內），我去去就來。

織女 你到那兒去？

使者（笑）不遠（指內），就在那邊。

（使者向他們含笑點頭，沒入幕內去。）

牛郎（看使者沒入以後，再看四周，高興的向織女）真沒有想到，居然有這樣好的地方。

織女（陶醉地）簡直是像在夢境裏。（抱緊手，望着天，突然又鬆下手，向明兒）明哥，你够高興了嗎？

牛郎（無限愉悅地）够高興了！

織女（微笑，陶醉）還沒有到天上，已經是這樣美麗，要是上得天堂——（抱起兩手）

牛郎（緊接）我們還會有更大的幸福！（向天，自語）幸福！我們能得到一切我們所希望的！我們不再有憂慮，不再有焦愁，不再有饑餓，不再有凍餒——

！
織女（緊接，向明兒）也不會再有那討厭的婆婆（若干驚怖地），那可怕的地主——楊大爺（情感激越地）！明哥！我們將不知道要怎麼高興呢！

牛郎（高興地）我可以把父親接到那兒！

織女（高興地）我也可以把母親接到那兒。

牛郎（激越地）我們大家共同享受幸福！

織女（感動到極點）幸福！我們把這些幸福，再帶到人間！

牛郎（很溫情的執着她的手）妹妹！（笑）

織女（很激越，被感動的，也執着他的手）明哥！（有點羞澀）

牛郎（帶笑地）真沒有想到（看四週）我和你，也有這麼一天，能一同來在這樣好的地方，一同上得天堂！

織女（激越地）要是能永遠這樣，那就太好了。

（轉身四顧，明兒跟着看。）

（明兒扶着她，向海邊走，她靠在明兒身上。）
（音樂悠揚的奏了起來。）

（她們緩慢的走到海邊，向廣大無垠的海看。）

（一對同命鳥，掠着波光飛過去。）

牛郎（很熱情的）妹妹！你看！（指）

織女（熱情地）一對同命鳥！

（突然「鳴」的一聲，一陣怪風起。牛郎大驚，急鬆手。織女亦驚看。）

（狂風大起，烏雲在天幕上不斷掠過，樹木震動，海濤囂捲，飛沙走石。）

（牛郎織女衣被風吹動得亂飄，漸至站不住脚。兩人大驚失色。）

牛郎（驚叫）那兒來這麼大的風？

織女（被風推動）啊——！（向後退步）

（牛郎急忙跑過去把她抱住，四顧，想找躲藏的所在。）

（天光愈暗，風聲愈大，海浪聲愈激。）

（最後，牛郎決擁織女入右台口入道內，迎風向前掙扎，三步兩退。）

（就在他們將達右入口時，鑼聲一響，燈黑。暗中燄火，魔王現扇子岩上，口中吐火。）

（魔王金面，紅髮，血盆大嘴。）

（犬兔旁侍，係牛身獸裝，作人立。）

（燈亮，牛郎織女都不約而同的顫抖起來。）

（風靜浪平，一切完全恢復暮啓時狀態，僅有勻稱鼓聲。）

魔王（當他發現牛郎織女）你們從那兒來？

牛郎（顫抖，帶哭泣聲）從家裏來！

魔王（再用手一指）家在那裏？

牛郎（哭泣聲，但仍擁抱着織女，她不敢抬頭）海邊的村子裏。

魔王（再用手一指）向那兒去？

牛郎（顫抖地）到天上去。

魔王（大笑）乳臭小子，也想登天！你可會想到，咱老子這兒的一關，是不好過的！（擺一個很好看的工架）

（牛郎，織女，顫抖無語。）

魔王（擲動着鼻子）若從此地過，丟下買路錢！（頓）你手裏抱的是誰？

牛郎（顫抖地）是我的妹妹。

（魔王沉重的脚步下岩，逼牛郎織女後退，至台右角。）

魔王（大笑）好看得很！好看得——很——！（後退兩步。）

牛郎（怒意）你是什麼人？

魔王 我乃混世魔王楊大爺！

（牛郎織女，同驚退數步。）

牛郎（自語，不解地看）楊大爺？

織女（向牛郎）天神往那兒去了？（向裏看）

牛郎（顫抖地）誰知道呢！（急得擺手）

（說着，擁織女向左側退，想趁機逃。）

魔王（會意，向犬兔）孽畜！還不替我把路斷了！（犬兔同聲叫，如應命。急趨，阻左右路。明兒急借錦姑向左右，路均被斷。二人焦急彷徨。）

魔王（進幾步）休想逃走！（指織女）你過來！

（織女驚嚇得哭了出來，向後縮，牛郎把她抱得更緊。）

魔王（向織女）你要咱老子自己動手嗎？

（魔王逐步進，牛郎織女逐步退，直把他們逼靠了岩石。）

（牛郎織女緊貼着岩石，織女顫抖得很厲害，牛郎有些憤怒。）

魔王（突然的抓織女）……

（牛郎急轉身護她。魔王抓住牛郎向台中一扔，連帶的織女也到了台中，牛郎倒地。）

（魔王拖織女走，牛郎爬起趕，魔王對他一脚，將他踢倒在地。）

（織女大哭，被惡魔一把拖到岩上。）

（犬兔跟着跑過去，兩旁侍立，工架極好看。）

牛郎（掙扎起，向織女）妹妹！

織女（被按在魔王膝上）明——哥！

魔王（對牛郎）你還有什麼話說？

牛郎（奮立）我要你還我的妹妹！

魔王（哼一聲，搖頭）辦不到！

（牛郎將牙一咬，衝上去，犬兔一攔，魔王趁勢退，牛郎被推，復跌出數步外。）

（燈黑，扇子岩就在這時旋轉，至另一面。轉定，蛇三鳴，從岩穴內伸出三個巨大蛇頭，向空幌動，口內吐着火紅練子。）

（牛郎慢慢爬起，再走過去，一見大駭，倒退，蛇又三鳴，擺動着頭。牛郎恐是眼花，擦着眼睛看，進前。）

（就在這時，三蛇頭完全沒入洞內。）

（牛郎擦好眼再看，見什麼也沒有。正想走上去，穴內伸出三個女人頭，同向牛郎叫一聲：「牛郎！」牛郎又嚇得倒退幾步。）

（三個女人，欸欸擺擺地，從洞內走了出來。）

（原來這是三個蛇魔，兩手均戴着蛇皮手套，從洞內伸出的蛇頭，即是她們的手。她們身上，也都穿着各色的蛇皮衣裳。）

（中間的一個，是臭花娘，即花姣姣，她領袖諸蛇，為魔王部下。）

（她們從洞裏有節拍的走了出來，向前下崖，面着牛郎，動作極統一，鼓勻稱相配。）

（三人都奇醜，各人胸前掛着一個骷髏，反面是不為人見的女魔假面，預備最後應用。頭上紅花綠葉，插得滿頭。）

（走到牛郎前，三人同向牛郎萬福，叫着「牛郎

！——然後起立成排。

（牛郎想找路上崖，但左走左擋，右走右擋，想躲過她們，從中衝出，又辦不到。牛郎氣憤的站着不動。）

蛇魔（甲，醜笑）牛郎哥！有什麼不高興嗎？

（牛郎看看她，不理睬，把頭偏過去昂着。）

蛇魔（乙，醜笑）想找你的情人嗎？（同時把手巾一揚，飛一個斜眼。）

牛郎（回頭看他一下）關你什麼事？

臭娘（冷笑）沒有望了！我們王爺已經把她帶回洞裏去了！

（牛郎聽到這裏，有些憤恨，咬着牙想。）

牛郎（惡狠狠地）啐——！（復轉回身）

蛇魔（三人同聲）天下的美女多得很！（醜態）我們這兒就是三位！

（牛郎恨極，發恨聲。）

臭娘 牛郎哥，你看，我還不够美嗎？楊柳腰（擺腰），梅花額（指額角），櫻桃小嘴（故意把嘴擠小），十指尖尖，——！（伸出手）還不够你享受嗎？（故意扭捏）

牛郎（氣極，把她推開）去！去！去——！

（臭娘不屑地看他一眼，退。蛇魔甲上。）

蛇魔（甲）你看我，還不够美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膚如凝脂，聲如黃鶯。走起路來，扭扭捏捏。

牛郎呀牛郎，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摘枝，你不要錯過大好的機會呵！

牛郎（咬緊牙關，轉身）虧你說得出——！

（甲蛇魔看他一眼，退下。乙蛇魔上。）

蛇魔（乙）還有我呢！修短合度，美如月裏嫦娥；嬌豔非凡，宛似春江花月。就是那漢朝的飛燕，唐朝的貴妃，浣紗的西子，出塞的昭君，她們見了我，也要覺着自己是奇醜不堪呢！（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牛郎呀牛郎，現在淑女是在你的面前了，你不要將來後悔呀！

牛郎 你簡直不要臉！

（牛郎把她推開）

（臭花娘大怒，挺身向前。）

臭娘（流氓腔）牛郎，你不要這樣不識抬舉呀！

牛郎（反感地）不識抬舉怎麼樣？

臭娘 怎麼樣？我老實的告訴你，不曉得有多少少的美男子，追求我們姊妹，甚至相思成病，我們都還不把他們看在眼裏呢？哎——唷——！你還搭什麼臭架子！（把小手巾又是向牛郎眼前一揚）

牛郎（反感地表情）……

臭娘 你簡直是一根木頭，一塊石頭，遇到這樣的美人兒，都不曉得享受。你去問問人，我們姊妹三人，我——臭花娘，她（指）——無鹽小姐，她（指）——

無鹽小姐，那個不知，誰人不曉？真不知有多少人，想我們都想瘋了啊！

牛郎（憤憤地）別麻煩，讓我去找那個魔王去！
（拉開她，就向岩石上跑。無鹽姨母本站在後面，兩人一下擋住。）

蛇魔（無鹽姨母同聲）你過得了第一道關，可過不了第二道關！

牛郎（氣極）你們真的要阻攔我嗎？

臭娘 真的阻攔又怎麼樣！

（牛郎死力地想衝過去。她們三人向岩退，牛郎追上，被推再跌。她們上岩，背對觀眾。光較暗。）

牛郎（重新爬起）我不相信我衝不破你們這一關！

（向岩跑）

（就在牛郎說話，觀眾注視他的時候，三蛇魔已換上假面。當牛郎將達，三魔同時轉身，面目極可怖，牛郎嚇得大叫，鑼響，燈暗。）

（扇子岩再旋轉，復現魔王，犬，兔。魔王手裏拿着幾串珠寶。犬捧着金元寶，兔捧着銀元寶）

魔王（指）牛郎！你好倔強！咱老子殿下的三個美女，都不能引動你的心！（重）你究竟打算怎樣？

牛郎（堅決地）我要我的妹妹！

魔王（惡狠狠地）要你的妹妹！你可休想！你既然不要美女，我可以再給你別的東西！你看，這是金

——！（指金，重敲一下）

牛郎（想，自語）金——！

魔王（送回金，再取過銀）這是銀——！

牛郎（想，自語）銀——！

魔王（還過銀，拿出珠寶）這是珠寶——！

牛郎（想，自語）珠寶——！

魔王（收起珠寶）金，銀，珠寶，人間還有比這更

貴重的東西嗎！

牛郎（想，自語）沒有比這些更貴重的東西——！

魔王（大聲）牛郎，你要不要？

牛郎（怔住）要不要！——金！銀！——珠寶！（

急轉，大聲）我不要！

魔王 女人你不要，金銀珠寶你又不要，難道你是一個大大的傻瓜麼？

（犬兔怪笑聲）

魔王（怒）牛郎！你究竟要什麼？

牛郎（堅執地）要我的妹妹！

魔王 此外呢？

牛郎 (憤然) 我什麼都不要！

魔王 你真的什麼都不要嗎？

牛郎 (決絕地搖頭) 不要！

魔王 (直指，震怒，大聲) 你要不要死——！

牛郎 死——？我不能死！我有父親，我有希望，我

要活！我還要自由！自——由——！比生命還要貴重

的自由，要是得不着它，我甯可以死！（轉身，大聲

）惡魔！我不怕死！

魔王 (逼問) 你居然不怕死！

牛郎 (決然地) 不怕死！

魔王 你不要後悔！

牛郎 (決絕地) 我沒有後悔！

魔王 你看罷！（指右樹）

(牛郎順着他的手看，樹開始轉向觀眾，有一特

種燈光射照。轉定，狼脫樹出，在地上打一個滾

，作狼姿態，然後起立，到魔前岩下，立在右面

。牛郎一驚。)

魔王 你再看！（指左方）

(牛郎看，燈光正對左方，一狐從內出，連滾幾

次，起立，作狐態，帶蹦蹦地走至魔王前。)

魔王 (對左內) 狐兒，快快過來！

(牛郎向海邊看，特燈光射海浪上，一海狗從浪

中直立起來，不斷以手揩嘴，然後伏下，跳過浪

頭上岸，起立，至魔王岩前，與狼並立。)

魔王 (看牛郎一眼，冷然地笑) 牛郎，你怕不怕？

牛郎 (經過考慮，突然地) 不怕！

魔王 (怒) 好！（大聲) 再看！（指虎石）

(牛郎看虎石，一強光打上去。)

魔王 (對虎石) 孽畜！你怎麼還蹲着不動！

(虎嘯聲起，石轉，轉定，一虎自石內爬出。身

子出一半，先張開大嘴，搖了幾下頭，纔全身出

來。將背一仰，伸個懶腰。大嘯，滾地。然後站

立起來，行至魔王岩前，與狐並立。狐迎湊上去

。牛郎見羣獸，有些胆怯，默然無語，樣子很難

受。)

魔王 牛郎，咱老子現在是等你最後的一句話了。生

死兩條路，你選着走罷！

牛郎 死活兩條路，要我選一條。我要錦姑，我要幸

福，他就要我死！我要是讓他搶去錦姑，他就放我活

！死——！活——！只容許我走一條路！我——要

——活！（頓）不，爲着錦姑，爲着幸福，我不能這

樣做，不自由，毋甯死！（轉身）惡魔！

魔王 (向牛郎) 你看清楚了麼？這是狐假（指狐，

第一外部國導演中的國影片 世界兒女



司公片影風大·司公業影華民
映公日不·製攝合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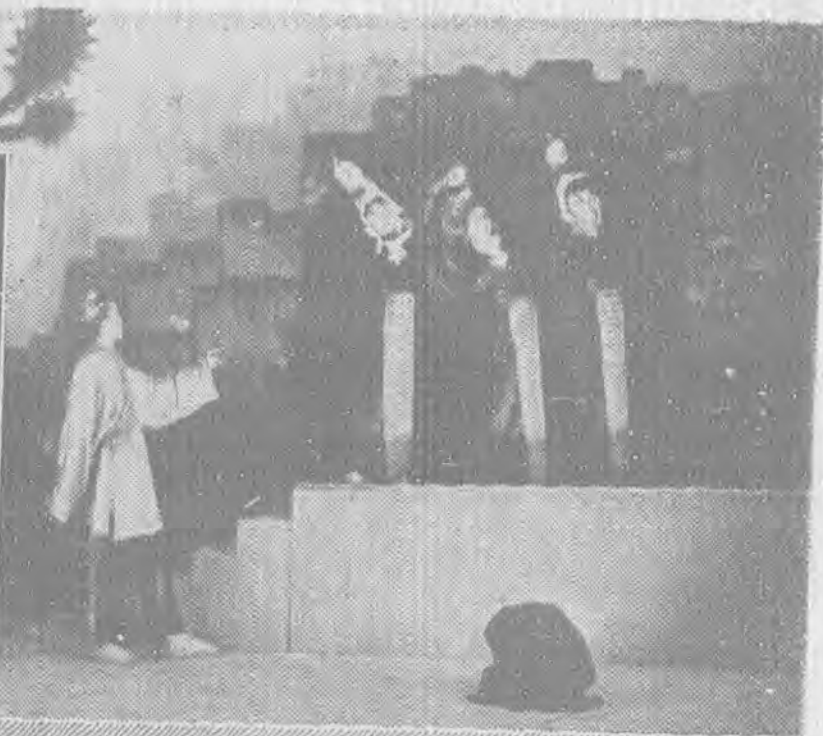
(上左) 幼年時的
代的世
界兒女
(上右) 阿蓮正
在寫信
給國新
，偏偏
朱清華
來了！
(中左) 成年時
代的世
界兒女
(中右) 應祖國
的召喚
而去的
李國新
(張翼飾)
(下) 本片導
演葉萊
克夫婦
與男女
兩主角

· 攝龍一移 · 面台舞的「女織郎牛」



租催夜漏爺大楊 · 幕一第

(飾敏沈) 女織 (飾殺錢) 郎牛



闕天詣女織郎牛 · 幕五第

郎牛惑媚魔蛇三 · 幕二第

• 說小影電 •

女兒界世

— 李

•• 表員演 ••
(序爲後先場出以)

李父.....	李邦佐	李國新(成年).....	張翼
李國新(幼年).....	吳文正	陳時中(成年).....	司馬英才
陳時中(幼年).....	邊肇基	老醫生.....	陳紹周
阿蓮(幼年).....	李君玲	朱清華.....	藍蘭
阿蓮養父.....	石揮	阿蓮(成年).....	英茵
阿蓮養母.....	張雪梅	醫手助手.....	沈瀟
原著：費穆	導演：賈克·弗萊克	監製：金信民	顧問：司馬英才
導演：露惹絲·弗萊克	民華影業公司·大風影片公司·聯合攝製		

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愛多亞路外灘的和平神像前，有一位軒昂的中年紳士帶着兩個孩子，在像前徘徊憑吊。那位紳士姓李，他在十年之前，是以工讀生資格在法國參加歐戰的一員，那時候和他同在法國的，還有一位姓陳的生死之交，不幸的是那位朋友和他的夫人在某次空襲下作了同命鴛鴦；在瓦礫堆中，總算替他們留下了一支弱息——陳時中，便是現在在他身旁的較瘦弱的那一個。另外一個，那是他的兒子，名叫國新。

現在，他隨了北伐軍底定江南的勝利而到了上海，因了心臟病而不得不辭去了團長的職務；報國有心，効命無術，在這和平神像前，撫今追昔，那得不使他低徊往事，萬感交集呢！

一直到了回家之後，他還是不能遣散這惆悵之情，他想到他的不能再爲國効勞，而世事多變，宰殺人類的大悲劇，却說不定會在明日重演。虎老雄心在，他祇有把他的願望寄托在他所教養的兩個孩子身上。

那兩個孩子也真沒有負了他的教養和他的願望。時中說：「我希望做一個醫生！」國新呢？他答得更乾脆：「軍人！」

正在他們談得興高采烈的時候，樓上賣花的小女孩子阿蓮却給她的養父從樓梯上摔了下來，這使他們父子都非常憤怒。老李警告那個養父說：「下次要是再這樣虐待孩子，那祇好請你們搬家了。」國新說：「來到我們家裏來，我們保護你。時中呢？他問着阿蓮餓不餓，一面，便忙不迭地遞給她一個蘋果。」

時光推移，十年忽忽的過去了，到了一九三七年的聖誕節。——上海被稱爲「孤島」後第一個聖誕節。時中和國新都實現了他們的心願。時中已經在醫科畢業了；國新受了榮譽的傷，頭紮紮紮，睡在床上。因爲他的體質本來強健，所以恢復得很快，再要不一星期，他便可以完全好了。

而十年後的阿蓮，却沒有脫離她養父的魔掌，他正迫着她去做舞女——他認爲做舞女比做工既容易賺錢，而且也能賺更多的錢。

阿蓮是甯願做工而不願做舞女的，可是她無法違抗她父親的命令。她把她的痛苦訴之於上帝。然而這不會轉變她不幸的遭遇，她還是做了舞女。

過了幾天，到了一九三八年的新年。國新的傷完全好了，看護他的朱小姐提議到舞場去及時行樂一下，也算替國新的傷愈表示慶祝；一來是感情難却，二來是如若堅拒，在禮貌上也說不過去，國新雖然心裏互着「匈奴未滅」而有些不願，但也總於去了。更何況乎有躍躍欲試的時中在一旁慫恿。

到了舞場，朱清華發現幼時會和她同過學的阿蓮已經做了舞女，而國新和時中却祇喝着白開水按兵不動，於是她便過去和阿蓮跳了，並且給了她所住的地址。國新和時中雖然覺得朱小姐所跳的舞女好生面熟，却再也想不起在那裏見過。

回到家裏，阿蓮的影子在時中的腦海裏再也忘不掉，想着想着，終於給他記起來了：是阿蓮，那幼時的伴侶；於是他想祕密地到舞場去探望阿蓮一次。然而他的計劃失敗了，國新追蹤而至，把他拖了回去，狠狠地用冷水澆了他的頭，責備他說：「你怎麼這樣沒有頭腦，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有心緒胡鬧！你天天想做一個大丈夫，可是處處還是一個混孩子，你說，我罵得有理沒有理？」

國新的責罵和冷水都澆不掉時中想見一次阿蓮的癡心，國新拗不過他，便以祇准一次下不爲例的條件陪了他去。這次不但是使時中證明了他的記憶不錯，也使國新對於舞場的敵視減低了程度，青年人對於弱者的同情熱烈地同時在他們兩個異姓兄弟的胸中燃燒起來了。

這時，阿蓮的「業務」也已不如剛做舞女時的清淡了。這也使她的養父有着機會過他的封翁生活，食用之外，還把阿蓮出賣青春所得的錢去孝敬賭場。阿蓮疲乏地回到家裏，他父親却還在賭場裏賭他的命運，阿蓮把他從賭場裏拉了回來，換得的是一頓毒打。

但這樣高壓，剝削的手段也不能維持多久，在忍無可忍下，被損害與被侮辱者的阿蓮也終於掙脫了她養父的毒打她的手，離家出走了。

離家出走以後的阿蓮不知道應該何去何從，人海是這樣的大，而她生活的圈子却又這樣的小；放在她面前的路祇有一條：去找她的同學朱清華。

朱清華所住的就是十年前她所住過的地方。她按址找到了那裏，朱清華明白了她的為難以後，用同情和鼓勵接待了她，說：「你做得對，換了我也是這樣的做的。住的地方你不必耽心，就住在我這裏好了。」

她並且把這消息帶到了樓下，向時中說：「你們猜，誰在我房裏？還要跟我同居哪。」

這是出乎時中和國新的意料之外的，來客竟是阿蓮。同時，這也使李父大加讚賞，他想不到這個十年前賣花的小姑娘居然有這樣的志氣，他慈愛地對阿蓮說：「祇要用得着我，我總幫你忙的。」

阿蓮的生活問題是暫時解決了，她準備從新開始過她的生活。然而她對如同嫡出的養母還是未能忘情，她情不自禁地冒着險去探望她的養母。

阿蓮的養父失了搖錢樹以後，他出去四處找尋都無一絲影踪，正在無法的當兒，他從他妻子那兒發現了阿蓮已經回來過的破綻；從這線索，他找到朱清華的家裏去。

朱清華和阿蓮這時還沒有回家，他們和時中國新正約着在一家小啡咖啡館裏。

等到他們回家的時候，李父已經實行他的諾言，把阿蓮和她養父之間的關係問題解決了。李父告訴他阿蓮已經到了在法律上可以自主的年齡，而他這樣虐待她，迫她去做舞女，在人情上也說不過去。但他還是簽了張支票給他，作為阿蓮和他斷絕關係的代價。

X

X

X

X

X

X

阿蓮在新的環境中過着她平靜融樂的生活，她除了到看護班上課之外，空下來便和時中國新清華等在一起。

「誰個少男不善鍾情？誰個少女不善懷春？」相處的日子久了，時中和國新對阿蓮的友誼上，便禁不住都茁長了愛苗，這在國新，因為胸中總互着「匈奴未滅」的念頭，猶自壓制。在時中，却如熱鍋上的螞蟻似的，露出了他徬徨不安的神色來。

國新看出了他的神情，見他來回的踱着，要說話而又不說話的樣子，便說：「時中，你好像有什麼話要跟人講似的？」

時中給他一語破的，便也鼓了勇氣坦白地說：「是的，可是我不好意思說，我不大懂得小姐們的心理，我沒有法子表示。可是你總看得出，我是愛阿蓮的。」

「你要我替你向她求婚嗎？」

「是的！除了你沒有別人比你更了解我了。」

「好！等我明天替你向她說吧。」

到了明天，國新果然替時中向阿蓮說了。她把阿蓮約到花園裏去，而叫時中躲在樹後，等到他們談得差不多的時候，讓時中走出來，他就假意的走開。

計劃是安排好了，阿蓮也遵約而來了，國新和阿蓮走到時中藏蔽着的近傍坐了下來。

阿蓮說：「你有話想對我說吧？」

國新說：「對了，有很重要的話。你得用心聽，並且要聽懂我的意思。」

阿蓮說：「好！我用心聽。」

於是，國新沉吟了一下，鄭重地說：「我所要說的話，蓮小姐，你是早已明白了的。簡單的說，有一個好青年，品學兼優的好青年，誠懇地在愛你。我相信，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如果你肯答應他，那就是他無比的幸福。」

誰知道阿蓮誤會了意思，她熱情地看看國新，說：「國新，我愛你！」

她熱情衝動地吻了國新一下，便含羞地飛也似的逃去了。

留下的國新和時中都窘得不堪，時中從蔽蔽的樹後垂頭喪氣地走了出來，兩人相對的看了一眼，便默然地向前走去，走了幾步，國新囁嚅地說：「她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

時中也覺得很尷尬。

「不！這是心心相印，肺腑之言，國新，我決不恨你。」

X

X

X

X

X

X

第二天，也正是阿蓮到兒童療養院去任看護的第一天。

祖國在召喚，國新決定走了，他悄悄地在旅行社買了船票，便回來向他父親辭行。

他父親說：「你忽然決定動身，倒是出人意外，不過我很瞭解你，無論是爲公爲私，都應該這樣做，你做得很對。」

國新摸出兩封信來，交給他父親，說：「請你把這兩封信交給阿蓮和時中，我不想當面跟他們說了，因爲可以省掉許多麻煩。」然後，他肅立，向他父親行了軍禮：「團長，我回去了！」

他大踏步地走了。等阿蓮和時中回來，讀到了他的信，阿蓮想趕出去時，却已經遲了，船已經開了。

這一晚，更深夜靜時，阿蓮還憑窗而立，似有所思，而在海上的國新，也憑欄聽着海浪的衝擊。

X

X

X

X

X

X

一年，兩年過去，烽火未熄，寄書難達，國新起先尚有信來，以後則是訊息杳然，就連時中寄去的信，也給退了回來。他的父親，也在這時因心臟病突發不治而死。

時中寄去的信被退回來，阿蓮本來不知道，時中和清華怕阿蓮傷心，也就瞞着她不讓她知道。這時候阿蓮是快樂的，因爲她還接到國新在很早以前所發出的一封信。他們在行跡上雖然疏遠了，但精神上却依舊連繫在一起。除了通信，阿蓮的手提皮包中，還藏着一張國新的照片，這是時中也知道的。

人是感情的動物，這在熱愛着阿蓮的時中，當然也不免有點痛苦，有一次，時中發覺阿蓮在出神沉思，便問她是不是在想國新？阿蓮略一遲疑，直認不諱說「是的」，接着說：「如果你走了，我也會想你的，你

們兩個我都喜歡，你們都對我這麼好。」

這樣想着的阿蓮，不久之後她發覺國新的存亡是不可卜了。三個月了，國新沒有一封信來，而在書桌抽屜裏，她又發現了時中那封退回來信。

而也正在這時候，因為工作過勞，她得了急性盲腸炎，多虧時中的小心醫治，和清華的慨然輸血，阿蓮得很快的就恢復了健康。

其實國新並沒有死，他祇是臂部受了傷。

趁着傷中的假期，他想回家來看一次父親和阿蓮他們。他沒有預先寫信回來，因為他想給他們一個意外之喜。可不料他到家的時候，正是時中和阿蓮在訂婚。這使國新又臨時轉變了主意，他打算悄悄地走了，再去盡他的「天職」，幹他未完成的事業。

但正當他返身欲行的時候，却為清華發現了，清華邀他進去，但國新說：「不！我不進去了，我很高興看見阿蓮跟時中結合，不能再給他們添新的麻煩了。」又說：「請你保守這個祕密，到他們生第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再告訴他們。並且替我問候他們。」

朱不禁說：「你呢？你不是也愛阿蓮嗎？」

「一樣的，她愛時中，我也愛時中，他們兩個能够結合，我也了了心願，我還要盡我的責任，做我的事情去。」

在他再度離開孤島之前，他到墓前去向他的父親告別：「爸爸，我已經成全了他們，兩個孤兒，成爲一對夫妻……可是，我也是孤兒了。」然後，他立正行了敬禮：「爸爸！我並沒有殘廢，我就回去了！」

這次「回去」的，已不止國新一人了，正當他臨去的一刹那，清華，阿蓮和時中也不期而遇的到了江邊。因爲祖國不單需要像國新那樣的軍人去盡責任，去做尙未完成的工作，同樣也需要以救護人類爲天職像時中和阿蓮那樣的醫生和看護，去盡他們的責任，去做他們的工作。

他們——兩對青年男女，應着祖國的召喚，踏上了迢迢的征途。



好萊塢十二小明星

張心鵬

隨着時光的消逝，許多煊赫一時的大明星，老的了！死的死了！興起的和沒落的，一批批地也不知有多少，童星何嘗例外；賈克哥根已是過去的人物了！賈克古柏·湯姆勃朗都長大成人了！狄安娜寶萍已經是馮保羅夫人了！童星的缺乏，的確也是好萊塢目下一個嚴重的問題呢！

童星的地位和聲譽，證之事實，在銀幕上並不見得比一般成年的影星們低落，或者甚至還要出一風頭呢。現在我把幾位銀色的小天使的概況，介紹給諸位，想必是影迷們所樂聞的吧？！

一：秀蘭鄧波兒 銀壇上最幸運的童星，無疑的當屬秀蘭鄧波兒，一九二九年她生於美國聖泰蒙尼加，她三歲時便由一個歌舞班中選拔出來演了一些教育短片。她的銀幕上生活開始上正軌的片子是“Baby takes a Bow”，第一次較優的成就是在福斯的“Stand up and Cheer”裏，以後她演了「小明珠」「小將軍」「小千金」「小紅伶」「小安琪」「小夏蒂」等；但在她所有初期作品中，超特之作要算是和比爾魯

濱遜合演的「小英雄」，以後又演了「小孤雁」「小公主」「青鳥」等；自一九三五年起，她連獲了四屆「寶座最佳影星」的榮譽。但她在一九四〇年演了「青春時代」後，便退至第廿六位，也就和二十世紀福斯解除了合同，宣告退出電影圈。同年年底，米高梅以閃電式姿態與她訂立合同，規定一年工作四十星期，年薪一〇〇・〇〇〇美金；米高梅須另外付給她母親喬治鄧波兒夫人教養費四〇・〇〇〇美金。據最近米高梅宣稱：秀蘭鄧波兒在一九四一年內拍片二部，一部已決定為“Kathleen”；另一部為音樂片，和密蓋羅納合演。

二：密蓋羅納 有「電影皇帝」「寶座最佳影星」「演技最佳影星」這許多頭銜的，沒有疑問，諸位一定知道是密蓋羅納了。密蓋和克拉克蓋博同為美國人仕最歡迎的影星，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生於紐約的勃洛克萊，在襁褓中時便由雙親領上舞台。在「仲夏夜之夢」中飾小妖精，有優美的演出，因此頭角嶄露。他具有超特的天才，能歌善舞，演過「怒海餘生」「頑童流浪記」「千里駒」「一吻定情」「笙

歌喧騰」等片。在「孤兒樂園」「幼年安迪生」二片中，尤其有優越的成就。此外又演了許多「哈台法官」的連續性影片，像「青春不再」「情竇初開」「初解風情」「春滿西域」「鏡花水月」「青春之火」「雛鳳清聲」等；現在他已經二十歲了，還演兒童的角色，未免有點「肉麻」吧？他現在的薪俸大於總統三倍！

三：菲蕾第巴塞羅繆 「小紳士」菲蕾第巴塞羅繆，在五年前的聲譽是駕乎密蓋羅納之上的，他有着俊秀的面貌，可愛的英國語調。一九二四年生於倫敦，身世孤苦伶仃，自小由姑母教養，他演過名片甚多，如「難爲了爸爸」「民族先鋒」「塊肉餘生」等；和泰羅鮑華合演「忠義雙全」時，且列名於泰羅鮑華之上。和密蓋羅納也會合演過很多片子，如「千里駒」「怒海餘生」「鬧海蛟龍」等；列名也「喫癩」密蓋羅納。並和嘉寶，弗特立馬區演過「春殘夢斷」。但自演了「桃李盈門」後，迄無新作問世，令人懷念不置。

四：金蕙漱 金蕙漱在極盛時代，曾是秀蘭鄧波兒主要的勁敵，她一般的童星一樣，也是由歌舞班電台而躍上銀幕的。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生於美國的大西城，她演過「壞坯子」「鬧禍坯」「四十五個

爺」「流浪公主」等；因爲年歲關係，孩子氣日見減少，在「校花小史」中已改變作風，此後將以少女姿態出現。她在福斯週薪本祇一八〇〇美金，但自秀蘭鄧波兒轉入米高梅後，週薪隨即加至二五〇〇美金，近作是在哥倫比亞公司和賈克古柏合演的「Her First Beau」。

五：寶貝白玲 銀幕上的第一個小歌聖寶貝白玲，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生於加拿大的蒙梯里爾，身世很可憐，由姊姊撫育成成人，面貌生得很討人歡喜，四歲時在夜總會裏獻藝，不久便改入播音台播音。一九三五年起踏進好萊塢就一鳴驚人，但他的個性狹窄，祇適宜於演貧窮的苦孩子角色，作品有「梨園恩子」「虹影花盤」「春風如意」「蓬島情歌」「珠轉玉盤」「金山漁歌」「南國鱗兒」「樂園歌聲」等；最近因爲年歲關係，所以嗓音難免起變化，以致無作品問世。

六：佛琴妮亞蕙特勒 她是一個富於演戲天才的童星，在「春滿西域」「幼年安迪生」中和密蓋羅納合演，給予觀衆的印象，諒必是很深刻的。她在三歲時開始拍了一部「Mobydick」，她有兩個姊姊和三個兄弟，同住在聖誕馬納卡山上。她會獨當一面演過「小茉莉」一片，成績非常出色。雖然她是個可以造就

的童星，但年紀已經十三歲了，再過兩三年便不能演小孩子角色了。

七：寶貝珊弟 寶貝珊弟和「再生緣」一小男兒「裏的李却尼古拉斯」，恐怕是好萊塢年齡最稚的童星了。像這樣四五歲年紀的小孩子，那種活潑的姿態，在銀幕上流露着，畢竟也為觀眾們歡喜不迭的。最初她在平克勞斯貝，瓊白朗黛兒合演的「鴛夢初圓」裏演出，現在又為環球公司攝製連續性的定型影片，她的「娘要嫁人」一片，剛在上海公映過不久。

八：裘蒂迦綸 在童星中除了出嫁了的狄安娜寶萍外，裘蒂迦綸的歌喉也非常動聽，不過是擅長爵士樂曲的，她的雙親和兩個姊妹，都是職業藝員，她演過「滿江紅」「綠野仙蹤」等；和密蓋羅納配演最多，除了「哈代法官家庭片」外，還合作了「金玉滿堂」「笙歌喧騰」；近作是和却爾斯溫甯格，喬治茂翻合演的「蓬門淑女」。

九：蘇珊娜馥斯德 她是顆新進的小歌星，她的歌喉較狄安娜寶萍清脆有餘，圓潤不足。她的年齡小於葛璐麗琪安，值得頌揚的，倒還是她的演技，最初她在「一代樂聖」中漏臉，因為成績優異，所以又和亞倫瓊斯合演了「雛鳳初鳴」，她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一〇：葛璐麗琪安 這位被好萊塢製片商捧成「狄安娜寶萍第二」的小歌星，她有着美麗的面貌，優秀的演技，圓潤的歌喉和超特的天才，她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她的第一部作品是「乳鶯出谷」，以後又和低音歌王合演「金橋雛鳳」，和新進男星勞勃司坦克合演「天外流鶯」，成績都非常出色。

一一：愛琳黛兒 自「珠轉玉盤」問世之後，那位活潑玲瓏的「小型宋雅海妮」愛琳黛兒，在影壇上已立了個永垂不朽的基礎。愛琳黛兒今年祇有七歲，但她那純熟的冰上玩意兒和天真的演技，已給予觀眾以深刻的印象。她在三歲的時候已在故鄉聖保羅練習溜冰技能，「銀冰豔舞」一片也是她所主演。

一二：琳黛惠兒 她是和蘇珊娜馥斯德一般的小歌星，生於一九二五年，身世很孤苦，由姨母教養，一九三八年四月踏入好萊塢，在平克勞斯貝的「雛燕新聲」裏演出，她能唱爵士樂曲，也能唱古典派的樂曲。

此外還有演過「孤兒歷險記」「頑童弄獅」的湯姆凱萊，以及六位小大亨，「小胖子」史本凱麥克弗美，薛佩兒琪遜，龐妮泰格蘭蕙兒等；和「桃李盈門」一小男兒」中的新童星傑米藍登，也都是在小明星中很有地位的，這裏都從略了。

· 作合體集演導大十 ·
· 演主合聯星明大位十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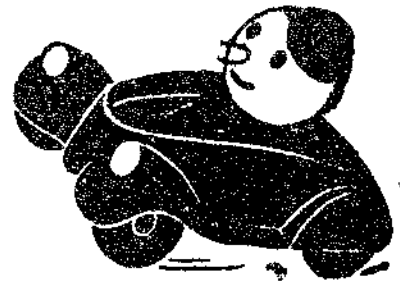
巴金名著搬上銀幕！



廿年影壇空前豪舉！

· 點地及期日映公意注 ·

司公業影合聯國中
— 品出常非 —



美國郵局中的竊信賊

葉金

——譯自 The Kiwanis Magazine 雜誌

美國各大城市的郵局中，常常有郵務

來捕獲舞弊人員那僅有萬分之九的機會。但是每當他們收到有人來責問信札遺失的時候，他們就要在瞭望台上努力工作。

續之後，這信就落入了那竊賊的手裏。

員舞弊的情事，所以各郵局都設有一種監察員，專對付郵務員的不法

兩年之前，白羅葛林 Brooklyn

那時候我正在白羅葛林的郵局裏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們正在加緊工作的時候，一個監察員突然走

行爲。這些監察員是守在一個柵裏的，所謂柵，就是一個像包廂式子的樓臺，懸空地建在郵局辦事室的

的商人向郵局報告：他們有幾封藏有支票的信遺失了。於是監察員就立刻暗中留意起來，結果被他們發

來，把一個叫做傑姆·潘得勝的郵務員喊住，叫他離開辦事的位置。

當中，就像一座瞭望台一樣；在這裏，那幾個監察員對於下面辦事人員的工作情形就可以一目瞭然，每

見一個分派信件的郵務員，偷偷地把兩封信藏進了自己的袋裏。可是

潘得勝的面色立刻變成灰白，嘴裏的牙齒在打戰，慢慢地走向那監察員。同時，另有一個郵務員叫做菲

一隻角，他們都可以瞧得到。最近芝加哥郵局的瞭望台，建築得更考究，更寬大。

那郵務員可以說是有人把信放在他袋裏圖害的，無憑無據，很容易抵賴。這些監察員一定要想一個非常

去。那個監察員命令道：「潘得勝，把你袋裏的那封信交給摩亞。」

在下面辦事的郵務員，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監察員的監視之中。這些監察員也並不把自己的功夫完全躲在這瞭望台後面，靠這法子

於是他們就預備好一封專供試驗的信，信內附入幾張有記號的鈔票，於是投入郵箱，經過幾步郵局的手

慢地從袋裏把信拿出來，交給監察員。但是那監察員却說：「不！不是給我，交給摩亞。」潘得勝也祇

知道自己是

於是他們就預備好一封專供試驗的信，信內附入幾張有記號的鈔票，於是投入郵箱，經過幾步郵局的手

慢地從袋裏把信拿出來，交給監察員。但是那監察員却說：「不！不是給我，交給摩亞。」潘得勝也祇

完全躲在這瞭望台後面，靠這法子

於是投入郵箱，經過幾步郵局的手

慢地從袋裏把信拿出來，交給監察員。但是那監察員却說：「不！不是給我，交給摩亞。」潘得勝也祇

好依言而行。於是那監察員說：「現在，請你們兩位都上我的辦公室裏來。」

那監察員離開那位賊伯伯有一個相當的距離，於是前面走的是兩個郵務員，後面跟的是那位監察員，走進了那間辦公室。那裏另有一個監察員以及幾個證人候在那裏。監察員先說出那封專供試驗的信的發信人和收信人的地址等等，然後再叫摩亞把那封信拆開來，這些證人再講出那鈔票上的記號。他們都不走近那封信，也不碰那封信，於是那封信就成了鐵證；而被捉獲的人也就沒有可以抵賴的餘地。像這種法子，往往可以使那些監察員查獲很多的舞弊案子，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八是這樣查出來的。潘得勝由於舞弊，被法庭判處徒刑一年零一日。

有幾個偷信的專家，練就一雙有靈感的手，可以在幾十封信中間

摸出那一封信裏面是藏有鈔票或支票的。還有一個叫做「照燭」的辦法——在一個強烈的光下來照射那封信——由於這法子，也可以窺探出信裏的鈔票或支票。還有一種賊，他們能够用鼻子嗅出那一封信裏是藏有錢的。當然，第一個訣門，是在看收信人的地址——和金錢有關的地址，是那些寄到商業機關去的。

偷信者久而久之也變成了專家。有一種稱為「長程藝術家」，他們是祇偷寄到另一洲去的函件的，由於這是經過許多人的手的函件，那就很少有被人查出的危險。有一類稱為「慈善家」，他們是專偷那些寄給慈善機關的函件的。有一種叫做「送錯的專家」，他們專偷送錯的信，從芝加哥到紐約的信常常會誤送到紐奧林斯，這些「送錯的專家」就認為有機可乘了！因為他們以為如果有什麼損失，是不能尋

事務所：上海北京路國華大樓
三一三號 三一三號

中國 公勝棉毛織染廠

股份有限公司 全製自部 染漂造織

★註冊商標★

風行牌 先鋒牌 永固牌 鵬飛圖 得勝圖 秦淮河 快活林

★出品種類★

素府綢 卡其 條府綢 嗶嘰 細條麻 貢呢 紗洋紡 貢緞 冲蔴布 線呢 漂布 羽綢 永不退色藍布

電話：九三〇九〇號 九七六一〇號

到他們頭上來的；於是郵局方面又有專供試驗的信來偵查這些「送錯的專家」。

偷信者知道當局有這種專供試驗的信，就用一種以毒攻毒的法子。有一個偷信者寫一封信給他自己，在一個算準的時間送到了他的分派箱裏。他把那封信在燈光下照了一照，藏進了自己的衣袋，很匆忙地走了開去，似乎他是急於要把這封信隱藏起來的樣子。如果有一個監察員捉住他，他可以說：「這是我自己的信呀！先生。」如果沒有監察員來捉他，他就知道那瞭望柵中一定沒有人，他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可是有一天，他先偷了自己一封之後，看看沒有動靜，他又大膽地偷了幾封信；正在很快地走開去的時候，一個監察員却把他捉住了。那人做賊心虛，說出話來，就露出了破綻，他說：「你爲什麼在

我拿第一封信的時候，不就把我捉住？」那監察人說：「我知道如果你敢偷一封，那麼一定還要偷第二封；第三封；所以我祇靜靜地等着。你不要以爲你自己的妙法是妥善之策。比你本領大的人也爲了偷信而關進了監獄。」

在一間辦公室裏的監察員大家都很奇怪，爲什麼這些偷竊的事單揀他們不在辦公室裏的時候發生？很顯明的那做賊的一定有一個秘密的法子來證明這些監察員是否在監察他們。到後來，他們發現那瞭望柵的門上有一根牙籤插在上面。一個監察員走入瞭望柵，另一個把牙籤拔走。立刻就有一個郵務員到走廊上來看那扇門上的標識。一看沒有了牙籤，就很滿意地以爲柵中無人，姍姍而去了。等到後來，他事敗被捕，這才使他大大地吃了一驚。

最難破獲的是火車上的郵件被

竊案，因爲在祕密的觀察下，是難免要被那些竊賊起疑心的。去年，竊賊們曾經在一輛上溫斯康馨的火車竊過巨量信件，因爲這車子是不載旅客的，而那扇門又是鎖上的。所以這些監察員根本不能上車，也想不出可以不引起人們疑心的藉口來。

有一天晚上，那輛裝載郵件及行李的車子中，有一口棺材。車開後，一個人偷偷地走入了這節車。當他正在開啓信袋，拿出貴重的包裹的時候，那棺材蓋忽然開了開來，一個活生生的郵政監察員像唱「打棍出箱」般的跳了出來。那個竊犯，嚇得「呆若木雞」。事後調查，還有三個火車上的人，一個送快信的郵差，都與此事有關，大家都被判了徒刑。

在小鎮上的郵局裏，也有舞弊的事情。最近有幾個西點軍校的學生到郵局裏去報告：他們家裏寄給

他們的零用錢沒有收到。郵政監察員就用誘敵深入的法子，捏造了幾封信寄給那幾個西點軍校的學生，裏面附入鈔票，鈔票上塗着一種近於炭質的粉，這種粉是看不見的，但在紫外線光下，它却能發出亮光來。那位監察員把來信一點，見不到那些專供試驗的信。於是就把一盞桌上紫外光燈扭亮，向幾個郵務員的桌上照射。這時候一個女郵務員的郵票匣子裏，忽然發出一道異彩來。於是她也就被捕入獄。

那些郵政監察員每年一定還要保護這二十五萬萬的信件，免得落入專門從信箱裏偷信的傢伙手中。他們專在公寓的信箱或鄉村的信箱中，偷人家的養恤金，股息，紅利，還有其他各種支票。芝加哥郵政監察員湯麥斯羅溫在一年中要破獲此種竊案二百五十起之多。每月的一日或十六日是函件中最多藏有支票的日期，一羣專從信箱中偷信的

小偷，就在那日期中四出活動，跟着那些藏有支票的函件走。而跟在那些小偷後面的却是郵政監察員特派的專差。

在美國，一共有六百十五個郵政監察員，都是從郵務員及郵差中，經過了嚴格的局內考試，認為有豐富的判斷力，並且誠實，鎮靜，富有思想之後，才選出來的。在美國二十七萬五千個郵政辦事員中，有百分之九十九·九一的人都獲有政府的誠實獎章，當然監察員更不能缺少這一個勳章。統計在一百萬信件中祇有六封被人偷竊，而這些人大都是郵局外面的人。在這許多郵務員中，每年祇有二百五十人偶然轉錯了念頭，犯起這種舞弊的事件來。可是不久總免不了被監察員覷破秘密。那些郵政監察員把他們的一生事業都放在這上面，那就是要打破一般人對於一函件可否偷竊的疑惑。



"FREEDOM"
GUARANTEED FAST COLOURS

保發速換

福多利布

變色褪色

每碼
兩碼
即有
下式
保單
為憑

色布之
首選
衣料之
上品
經洗又
經穿
男女皆
相宜

各大公司
布商店均售

信孚印染廠

北京路三百零二號 電話一七五

上海南京路一千零六號 電話三〇八

談小簡



· 陳眉公：刺貴公子

寒谷春回，日暖如黃棉襖，溫我蔀屋。僕坐簷牙下，暖氣盎然於肩背，自謂挾纊不若此。足下倘非擁貂公子；某願負暄以獻。

· 袁中郎：賀人生女

昨聞尊閨生產：呱呱墮地者，一蓋缺如也。莫嫌片瓦；珍重千金！

· 陳淑娟：謝贈豬腸

別來數月，魚沉雁杳，知郎有新寵；未敢達相思。昨晚郎忽遣价貽儂以豬腸，快儂朵頤，盛情可感！第儂下箸細檢，不知心肝在那裏，爲之快快！

· 陳眉公：嘲人風雅

僕想世間有一二事絕可笑，屠沽細人，有碗飯喫，死後必有一篇墓誌。達官貴人，稍有名望，死後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尙幸所謂墓誌與文集，皆不久泯滅，若皆存在，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倘付祖龍手，南山煤炭，當盡減價。可笑，可笑。

· 屠赤水：譏友戀妓

足下翩翩年少，獲一紅粉知音，此誠快境

。第未知夜來花事如何？或爲含金柳，或爲芳蘭蕊，或爲雨前茶，或爲霜後橘，或爲春半桃花，或爲午時盛開牡丹，幸爲我一繪之。

· 袁中郎：自嘲（時爲吳縣縣令）

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卉，危石孤巒，此山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陌，此遊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鶉衣百結之糧長，簞口利舌之刁民，及蠅虱滿身之囚徒耳。

· 袁中郎：自嘆

作吏甚苦，作令尤苦。苦膝欲穿，苦腰欲斷，股欲做，項欲落，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尙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尙還不難。惟有一段沒見證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

· 袁小修：嘲友不善飲

晉元亮不解琴，則云：「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音。」此語一出，遂爲千古不知音者解

嘲。今君不解飲，亦謂能得酒中趣，前身恐是醃臘攤上糟魚一尾耳？可笑。

• 屠赤水：謔名姪

李郎久居客舍，杳不見紗帽紫衣人寒夜賞臨，但有玉峯孤月，炤我床頭寂寂一衾。卿若寒盟，山靈當不放卿也。

• 某姬：覆赤水

別來幾許時，但見牛郎三渡河。請問郎君幾渡江也？妾初期君作李郎，不料翻成王魁。君若寒盟，山靈又豈忘君乎？

• 某公：嘲誤書枇杷為琵琶

承惠琵琶，開奩駭甚！聽之無聲，食之有味，乃知古來司馬淚於潯陽，明妃怨於塞上，皆為一啖之需耳。今後覓之，當於楊柳曉風梧桐秋雨之際也。

• 鍾伯敬：謔友不招飲

五臟神久不嘗主人鼎味，令鄙生彈鋏而歌無魚。鄙生不耐兩頰慚，拒以不可，神遂鳴鼓橫戈，交戰吾腹中，聲作雷鳴，眞怕人也。主人能出斗酒片肉，恣意大嚼，以壓息其忿爭乎？鄙生當令五臟神徧啣渥愛。

• 鍾伯敬：謔友久客友人家

足下久客某先生家，某先生細君，且怨釜中魚灶

底蛙矣。某先生計必竊香團啖足下，不然者，幾何不立槁。

• 鍾伯敬：謔友納寵

凍雪入簾櫳，鍾先生指欲墮矣。足下肉障遮風，道是一團和氣；又安問客無虧哉。然鍾先生有短擎燈，亦可當辟寒犀也。一噓。

• 陳眉公：嘲人納妓

千金買一笑，貯之別館，將白日消磨，如一種解語言的花竹，清宵魂夢，饒許多枕席上的烟霞，樂則樂矣，第不知鴿鷓肉，亦時時進與後房否？

• 鍾伯敬：嘲多婢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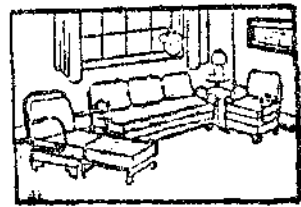
聞君後房，有鬢如鴉如雲者，不可勝計，肉盤滿前，金釵成陣，足下即無頭巾氣，學究氣，其能無脂粉氣乎？

• 袁中郎：謔友再索酒

札云：一酒飲畢，再來取！一此一語甚妙！弟讀畢，捧誦再過，復令小奚奴取筆，旁加數圈，亦可謂勇於服善者矣。

• 鍾伯敬：謔人納寵

足下納新寵，詢其姓，乃知出自「潘」氏，足下亦令其步步生蓮花乎？抑將玩之於葡萄架下乎？一笑。



探望病人的方法

露 荻

F. O. Chamberlin 原著 · 譯自美國 Reader's Digest 雜誌

克立夫倫特 Cleveland 醫院的看護們把探病的人分成兩種：一種是可以使病人感到安適一些的，另一種是會使病人心裏煩惱的。

我知道醫生們對於這幾位看護的話是很贊同的：探望病人也需要一點法門。探病的人有時因為不得已法，往往會使病人的復原程度後退，反之如果是得法的，那麼病人的復原是會加快的。

在你和他說第一句話的時候，不要說：「你現在覺得怎麼樣？」這差不多立刻可以提醒那病人已經忘去的痛苦的。

病是負有責任的。如果你覺得今天精神不大好，或者情感方面有些不自然。這不是你探病的時候；最好的辦法還是住在家裏不出去。如果你覺得你應該上醫院裏去一次，同時你也覺得還是去看一部電影——那麼可以把兩件事全做。醫生說短時間的探病是最好的辦法。有一個久患心臟病的婦人告訴我，她說：「我的最好的探病人是一個女孩子，她走了進來，很迅速的告訴我兩則有趣的故事，五分鐘之內，她就告辭走了。」

最好的辦法是在你未進病房之前，先從醫生和看護那裏把病情打聽清楚，病人的現象如何，這樣你就可以籌備好怎樣去勸慰病人。打聽他喜歡說話還是聽，喜歡閱讀還是休息。如果他的病很痛苦，你的臉上絕對不要有什麼痛苦的表情。

人的反感的：有一次，在一個病人開割骨穴的時候，我突然患了神經驚惶症，我怕這也許要傳到病人那裏而引起非常的危險。幸而這醫生忽然談起我們將玩的哥爾夫球戲來，我們就把那天當作了專論哥爾夫的座談會了。這立刻恢復了我的安靜。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醫生法門，而且也時常奏效如神的。

舊時的鄉村醫生對於病人的性情，家族，職業，人格都知道得很詳細。近代的醫藥多數傾向到私交方面，所以朋友和家人對於病人的

舊時的鄉村醫生對於病人的性情，家族，職業，人格都知道得很詳細。近代的醫藥多數傾向到私交方面，所以朋友和家人對於病人的

一個婦人最感謝的探病者是一個有優閒時間的人，他走進來之後，就坐在一隅看他的報。有時候，他笑了出來，讀一些消息給病人聽。病人會感到有人在房裏可以解除

許多寂寞。讀得響有時候比輕輕的談話有意思。我有一個喜靜的朋友去望我另一個平日「寡言笑」的朋友的病，他總帶了一疊紙牌，或者棋子之類，爲病人解悶。

因爲探病者對於病人的復原有很重要的關係，所以克立夫倫特的城市醫院裏特設一科，專門指導那些患肺病者的家族怎樣去探望病人，教他們怎樣去避免引起病人的煩惱，那一種禮物是最適當最能延長時間，那一種實際的事是可以做的

可以說的。探病的人是被關照一個人來或者一對一對來，以視病人情形而定。一個患病的母親最好祇有一個親屬來望她，一大堆人反而不討俏。如果有新的探病者來，那麼前來者就該告辭出去。探病者坐的地方，最好是在病人能看見的地方，用不着病人把頭回過來找你。說話第一要自然，音調不要太嚴重，也不要像耳語這樣——這還沒有到

送喪的時候；同時要當心不要把床上弄亂——這是一樁很容易避免的事，但是很多探病者却疏忽了這一點。

最好把你要對病人說的話在事前先籌措一番，記住病人的企求是喜新厭舊的，或是喜歡他的事業，家庭，嗜好，朋友的好消息的。

有一個病人埋怨過，他說：「我最恨探病的人問我一大串的問題，我是喜歡談談的，可絕對不願永遠像一個在考試的學生一樣，受人審問。」

送給病人最好的禮物，是需要一點思想的，其目的是在使病人的思想離開他的困難，或者來提醒他，他仍是他老友們最關切的一個人。譬如像一匣子上等的雪茄（備病後抽吸）或者一打哥爾夫球——這一種禮物使病人的思想移到日後病愈後的快樂上去。

小的禮物比大的好。你有沒有

看見過一大籃水菓因爲病人來不及吃而爛腐的情形？有一個病人的妻子，每天帶給他一只用蠟紙包好的黃橘，正像那病人健康時每天帶到辦公室裏吃中飯時去吃的一樣，這是極對的行爲。

小的花球比較大的易於拿，而且價錢又便宜。你可以常常買點去送病人。某看護說：有一種病人初病的時候，很多人都送花來，堆滿了一屋子，可是過了幾天之後，連一朵花也沒有人送來了，當時的病

人所感到的是一種寂寞，那是非常

不好的事。

送病人的最好是時新的小花。有一種玻璃球，裏面裝着一小束花，擱在病榻旁的桌子上，要比別種花好得多了。送花的人最好也送上幾只花瓶，醫院裏對於花瓶並不會預備許多，往往有不够用之虞。

許多養病的人喜歡可以閱讀的東西，或者像明信片，畫片之類，

對於有許多病人是很有幫助的。孩子們喜歡圖畫的貼本，你祇要送他幾本舊雜誌，剪刀和漿糊之類就行。或者給他們幾本滑稽畫——這時候應該忘去教育等問題。有一個女病人，很喜歡古董，從她的女僕那裏收到一本從舊雜誌中剪下來的各種古董的貼簿。這使她非常快樂，比別樣貴重的東西要寶貴得多。無論大人孩子最喜歡他私人嗜好物的貼簿。

我知道有一個牧師，他是專事收集海殼的，每個月把他收集的送到醫院裏去。生病的孩子多數喜歡海殼，這東西並不像別的禮物一樣，是可以消毒的，這樣生病的孩子們可以輪流遊玩，無甚妨礙。

當美國前總統西奧陀羅斯福在紐約醫院裏生病的時候，他最喜歡的禮物還不值一元錢。那是一個藏在鐵罐子裏的春天的花園，周圍鑲以各種美麗的絨，大總統時時將它

拿在手裏，愛不忍釋。

有幾個朋友曾經幫助一個因腿傷養在家裏的女人，減少她的痛苦，方法是叫她替他們做幾件事。那女人在結婚之前是一個會計員，他們就把當地俱樂部的帳簿叫她來整理一下。她絨線也結得很好，所以又請她替他們的孩子結些絨線衫。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幫助人家也是一條很好的養病之道。

從一個大醫院裏，我們知道有百分之八十的病人是有生意上和家庭上的煩惱的。所以有許多和他們知己的朋友就得在病房外面幫他的忙，隨時注意自己無可以幫助那病人家族的地方。或者陪病人的孩子去看一次電影，或者陪他們到公園裏去走走。將來在病後談起來，那病人會感到非常快樂的。

在生病的時候，那是你幫助別人唯一的好機會。所以別馬馬虎虎地做去，最好要運用一點思想。

刊叢珍袖：案探桑霍

聲槍夜雨

(『宿歸的后舞』即)

角五元一部每 著青小程

版出局書界世

本書業已
攝成電影

在金都大
戲院公映

征途雜記

低眉人

三十年春，余作客金華。夏，復由江西吉安經金華而返滬。略書旅中見聞，曰征途雜記。八月二十五日在滬寓。

· 浙東商場 ·

浙東商場設在法院街，為金華最大之百貨商店。談者謂二十九年結算，此店盈餘達數十萬金。經營之始，資本不過數千元，不數年間，發達至於此極。余嘗

向其購利華藥皂一塊，價七角；問有力士香皂否？店夥搖首示無，一副待理不理神氣。四月十五日。浙東金華永康蘭溪武康義烏麗水等地，同遭轟炸，金華法院街浙東商場毀焉。余於十六日離吉安，十七日到甯都，十八日到鷹潭，十九日上浙贛鐵路火車，始知浙東商場遭毀。聞人冷然曰：「平時要他們便宜五分錢，殺去了他們的頭也不肯。」

· 蔣腿故事 ·

金華蔣腿遐邇馳名。實則產地是東陽，金華本地自製者幾無之焉。相傳製腿最精者姓蔣，故曰蔣腿。其人名雪舫；故腿面標字如之。一日，蔣姓赴杭州向腿號收賬。歸家，覺腿號多付帳款甚巨。夫妻商議：

吞沒其款或歸還腿號乎？妻曰：「毋躁，如無人追來，且置不問；若有人追來，則我啓前門納之，君自後門出，親赴杭州送還之。」果然腿號有人追來。妻納之，曰：「事誠有之，昨日已特赴杭州送還寶號矣，毋慮也。」腿號既得款，頗佩其誠。自是凡最上等火腿，定名曰蔣腿，並加「雪舫」二字於其上，以酬其德。而蔣腿之加「雪舫」字樣者，竟亦大得購者信悅。其餘各腿號效之，於是有腿皆蔣，蔣腿皆標二字曰「雪舫」。

· 桃花塢 ·

自汽車站復走數百步之遙，地名桃花塢。遍地桃樹，不知共幾千幾萬枝，惟覺滿眼都是，多不可數而已。金華人豔稱之。余本定三月十二日上浙贛火車去贛，某君曰：「桃花塢桃花已開，何不一看？君歸時桃花當腐盡泥中也。」不覺心動，遂偕往，置身桃林間，前後左右無非是桃樹矣。可惜花尚在展瓣之初，未曾盛放，望近處一片紅霧，遠望則紅霧太淡，若有若無，不得使余魄動魂馳為憾耳。

· 巧遇張慧劍 ·

二月垂盡之某日，風雨。夜，赴五福樓進食。見壁邊側坐一客，甚似張慧劍，審視之，無誤。近前拍其肩。慧劍驚覺，遂對坐而談。余寓雅堂街金城旅館

，彼寓盡渠頭浙東第二旅館，自是日必互相往來。慧劍昔受上饒日報約，離時事新報自渝到贛。上饒朋友太少，寂寞甚，歸渝。復自渝返皖家。東南日報胡定安聞其返皖，電皖請就東南報編務，因再進東南日報，與劉湘女不睦，憤而去職。永康浙江日報將創刊，聞而堅聘之，辭不赴。慧劍曰：「待胡定安自渝歸，一晤後復去渝也。」問慧劍：「有詩否？」曰：「不甚作，在渝時略有所作，未必佳，且寫過不能都想得起來矣。」其一「脣膏」云：「貨路填山更塞川，從天尙有鳥能傳，此情好與何人說，一寸脣膏十萬錢。」謂貴婦所用脣膏，用香港飛機運渝，而日用必需之品，却是貨運阻塞，不易運來。又一「咖啡店」其一云：「國劇闌珊電影疎，又無舞榭可容身，海濱舊樂成殘夢，只有咖啡慰客情。」其二云：「巴西製造巴東喝，都說洋茶勝國茶，外匯萬千濃似血，可憐一霎盡成渣。」重慶坐咖啡店之風甚盛，董蓮枝在渝某處唱鄭青士所作大鼓詞，座有馬超俊。曲罷，馬痛哭起立，悲聲而呼。慧劍有詩詠之，渝中傳誦，茲不錄。

• 電燈 •

金華電燈之暗，少有少見。室有電燈，作光如豆，寫字看書，都所不便，令人滿懷懊惱，反不如無燈

來得痛快。故商店大都另備汽油燈，而蠟燭之暢銷，幾於有錢無處去買。余夜輒看書或寫字，必於電燈泡下另燃洋蠟燭一枝，如熄電燈，燭光不減其亮度，如滅燭火，電燈簡直比不上一盞豆油燈。

• 好嗓子 •

三月五日，余自金城旅館遷寓功德旅館。一客矮而胖，戎裝，和尙頭，濃眉毛，挺胸凸肚翹屁股，風度似惠泉山泥娃娃。天生一條好嗓子，聲若洪鐘。好說話，不擇詞而發，「老子」長，「老子」短，一片聲響，如聯珠砲。寓隔壁，輒聞其呼叱勤務兵，「媽的！」「混蛋！」「該死！」「混帳！」脫口便出，說得熟練異常。其勤務兵是一條雌雞喉嚨，舉動不慌不忙，儘管老爺連罵混蛋該死不絕，還是笑嘻嘻連聲答「是！」不以爲忤，且不以爲意，老爺亦無奈之。余十三日上浙贛路火車，此好嗓子又與余同車。過龍游時，見其憑窗大呼「賣辣椒的！賣辣椒的！」愈呼愈急，而站上賣辣椒者久無一至，其人愈急躁，如熱石上螞蟻。余既購得辣椒，走告之曰：「我已買到，君需否？」其人面赤如肺，答曰：「好了，我也買到了！謝謝。」火車繼續駛行離龍游站片刻，其人與其勤務兵各持蛋炒飯一盆，和辣椒大嚼，狀甚自得。龍游小辣椒，名產也。

• 北山三洞 •

金華北山有十景，最著者三洞，雙龍洞冰壺洞朝真洞也。而雙龍洞尤是舉世馳名。余一日間遊遍三洞，復步行二三十里，踏月返城，談者輒驚余腿健，而余則兩腿如脫，舉步蹣跚，如經大杖者凡數日，非體健足以勝此，實強以行之耳。雙龍洞幽廣奇怪，遊之如在夢中。冰壺洞懸瀑直灌，深下里許，遊之如在壺中。朝真洞曲折行進，愈入愈險，遊之如在冥中。三洞均非以汽油燈為導不可，手電筒無效焉。若無燈，則迷失其間，雖不嚇煞，也準要急得半死。

• 葬禮 •

初到金華，正當梅枝始作花。及將去贛，梅花將讓桃花矣。金城旅館後園，有稚梅一株，余常泡一壺茶，囊一包紙煙，攜一卷書，搬一張凳，坐梅下吸煙看書飲茶自樂。某夜大風，次晨徘徊後園，梅瓣散觸梅根之周，地上片片梅瓣之間，一烏白腹烏羽，僵臥死焉。不知其何由而死也。伺園內無人時，以小刀掘梅下土，埋鳥屍。復伺隙向旅館茶房，借掃帚一柄，掃集梅瓣，覆於鳥屍之土面。何敢自作多情，余是寂寞人，梅是寂寞樹，此鳥死得好寂寞，因憐而葬之耳。

鼎新染織廠

總廠：
徐家匯路廿世東路口六
百號 電話 七七〇〇三
三廠：
小沙渡路澳門路五八四
號 電話 三二六四二

• 出精品良 •

• 式樣新穎 •

織花線呢 霸王藍布 襯衫府綢 色素府綢 洋紗漂布 嗶吱直貢 各式線呢 彩條絨布 代客整理

電報掛號：一一七七號

發行所：
八里橋路餘慶里四街
四號 電話 八二四四六
八六二二八

商標 註冊 鼎新蝶圖 霸王賢子 金元豐壽圖 馬武鄉侯牌 球鄉侯牌

小說叢話

鄭逸梅

李涵秋死於民國十二年之秋，各書局紛紛出版其遺作長篇說部，甚至未完篇者，亦倩人贗續，草草成書，而付梓以圖利。涵秋之弟鏡安，曾致書某報，謂：『「怪現狀」一

廬漫錄」「畏廬瑣記」「蠡叟叢談」「畏廬雜錄」，均以桐城義法為之者，頗可誦也。「茶花女遺事」，法國小仲馬作，我國譯本不下十種，然無如林畏廬之佳者。蘇曼殊生前曾發願重譯「茶花女遺事」，然因循未成事實，若果譯成，則曼殊之作，當壓倒畏廬矣。

馬眉叔，小柳兒為楊猴子，李實夫為盛樸人，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也。「廣陵潮」以揚州為背景，「歇浦潮」則以上海為背景，作者海上說夢人，即一度從事電影事業之朱瘦菊也。朱師事名宿武樛癭，故歇浦潮前五回，均由武加註。後因排版加註費事，完全將註語取消。

書，僅撰至三十七回止，是書以四十回結束，其餘三回，係他人所為而利用先兄名義者。又一「新廣陵潮」，生前祇撰成第一回，約八千字，便已逝世，此回以下，不但無片詞隻語，且並目錄而無之，茲所刊印之單行本，亦係僞托云云。據予所知，涵秋之「鏡中人影」，則由程瞻廬繼續而成，書中間有罅漏，瞻廬一一為之彌補，出版時涵秋瞻廬同列為著作者。「廣陵潮」與「鏡中人影」二書，為涵秋享譽之作。故涵秋作古，包天笑挽聯即嵌書名以為之曰：「廣陵潮已成廣陵散」，「鏡中影空幻鏡中花」。

蘇白入小說，以「九尾龜」為最著，不知「九尾龜」前，尚有韓子雲之「海上花列傳」，韓別署花也憐儂，嘗擔任申報撰述，與主筆錢忻伯何桂笙相莫逆。書共六十四回，前清光緒二十年出版，書中趙樸齋以無賴得志，擁資巨萬，方墮落時，至鬻其妹於青樓中，韓嘗救濟之，迨其盛時，而韓僑居窘苦，向借百金，不可得，故憤而作此以譏之也。此書卒被趙揮巨金購而焚之。後人畏事，未敢翻刊，直至民國十年左右，始復印行無忌。

李涵秋不喜「野叟曝言」，嘗謂：「文素臣何人？凡為女子者，無不以一親其肌膚為幸，已堪噴飯。任湘靈之相思，與謝紅豆之繾綣，覺一讀之一度肉麻，此種去言情文字，奚啻萬里，入後尤支離怪誕，不可逼視。」其實亦自有理。

林琴南不諳西文，假第二手譯歐美小說至一百二十三種之多，亦云偉已。林於小說外，兼撰筆記，如「畏

胡雪巖，高亞白為李芋仙，李鶴汀為盛杏蓀，史天然為李木齋，方蓬壺為袁翔甫，齊韻叟為沈仲馥，王蓮生為

★★★ 貨國準標

牌星三

筆鉛等萬



譽盛久

近遠銷行

品出譽榮廠筆鉛海上



小竹

東吳大學
三年級 楊奇姿 女·廿一歲

真是連我都不認識我自己了，我呆呆的望着那懸在對牆的一面大鏡子，紅的嘴唇，白的皮膚，黑長的鬚髮，鬆鬆的披在我的肩上，襯托着我的黑色的夜禮服。別在我胸前的鑽石針，耳上的鑽石耳環，和手上戴着的訂婚鑽戒，都相互地閃爍作光。怪不得當每個客人走進來時，總給我帶上這句話：「你今晚真是特別的美麗。」我也不能否認，真的，你瞧啊！我不是正和一朵黑蘭花一樣放射着媚人的光芒嗎？

這時，我和俊正站在麗姐大飯店靠門的地方，招待着參加今晚我們訂婚舞會的客人。誰都可以聽見門外的喧鬧聲音，車聲，人聲。飯廳裏面傳出來悠揚悅耳的音樂，笑聲，酒杯碰撞聲，這些聲音都混在一起，吵得使我感着頭昏。同時，我又覺得心神不定，徬徨不安。我是極力的掩飾住我這不安甯的神態。

「啊？八點鐘打過了，我想朋友們都已經到齊了吧？我想我們可以進去了。唉！怎麼？您不舒服嗎？」

「站在我旁邊的俊輕輕的對我說，同時把一隻手攔在

我的肩上。

「沒有，沒有，我們進去吧！」我笑了一笑，便同他一起走進了禮堂，我們以微笑來迎接客人們的目光。晚餐開始了，我們的一桌是排在當中，桌上的膽瓶裏展放着白荷花，美麗而又清雅，同桌的是俊的弟妹妹們。

音樂開始演奏了，第一曲是由我點的“Summer Sweetheart”。照例我和俊先起舞，我們的朋友也跟着，一雙雙的飛舞在舞池中。俊一直好像很高興，我却是淡淡的。他和我講東講西，又忙着招待客人，忙得不亦樂乎。

我時常被我們的朋友請出去跳舞，他們認為是很榮幸的事，我却是敷衍性質的應酬。俊又被他的朋友拉去灌酒了。朋友們都是歡天喜地的喝着酒，跳着舞。這時，章哥正同我跳完了舞送我回到原座上；忽然，有兩個舊同學的談笑聲，掠過我的耳邊：

「小竹怎麼會和俊訂起婚來？真想不到。」

「這有什麼奇怪，俊家裏是很有錢的呀！不過，金錢有時候也不是萬能的。」

「對了！喂！你想琦怎樣了？換了我是琦，我心也要碎了。你看，小竹多可愛，眼睜睜的給俊搶去了，哼……」她的聲音放低了好些。

「這又算得了什麼呢！愛情是不能够勉強的。我聽說琦也要來參加今晚的宴會呢！看吧！……」跟着陣哈哈的笑聲。

回到了座上，我的心頭突然感覺到一陣空虛，思潮不住的起伏着；桌子上只剩下我一個人，靜靜的，我舉起一杯香檳慢慢的喝着。在這寂寞的當兒，我回味着短短的以往。記得去年我考進了聖彼得大學，我在俊的幫助之下努來適應這新的環境，所以得着了名譽學生的銜頭。同時以我的美麗活潑，獲得了同學們的愛戴。並不是我自詡，我真可以說是譽滿全校了。我在大一的時候，俊已讀到了大四，他處處照顧我，指示我的功課，這是我所以敬愛他的理由。兼之我們兩家還是世交，他又是一個富家公子，文質彬彬地，待人很有禮貌，深得我父母的歡心，認為他是個現代的好青年。

不過，同時我又遇到了一個與我同級同系的琦，他是一個異國情調的人，因為他的父親雖是中國人，而母親却是法國籍。他有着魁梧的體格，一雙灼灼發光的眼睛。說起話來慢條廝理地，語調十分動人。他

性情也很豪爽，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沒有一點拘束和畏葸的樣子，而且又擅長交際，學校裏的同學幾乎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我愛他的聰明瀟灑，同時因為我們是同系時，所以接近的機會較多，無形之中我們已成為很莫逆的朋友，他時常到我家裏來玩；但是，家裏的人都不喜歡他，說他是個不懂「人情世故」的雜夾種。

爲了俊今年畢業了，他決定赴美求深造，而在放洋之前預備將他的婚事作一解決，他曾向我求過婚，當時我沒有給他正式答覆。因為我覺得他並不是我唯一的愛人，他只是我所敬愛的大哥哥而已。於是俊便直接向我的父母提出要求，他們却一口氣的答應下來。同時全家總動員的向我攻擊，勸我不要執拗，他們以爲俊是個有爲的青年，而且家裏很富有，嫁給他可以一世不愁吃着。

在這樣的包圍之下，俊的長處，在家人的口頭分外地顯出，而相反地，琦的弱點也被他們指摘得分文不值。他們說：「琦是個輕佻而薄倖的雜夾種，他現在同你好，說不定明天就會和別人好。」這正刺着我的心事，雖然我很愛琦，但是他並沒有向我表示，也許他不過將我當作他的朋友，是他許多朋友中比較知己的一個吧？俊呢？確是比較誠實可靠的。他待我很

好，常常使我快樂，我心裏不能不感激他。在我失去了理智，和心緒昏聩的當兒，我們的訂婚典禮終於是舉行了。

我回想着過去的學校生活，我同琦騎着自由車到郊外去旅行，黃昏時躺在那翠綠的草坪上，看着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清晨坐在池岸上欣賞着荷葉上的露珠。他又教我法文；考試了！我們一同開夜車，：不錯，我們有過很好的友誼，而且是值得回憶的，啊！他接到我訂婚的消息，不知他將有怎樣的反應呢？……

當我正在神往的時候，忽然一個熟識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潮：

「小竹，可以和你跳一次嗎？」

我抬頭一望，不禁震了一震，那站在我面前的正是琦。

「啊！琦！你來了嗎？」一時間我不知所措，我機械地跟着他走下舞池，我覺得我的每一根血管中的細胞在沸騰，好像要爆裂的樣子；同時，我又有些顫抖。

他擁抱着我，而且擁抱得很緊。我的步子沉重起來，頭有點暈眩，彷彿要倒在他的懷裏了！……過了一會，我的神智比較清醒了些；這時，我突然發現許

多客人的視線都集中在我和琦的身上，他們的樣子好像都很驚奇，似發生了很嚴重的事件一般，我見了實在好笑，我想：這時俊的目光也在注意我們吧？可是我不管，難道我訂了婚，就沒有了同朋友跳舞的自由了嗎？

琦凝視着我，我也瞧着他，這時他的面色顯得很蒼白，眼睛裏蘊蓄着抑鬱的光芒。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許久，他才掀動了嘴唇說出了一句話：

「恭喜你！」

「謝謝你！不過，琦：我希望我們還是很好的同學。」我誠懇地說。

他却不答覆我這一個提議，只是自言自語地說：

「小竹，你今天真是特別的漂亮！……」

「琦：請你不要說下去了！我們講些別的吧！」我搶着說了。

「明天我就要離開上海了，我特來向你告辭，敬祝你們快樂！我現在要走了，你以後忘掉了我。」他說到這裏，樂聲已止，便毫不躊躇地放開了我，點了點頭就走了！因為俊在這時跑了過來，使我想追問他一聲到那裏去的機會都沒有。

俊滿面春風的拉我跳舞，他很高興，臉上紅紅的一望而知是多喝了酒的關係。

「你看見嗎？琦來過了，不過現在他已經走了，他特地來向我們道賀的。本來我不想同他跳舞的，不過是同學，不好不應酬，所以……」我怕他生氣，這樣的解說着。

「啊！這有什麼關係，大家都是朋友，怎麼不留他多玩一會呢？」他微笑着說，並且輕輕地吻着我的前額。

俊是素來知道我和琦的友誼程度的，即使他有些醋意，也不會在言語中使我難堪，他是很愛護我的。於是，我們便很快樂地迴旋着；這一剎那間，使我忘却了一切的煩惱。

燈光又漸漸的暗淡了，音樂正在奏着“Farewell Waltz”。

× × × × ×

一星期過去了！俊也在這一星期中離開了祖國，到那遼遠的美洲去求學。因此，我在家裏便寂寞起來，天氣熱得怕人，使我格外的感覺無聊。後來，母親同意了我的提議，帶了小弟弟和一個老媽子，一起到廬山去避暑。

廬山是有名的避暑勝地，在夏季，氣候也溫和如春。在山上，奇峯古剎，清流雄瀑，怪石長林，一處處看不盡的景色，遊不盡的勝蹟。在這裏，我的生活

又變得新鮮活潑起來。

那天，我們那個老媽子想到黃龍寺去燒香，我也隨着她一起去玩。我穿了一件襯衣，戴了遮陽草帽，在高可參天的林蔭中走着，穿過了許多的高坡小山，經過了交蘆橋，走完了一條羊腸小道，只見有千百竿翠竹，被風吹動着瑟瑟作聲，掩映着一座古舊的寺院，顯露出一片幽雅的景色。我讓那老傭人自己進廟去，我却獨自轉出來，領略那壯觀的黃龍潭的瀑布。龍潭陷在兩個山峯之間，深而且削，瀑布從懸崖上直瀉而下，像匹練那樣的潺潺不絕，潭水完全染成了碧色。當時，我發覺另有一個青年，也站在一塊大石上欣賞那瀑布，我看見他的背影，很有點像是琦，心上便有些不自在起來。待到我慢慢的轉身而出時，突然一個聲音喚住了我：

「呀！不是小竹嗎？」

我回頭一看，站在前面的不是琦又是誰呢？我慌了，一時間想不出什麼適當的話來，心裏想立刻走開，可是我終於沒有移動我的脚步，我呆住了。

「啊！真是小竹！我想你一定會來的，所以我先來了！聽說俊已經出國了！是嗎？」琦一面說，一面走近我的身邊。

我點了點頭，回身又想走，可是他的語音又阻止

了我：

「怎麼了？你不理我嗎？雖然我知道你已經是另一個人的未婚妻，但是，小竹：我們的友誼還存在着呀！我希望你能瞭解我，我同你的友情是不怎樣浮泛的，在這個廣漠的宇宙間，找一個知音是何等的困難呢！……」

我覺得我自己太小氣了！我十分的慚愧，尤其是对自己的好友怎能如此的無情？其實我突然遇見了琦，心中一半是快樂，一半是驚懼。

我說：「沒有的事，我實在想不到會在這裏碰見了你，我以爲你到香港去了。喔！你在動氣嗎？好了！如果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請你原諒吧！」說着，我又舉手向他行了個禮，同時做了個鬼臉，引得他也笑了。自然，我也笑了。這一笑把我們間的不快都驅走了。我們並肩地走出了竹林。

在這風景如畫的大自然裏，最能撩起的是已經消逝了的情感，何況是「他鄉遇故知」呢！我真有說不出的愉快；自此，我和琦便時常結伴出遊，歌嘯於林泉之間。同時，我和琦的感情也隨着我們的游興而熾熱起來。

一個多月的光陰，在不知不覺中溜走。僅有數日的勾留，我們又要準備下山回上海了。那一天，琦約

我作最後一次的出遊，目的地是御碑亭，目的是觀落日。

正是「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的時候，我們緩緩地走到了御碑亭，站在亭邊的石級上瞭望，可以看到對面重重疊疊的青山，落日反照在山腰，閃爍着金黃的色彩。低下頭，又可以瞧見那葉子形的鄱陽湖，數片輕帆飄浮在金色的水面上，真是「江山如畫」，大自然的美景使我們陶醉了呀！

「你捨得嗎？離開這使人留戀的世外桃源！」琦問我。

「不要再提起了，這兩天我的心裏，實在煩亂得很。」

「你心煩嗎？小竹，我知道你的不安是爲了什麼。」忽然琦嚴肅的諦視着我，兩手按在我的肩上，繼續着說：「我很明白，你的不安爲的是回到上海後，我們就不能這樣自由了！對嗎？我又何嘗不是這樣想呢？這又有什麼要緊！我們既是相愛着，我們就不妨共同努力；形式是虛偽的，只有實際纔是真愛。小竹：在這世界上只有你是我唯一的好友，唯一的愛人。但是，小竹：我能諒解你，即使你將來和我分離了，我還是願意盡我所有的能力來幫助你，使你快樂。……」

小竹：你回答我，你能肯定你不愛我嗎？」

「琦：我愛你！」我們互相擁抱着，熱淚從我的眼眶中流出，滴濕了琦的襯衣。這一刻那間，我完全沉醉在愛河裏了！在我眼前的祇是一片光明；可是，忽然來了一片烏雲把光明遮住了！我記起，我是俊的未婚妻，如果我突然起變卦的話，怎樣對得起俊呢？我禁不住說：

「不能！琦：不能！我們的友情是祇能以此為限了！不能再進展了！你知道我是一個誕生於舊式家庭中的女子，環境不容許我和俊解約的。我知道，琦：你很能原諒我，你很能了解我的苦衷；讓我們還是保持着我們純潔的友誼吧！」

我們彼此沉默了一會，已是金烏西墜的時候了！夜之幕漸漸開展，我們急速地找尋歸途，不久黑暗已經籠罩着一切。

× × × × ×
炎熱的暑假已是終了，同時也就完畢了我那短短的暑期旅行。學校也跟着開學了，我又抱了書本踏進了課堂，恢復了舊日的弦誦生涯。

同學們都很注意我和琦的行動，也許在他們的眼光中，覺得我和琦的感情較以前更濃厚了吧？是的！這是事實，我毫不畏懼，讓那些愛管閒事的少爺小姐們去瞎嚼蛆吧！

天津小說書總匯

「勵力出版社」

歡迎讀者函購 迅速省時省費 備有詳細目錄 函索立刻寄奉

(附註) 總社恕不函購!

總社... 天津法租界
分社... 卅號路效康里
社... 上海山東路
社... 二百〇九號

劉雲若傑作

- 紅杏出牆記 全書六冊特價八元
- 春風回夢記 全書一冊特價一元五
- 碧海青天 全書一冊特價一元三
- 春水紅霞 全書二冊特價三元五
- 換巢鸞鳳 已出三冊特價三元六
- 小揚州志 全書二冊特價四元二
- 酒眼燈唇錄 已出二冊特價四元八
- 翠袖黃衫 已出二冊特價三元九

還珠樓主傑作

- 蜀山劍俠傳 一至廿二集 特價 廿二元
- 青城十九俠 一至十二集 特價 十二元
- 蠻荒俠隱記 一至五集 特價 五元三
- 雲海爭奇記 一至六集 特價 六元五
- 邊塞英雄譜 已出一集 特價 一元

新書出版

李蕪風著 言情小說 **春城歌女** 全書二厚冊 特價二元七
(現正攝製電影，不日開映。)
黃香閣著 哀情小說 **血淚鴛鴦** 九月底出版



一個平常人的沒落

師承中學 高一級 江月仙 女 · 十八歲

「志章兄，早。」

「唔！」

魯執士的帽子像無處安放似的擱到了膝上。對方也不吩咐傭人倒茶，仍是安坐在沙發上抽着雪茄煙，眼看着裊裊的煙霧向上消失，這正是他公餘之暇安神養心的時候。

魯執士遲疑地看了周圍一眼，然後困難的啓齒了：「現在百物漲價，這個月的薪水實在……不够用。」

徐志章似乎沒有聽到似的搖晃着他的頭，臉上毫無表情，眼睛還是躲避着他，看着裊裊的煙霧。心中却早已明瞭魯執士的來意。

終於也開口了：「老兄，你這樣總是有些不對，不是我志章不肯借給你，一個教書匠的進賬能有多少，像我們只要一舉手，就可以賺進一大票，老是守住幾本書，你看有甚麼用處？」

魯執士每一次到這裏來，總是出於無可奈何，實在他是不大願意到這裏來的，每次他說明來意後就默

然不言，任徐志章一人說着類似教訓的話。委實他與徐志章也無話可談，兩人雖然是青梅竹馬之交。但他的來不過為的是借貸。

彈去了多餘的煙灰之後，徐志章喝了一口熱氣騰騰的紅茶。

「書，每個人都要讀的，但是只要認得幾個字，能够寫寫算算就好了，多讀了有甚麼用處？」

徐志章的兩眼諦視着魯執士的瘦削的長臉，覺得他的絲絲的皺紋中含有些愾意，老是捧牽着不够充飢的教書匠飯碗，勸他改行又不肯。每次他來借貸，徐志章多少總借些給他，他也知道很難有歸還的日子，他譬如這幾個錢在一場雀戰中輸去。

客廳中籠罩着沉默的氣氛，壁上自鳴鐘的「的答」聲，也清晰可聞。

魯執士和徐志章，在幼年時是隣居，而且在同一個私塾裏讀書，魯執士每天背書總像流水一般的純熟，徐志章却老是立壁角。

魯執士有他的「大志」，他認為在這連年的內戰

中，遲早要出個真命天子，那時「大丈夫際會風雲」，他至少可以做一個侍郎之類的官。想到那時候的情景，他將平日的愁悶都驅散了，彷彿他已看見自己紆金拖紫，搖搖擺擺地走上了金殿。

過分的奢望往往是不能實現的。魯執士的這種「大志」是終於成爲一種理想了。他只有在夢中看到自己不可一世的氣概。

「唉！不要說真命天子沒有出現，連識荆的人也沒有，真是越來越不對。」他往往如此的慨嘆着。

還是徐志章打斷了他的沉思：「我倒有一個方法，肯不肯你自己決定。」徐志章瞄了一眼他那猶豫着的臉說：「我們米店裏的賬房先生莫海涵，生了病，看病勢是很難好，就是好也不要緊，請你去；工錢本來比你教書多不了多少，現在是你，也加些——每月一百二十元，去不去在你。」

說完了，徐志章向後一躺，安閒的抽着雪茄煙，欣賞着裊裊的煙霧，讓魯執士去考慮。

魯執士很想承諾下來，做教書匠每月不過八十塊錢，這職務倒有一百二十元，一家的生活可以勉強維持了，也可以少看幾次借錢時的冷眼。

一個「好」字幾乎要脫口而出了，然而一想到徐志章對莫海涵叱責時的模樣，「好」字終於又凍結在

喉嚨口，他想：這個職司是「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的人幹的，平日懷抱「大志」的魯執士豈肯幹這樣卑躬屈膝的差使。

於是，他躊躇起來，他認爲：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一個機會他是應該放棄的。但是一轉念間，他的耳旁似乎又聽到了妻子的訴苦聲：「米缸裏又空了；醬油，煤球又要買了！錢呢？錢！」

他實在委決不下了！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是人呢？他看了看徐志章的臉，真覺得有點蹣跚不安。最後，他是費了極大的力掙扎出了兩句話：「讓我回去仔細的考慮一下，明天給你答覆吧！」

「也好！現在你先拿二十元去，用了再說。」魯執士接受了二十塊錢，向他的老友辭謝而去。

×

×

×

「不幹！就是殺頭也不幹！堂堂大丈夫，像莫海涵那樣卑躬屈膝的諂媚之態；豈是我學得來的！現在我的地位是和他一樣的，我稱他一聲「志章兄」，他還我一聲「執士兄」，那時却不能够了，要和莫海涵一樣的一路恭維着，叫他「志章先生」，我至聖先師的門徒，豈能爲五斗米而折腰？」

他挺起了胸膛，踱着八字步子，一路目不邪視地走回去，忽然看見地上有許多粉筆寫的字，字個個挺硬而有勁，語氣也很婉轉，他看看那個「告地狀」的人，真是同病相憐，不由得摸出了兩張五分法幣。

「現在的天下，無怪要烽火遍地，一個胸有文墨的人反而不及一個目不識丁的人，這個『告地狀』的人的字寫得多麼好；袖手旁觀的人羣中，與他一樣的能有幾個？可是他却流為乞丐了！現在的天下真不像樣！」

「我自己再窮下去，怕不要與他殊途同歸嗎？」方纔的主意動搖了！「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是人？」這兩句格言又在他的腦海裏盤旋着，委屈一點吧！賬房先生也不是十分辱沒斯文的稱呼。一旦錢富裕了，又可以買些碑帖，以及精緻的小擺設之類，以後可以捧了一杯茶，細細的賞鑑，這豈不是一樁美事呢？他想到這裏，臉上立刻有了笑意。

「怎樣？借到了嗎？」他剛坐下，他妻子就問。他點點頭，沒有回答，因為他看見了書櫥裏的許多「聖賢之書」，他想起了文人的尊貴，「去」與「不去」又交戰在他的胸中了。

「喂！怎麼樣？要咽氣了嗎？」他的妻子開始有

點怒意。

他吃了一驚，思潮打斷了，祇得嘆了口氣道：「借到了二十塊錢，他要我到他米店裏去做賬房。」

「這不是很好嗎？人家是真肯幫你的忙，你幾時去？」

「我還要考慮考慮看。」

「還要考慮？二十塊錢可以吃一世嗎？欠了人家的不要還了嗎？還要考慮？你……」他妻子氣得啜泣起來了。

他急搓着兩只手，對於他可憐的妻子，心裏也未嘗不同情，使她受了二十多年的苦，現在也該讓她過些較好的生活了。於是他溫和地說：「你不要急！我總是去的成分多。」

「我看你還是答應了的好。」

魯執士祇有唯唯。

若干時之後，魯執士所珍視的一櫥書，上面蒙了一層厚厚的灰塵，顯然魯執士已經好久沒有去拭拂它了！現在，魯執士的心緒已經整個的耗費在那些舊式的會計學上，這在魯執士，是有着「痛定思痛」的遺憾的，他覺得實在辱沒了自己。然而在他妻子的臉上，却相反地時常泛上一絲絲的笑意。

第七章 蒙面人

他們一同走進那書室，每一個人都注視着他們。稽查員隨即吩咐一個偵探道：「快回警署去，查閱亞爾培·格立沙，那個偽造犯在獄中監禁的詳細記錄。」那人奉命去了。他又吩咐費連道：「你快派人去調查格立沙出獄後的經過。」

貝伯道：「且慢！我已打電話將這新發生的事件報告長官了。我說我們在這裏恭候他的駕臨。你在屍體上查到什麼東西嗎？」

費連道：「沒有什麼，祇有一些零星東西，兩個小銀幣和一只空皮夾。衣服上也並沒有什麼異樣的地方。」

愛雷·奎寧走過去招呼瓊·勃雷脫道：「密司勃雷脫，我方纔注意你看那個屍首時，似乎像是認識的樣子。……你爲什麼說從不認識那個人呢？」

瓊的臉變了顏色道：「密司脫奎寧：這是什麼意思！我……」

那稽查員厲聲追問道：「你究竟認得，還是不認得他？」

伊哭喪着臉道：「說起來事情長得很哩，但我以爲並沒有什麼重要，因爲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

貝伯也扳着臉道：「在警察面前，應該忠實地詳細報告出來啊。你如果知道什麼，決不可隱瞞一絲一

毫。」

伊辯護道：「密司脫貝伯，我並沒有隱瞞啊。我方纔粗看了一下，我認不出他——是——。現在我想起來了，我是見過他的，一次或兩次。雖然，我方纔說過，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

稽查員並不因爲伊是一個美麗柔弱的少女而減少一些嚴厲的神色：「你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的？」

「稽查員：就在這屋子裏。」

「呀！在什麼時候？」

「對不起，讓我想一想。」伊閉目想了一下。「我初次見他是在一星期前的禮拜四的晚上。」

「是九月十三號嗎？」

「是的，那個人晚上九點鐘光景前來叩門。我是不認識他的——」

「他叫亞爾培·格立沙。好，你就繼續講下去罷，密司勃雷脫。」

「是這裏的一個侍女開門給他進來的。這時候，我恰巧打統間裏經過，所以就見過他一面……」

「呀！侍女，那一個侍女？我沒有看見這裏有侍女啊？」

勃雷脫呆了一呆道：「唔！是的，我竟弄昏了，我沒有報告你們。這裏原是有兩個侍女的，但是她們都是很愚蠢迷信的，所以她們在密司脫卡吉斯故世那天就辭職離去了。他們說不敢在這屋子裏陪死人。」

「衛克司：這是事實嗎？」

那管家呆呆地點着頭。

「好！密司勃雷脫，快講下去罷。你還看見什麼事嗎？」

瓊道：「稽查員，沒有看見什麼了。後來我祇看見那侍女領着格立沙走進卡氏的書室裏去。那天晚上就看見這些。」

貝伯插嘴問道：「你見那個人走出來嗎？」

「沒有，密司脫貝伯。……」

稽查員又開口問道：「那末，你第二次看見他又在什麼地方呢？」

旁邊的人聽得稽查員又在繼續盤問，大家都側着耳朵靜聽。

「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在後一天的晚上——就是一禮拜以前星期五的晚上。」

在這個時候，愛雷·奎寧插嘴問道：「且慢，密司勃雷脫，我知道你是卡吉斯的書記，是嗎？」

「不錯！密司脫奎寧。」

「卡吉斯是雙目失明的，他是時時需要有人侍候着的，是嗎？」

奎寧探案：希臘棺材

奎甯探案：希臘棺材

三二

伊頓了一頓，答道：「他雙目雖然失明，但並不時時需要有人侍候着。有什麼事嗎？」

「噢！卡吉斯有沒有把星期四晚上那個人來訪問他的事告訴你？有沒有叫你做一個紀錄？」

「唔！我……沒有，沒有。他並沒有說過一句話提及那個人。我也很覺得奇怪。並且據我觀測，就是卡吉斯自己也是深以為異的！現在且聽我繼續講下去罷。」說到這裏，伊就瞟了衆人一眼。「星期五那天的情形與平常很是不同。星期五晚餐以後——那天是十月一日——密司脫卡吉斯叫我到他的書室裏去。他給我許多重要的指示，很詳細的指示，後來——」

稽查員道：「好！密司勃雷脫，你坐下了再講罷。」

伊就在書桌前的椅子裏坐了下來，擱起了一條腿道：「密司脫卡吉斯告訴我說：『晚上將有兩個人要來訪問我，他們要到深晚纔能來。其中一個是匿名而來的，他或許要蒙着面。我希望屆時沒有人能看見他的真面目。』」

愛雷·奎寧不覺脫口呼道：「奇怪！」

瓊接着說：「是嗎？後來那兩個人還是我開了門給他們進來的，因為那時僕役們都不在門口。我開了他們進來後，我就預備去睡覺了，因為密司脫卡吉斯說，他們這次的會晤是極祕密的。所以我遵守他的吩咐，不願窺探他們的祕密。」

那稽查員聽到這裏，精神大為興奮。瓊接着又說：「他們是在十一點鐘到達這裏的。我看清楚其中一個就是上夜來過的——就是你們叫他格立沙的。還有一個是極神祕的男子，面孔用布蒙着，祇有眼睛是露出的，所以我沒有看見他的相貌，他大概是一個中年



或中年以上的男子。稽查員，我所知道的，就祇有這一些了。」

稽查員道：「這個神祕男子，看來是本案中的一個要角。請你再詳細把他的樣子揣摩一下，好嗎？」

瓊把一條大腿放了下去道：「他穿着一件外衣，一只硬氈帽始終戴在頭上，沒有脫去，但我一時沒有十分注意，所以連他的外衣顏色和樣子也記不起了。真的，我所知道的祇有這些了。至於那個格立沙……」

稽查員立即插嘴道：「且慢，我們現在並不在講格立沙。那個神祕的男子一定還有別的事哩。那天晚上再有別的事故發生嗎？」

伊被稽查員這樣緊迫地盤問着，祇得苦笑道：「天哪！你們這樣地盤問，真要逼死我了。沒有什麼別的事了——除了密昔司薛姆的小貓的事。……」

愛雷·奎寧似乎大感興趣地問道：「密昔司薛姆的小貓的事？那倒怪有趣的！或許很關重要，也未可知，密司勃雷脫，你快詳細地講罷。」

「是！密昔司薛姆有一只不怕陌生人的小貓，伊叫它阿雪。它喜歡用鼻子嗅別的貓所不要嗅的東西。密司脫奎寧：你懂得這意思嗎？」說到這裏，伊好像自覺失言，就變了顏色道：「噢！或許我神經過敏了。那神祕的男子第一個先走進統間，格立沙跟在他的後面。密昔司薛姆的小貓原是常在樓上薛姆的臥室裏的，今天恰巧蹲在統間大門的入口處，我並沒有注意它。我開了門，那神祕的男子一腳跨進來時，因為要避免踏着那貓，所以他險些兒絆了一交。但它却狡猾地依舊蹲在原處，舉起腳爪洗着臉，一聲不響。如果不是那人險些兒要跌交，我簡直不會注意那隻阿雪的。當然，後來我就把它趕掉了，格立沙也跨了進來。他說：『卡吉斯要會見我們。』我就領他們到書室裏去。這就是密昔司薛姆的小貓的事。」

愛雷·奎寧道：「原來如此。那蒙面人可會說什麼話嗎？」

瓊答道：「他的行為非常粗暴。我領他們到了書室的門口，將要叩門時，他就把我推在一旁，他並沒有叩門，逕自和格立沙溜了進去，然後砰的一聲把我關在門外。我當時惱怒極了，幾乎想摔去一只茶杯。」

愛雷·奎寧道：「真的嗎？他真的沒有說過一句話嗎？」

奎寧探案：希臘棺材

「真的，我怒極了，我預備上樓去睡了。」這時候伊忽然含着微笑向站在那旁把手插在衣袋裏的愛倫。金尼斜睨了一眼。接着她又說道：「我忽然聽得前房門上有人用鑰匙開門的聲音，那門是時常上鎖的。我在樓梯上回頭過來看時，祇見進門來的却是密司脫愛倫·金尼，他喝醉了。」

稽查員回頭過來問金尼道：「喝醉了！金尼：是嗎？」

愛倫答道：「我自己也不記得了。我和人家賭喝酒，就會忘掉一切的。瓊既說我醉了，我就算醉了。」瓊道：「真的！稽查員，他喝得酩酊大醉。那時候我倒發急起來了，因為卡吉斯曾吩咐過，那晚切不可喧鬧。我無奈就奔下樓去，扶了他的手臂，用盡力氣攙他上樓。」

寶爾斐娜·史隆尼坐在那旁的一只椅子裏，伊看看伊的兒子金尼，又看看瓊，然後嚴肅地說道：「真的，密司勃雷脫，這個孩子真不可教……」

稽查員立即瞪了伊一眼，意思是阻止伊不許講話，接着回過臉來說：「密司勃雷脫，你仍講下去罷。」瓊整整自己的衣襟道：「或許……不……無論如何……」伊看看稽查員，又看看別人，接着說：「我攙着金尼上樓到他自己的房裏——我還見他上床睡了。」

稽查員聽了，點頭道：「後來你見過那兩個客人嗎？」

伊把聲音落低了一些道：「沒有！我會下樓拿幾個生雞蛋去給密司脫金尼吃，因為我知道生雞蛋是可以醒酒的。我到廚房去打從書室門口經過時，不見有燈光從門縫裏露出來。我想那兩個客人一定回去了。」

「你經過書室門口，距離你開門讓那兩個客人入內時，相差多少時候？」

「這倒不容易約計，或許有半個鐘頭左右。」

「你確實記得那是上星期五的夜裏嗎？——就是卡吉斯氏逝世的上一夜？」

「是的。」

到這時候，全室的人都靜默了起來。瓊祇拿牙齒咬着自己的紅嘴唇，頭向着下面，老是不抬起來。愛倫·金尼似乎心裏很是苦楚。密昔司史隆尼因為幾次被稽查員阻止着不許說話，所以也很不起勁。納雪沙柴翰

在一張椅子裏，手撐着自己的頭。傑爾保·史隆尼祇顧嗅着香水。密昔司佛利蘭斜睨着他丈夫紅潤的臉。華德斯博士却手執着一部書，似乎很專心的樣子。伍特樂也是垂頭喪氣地。

突然，愛雷·奎寧的聲音打破了沉寂：「密司勃雷脫，上星期五晚上，有多少人是在這屋子裏的？」

「我不十分記得了。兩個侍女當然是在這裏的，但她們早已去睡了。密昔司薛姆也去休息了。衛克司出門去了——晚上是他自由活動的時間。此外還有密司脫——密司脫金尼，別位我不知道了。」

稽查員道：「好！現在我們是很容易調查出來的。」他又提高了喉嚨問：「密司脫史隆尼，上星期五的晚上，你在什麼地方？」

史隆尼急忙答覆道：「噢！我在古董鋪裏，那天晚上我工作得很晏。」

「有人和你在一處嗎？」

「沒有！沒有！祇有我一個人在那兒！」

「噢！」稽查員嗅了一些鼻烟道：「你在什麼時候纔回到這屋子裏呢？」

「噢！晚得很哩！大概已過了半夜。」

「你知道那兩個來訪問卡吉斯氏的客人嗎？」

「我？我當然不知道。」

稽查員將鼻烟壺放進衣袋，說道：「這倒奇了！密司脫卡吉斯自己也是一個神祕的人了！那末，密昔司史隆尼，你呢？——上星期五的晚上，你在什麼地方呢？」

伊用舌尖潤溼了一下嘴唇，答道：「我？我在樓上早已睡着了。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哥哥有什麼客人來訪問他的事——不知道。」

「在什麼時候睡的？」

「我在十點鐘左右睡的，因為我有些頭痛。」

奎甯探案：希臘棺材



「頭痛？嗯！」稽查員又用目光移轉到密昔司佛利蘭的身上去：「那末，你呢？密昔司佛利蘭？你怎樣消耗這一整晚的時間的呢？」

密昔司佛利蘭微笑道：「去看話劇的，稽查員——去看話劇的。」

愛雷·奎寧的感覺似乎比人特別敏銳。他追逼着問道：「什麼話劇？一個人去的嗎？」

伊依舊含笑答道：「和一個朋友同去的，看完了戲，還到巴利桑去吃了一頓晚飯。我回來的時候大概是在半夜後的一點鐘了。」

「你進門來時，可會注意卡吉斯氏的書室中有燈光嗎？」

「我想我並沒有看見。」

稽查員將目光掃射過來時，恰和華德斯的目光相接觸。他就問道：「噢！華德斯博士，你呢？」

華德斯博士摸了自己的鬍子道：「稽查員，我是去看戲的。」

「看戲？你是上半夜回來的嗎？」

「不！戲完畢後我還到別的地方去玩了一兩個鐘頭，我在半夜過後纔回來的。」

「你一個人去的嗎？」

「是的。」

那老兒說到這裏，不禁瞟了密昔司佛利蘭一眼。伊也垂着頭，狐媚地對他笑了一笑。當時別的人都沒有十分注意，祇有稽查員奎寧，他是個經歷老練的人。他很知道那一句是真話，那一句是謊話。他老實不客氣地說：「華德斯博士！我不信你說的是真話。當然，我知道你自己不便說。……你在上星期五的晚上是和密昔司佛利蘭同在一起的，是嗎？」

那婦人發着窘，那老兒也難爲情起來。祇有佛利蘭，一面看看那老兒，一面看看自己的妻子，不覺怒氣上升起來。

華德斯祇得承認道：「不錯，是我請密昔司佛利蘭到大都會去看戲的，後來又到巴利桑去吃晚飯——」

佛利蘭忍無可忍！就站起來高聲道：「什麼！你們——」

華德斯聲辯道：「密司脫佛利蘭，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啊！密昔司佛利蘭，因為你離去後很覺寂寞；至於我，我在紐約又沒有親友——當然我們就很容易相熟起來了。」

佛利蘭大怒道：「豈有此理！我不願你們這樣。」他奔過去將指頭觸到他妻子的額角上，伊驚恐地倒在那張椅子裏。稽查員勸佛利蘭不要發怒，仍歸原位坐下了。傑爾保·史隆尼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密昔司史隆尼也氣得面孔發了青。稽查員的目光依次掃射過來，最後瞥見了戴梅·卡吉斯……

戴梅是卡吉斯的堂弟，相貌醜陋，舉動粗暴，和他堂兄的樣子大不相同。他有着厚笨的嘴唇，巨大的腦袋。他並不和旁人講話，祇在書室中無聊地東張西望着。

稽查員招呼他道：「喂！密司脫卡吉斯！」戴梅不理也不睬，好像沒有聽得似的。稽查員驚奇道：「他是聾子嗎？」

瓊·勃雷脫答道：「不！稽查員，他是不懂英文的。他是個希臘人。」

「他是卡吉斯氏的堂弟，是嗎？」

愛倫·金尼答道：「不錯，可是他在心理上是很像一個白癡。」

愛雷·奎寧笑道：「這倒很是有趣的。『白癡』這個字在希臘文中是一個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並不真正是一個獸子。」

「是的，他正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我的舅父在十年前從雅典領來的——他是雅典卡吉斯族的最後一代了。他完全不懂得英文——據我的母親說：他連希臘文也是不懂的。」

稽查員似乎感到失望的樣子道：「這怎麼辦呢？我一定要向他問話啊。密昔司史隆尼，他也就是你的堂弟，是嗎？」

「是的，稽查員，……他也是我的堂弟……」伊的眼眶裏含着眼淚，似乎快要忍不住地哭出來了。

稽查員又問道：「你知道他能講希臘語嗎？」

奎寧探案：希臘棺材

「能夠的，我可以和他談話。」

「好，你快問他上星期五的晚上，他在什麼地方？」

密昔司史隆尼微微地歎了一口氣，站起身來，整了一整衣襟，就走過去用力推着那白癡的手臂。他慢慢地旋轉身來，又呆呆地相了一相他堂姊的面孔，最後又發着癡笑。伊用外國語高聲喊他：「戴梅！」他忽然大笑起來，樣子好像一個傻頭傻腦的癡孩子。伊用外國語問他許多話，他也用同樣的語言回答着，聲音宏大而粗厲。

密昔司史隆尼答覆稽查員道：「他說那天晚上十點鐘時，他的堂兄就命他去睡了。」

「他的臥室就在卡吉斯氏臥室的那旁，是嗎？」

「是的。」

「問他，睡後可會聽得書室裏有什麼聲響嗎？」

他們又用外國語互談了幾句，然後密昔司史隆尼答覆稽查員道：「沒有，他說並沒有聽得什麼聲音。稽查員，他睡着後真像一個小孩一樣，糊糊塗塗不易覺醒的。」

「他不曾看見書室裏有什麼人嗎？」

「稽查員，他怎麼會呢？他睡着了啊。」

戴梅看看他的堂姊，又相相那稽查員，似乎感到怪有趣的樣子。稽查員點點頭道：「謝謝你，密昔司史隆尼，現在沒有什麼事了。」

他說罷就走到書桌旁，拿起電話聽筒來撥了一個電話號數。「喂！我是奎寧……我問你，那刑事法庭裏的希臘語翻譯的姓名叫什麼？……什麼？屈立開拉？屈……立……開……拉……知道了。你快去找他，叫他立即到東五十四號街十一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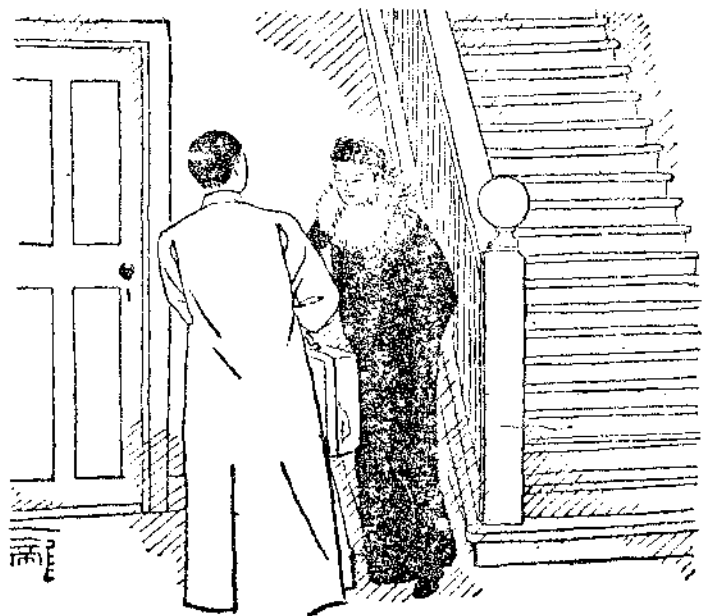
他放下了聽筒。「你們大家等在這裏，不要走開。」他向愛雷和貝伯招了一招手，又向費連使了一個眼色，就走出書室去了。三個人在後面緊緊地跟着。戴梅傻頭傻腦地呆看着他們的背影。

胭脂淚

張恨水

四：徒刑期滿了

慧珠在一氣之下，跑上了樓，進了自己的臥室以後，首先，她找着了一個小提箱子，就在衣櫥子裏檢了幾件換洗衣服，亂向裏面塞着，自己也不知道已經放了多少衣服進去，嘩嘩一聲，將箱子蓋了，還有一大塊衣襟，露在箱子外面。再把一件皮抖篷，向身上一披，提了箱子，連撞帶跌的滾了下來。丹忱和她門口以後，怒氣如火燒一般，聽着她其勢汹汹的要走，心裏也有些恐慌。若是她果然借着這個機會走了，那是自己三言兩語把她逼走的，這個責任，就重大了。但是已經賭了這口氣，要自己拉她回來，又是丟面子的事情，也只好置之不理。心裏想着，她不見得真會走的，有個人前去勸她就好了。他有這個感想，在這屋子裏的別個人，也未嘗沒有這個感想。邵老太太便道：「這孩子真有些胡鬧了！你們那個去轉圜一下；她那個脾氣，真許跑起來了。」丹忱大驚道：「幹嗎！隨她去。她走，她飛上天去？」那下樓的木板梯，正在這走廊右角，慧珠咚咚的由樓上下來，飯廳裏全可以聽見。丹孚一看玻璃窗外，有個人影，料着是慧珠，他究竟是個老實人，恐怕這件事會鬧真了，立刻搶着跑出屋子來，先一伸手，將慧珠提的箱子奪了過來，然後一手揪住她的抖篷道：「你真個要去嗎？那不成了笑話！」慧珠上樓檢衣服的時候，會將時間一再的展長去，以爲母親一定會來挽勸的。及至許久的功夫，不見母親上樓，她下樓的時候，就故意把梯子拚命的踏着響。這是二哥上前來攔阻，心中倒爲之安慰許多，可是表面上她依然很強硬，一手扯住自己的抖篷，一手來奪箱子，跳了脚道：「你別攔我！人家料定我不能獨立生活，我自己也不相信這句話，我倒要做着試試看。」丹孚道：「你就是要去獨立生活，也當慢慢的有個計較，何必急於就走。」慧珠手裏依然搶着東西不放，亂頓着脚道：「我要走！我要走！我非走不可。」丹孚一面搶奪東西，一面帶拉着她向屋子裏走；她也就了那個勢子，跟着丹孚向裏邊走。可是她到了屋子裏以後，脾氣更急，連連跳着脚道：「你們不讓我走，又不容我好好的過日子，鬧得我進退兩難，難道非把



「我馬上就走，你可不許拉住我呀！」她說時，看到那個小提箱和抖篷，都放在丹孚身後，料是拿不過來的，於是跳上前去，抓了提箱的環子，轉身就要逃跑。丹孚又是一把將她揪去，輕輕的喝道：「你這個孩子，脾氣就是這樣壞，怎麼一句話也忍受不住！」慧珠道：「我已經够忍受的了，還要怎樣的忍受，難道讓他打我罵我逼我死，我都不作聲嗎？」說畢，哇的一聲就哭將起來。哭的時候，兩腳在地上亂頓亂跳；頭髮蓬鬆，披了滿臉；眼淚鼻涕，一齊向下流着；全屋子裏人，看了她這個情形，都不免把眉頭皺了起來。邵老太太看得有些不過意了，就向前抓住了她的手道：「慧珠，你什麼人的話都不聽，難道我老娘的話也不聽嗎？你現在不要發急，可以回到自己屋子裏去躺一會兒，仔細的想上一想，大家說的這些話，究竟對也不對。若是對呢，你就安心暫住兩天，慢慢的想法子把這事解決了。若果不對，你真要出去自謀生活，我也沒有法子，只好由着你。就是有人說我們家教不好，我也只好忍受了。」邵太太一面是勸她的話，一面又是罵她的話，

我逼死不可嗎？」說着話，放了手不搶奪東西，歪了身子，坐在一把椅子上，鼻子裏呼呼的出氣。丹忱忍不住了，便瞪着眼道：「你打算怎麼樣？你就說罷！反正你抱定了主意，我也抱定了主意，無論怎樣說，你還沒有得着婚姻自由的機會，我就憑了這一點，可以不放過你。」慧珠自丹孚拉住了以後，本來就有些軟化了，現在聽了這番話，讓她氣上加氣，不由得又強硬起來，又說道：「你憑什麼可以不放過我？就是我的父母，對於我的身體，也不能怎樣束縛。」丹忱道：「在這個大門以內，我是家長，你有了不法的行爲，我就可以管束你，慧珠挺起了胸道：「好哇！你索性要管束我了！好罷！在這個大門以內你要管束我，設若我不在這個大門以內，你就不能管束我了。」丹忱道：「好罷！一了百了，你要走出這個大門，無論什麼事，我都不管了。」慧珠聽了這話，突然跳將起來，走到丹忱面前，頭一偏道：

因爲雖是不高興她，可也不願得罪她。蕙芬就乘着這個勢子做好人，挽了她一隻胳膊，一味的好言相勸，把她送到樓上臥室裏去，隨後老媽子也就把提箱斗篷，一齊送了來。蕙芬怕她一時不能平下氣去，就坐在屋子裏陪她，南天北地說了一陣。慧珠在樓下大鬧的時候，本來在可走不可走之間，現在被大嫂子左說右說，說得有些心平氣和了；就兩隻手托了下巴頰，伏在茶几上，向對面一方壁子呆望着，紅了眼睛眶子，一語不發。蕙芬看她已經不作聲了，就用手拍了她的肩膀，笑道：「好罷！就是這樣，不要再鬧了。我有兩封信要寫，把信寫完了我再來陪你。」說畢，她悄悄的走出門去，將房門向外反帶上。慧珠始終是不說什麼，雖是一個人坐在屋子裏，她還是捧了下巴頰發呆。在這個態度中，隔壁母親屋子裏說話的聲音，却聽得很清楚的，只聽到姑母張太太在屋子裏低聲說道：「她說是要走，無非是嚇嚇大家的罷了！一個小姑娘，往那裏跑呢？」她說畢，却聽到邵太太歎了一口氣。慧珠心想，好哇！這位姑母大人，當了面，什麼批評沒有；在背後，她就小看我了！以爲我不能離開家庭。哼！這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我至少可以到女青年會寄宿舍，先住兩個月，經濟問題，慢慢的再行打算。原來他們認定我脫離家庭不是真的，所以在我當面，敢把言語壓迫我，無論怎樣不能讓他們把我小看了，祇道我是個不能獨立生活的人。自己想到這裏，不覺把腳在樓板上頓了兩頓，表示她的決心。又坐着定了定神，先把房門關上，然後悄悄的打開自己的衣箱來，檢點檢點，有些什麼東西，可以帶着走的。她不檢點則已，一檢點之後，覺得什麼東西都不能丟下，然而一個逃走的女子，決不是尋常出門的女子，如何可以帶上許多行李？至多只能挾一個小小的包裹，要把其餘的東西都犧牲了，當然不是自己心愛之物，也不會都收在箱子裏。於今將東西全不要，自然都會由兩個嫂子拿去，真令人不服這個氣。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東西是小，自己的前途是大，難道爲了一些銀錢可以買的東西，就不逃走嗎？她手扶了箱子蓋，沉沉的向下想着，想了很久的時候，索性坐到床上去，望了箱子發呆。想着東西固然有些不捨得，就是自己這位老太太，也有些捨不得，她對我多麼仁慈呀！從來沒有紅着臉說過我一句的。她躊躇了很久的功夫，忽然站起來，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走！我走定了！」她心裏可又想着：這個母親，又不是我生身之母，我理會她作什麼？她若真疼愛我的話，就不該和兩位哥哥站在一條戰線上。而且她和姑太太談話

，是料定我沒有逃走那種勇氣的，我爲什麼讓她把我料定了呢？住在青年會裏，也不過十幾塊錢一個月，我是個中學畢業生，大事不想幹，到外面去找兩堂家庭課教教就可以維持生活，這很是容易的事，現在外面女子謀職業的也很多，不見得到了我這裏，就沒有辦法。會見了不少的機關，都是女子辦事；而且那辦事的女子，比自己還年輕，我何必妄自菲薄呢？他如是想著，便增加了自己不少的勇氣，當下決定了辦法：所有衣服及零用東西，一概不帶，只穿了隨身的衣服出去，一來表示自己乾乾淨淨，二來也省得累累贅贅的。走是決定了，心裏就覺得空空洞洞的，不必和家裏人爭論了，也不必生什麼氣了；於是展開被褥來在床上睡了一大覺；吃飯的時候照樣和家人在一處吃飯；這一餐飯，吃得更是安穩，大家都沒有說什麼；最大的原因，就因爲丹忱在這天晚上，還要出門去會兩個朋友，怕是和慧珠鬧起談判來，會耽誤時間，倒不如不談，留待明天解決；所以他首先不開口。月清又在暗下說丹孚，說他是一個呆子，慧珠的事，落得讓大哥主持，何必多嘴多舌，平白地就得罪了人。因此丹孚也就不作聲了。慧珠外表是很坦然的樣子，可是她的心裏，却如小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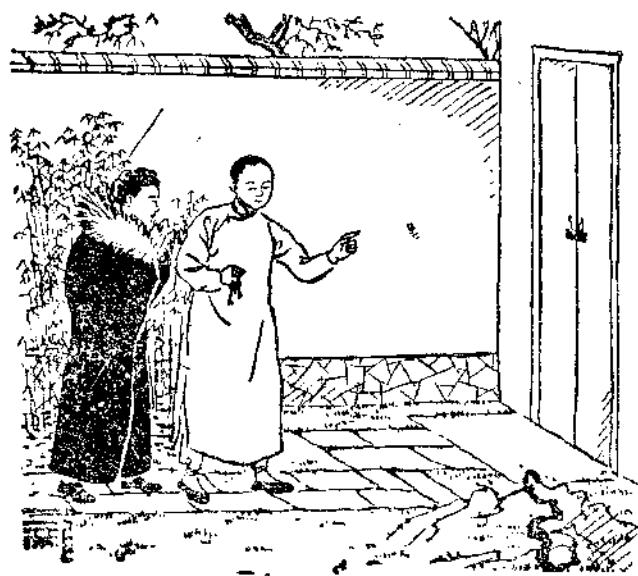
撞鐘一般砰砰亂跳。她只吃了大半碗飯，倒舀了好幾回湯喝。吃過了飯，她還不肯先自回房去，故意在飯廳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了。等大家都已散席了，她將小書房裏擱置經年的話匣子，親自搬到樓上臥室去，唱起話片來，自己在話匣子邊來回走着，還跟了話片唱着，第一張唱的是「木蘭從軍」，學了一段。第二張是「女起解」，只跟着唱了兩句。到了第三張「花園贈金」，她不愛聽了，只將話片唱了一半，就把話匣關起來。於是在書架上，隨手抽了本小說，斜躺在床上，就了電燈看着。可是這小說給予她的印象，也是很壞，乃是一「紅樓夢」上，薛寶釵演講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一段；這一段小說，還不會看一二十行，就把它扔下了。自己坐在椅上，望了光桌子面，這桌子面上，有筆，有墨，有硯台，有墨水瓶，有鋼筆，什麼都是自己常用的東西，於今不知道要交給誰去

用了！她出了一回神，在筆筒裏抽出一枝筆來，就隨便的取了桌上一張白紙，打算塗字消遣，心裏忽然得了一個感想：我就是要走，也應當寫封信表示明白自己的態度，免得他們疑心我是不光明的出走。得了這個主意，是極無聊的時候，有了解悶的法子了。於是在抽屜裏拿出厚厚的一疊信紙，打算寫一封長信，和家裏人告別。這封信，可以說和絕命書差不多的。因為如此，慧珠就由自己的母親作姨太太受壓迫，寫到自己在家庭爲兄嫂所藐視止。說這個家庭，完全是個牢獄，活了十幾年，是受了十幾年徒刑。這算第一段。但是這第一段，已經快到一千多字了。再寫下去，有第二段，有第三四段，那末就是寫到天亮，也許不能把要說的話寫完；於是把寫了的撕去，只從自己寫起。可是不寫則已，一寫之後，也不知道自己的文思，何以會那樣滔滔不絕，老是不能寫完。每寫完了一層意思，又有一層意思跟着想到了。轉念着，這也總不是一個辦法，要走的人，何必說上許多廢話？而且在許多所寫的文字中，仔細一想，却也很有漏洞，給人捉住了，倒是給他一個把柄。慧珠在一口氣寫了兩小時告別信之後，就放下了筆，兩手互抱在懷裏，對了這桌上一疊信紙，只管出神。默坐了約一二十分鐘，突然的站了起來，就把所有的信紙，兩把抓着，一齊搥到手心裏，成了一個大紙團，就向字紙簍裏一丟，跺着腳，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我和這些人說什麼廢話，要走就走，他們是十八世紀的腦筋，我寫的話，他們又怎樣會了解？不如不說了！她一人關着房門，在屋子裏這樣大忙特忙，家裏人那裏知道她這種舉動。冬天的夜裏，總是有呼呼的風聲，在半空裏怒吼的。慧珠是住在樓上的，在許多的平房中，突出一幢樓面，窗子裏閑聽窗外的風聲，更是勢子兇猛。全家人都慢慢入睡了，慧珠一個人，在屋子裏慘白的電燈光下徘徊着，說不出來心中有一種什麼感覺。信是不寫了，翻翻書本，又打開箱子來，檢點檢點自己的衣物，心想這都要犧牲了！許多用慣了的東西，並不在價值如何，都和自己有一種切近不可說出的情感；於今要永別，令人有些戀戀不捨。這樣想着，就抬頭向四壁看看，別的罷了，惟有邵老太太一張八寸的半身相片，在壁上高高懸掛着，那一種慈祥的樣子，她縱然不說什麼，也是可親愛的。於是走近牆壁，耳朵貼了壁，聽聽那邊邵太太有什麼動靜，彷彿她已鼾然入夢了。那微微的鼻息聲，可以聽見；正與天空的風聲，吹了窗子嘎嘎作響，互相呼應。這個老人，當了一輩子的二太太，並沒有兒女，老來處境枯寂，

所以和我很好。我沒有娘，也就把她當親生的娘來安慰她。現在我走了，這樓上就剩了她一個人，老人家未免可憐。想到這裏，於是悄悄的開了房門，走到邵老太太的房門外來。大概她是絕不料有什麼意外的，所以把房門關得鐵緊，慧珠伏在門上，用手摸着門，猶如撫摸了老人家的身體一樣，同時也落下了幾點淚。因聽得女僕屋子裏有咳嗽聲，怕驚動了人，就悄悄的又走回房去。鬧了這半宿，精神也疲倦了，於是和衣睡在床上，就睡了過去。當自己醒過來時，屋子裏的電燈，還是明明的，這可見還是天色沒亮。抬起手表看時，已經有了六點鐘。冬日夜長，所以屋子裏燈還亮的。自己突然興奮起來，要走就是這個時候，不能再就誤了。於是在箱子裏，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和幾件首飾，一齊拿出來，都揣在身上。自己站在屋子裏定了定神，看看還有什麼東西要拿的沒有。沉靜了約十分鐘之久，實在沒有什麼可拿的了。看看桌上，還有自己寫的半張信稿子，上面一行字，乃是：「這個家庭，完全是個牢獄。」一頓腳道：「這家庭是個牢獄，我還等候什麼呢？」於是再用一張紙，提筆寫了一行字道：「我現在徒刑滿期了！」寫畢，用銅尺壓在桌上，自己悄悄開了房門，下樓而去。所幸家裏人都睡着了，沒有人攔她，於是這個自命為徒刑滿期的少女，便離開家庭了。她溜出大門之後，一口氣跑到街上來，在冬天的早上，太陽不會出山，還有一些似煙非煙的宿霧。所有店舖的大門，都不會打開，街上冷靜靜的，在朦朧的晨光裏，除了幾輛夜不收的人力車，寥落的在路上滾動外，並沒有別的人走路。慧珠這倒不免呆了一呆，出是出來了，這樣的早晨，自己向那裏走？遠遠的看見一個警察，站在十字路口，便覺心虛；不要讓他看出來，我是個逃亡的姑娘，設若他多事，把我看出來了，押回家去，豈不是一場大笑話？如此想着，覺得街上徘徊過久，也不是辦法，就向背着巡警的地方走去。走了有一大截街道，恰巧有一輛很整潔的長途汽車，由面前過去，這一件事，却觸動了她的靈機，她忽然想着，西郊大學，每日有兩輛長途汽車，在城裏城外來回，八九點鐘，正是早班車出城的時候，自己何不搭了車，到西郊大學，去找兩個女同學。那個學校，有姊妹樓，女生的生活，是非常安適的，自己正好到那個地方去舒服兩天，料着家裏做夢不會想到自己躲在那個地方。主意想定，就趕到長途汽車停放的所在來。這個地方，有個為摩登人物特開的咖啡點心店，到大學裏去的人物，當然沾些摩登意味，所以他們爲了坐長途汽車之便

，老早的就開店門等候。慧珠到了那裏，在雅座裏找了一個座位，要了一杯熱咖啡，慢慢的喝着。然而她究竟是來得過早，直等她喝完這杯咖啡之後，雅座裏面，依然只有她一個人，並無第二個人來到。那夥計看她這樣子，不應該是第一次上西郊大學的，如何來得這樣早？心裏想着，自然是免不了不斷的向她身上打量。慧珠心裏可就想着：呀！莫不是他看出我什麼行跡？便裝了假睡的樣子，伏在桌上睡去。夥計看了看，更不知道她什麼意味，只好避了開去。過了一會兒，却聽到有人道：「呵！還早啦！一個人都沒有哩！」有一個女子的聲音道：「那裏不坐着一個？」慧珠抬起頭來看時，一個穿西服的少年，和一個穿皮大衣的女子走了進來。那女子將皮大衣一脫，那少年就接了過去，和她向衣鉤上掛着。慧珠對於這種事情，向來是看了眼熱的，不以為是男子的態度過於虛偽，就以爲是女子的做作，過於驕傲，並不够格。今天看了這種樣子，却又是一種感想，以爲這算什麼，這種日子，我也曾經過的。可是當她正想藐視人家的時候，人家對她，却格外注意。那女子忽然笑着上前道：「這位不是密斯邵嗎？」慧珠見人家叫出名字來招呼，當然要站起來答應，就對女子點了個頭。她笑道：「密斯邵，你不認識我嗎？上半年在中央公園，密斯特祝，和我們介紹過。」慧珠想了想，記起來了！笑道：「哦！你是密斯程月凡。你瞧，我的記憶力是多麼差。」月凡笑道：「石！我來和你介紹介紹。」那個男子還不待她介紹，早是一個半鞠躬。男子對於女子的態度，總是那樣子謙遜的。慧珠却也並不十分介意，微笑着點一點頭。月凡笑道：「這是密斯脫石鐘聲，一位詩人呀！晨曦雜誌上，這期還登着兩首，你看過沒有？」慧珠笑着答應了一聲：「是的！」其實她就並沒有聽到說過，什麼是晨曦雜誌。大凡女學生們對於課外的書籍，可以分作四派，第一派是摩登化，如電影跳舞雜誌，以及愛情小說之類，只取個有趣味。文藝不文藝，却是不管。第二是普羅化，這一派是講極時髦的普羅文學，除此以外，都認爲是無聊的作品。她們知道馬克斯高爾基，可分不出什麼西東兩漢，唐宋八家。第三派是頑固派，她們知道詩家李杜，詞家姜周，可不知道擺倫是那一個人。第四派是無所謂派，什麼雜誌也看，什麼雜誌也不能代表她的中心思想。譬如第一派裏的電影，第二派裏的豔情肉感小說，第三派裏的香豔詩詞，他們都喜歡的。邵慧珠所屬於的便是這第四派。所以月凡提到什麼晨曦雜誌上的新詩，可以說她完全不會予以注意。石鐘聲

知道她的情人是祝長春，雖然看到她長得很漂亮，那是不必作非分之想的，所以在她面前老老實實的，不必賣弄有家私，因向她道：「密斯邵到我們學校裏去，今天就回來嗎？」慧珠道：「不！我打算在田玉文女士那裏住幾天。」月凡握了她的手，微微的頓腳道：「巧極了！遇到了我，要不然，你得空跑一趟，密斯田早跑到城裏來，住在花園公寓了。」慧珠道：「她不上學了嗎？爲什麼到城裏來住公寓呢？」月凡看看這雅座裏，又來了兩批客人，就不便向她說什麼，對她眼皮一撩道：「你若是遇到了她，你自然就明白了。」慧珠道：「既是他不在城外，我就不到貴校去了。這裏到花園公寓路倒是不多，我這就去找她去。」說着，披起了大衣，就和程石二人告辭，走出咖啡館來，在路上走時，心裏可就想着。我這人真是自由到極點了！看到長途汽車，就打算出城去。聽了個消息，說是主人翁不在城外，我立刻又收回前議。一個浪漫的人，也真有浪漫的好處；愛怎麼着就怎麼着。她很高興的到了花園公寓，向賬房一打聽，果然田小姐住在這裏。賬房要叫茶房引她進去時，茶房却躊躇着道：「田小姐還沒有起來呢。」慧珠道：「沒有起來要什麼緊，我們是女子拜會女子呀。」茶房依然躊躇着道：「你待會兒再來好不好？」慧珠看茶房那樣子，心裏倒有些明白，便道：「我也不一定要拜會她，你們這裏，還有空屋子沒有？我打算要兩間。」賬房看了她這摩登的樣子，連連答道：「有有有！在田小姐隔壁，就有一間屋子。住到那裏去，好不好？」慧珠一想，搖着頭道：「不必！隨便找一間屋子就得了。」賬房拿了一大把鑰匙在手，就在前面引導，到了一個小跨院裏，院子裏有門向外關着，裏面是由正屋分出來的一間大套房，那院子小得像南方人家的天井一樣，雖是在這樣隆冬，倒栽有一叢短小的竹子，和外面那些大房子，却另成了個世界。慧珠覺得很好，便道：「就是這裏罷！你們把屋子裏收拾收拾。」賬房一聽她的話音，好像就是一個光人，便滿臉堆下笑來道：「我們公寓裏和旅館有些不同，若是沒有鋪蓋行李，是不



大好收容的。」慧珠道：「我怎麼沒有行李？沒有看好房子，也不能搬來呀。」她在賬房面前，如此說了硬話，付了房間的定錢，立刻跑到街上去買鋪蓋箱籠，跑了一早上，自己忙着把屋子收拾好。看到了正午十一點鐘了，一陣頭暈眼花，有些支持不住，就倒了一杯茶，坐着慢慢的喝着。就在這個時候，聽到院子門外，嬌滴滴的有人叫道：「密斯邵：你怎麼也搬到公寓裏來了？」慧珠迎出來時，正是田玉文，只見她踏了拖鞋，身子捲了一件大衣，蓬着頭髮，臉上黃黃的，在房門口伸頭進來看了一看，笑道：「很好！回頭我再來。」她只說了這一句，忽忽的就走了。慧珠原以為沒有安身之所，所以找她，既然住好了，她來不來，倒沒有關係。自己叫茶房買幾份報來，自躺在牀上看着。向來看報，只看一兩條社會新聞的，這回看了社會新聞之後，由頭至尾，把各張報都看遍了。今天當然是不敢出去，怕碰到家裏的人會拉拉扯扯。田女士說回頭來的始終也不會來。一個人無聊得很，無可消遣，將看了的報，再拿起來看上一遍。最後，連廣告都看過了。到了晚上，公寓開着晚飯，一人在燈下吃着，那兩個碟子一碗湯，都是冰冰涼的，吃到口裏，一些分不出什麼滋味來。一人勉強吃了幾口，回憶到在家裏，團圓着一桌人吃飯的時候，大家有說有笑，何等快樂！於今却一個人過這單調的生活，於是放下碗，對了桌上的菜飯碗，只管發呆。發呆發了許久，不覺垂下兩點淚來。因為茶房進來收飯碗，這才想到洗臉，掉過臉，走到洗臉架邊去，把這兩行眼淚，總算是極力的忍住了。這時，已是陰曆的十二月底，社會上正鬧着過年，市政當局雖是以時局的關係，禁止放爆竹，無如習尚難移，在這晚上，冷不防的在深街永巷裏，還是不斷的有一兩聲爆竹響着。這種響聲，平常在家裏聽着，便會感到已是臘盡冬殘的時候；於今在這公寓裏聽着，分外覺得在這個急景凋年時候，真是太寂寞了！屋子裏的電燈，是那樣放着慘白的光；鐵爐子裏的火，又不太旺，屋子裏寒習習的，再一看所用的東西，全是新的，好像都不順眼；令人看到，有些莫明其妙的感想。也不知是何緣故，自己却要打開房門來看看。恍惚之間，好像門外是個樓廊，可以聽到第二庶母的咳嗽聲。然而打開房門之後，却是個小院子，抬頭看看天上，其黑如墨，有時一個火星，嗤的一聲，拖了很長的尾子，射入半空，正是街頭小兒放那過年的冲天子，這真是無處不令她有一種佳人遲暮之感了。她只好關了房門，依然鑽到被筒裏去，蒙頭而睡了！



四 漢高祖的水盂

一個把火車站做地盤的竊賊小五，有一天，他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正在買票的時候，一只手提皮包，放在地上。小五就用敏捷的手段，把他的皮包盜來了。

拿回家去一看，皮包內只有兩樣東西：一個木彫像，一封信。那木彫像，是個女的，既不像觀音，又不像何仙姑，小五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總而言之，一段朽木罷了，一個錢也不值的。這一趟，只好算是小五倒霉；不過那只舊皮包，倒還可以值這麼兩三塊錢。

小五再把信封上一看，上面寫

着「吳江村先生台啓」七個字，再拆開來看時：

江村先生大鑒：久慕大名，恨



一天機織印染廠

出各品種布疋 · 質地堅牢耐穿

洗晒不退

色彩鮮豔

廠址 · 檳榔路 · 西
三五〇九

營業部 · 寧波路 · 八四二號
電話 · 九二四四

未識荆。茲由葉玉峯先生交來古器一件，細加研究，知爲秦漢時物，價值萬金，實至寶也。乞有便即來取去，此請道安。

古物研究所主任王方舟啓
小五看完了信，他忽然微笑。

再一看信封上，那古物研究所的地址，是丹陽路十三號。他想：王方舟既與吳江村未會見過面，我何妨假冒吳江村，去把那價值萬金的古器拿回來呢？那車站上失去皮包的人，一定就是吳江村了，我也可以扮做五十多歲的人，去見王方舟，好在真的吳江村，已趁火車出發，一時不見得就會回來，我何妨索性也提了這只舊皮包去。小五正想到這裏，忽然又哈哈大笑起來，他再拿起那個木彫像，自言自語道：

「這一定也是一件古董。我怎麼可以當牠一錢不值的東西！最好

，也請王方舟鑒定一下。」

第二天上午，小五扮了一個中年紳士，提着皮包，尋到丹陽路十三號古物研究所，要見王方舟先生。侍者領他在會客間坐下，一回兒，王方舟主任，搖搖擺擺的出來，是個白鬚老人，小五就說明自己是吳江村。

王方舟倒也不疑，忙請小五坐下。小五還恐怕他不肯將古物交出來，所以從皮包裹，將原信拿出來，要給王方舟看；王方舟忙說：

「吳先生！你的那件古器，真了不得。現在研究下來，方始知道是漢高祖的水盂，價值總在一萬五千元以上罷？」

小五聽了，非常歡喜；但一時也不好就要索還，怕他起疑。

「吳先生！今天打算帶回去麼？」

小五就湊上去說：「是的。」

王方舟一按電鈴，侍者來了。

「你把七百十五號的一只匣子拿來！」

侍者退了下去，王方舟笑盈盈的說：「吳先生！你收條帶來了沒有？」

這時候，小五不免慌張；但是他有他的急智。

「是的。收條，我今天出門時，忘了。這麼辦罷！我還有一件古物，可以順便請先生鑒定一下。」

說着，小五從皮包中，取出木彫像來，交與王方舟，王方舟很高興似的接下來。

「可以！沒有收條也不要緊，你把水盂帶回去好了。」

「等我下一次送收條來，你再把木像的收條給我罷。」

小五想：木像雖是古董，未必會在一萬五千元以上罷？

「好的。」



其時侍者捧來一只錦匣，放在

小五面前。

「請收了罷！」王方舟說。

小五很想早一點看看這寶物的形狀；但是不敢啓視，怕露出馬腳來。

不料其時外面進來一個客人，小五一看，大吃一驚，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車站上失去皮包的那人。

「費心費心！」

那位客人，一進來就這麼說。

小五也不知道這是什麼事？他急

忙向王方舟告辭，捧了錦匣而去。

王方舟把木彫像交與吳江村：

「原物給你找回來了。」

「費心費心！這是唐朝人的彫

刻，價值是很大的。李先生！謝謝

你。」

王方舟把假鬚假髮除去，現出

李阿毛的原形來。

「吳先生！裏面坐罷，王方舟

先生有話跟你談咧。」

小五到了外面，揀一個無人的

地方，打開匣子來看時，見裏面是

一只瓦盆，並不像是什麼有價值的

東西，心中不免有些奇怪。再留心

看時，下面有一張字條：

這並不是什麼漢高祖的水盂，

是我家裏小狗的食鉢。你將來

討飯時，很有用處的，特此奉

贈。

李阿毛

至寶丹

三

兼施 療補 至男 寶女

凡青年中年老年各種腎部疾病統屬有腰痛腳軟尤為神速

定價：每瓶四元 可服一月

贈

加贈試服兩匣無效憑單
退洋剪此廣告附送常識
兩性常識：篇長萬餘
字指示各種腎病療法
婚後衛生常識孕育常
識已孕預知男女要訣
等法大馬路東首篤行
里底國民路養吾堂發行
大新國貨公司藥品均售
馬路新聞報館對面蟬隱廬
話購貨部九二二三三四隨接隨送



四 驚人的附帶條件

這無論如何是亙古未有之事。柳絲柳惠年青，是沒見過；便是馮太太，從前住在馮家橋老宅，後來住到濠梁小築來做主婦，和這個鄉裏，也算發生了多年的關係，然而何嘗恭逢過這樣的盛事；便是韓媽，論地位固然不及馮太太的崇高，論年齡總讓她比馮太太多吃幾年黃米飯，她也從來不會目覩。嚇！在籬笆外面的人，跪進籬笆裏面，只瞧見人頭，却瞧不見人腳，而且是一五一十五二十一一百二百，比長腳阿根在河裏趕的鴨子還要多。

盧隊長被民衆簇擁到十三家鎮上去出巡了，濠梁小築籬門內外，才顯出一塊空地來。領房地價三萬五千的事，暫時沒有下文。韓媽和柳惠，還站在門口遙望，柳絲隔着窗前的一排石榴花，喊道：「弟弟來，有什麼好看的，醜人多作怪。你要看，你跟了他們去，別回來！」柳惠好像不會聽得柳絲在怎樣吩咐他，他往上騰空一跳，說：「三舅舅的拳頭，舉得這般高！」

馮太太臉上，蒙着一層嚴霜似的，她不去禁止韓媽和柳惠的在門口遙望，只是以「常懷千歲憂」的態度，對柳絲說道：「事情不得安安穩穩便過去。見了我，只出三百塊錢；見了你，就出三萬五千塊錢，這個慷慨，不是真慷慨，不是好慷慨。我怕盧隊長有這句話，沒有這回事。」柳絲瞪着兩條小眉峯，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下，又把唾沫踹了一腳道：「媽也喊他盧隊長，是存心投降他不成？三舅舅說的，大人物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們等着他送錢來。他不送錢，我們不搬家。」馮太太搖搖頭道：「打了仗，大人物打的怕也變了樣。大人物說一句話，還不如小百姓放一個屁，我總是不大敢相信。」

柳惠看的外面沒有什麼好看了，走進來在馮太太柳絲中間一站，笑道：「我們要賣房子嗎？怎麼說是三萬五？」柳絲把柳惠手裏撚弄着的一枝大麗花，奪來扔在地下道：「叫你不要折花，你偏折花，爸爸只生你一個男孩子，你怎麼這樣不爭氣的？」柳惠受了柳絲的責備，一時泫然欲涕，單差沒放聲大哭。馮太太道：

石榴紅

二六

「他還小，懂得甚麼。好孩子，你不要問，你只管讀你自己的書，便是這裏的房子賣了，總不叫你住到露天去。你去喚韓媽來。」柳惠爲了去喚韓媽，倒把悲哀遏止下來。

韓媽來了，馮太太說：「反正弄晚飯還早，洗衣服也不忙，你到鎮上去看看，見到舅老爺，就請他到這裏來。說我有幾句緊要的話，要和他說。」韓媽去了，母女倆又躊躇了一會，柳絲的結論：「盧虎處地位高了，也許會顧惜名譽，這一回倒是言而有信起來。我們是以牙還牙，看他怎樣來，我們怎樣去。」

習習的晚風，在南窗裏吹進來，同時也把韓媽吹回來。馮太太一眼看韓媽後邊並沒三舅舅，便問：「舅老爺沒碰到嗎？」韓媽舉起衣袖，擦着額上的汗珠子，說：「看到的，他忙呢。鎮上當街，把桌子搭成了一個臺，白鼻子張三，舅老爺，還有鎮上的大商家，和剛才來的盧隊長，都站在臺上。我擠不上去。盧隊長說了，舅老爺說，大商家說了，舅老爺又說，舅老爺倒像是藥裏的甘草。彷彿聽舅老爺要槍斃一個姓什麼的，臺下的人拍手贊成，連我也糊裏糊塗拍手了。我托人去請舅老爺。舅老爺的名字喚凌佑之，我是知道了，一說出來，好些人要打我，我就逃回來了。」馮太太道：「他是凌佑之，不錯的，人家爲什麼要打你？」韓媽道：「誰知三舅舅又換了名字，他喚凌主任了。我說了凌佑之，他們不許我說，要打我，我爲什麼不逃？」

母女倆懷着無名的恐慌，過了一宿，盧虎處沒有着人送錢來，三舅舅也沒回來。天上依舊一輪紅日高升，照澈了大千世界的一切；燕子還是飛來飛去的。吃過早飯以後，相安無事；吃過午飯以後，還是相安無事。柳絲記得今天母親吃飯，只吃了半碗，便將話搭話的說到盧虎處身上，她說：「等三萬五千塊來了，我們母女姊弟樂觀一些，索性往上海去，吃一點，喝一點，穿好的，住好的，樂過幾時再打算到節儉起來。像媽這樣年紀，穿大紅大綠的綢子，是不配的了，我給媽去挑幾件毛織品，又素淡，又經穿。弟弟讀書的問題，也找立案的校裏去讀。用完了一萬塊錢以後，也許是天下太平的時候了。我們那時候，冤有頭，債有主，尋盧虎處去。」柳絲的話，本來是逗母親快活的，誰知馮太太聽了，只來一個苦笑道：「我總是不信老虎嘴裏還有什麼吃不下的東西會吐出來。」

真是奇蹟，當晚一整晚，會相安無事，次日一整天，又會相安無事，這個，反而使柳絲感覺到極度不安

起來。她在校裏，逢到將要考試之前，這個不安狀態，是常常有的，等到考過了，倒又沒什麼了。她不希望盧虎虔有甚麼對於馮氏不利的行動，可是處在悶葫蘆中，正和聽到不利馮氏的消息並無二致。直到盧虎虔御駕親征之後的第五天，晚上，這已經使馮太太母女在想，盧虎虔也許是虎頭蛇尾了。忽然的，三舅舅帶了一名隊士，冒着濛濛的細雨來叩門。不知道他吃了甚麼東西，韓媽問是誰，他回答的一聲「我」，會特別響亮，證明他喉嚨已經於短期間內改造過了。

三舅舅居然有了雨衣雨帽，雨衣只溼了背脊上一大部分，胸部却一點雨也沒有，他曾經和隨來的隊士李得功約定，要他每一句對答裏攙用凌主任三字，所以他一進門，把雨帽一扔，李得功便接了去；兩手一張，李得功又來給他把雨衣脫了下來。三舅舅才把目光注意到一把椅子，李得功連忙把椅子端了起來，椅面湊在三舅舅臀部，說：「凌主任，您請坐！」柳惠究竟是小孩子，少見多怪，噗哧一笑。

三舅舅道：「李得功！」李得功道：「有！」三舅舅道：「煙！」李得功從放三號盒子炮的那隻衣袋裏，掏出一枝比大拇指還粗的雪茄煙，送到三舅舅唇邊，連忙劃火柴，這雪茄煙和從前馮述齋吸的，好像是一個牌子，中間有腰箍，那腰箍是凹凸版印的，有金色，有紅色。三舅舅從鼻子裏噴出兩道白霧似的煙來，煙散了，那股味兒，却散到馮太太柳絲柳惠韓媽的鼻子裏。

馮太太等都站着，站得一字兒的。馮太太忍不住問了：「你五天沒有來了！」三舅舅似乎要領略那醇厚

的烟味，只管噴，只管吸，吸的雪茄烟約摸有三四分長的灰，然後拿下來，讓拇指和中指夾住了烟身，把食指輕輕的彈上一彈，望着李得功道：「李得功！」李得功應道：「有！」三舅舅道：「拿煙灰缸！」李得功笑道：「報告凌主任，沒有烟灰缸！」三舅舅把眼一瞪，向屋子裏以及屋子裏站的人的臉上一掃，笑道：「哦！是在大姊家裏，我還當是在隊長家裏。但是也可以說，是在隊長家裏。」他向馮太太點了點頭道：「這兩天忙收捐的事，到今天才忙出個頭緒來，哈哈。」馮太太道：「收捐，收什麼捐？」三舅舅這一會，對於吸雪茄烟，不像剛才的狂吸了，是一種經濟吸法，吸半口就放下，不過是不讓它烟消火滅而已。半口之後，說道：「多呢，李得功報告給馮太太聽。」李得功上半身往前一聳道：「凌主任，是，我就背出來：人頭稅

，壯丁五毛，老人女人小孩兒減半，收了三千九百五十塊有零；香烟捐，每包五分，收了八千多塊；船舶牌照稅，分十等，從一塊到十塊，收了一千一百一十塊；酒捐，每家酒坊，大的一百塊，小的五十塊，收了五百塊；畝捐，分上則田，中則田，下則田，一塊，五毛，二毛半，收了三萬八千多塊。棉花，凌主任，李得功記不起來了。」三舅舅道：「混帳，忘八蛋，飯桶，該死的東西，好了好了，不要你說了。大姊，這裏有人來捐過麼？」馮太太道：「還沒有。」

三舅舅忽然把大拇指一豎，仰了臉笑得幾乎要把他的駝背笑直了；柳惠跟着他笑，笑的鑽到馮太太胳膊窩裏去。馮太太吆喝柳惠道：「三舅舅發瘋，你也發瘋不成？」三舅舅現在學得了天有不測風雲的臉色，要放晴立刻放晴，要下雨立刻就下雨，要響雷立刻就響雷。當時就響雷道：「大姊，戲劇裏有個十三道轍，我們隊長上馬威，就有十三道捐，爲什麼一道捐輪不到濠梁小築頭上來呢？這不能不說是我凌主任的一些微勞，我們隊長的一些德政。我說：馮述齋妻女，是孤兒寡婦，隊長還忍心去捐她們的嗎。隊長就在東壁掛的一張大地圖上，用紅鉛筆畫了個圓圈，這圓圈便是免捐的一個記號。你們要知道隊長令出如山，他說了不許捐，誰還敢捧了捐簿上門來囉嚇？」

柳絲想說話，從三舅舅一進門就想說的，這時委實也按捺不住。她先把腳在地上踹了一下，說道：「喂！三舅舅，今天來是什麼事？你三言兩語的告訴我們，別那麼繞大圈子。他憑什麼理由來捐我們的錢，他不來捐，並不是他的好處；他要捐，難道我們不會拒絕他？」三舅舅道：「外甥小姐說話了。外甥小姐，鑼鼓不敲不響，話不說不明，我剛才說的話，在會得舞文弄墨的人喚做前奏曲。你想，隊長在這幾天裏，天天收錢，天天數錢，錢不是一千兩千，是十萬八萬，所以忙得沒有提到這邊的事。今天他總算得了暇，把我喚到他那間精緻的吸烟室，就是李得功來喚的，李得功是不是你奉命來請我的？」李得功道：「凌主任，是的，隊長躺着抽烟，太太坐在他對面，凌主任站在榻前，我站在門口。」

三舅舅道：「這話對了，隊長吩咐我濠梁小築的事，說：馮家那小姑娘，要找她三萬五千塊錢的房地價，這事已經在前幾天說過了。現在你去告訴她們，先拿千分之一的定錢去，一三得三，一五得五，拿三十

五塊錢去，錢是一個不要短少她們的。不過我有個附帶條件，附帶條件一共是三條。」三舅舅把右手的下邊三個指頭伸了出來，回頭又說道：「李得功，你把千分之一的定錢拿出來，給這位馮太太這位馮小姐收下。」馮太太道：「這個錢，我不收。」柳絲道：「千分之一，萬分之一，問題還小，你說附帶條件是什麼？真討厭！我媽早說了，盧虎慶名字上有個虎字，他做事是會虎頭蛇尾的。」

三舅舅一笑道：「李得功，你回去別把我外甥小姐的話報告隊長。她沒到二十歲，總還是孩子，不能像宋利興一般把她治罪。宋利興在茶館裏說了一聲紙糊老虎，便罰他自己打一百下耳光，又監禁三個月，這還是昨天的事。」三舅舅的雪茄烟早熄了火，此刻又想借牠來提一提神，李得功又給他點火，他吸了三口，便又滔滔不絕的說道：「隊長嘴裏開出來的附帶條件，第一：他買了濠梁小築，馮太太馮小姐馮少爺，都可以不必搬家。第二：他買了濠梁小築，除去已付千分之一的定錢，其餘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房地價，明年四月裏如數付訖。第三：格格格！隊長說這話時，是笑得格格格的，我也依樣畫葫蘆格格格了。他說，他出了這個大價錢，你們姓馮的該有些贈品送給他，他的意思，是想得到馮小姐做他的偏房，他不再付錢，所以說是贈品。李得功，大概明白隊長的意思，是隊長到這裏來住，用不着馮小姐上他的大公館裏去。格格格。」

說馮太太是個弱者，也還不是定評，她退一步坐到椅子上，紫漲着臉，還戟指道：「我當是什麼附帶條件？阿三，你也想想，能說的話你就說，不能說的話你就不必說。柳絲是你外甥女兒，人家這樣說，你去攔阻是正理，沒有人家這樣說了，你反而幫着人家來欺侮自己人。你是這樣不知高低說了，你知道我心裏是難過還是什麼？」馮太太說難過，心裏便難過，淚珠兒撲簌簌的掉下來。柳絲自從聽了第一條件，已經在懷疑世界上不大有這樣好人；聽了第二條件，便勘破盧虎慶完全是個滑頭，他無非想拿三十五塊錢騙人家一座建築物。柳絲一邊聽一邊已是在喉頭積儲了不少批駁三舅舅的話。等到三舅舅吞吞吐吐，把第三附帶條件說出來時，全身的血，像一齊湧到了臉上來，血把話堵塞住了。她看三舅舅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面目猙獰的野獸；她挫一挫牙齒，挫得有一種細微的聲息；她也沒聽見馮太太在張了嘴說些什麼；她猛回頭，見茶几上有一隻磁杯，儲着半杯涼茶；她也不再計及這是茶杯；她只當這是一柄刀，一枝槍，一個炸彈，可以致野獸

於死命；她搶着茶杯，對準了野獸拋擲過去；她也不知道擇言：「你，你，你，在這裏放什麼屁！」

茶杯成了弧形線，飛擲過去，在三舅舅的頭頂上飛渡，在一個壁角裏下墮，發出不甚巨的巨聲。屋子裏的空氣立刻爲這一個舉動緊張起來；三舅舅變了面色一站；柳惠哭起來喊媽；韓媽連忙扶住柳絲，她看柳絲用力過猛，要向前倒下去。李得功用剛才掏雪茄的手掏出盒子砲來；馮太太急得直嚷：「你們要闖禍了！」

柳絲的血，起先一齊往臉上湧，在擲過刀槍炸彈之後，紫紅的變了慘白。她要找屋子裏在她身旁的其他的刀槍炸彈，嘴裏還說：「我打凌佑之，便是打盧虎虔！」馮太太和韓媽用了全力，把柳絲攔回臥室裏去，柳惠扯了馮太太的胳膊；許多脚，許多手，全成了上海人所謂「結葛羅多」。結葛羅多終於到了臥室裏。

三舅舅坐在椅子裏搖頭，看看打碎的茶杯，又看看李得功手裏的武器，嘆一口氣道：「干我什麼事，我是奉隊長的命令。我這樣放在嘴裏說說，就要動武，那麼隊長把你這小賤人做起偏房來，你又怎麼樣？」李得功走近三舅舅身傍道：「回去報告隊長，不用說，隊長會連夜趕到這裏來的。我的槍，雖然捏在手裏，實在也不敢放，將來到底是隊長太太，將來反過來，我們會吃虧的。」三舅舅道：「可不是嗎？要不是這樣，我拿出做舅舅身分來，我拿出在隊長公館裏充當主任的身分來，有十個馮柳絲，也把她打死了。」李得功道：「現是打算怎麼樣？」三舅舅道：「我們不能和她們一般見識，你等一會兒。」

馮太太把女兒安頓在臥室裏，吩咐韓媽和柳惠，要他們看護着柳絲，然後獨自走到外邊堂屋裏來，苦着脸說道：「阿三，你不是不知道我那女孩子脾氣的，她一則給她父親嬌養慣了；再則在上海學堂裏念書，不能和鄉下人家的女孩子比，今天你的話，委實說的她不由得不生氣。」三舅舅不等馮太太說完話，帶着笑臉說道：「大姊，這不是我的主意，是我們隊長的主意，我不過是傳聲筒，留聲機。又怕大姊不信，我特地帶了李得功來做證人；便是千分之一的定錢，也放在李得功身上。李得功，你怎麼還沒把定錢交給馮太太？」李得功把三十五塊錢扔在桌子上，三舅舅便道：「我給你們打算過了，照我們隊長的計劃，你們是不會吃虧的。好在大姊不是一個無知識的女人，也該知道，自己的女兒養到一百歲，還是要嫁的，你現在計算，固然是相差着三十歲，似乎隊長是老了，可是隊長到了一百歲的時候，外甥小姐也古稀之年了。大姊尤其該想到

，隊長既然歡喜外甥小姐，黃的是金，白的是銀，精圓的是珍珠，亮晶晶的是鑽石，隊長有的是，倘然我內兄馮述齋先生，地下有靈，托地藏王菩薩轉懇送子觀音，送外甥小姐一男半女，那越發是後福無窮了。

馮太太擺一擺手道：「你們不要說了，我們那女孩子，是這樣的怪脾氣。現在還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光是打爛了一隻茶杯。你們走吧，我害怕。」三舅舅站了起來道：「大姊，你是有一點不放心，你是聰明人，果然給你想得到。」馮太太道：「不要說了，少說一句也好，偏要這樣麻煩。」三舅舅自顧自說下去道：「你想得到，我猜得到，你當是隊長家裏已經有了大太太，將來妻妾之間，會不和睦。這一點，千萬請你不要擔憂，我和李得功出發的時候，他大太太坐在隊長對面，一句也沒有打岔隊長的話，將來妻妾之間，那裏會不和睦呢？好了好了，今天晚上我算是正式通知你了。李得功，走！」

三舅舅伸手，雨衣已經套在他身上；三舅舅低頭，雨帽已經戴在他頭上。他吸着雪茄，從雨過天青的月亮底下走出去，還回頭找補了一句道：「千分之一的定錢，在桌子上，大姊你別忘了藏起來！」馮太太呆在門口，洒了幾點眼淚，回到臥室裏，看見韓媽像推拿似的在柳絲胸前，給她撫摩；柳惠坐在牀沿邊，把一個靈活的孩子，變成神經麻木似的。馮太太道：「怎麼樣了？」韓媽道：「小姐胸口有些悶。」馮太太對柳絲一看，臉上冒着汗珠子，問道：「孩子，你怎麼樣了！」柳絲把胳膊抬了一抬，說：「沒有什麼。」她當馮太太背後還有人跟進來，馮太太道：「他們走了。」

柳絲突然坐起來，一隻腳掛在牀沿下，一隻腳交給兩手捧住了，說道：「媽後來跟他們說了什麼話？」馮太太道：「我說什麼，我只能叫他們回去。你那三舅舅，還囉哩囉囉的，真討厭，後來把三十五塊錢扔在桌子上走了。他全不想，打了仗，我不養他，他早餓死了，現在留了他一條性命，他顛倒去引野狗來咬上我們一口。」柳絲道：「他要不是我舅舅，我真打了他的，我死了，他至少也是個半死。」

一席話，直談過了午夜。韓媽去睡了，柳惠躺在一張沙發上睡着了。窗外的月光，偷偷的走進窗子裏，和燈光爭輝。母女談到讓韓媽看守屋子，母子三人往上海暫時避一避的話。因為經過柳絲平心靜氣的思索之下，覺得事態是相當嚴重了。



四 郁南馨萬歲！

朱作人坐在會計室裏抽

朱作人又看到「王文瀾」三字，問道：「你們

着紙烟。他還有他的藝術；

合請，爲了什麼？你抽烟嗎？」

將烟噴向空間，成爲一個個

陳華早將袋裏那隻烟匣取了出來，打開之後拿到

圈兒；看它們從小而擴大，

他面前。

直到消逝。指頭覺得熱了，

「金咀，是「三五」吧？」朱作人取了一枝說。

纔將烟蒂丟掉，嘴裏輕輕地

陳華自己取了一枝，先將烟匣上連着的打火機扳

吐出：「無聊，直綫的生活

了火出來，給他點了，再點了自己的之後說：「與「

。」

三五」同一公司出品，那是「三九」，比「三五」要

一陣敲門的聲音使他從椅子上跳了起來道：「進

高一級，與「茄立克」差不多。但，「茄立克」是有

來！」

了年紀的人所歡喜的；我們年青人，大都愛好「三九

進來的是朱作人相稔的陳華，便向他招招手道：

。」

「密斯脫陳：到這裏幹什麼？這幾天舞興怎樣？有沒

「烟味很淡。」

有羅曼史？請坐！」

「紙烟是淡的好，要是咖啡，却非濃的不可；否

「請你賞光，朱先生！」陳華在他身旁那隻椅子

則，就不够刺激。」

上坐下，從袋裏掏出一張請柬，交給他而說。

「你就研究這些。」

「吃飯！」朱作人看到裏面的「金門」二字，便

「這也是學問。英國有個尼古丁學校，專門教授

掛着微笑問道：「底下我去過，你們在樓上嗎？」

一般預備出現在交際場合的高級女性怎樣抽烟。朱先

「要請像朱先生那樣的貴客，當然應該鄭重些囉

生你知道嗎？」

「似乎在什麼雜誌上看到過。」朱作人猛抽了

一口之後問他道：「今天你們爲了什麼事，要請起客來？」

「我先問你，今天到嗎？」

「那要你先說請客底目的。」

「我告訴你吧！我們預備在女同學中選舉一位做皇后，這事有例可援，大概當局方面沒有什麼問題吧？」陳華諦視着他說。

朱作人皺了皺眉頭，再猛抽了幾口烟。陳華看他手中的烟祇及原來的長度四分之一，馬上再給了他一枝。他將新的再猛抽了幾口之後道：「你們的對象當然是郁南馨了；我準不會猜錯。」

「朱先生真是未卜先知。」

「不！司馬昭之用心，路人皆知。哈哈哈哈哈！」

「會有什麼問題嗎？」

「校長對於這位郁小姐，非常注意。他幾次跟我談起，深恐男同學們會因爲她而產生什麼越軌的舉動來。他能否答應是一個問題。」

「校長對於朱先生很信任，希望你能够予我們以幫助。至於同學方面，我以爲問題極小，密絲郁是很有一校之主底希望的。」陳華的臉上浮起了愁雲，懇求着他。

大學皇后

「我總盡我的最大限度的可能。這點希望你信任我。等一會我去跟他談談。你別着急。密斯脫陳：你現在已經反常，即使密斯郁當選，那也不能稱爲一校之主，一校之主是校長，你們要請密斯郁做校長嗎？」朱作人笑着說。

「我的說話，跟作文一樣，修辭是不講究的。這或許是遺傳，我父親也是這樣？」

「你父親經營的立豐綢廠，近來很發達？」

「情形還好。」

「密斯脫陳！我想托你一樁事情。」

「你說！能力所及，當然照辦，朱先生！」

「當然是你能力所及的。我有兩個姪兒，初中畢業，想要繼續深造，却是志未逮，因爲經濟力量不够。我希望你能够介紹他們到貴廠去做小職員，報酬是不計的。」

陳華並不知道廠中有否空額，由於希望他能够在校長那裏努力起見，便一口答應道：「絕無問題，過一兩天我通知了家父，再給你回音。」

「對不起你了！」

「朱先生太客氣了。校長那裏，全仗你的大力，我走了！晚上早些來。」

二九

大學皇后

說罷，他立了起來。朱作人送他到門口。將門關上之後，吐了一口氣道：「肩上的石子少了兩塊。」

黃昏，由於天上佈滿了烏黑的雲層。呂文亞深恐下雨，比往常早一些離開校長室。在門口，碰到了朱作人，便問道：「作人！你來幹嗎？」

「有些事情跟校長討論。」

說罷，朱作人跟着呂文亞走進校長室。坐下之後，呂文亞催他道：「快下雨了！」

「同學們將選舉什麼皇后。校長的意見怎樣？」朱作人諦視着校長說。

呂文亞皺了皺眉頭道：「事情是普通的；不過，際此非常時期，易遭物議，我決不允許。」

「可是，已經醞釀了好久，舉行將在目前。」

「多無聊！」

「可是，在事實上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反對，因為在戰前，本校也舉行過。」

「依你怎樣呢？」呂文亞有些動搖了！

「我以為舉行讓他們去舉行，但，不必十分鄭重其事，在輕描淡寫中舉行過了，也沒有什麼問題。」

「輕描淡寫？是的。這次選舉，誰是主動？」
「有許多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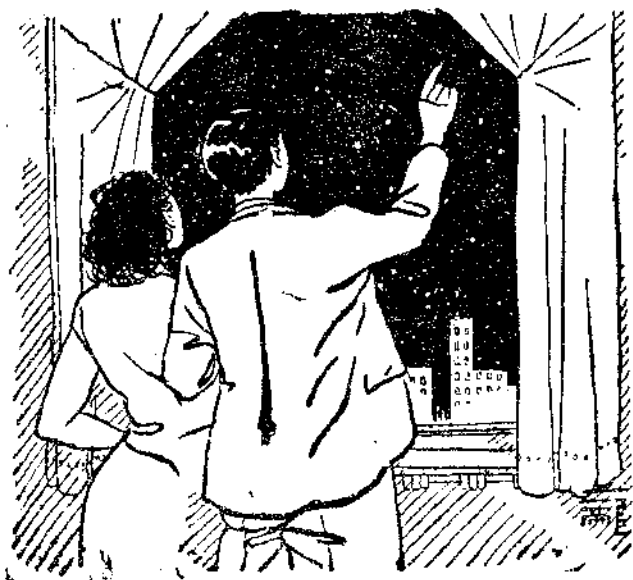
「那末，誰有當選的希望呢？郁南馨怎樣？」朱作人心裏在笑，嘴裏却這樣道：「那也要等待選舉之後纔能知道。據說他們是很民主化呢！事情真是可笑。」

「可以走了！」

說罷，校長挾着公事包立了起來，朱作人馬上替他開門。

呂文亞坐在汽車裏，老是想起郁南馨來，同時，下意識的希望她能當選。

雲層到夜裏，漸漸消逝，陳華倚在金門九樓的窗口，指着天邊一顆吐着強烈光芒的星星對站在旁邊的郁南馨道：「這是你，在它附近的是本校其他女同學，她們怎能及你？毫無問題的，你是本校的皇后。今夜我很感到欣慰，



因爲來賓都願跟我們合作，而朱作人帶來的喜訊，尤其使我興奮。」

「我很感謝你們。」郁南馨俯下頭去，一瞥之後，對陳華道：「密斯脫李：他們的車子向西去，目的地大概是舞場了。」

這時，王文瀾也跑來站到郁南馨的旁邊對她道：「一切完畢了！我們也走吧！」

「辛苦你了！」郁南馨掛着媚笑對他說。

「這是我們的義務。」

陳華又插嘴進來道：「這種義務我們應該永遠的盡下去。」

「叫我怎樣的報答呢？」郁南馨的兩手握着他們的兩手而說。他們的臉上都浮起了得意的笑。

校裏的選舉空氣，一天緊張似一天。各種出版物上都有關於選舉的文章。其中主張選舉郁南馨的文章，出諸王文瀾手筆者佔到一半。這幾天，他跟陳華一樣，不會上課，致力於寫宣傳文章。陳華也有其任務的，例如舊壁報與舊標語的撕掉，新壁報與新標語的貼上去，這方面他最起勁。關於運動同學選舉的種種費用，他也最肯化。

選舉期限是一星期，定於下星期一請學生會派代

表來開票。競爭者也大不乏人，自己感到長得不壞的，都懷着雄心。而作爲她們的愛人以及追求者，也無不竭力盡其最大的可能。

可是，另一方面，反對者也有。一天，有人在佈告欄內宣佈了一篇文章。題目就使人感到刺激，叫做「荒淫與無恥」，署名是李立人，開頭引用了魯迅先生的話道：「一面是嚴肅的工作，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他認爲這種選舉是「荒淫與無恥」，以尖銳的筆調，將一般主動者抨擊得體無完膚。看到這篇文章而起共鳴者，實繁有徒。後來王文瀾也看到了，在觀衆的人叢中擠進去，預備將它撕掉，右手纔伸到木板上，就有人捉住他的手，王文瀾問道：「你是誰？」

「我是這篇文章的作者李立人，你有什麼權利來撕？」一個個子很高穿着制服的青年，掛着微笑說。

認識他的人知道他的原籍是黑龍江省。王文瀾這時看到陳華來了，便對他道：「你過來看住他，我去撕掉這篇狗屁文章。」

陳華拍了拍李立人的肩膀道：「這是熱鬧事情，彼此是同學，你不願合作，又何必反對呢？」

「現在是什麼時候？用得着這套把戲？」

說罷，他看到王文瀾的樣子是又去撕了，他推開

陳華而追上去，但已不及，給他撕了下來。李立人的右手一擦，王文瀾的左頰上着了一下。陳華馬上拉住他，因此，也給王文瀾打了一記耳光。李立人還想發作，給其他同學勸開。他便破口大罵道：「無恥，你們是一邱之貉！」

那天晚上，王文瀾與陳華因為忙了幾天，想約郁南馨去跳舞。但，她已出去了。於是預備跳舞女去。

走出校門，碰到李立人與他的同鄉。其中之一走到他們面前問道：想拜托一件事情，能夠允許嗎？」

「什麼事情？」王文瀾帶着驚慌的情緒反問。

他從制服袋裏摸出一篇文章給他道：「這是密斯脫李的大作『荒淫與無恥』，希望你們能夠把他貼在佈告欄內。」

「何必跟我們搗蛋呢？」

「搗蛋？你們是在跟國家搗蛋！」

說罷，他對他的同伴招了招手，他們全衝過來，陳華玲瓏，逃進一家小店裏去。王文瀾在寡衆懸殊的形勢之下，挨了十幾拳。這時，張傑，李牟子，朱戟三人趕來幫着王文瀾，可是，也難於抵敵，結果拉着王文瀾逃回校裏。

在宿舍中，王文瀾一照鏡子，嘴角流血，右眼腫

了起來。朱戟提議報告學校當局。王文瀾道：「那也沒有意思，這事情起因在於選舉，要是校長一怒而禁止，豈非前功盡棄！等選舉出來之後，我再來收拾他們，要他們個個嚐到辣手！」

這時，陳華進來了，王文瀾自然怪他懦弱，太無犧牲精神。陳華沒有話說。

第二天早晨，王文瀾有計劃的到女生宿舍裏去找郁南馨。她跑進了會客室，看到他那反常的臉，便問道：「爲什麼弄得這樣？」

「爲了一位崇敬的人。」王文瀾笑着答覆。

「是誰？」

王文瀾向她一指，她很詫異的道：「我嗎？」

他將經過的始末告訴了她，當然還怪陳華的無用。事實上，郁南馨聽了是相當感動的。她的眼眶裏很潮溼，他反而安慰她道：「沒有關係，你別過意不去。等此事成功之後，我是很容易報仇的。……昨夜你是到什麼地方去的？」

「姓林的同鄉請客，不好意思拒絕。」

幸虧你不在，否則，當你看到這一幕時，必然感到驚慌，女人是比男人胆小。但，像陳華那樣胆小的男人，我却不曾看到過。」

「朋友應該互助，密斯脫陳却不懂此點，這是遺憾。」

這些話很使王文瀾快慰，他跟她道別之後，帶着一顆愉快的心回去。

所預定的日子，終於到臨。下一個星期一，下午三時，大禮堂吸進了佔全體三分之二的學生。其中有三分之一，神色非常緊張。但，王文瀾，陳華以及郁南馨樣子却極樂觀。

學生會派來五個代表，司開票之職。當主席余貫中宣佈「郁南馨女士得三百十一票當選」時，掌聲像爆竹那樣從四面襲來。視線像矢，郁南馨成爲衆矢之的；她的答謝是像一朵白蓮那樣美的笑。現在她興奮到最高度，但她竭力鎮靜。然而王文瀾與陳華是反常了，因此一同喊道：「郁南馨萬歲！」

「郁南馨萬歲！」李牟子，朱戟等與王陳一黨的人胡調。

「噓！……」這是反應，但，力量很小。

失望的人垂着頭出去，王文瀾陳華看到許多女同學在向他們白着眼睛。

主席來了一小段演說之後，校方代表朱作人登台致詞，無非捧了皇后一通。最後，他這樣結束道：「

皇后的冕典禮，已定於本星期六在金門酒家舉行，屆時，郁皇后當有什麼懿旨。現在，我們先請郁皇后來一段非正式的談話吧！」

郁南馨在掌聲之中，給王文瀾與陳華擁上講台。她回台下一鞠躬，再帶了微笑以視線在大衆的臉上掃了一下，然後吐出已經預備好的演詞道：「事情自然是遊戲，可是，畢竟是承諸位之情。我很慚愧，因爲事實上我缺少當選的條件，應該說這是幸運了。人生要是像在遊戲中度過，是有價值的，希望諸位有着樂天的精神來讀書，以及做事。」

她說得很得體，又獲得了大量的掌聲。

星期二下午，朱作人在校場上碰到了陳華，問道：「你答應我的事情怎麼樣？」

「兩個鐘點以後就給你回音，我馬上去見家父。」陳華很慚愧的說。

那天五時，陳華跑進會計處，笑着對朱作人道：「明天就進去吧！」

「謝謝！」朱作人對他拱了拱手說。

「老朱！沒有關係，以後合作的地方多哩！」

「小陳，還有什麼事相託？」

「現在沒有，將來。」

「再會！」

「再會！皇后加冕禮鄭重嗎？」

「當然，這是毫無問題的。」陳華指了指自己道：

「由我主其事，一切的一切，面子第一。」

陳華走了之後，一個校役奉了校長之命，來請朱

作人去。他走進校長室後，呂文亞向他招招手道：

「過來！事情弄得怎麼樣了？」

「什麼事情？」朱作人在校長身旁坐下了之後而

問。

「選舉皇后這一回事，據說郁南馨當選了，是否

事實？」

「百分之百的事實，我也在場。」

呂文亞嚴肅的臉上，靈出幾絲笑意，但，立刻將

它收斂了道：「希望同學們別再胡鬧下去！」

「事情已經差不多過去了，這一點，校長可以無

須過慮。」

「郁南馨！」呂文亞在點了點頭之後再吐出一聲

「郁南馨」來。

「郁南馨怎樣？」朱作人笑着問。

呂文亞的心是一陣劇烈的跳動，他在咳了幾聲嗽

之後答覆他道：「下學期我希望她轉學。」

「轉學？這是什麼意思？」

「爲……爲……爲本校的校風着想。她能使男同學不安，雖然她是無辜的。」

「女性長得美麗，對她本身却是一種不幸呢！」

「不過，她是無辜的。你比較跟同學接近，有沒有聽到關於她的桃色事件？」

「就她的品行而言，還算良好，並無什麼問題。」

呂文亞的一顆緊張的心鬆懈了，他吐了一口氣之

後道：「再看將來吧！將她退學，她的名譽是受到影響的。」

「那末，校長不預備叫她退學了！」

「我說是看將來，現在祇是現在。」

「是！」朱作人帶着懷疑校長的情緒辭退。

薔薇色的星期六。氣候是正常的初秋。在北溫帶

，它使年青人的心翼上有着像春尾那樣的感覺。當天

慕更換之時，金門酒家的電梯老是像沙甸魚罐。到了

頂層。沙甸魚忽然活了起來，其中西裝上有着直綫，

頭上有着曲綫的年青男性，以及少數全是曲綫的年青

女性，是爲參加他們學校裏的所謂「皇后加冕典禮」

而來的。

王文瀾與陳華，穿上特向「培羅蒙」定製的晚禮

服，一般勤招待。郁南馨本人，也穿上禮服幫助他倆。

時間在握手與鞠躬中消逝。八點半，人數差不多已齊。跟着司儀張傑的報告：「奏樂」「學生會主席致詞」之後，是舉行「加冕」了！

郁南馨被王文瀾與陳華，拖到中間，學生會主席余貫中將隻銀製而鍍金的冕加在郁南馨的頭上，這時，郁南馨是十幾架照相機的鏡頭的共同目標。同時掌聲與「郁南馨萬歲」聲交織着，使空氣的分子混亂。

學校代表朱作人致過勗詞之後，王文瀾與陳華的効忠演說，也扯了一通。末了，是郁南馨的答詞。她在向大眾致謝之後廢續道：「既成事實，無可挽回；可是，我與其他女同學並無不同，相反的，却是她們



大學皇后

都有勝於我的優點。西諺云：「遊戲時遊戲，工作時工作。」當這幕遊戲宣佈終了之後，我們仍當致力於學業。同時，無分性別以及年級，應該打成一片，埋頭苦幹，為本校的歷史寫上新的一頁。同時，對於社會國家，也可以有些貢獻。末了，祝諸位進步！」

末一個「節目」是攝影，郁南馨坐在中間，王文瀾與陳華像太監那樣隨侍在側。

禮成，於是入席，他們坐了五桌。「麥退爾」，「惠司忌」，「維而趣」，「愛夫奧味」……這些高貴的飲料是足與晶瑩的杯子，以及豐盛的菜肴相配的。吃，呷，他們盡量的吃，呷。

張傑在與郁南馨一同乾了一杯之後，低低的對身旁的朱戟道：「今天這筆費用，至少要三千塊，參加者每人祇收十元，有許多像我們以及朱作人等還是吃白食。小王與小陳真要大蝕其本呢！」

「我想皇后總要挖些腰包，去管它幹嗎？」朱戟盡了杯中的「維而趣」而說。

席散之後，侍者將賬單呈上，王文瀾陳華，以及郁南馨三人同看到「四千三百五十元」。王文瀾與陳華呆了，郁南馨馬上從手袋裏摸出一張五千元的海銀行本票給他道：「你去找來！」



走虎牌

駱駝絨

永 不 脫 毛

輕 軟 經 著 艷 麗 雅 緻

各 大 公 司 綢 緞 呢 絨 棉 布 絨 絨 絨 絨 絨 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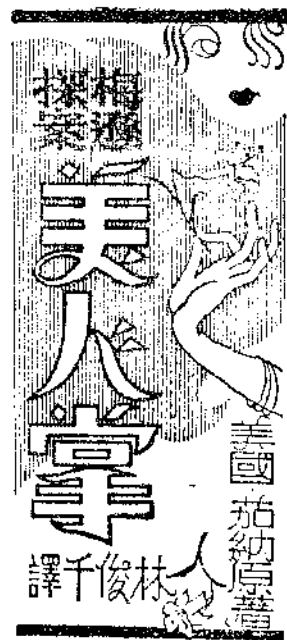
均 有 出 售

真老虎牌兔
子絨駱駝絨
每碼背面貼
看如左圖之
商標及藍色
長方老更牌
圖章以資識
別務請注意

附註

上海綸毛織廠出品

兔 子 絨



第四章 不速之客

梅遜走進了警察署的偵探部，他問辦事員說：「達倫在這裏嗎？」

其中有一個點着頭，一面把手指指了這裏間的門。

梅遜依着那人的指點，走進裏間去。

他向一個坐在角落吸烟的人說：「密司脫達倫呢？」

接着有人提高了聲音喊着：「達倫先生，有人找你！」

門開了以後，達倫向四周望了一望，當他瞧見梅遜以後，於是微笑着招呼道：「哦！梅遜，是你！」

他是一個身材高大而瘦長的人，有着很高的顴骨，耳邊夾着一枝鉛筆，瞧他的模樣，却是一個有勇氣有魄力的偵探。

梅遜也微笑着點頭說：「達倫，我想和你說幾句話。」

「很好！走吧！我可以伺候你的。」

梅遜便退了出來，在走廊上走着，達倫也跟了出來，和他並肩在那裏徘徊。大約走了兩次來回以後，達倫用不耐的口吻問：「你有什麼事？說吧！」

梅遜回答說：「現在我探得了一個證據，說不定對你是有利益的；我雖然還不會明白這裏面的線路；但我剛才替我的當事人工作，我已探得一個電話號碼了。」

「什麼號數？」

「那號數是六二九八〇三，假如這是一個祕密會黨的號數，他一定會和狐狸一樣的乖；我們也不可能打電話去查問，而假說打錯了電話，使他們起疑的。我料想這是一個不會登記的號碼，你要到電話公司去查詢才會明白。在我以為你應當親自出馬一次才好！」

梅遜探案：美人掌

梅遜探案：美人掌

三〇

達倫說：「你是碰了壁啦！」

梅遜帶着沮喪的神情說：「我已告訴過你，我是替當事人在工作；這裏有二十五塊錢，請你勞駕到電話公司去一次吧！」

達倫冷笑了一聲，說：「該死的，你爲什麼不早對我說呢？等一會，讓我去拿了帽子來。我們乘你的車去呢？還是乘着我的車呢？」

梅遜說：「最好我們還是各人乘各人的，我也許不回原路來了。」

達倫說：「那很好，我在那裏等你好啦！」

當梅遜乘了車駛到電話公司以後，那時達倫的警務車早在那裏等他了。達倫說：「是的，我們還是沒有一塊兒同來的好，因爲這樣，我很快的替你查詢着了。」

「那是誰的電話呢？」

達倫說：「那是喬治·白爾德先生的，地址是在榆林路五百五十六號。你的推測很準確，那是一個不會登記過的號碼；而且也是十分祕密的號碼。查詢這號碼時，我也感得很多的困難；不論怎樣，你不要向任何人說出這是怎樣查訪得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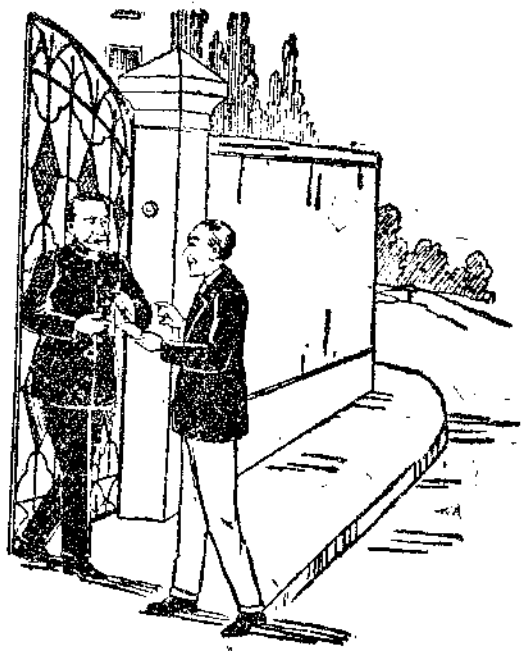
梅遜應聲說：「當然。」他便從衣袋中摸出兩張十元，一張五元的鈔票，遞給達倫。

達倫一邊接着鈔票，一邊說：「這倒像我們昨晚玩撲克的手法；要是你再有這樣的當事人時，你再來找我好啦！」

梅遜說：「這樣的當事人，恐怕是常常會有的。」

達倫微笑着說：「那可好極了！」

梅遜跳上他的車，當他的腳踏着發動機時，臉上便呈露着得意的笑容，他立刻開足了速率，把車直向榆林路駛行。這條榆林路，是位在城區冷僻的一角，住宅的建築，都和馬路有着相當的距離。在每座住宅前面，築着小徑，和草地，有許多還圍繞着竹籬和樹木。梅遜把汽車駛到五百五十六號門前，緩緩地停住了。這



座住宅的外觀，非常華貴，四周還有起伏的小丘陵，二百尺左右周圍地方以內，沒有其他的房屋，這些起伏的小丘陵，更使這住宅的位置和形勢顯得十分雄壯。

梅遜並不會把車駛到那寓所的門前，只遠遠地停放在馬路上；下車以後，步行到屋子的前門口。門廊上的電燈開得很亮。這黃昏很炎熱，成千成萬的小青蟲麤集在燈的周圍，在發光的燈泡上拍着翅膀，互相撞擊着。

當他按了第二次電鈴以後，一個穿着制服的老管家，出來開門。梅遜便從衣袋裏摸出一張名片，順手遞給那個開門出來的管家。

他一邊說：「雖然我不會約過白爾德先生，但我相信，他是喜歡跟我會晤的。」

這位管家把名片瞧了一瞧，於是恭恭敬敬站在旁邊。他說：「很好，先生，請進來吧！」

梅遜跟着管家走進應接室，管家又端着椅子讓坐。接着梅遜聽得管家走上樓梯的脚步聲，後來他又聽得樓上說話的聲音；不久以後，他又聽得管家下樓的脚步聲。

這個管家走進應接室，用道歉的聲音說：「對不起！先生：白爾德先生好像並不會跟先生熟識，請你告訴我，你來這裏，究竟爲了什麼事情要和白爾德先生晤談呢？」

梅遜望着這管家的臉，簡單地說：「不！」

管家等了一會，以爲梅遜一定會把事由告訴他的，但後來只見梅遜並不繼續說下去了，於是只得退了出來，重復上樓去。

他去了約摸三四分鐘光景；當他回來時，他的臉色顯得很難看。他向梅遜說：「請你到這裏來，白爾德先生願意接見你了。」

梅遜跟了管家，走上樓去，跨進了一間會客室。這屋子顯然是廂樓，一端是通着走廊的。會客室佈置得

梅遜探案：美人掌

三二

富麗堂皇。但如果說牠是爲了形式上的美觀，却不如說是純因着安適的需要。坐椅都是巨大，而坐得很舒服的。整個房間的佈置，並不會有什麼特殊的設計；只是在設備上顯露出一種剛毅的陽性美，和帶着稍微溫和陰性風味的調劑。

忽然，通內室的一扇門開了，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站在門口。

梅遜望着那男子的身材，從門口的空隙，可以望得內室的裝飾。那彷彿是一間書室；四周牆壁邊，都滿置着書架。另一個角落却安置着一隻巨大的寫字檯，和一隻轉椅。再望得進去一些，還可以約略瞥見一間浴室模樣的房子。

這個男子跨進會客室以後，便把身後的門帶着關上了。

他的身材是高大的，臉盤是圓圓的，也很胖。他有豐厚的胸部和闊度的肩膀。但他的臀部却並不大，在梅遜所得的印象，他的兩條腿却似乎非常羸弱。他的一雙眼睛是控制着一切，那正和金剛石一樣的堅硬，一樣的冷酷。

這個人在門口站了一會，向梅遜注視了幾秒鐘後，便開始前進，他的脚步很沉重，更加强了梅遜觀察他的腿部所得的印象，覺得這一雙羸弱的脚，對於他那高大笨重的身軀，似乎有不勝負担之苦。

梅遜猜度這個人的年齡，大約已有四十以外，却還不滿五十的模樣；從他的態度和表情上，可以測知他是個殘忍，自私，無情的人物。

兩個人站立在那裏，他倆的肩膀雖然差不多闊狹，但從高度上比較，梅遜至少要比他短去四吋以上。

梅遜問：「這位可是白爾德先生嗎？」

他點了點頭，把兩腿站得平均些，用一種觀察的眼光，向梅遜注視。

他突然問：「你要怎麼樣？」

梅遜回答說：「我很抱歉，冒昧到你的家裏來，但是我有一件正經的事要和先生商談。」

「關於什麼問題呢？」

「那是關於風報脅迫着的某種事件的公佈；而我是希望不要公佈這些事情的。」
這雙金剛石般的眼睛，顯着從來所不會有的表情，堅毅地瞧望着梅遜問：「你爲什麼要找到這裏來呢？」

「因爲我想你是我所要會見的一個人。」

「但是，我可不是你所要會見的人呢！」

「我想是不會錯的。」

「不，你錯了，我對於風報的事，一點也不知道，我只偶然閱讀這類報紙；假使你要問我閱讀以後的感想，那是一種卑污無價值，專事敲詐的刊物。」

梅遜的眼光顯得格外自信，他的上身向前略略俯着說：「不錯，這些和我並沒有關係，我是想來告訴你……。」

白爾德問：「告訴我些什麼呢？」

「告訴你我是一個代理律師，代理着一個將被風報敲詐的當事人；我是不願出錢運動或收買的；我來告訴你，我不願付給任何一種敲詐的代價。我乾脆地說：如果是含有敲詐脅迫性質的錢，那即使是一文錢也是不願付給的。我也不要購買你的報上的廣告地位；但是你要記住，你不能把我的當事人的事實，在你的報上宣洩出來，你得牢記這一點！」

他冷笑着說：「那很好。我是第一次聽見這樣的惡訟師踏進我的屋裏來，我將立刻吩咐管家把你趕出去的。你也許是醉了，說不定是瘋了；也許兩者都有。在我看來，你確是兩者都有的。現在，你還是自己出去呢？還是要我叫了警察來帶你出去呢？」

梅遜回答說：「等我把來意說明以後，自然我會出去的。我知道你是處在幕後的地位，讓法蘭克在前台表演一切的罪惡；你是坐地分贓，享受着敲詐得來的作孽錢。不錯，你已經創立了你的產業啦！」

白爾德只是呆呆地站着，向梅遜瞪視，沒有說一句話。

梅遜探案：美人掌

梅遜探案：美人掌

三四

梅遜繼續說：「我不知道你現在是否認識我是什麼人，或是我所需要的是什麼；但你在和法蘭克見面以後，你就立刻會知道的了。此刻我要告訴你的；就是萬一風報如果洩露了我所代表的當事人的任何事件，那我也立刻會撕破你們的假面具，宣佈誰是這張刊物的主人翁，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嗎？」

白爾德用提示的口吻說：「你已盡了威嚇的能事了。現在我告訴我的意旨。你究竟是什麼人，在我毫不介意；也許你有你的聲望，和毫無缺點的才幹，所以才敢到這裏來威嚇；然而最好你在攻擊別人以前，先小心地把自己的一切防禦好。」

梅遜敏銳地點着頭。「不錯，這是我所期待着的。」

白爾德說：「很好！那麼一定不會使你失望的。但是你得明白，不要以為這是我承認和風報有關係的意思；我對於這種事件完全不知，而且我也不想知道。出去吧！」

梅遜轉過身子，向門口走去。

這時，那個管家站在門前，向白爾德說話。「請您原諒，老爺：我有一句話要報告您。太太剛要出去，她說在她出去以前想和你面談幾句話。」

白爾德也走向門口，他說：「很好，狄吉萊，你留心着這個人；假使他再要進來，就趕他出去，如果有必要時，你不妨叫警察。」

梅遜向那管家凝視着的時候，白爾德又說：「狄吉萊，你最好去叫兩三個警察來，我想你是需要他們幫助你的。」

梅遜和白爾德，先後走下樓梯，這時，一個女人正站在靠大門的進口處。她說：「我希望沒有煩擾你，白爾德，但是……」

她話還沒有說完，眼光已和梅遜的視線接觸着。她正是前一天到梅遜事務所來請求幫助的那位神祕夫人，冒名為葛利芬的。

她看清楚了梅遜，突然，她的臉色轉變了，那雙藍色的眼睛，因



受了意外的驚恐而成爲暗黑色。最後，她盡力抑制着臉上的表情，把藍色的眼珠，張得很大，使牠成爲孩子們天真的凝視，這正和在梅遜事務所中表演過的一式無二。

梅遜臉上保持着寧靜的神態，他的眼光也是冷淡而無情的。

白爾德向她問：「好！有什麼事嗎？」

她的語聲是微弱而帶着恐懼的。「沒有什麼；我不知道你是正和客人在談正經事，恕我煩擾了你。」

白爾德說：「這點你別介意。他只是一個惡訟師，假裝了正經人混進這裏來——他立刻就要去了。」

梅遜把脚跟轉動了一下，他繼續說：「你得聽好，我告訴你……」

管家拉着他的手臂，說：「先生：請你這邊走！」

梅遜像玩考爾夫球那樣，把手臂甩動了一下，身體跟着做了一次旋轉，那管家便踉蹌地跌到牆壁上，然後梅遜昂然走近這個身材高大的白爾德的跟前。

「我現在已改變我的意念了；我決定給你一個機會，假如在你的報紙上刊佈了我的當事人的任何事實，或是關於我的事情，那麼，就請你嘗二十年的鐵窗風味。你可聽得了嗎？」

這對金剛石般的眼睛，瞪視着他，白爾德的右手是插在衣袋中，他說：「我以為你最聰明的才智，是你立刻停止你所要做的一切。你如果想把手掌向我移動一下，我也可以把你的五臟六肺都打擊出來；我可以表示這是爲了自衛，我總不會錯的。」

梅遜冷冷地說：「別來嚇我，誰都會知道我的目的，誰都了解我的行動。」

白爾德把嘴唇抿起着，他喃喃地說：「你還是唱原來的幾句老調；假如你以爲我可以強暴的行爲恐嚇而屈服的，那你完全錯了。你快出去，這是我最後一次的警告啦！」

梅遜又把脚跟轉動着，他說：「不錯，我自然會出去的。現在我已經把要說的話，完全都已對你說過了

！——
在他關門的時候，聽到白爾德譏刺的語聲說：「至少是兩次，有些說話，却是說着三次以上哩！」

梅遜探案：美人掌



• 衣蝶 •

本刊出版到第三期，就遭遇了一個極大的打擊，那就是排印費的驟增至百分之五十，同時紙價也上漲不已，使本刊在成本方面，增加了一筆可觀的數字。我們一方面要顧到內容——我們是絕對不願減少文字的质量，以求適應因排印費與紙價的增加的損失的；但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兼顧到成本；照現在的售價，我們實在要虧折甚大的數額；因此在幾經考慮之下，祇得酌增售價：——每冊零售一元三角，定閱全年仍收十二元；如果讀者們改為長期訂閱，就等於不增售價。零購的不過多化三毛錢，仍舊可以買到這麼一本厚厚的書，比較其他的雜誌，也還是便宜的。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對於我們萬不得已的苦衷，能夠賜予同情的原宥。

在上一個月中，接得許多讀者的來信，問我們外稿收不收？其實本刊所刊各稿，除少數特約撰述者外，多數都是外間投來的。如果有好的作品，那有不歡迎之理？不過諸君惠稿，有一點要請注意，就是我們需要有一「現實性」的文字，無論小說與譯作，字數勿超過六千字，愈緊湊愈佳。一萬字以上的中篇小說，為了無法容納的關係，以後恕不再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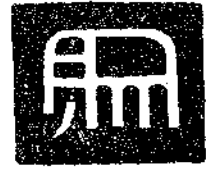
愛史」，第二：是傅松鶴先生譯的「邱吉爾的私生活」，這兩位世界名人的生平，應該是讀者所亟欲知道的；尤其是希特勒的桃色事件，可以窺見這位歐洲怪傑對於女性的渴慕的一斑；本期先刊上節，準於下期續完。麗維女士譯的「螢光燈」，對於最近流行到上海的螢光燈，有簡賅的說明，則是一篇應時的文字。

沈東海先生上期譯了一篇「降神會的奇蹟——靈魂試驗」，本期又譯了一篇「鬼屋」，同是出於美國靈魂學專家 Hereward Carrington 氏的手筆；本刊接連發表這兩篇文章，似乎有提倡迷信的嫌疑；因此在下一期，我們將有一篇「拆穿降神會的祕密」的文字發表，附有種種關於虛偽的降神會把戲的銅圖，讀者看了之後，就可以恍然於此中的真相了。

本期的另一新貢獻是董天野先生所繪的「潘巧雲畫傳」，董先生的古裝仕女畫，在藝壇上早已獲得一致的讚美，而「潘巧雲畫傳」則是董先生的近作。潘巧雲的事蹟在「水滸傳」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這是讀者所熟知的，董先生擷取她的事蹟，用工細的畫筆將她刻畫出來，每期刊載兩幅。這一種富於線條美的工筆畫，在目下很少有人能夠執筆，料想讀者們一定都是愛好欣賞的。

「學生文藝選」本期發表了兩篇女學生的作品。因為應徵的來稿太多，我們有另出一冊「學生文藝」的計畫，預備列為「萬象號外叢刊」之一。現在正在籌備中，也許短時期內可以實現。

由於長篇小說的過多，將妨礙到短篇的容量，因此我們預備將「宋氏三姊妹」提早出版單行本。丁諦先生的長篇創作「長江的夜潮」，決定俟「宋氏三姊妹」結束後繼之刊登，請讀者注意。



萬象雜誌主辦
學生文藝獎金徵文簡章

本雜誌為鼓勵學生對於文藝之創作興趣起見，特設立「學生文藝獎金」，茲訂定徵文簡章如下：

應徵資格：以國內各大學及高級中學之學生為限。

徵文體裁：以純文藝為主體，包括創作小說，譯作小說，報告文學等，以語體文為限，每篇不得超過五千字。

應徵手續：來稿請繕寫清楚，加新式標點，預留修改地位，稿末註明作者姓名性別年齡及校名年級，並加蓋印章，寄本社編輯部收。

獎勵辦法：來稿一經錄刊後，當評定等級，甲等每千字獎國幣十元，乙等獎贈慎昌鐘表行之學生掛表一只（價值二十元），丙等獎贈中央書店書券十元，於徵文發表後第三日起，憑原稿印章向萬象書屋會計科領取。

附註：來稿不錄者概不退還，惟附有貼足郵票之回件信封者例外。



第十月號

第一一第 ·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一日出版

廣告價目

底封面	全頁	二百元
封裏	全頁	一百八十元
底裏	全頁	一百六十元
目錄前	全頁	一百四十元
文字欄	全頁	一百元
文字欄	半頁	六十元
文字欄	三分之一	四十元

定價	零售	平裝本 一元三角 精裝本 一元八角
	半年六期	平裝本 七元 精裝本 十元
	全年十二期	平裝本 十二元 精裝本 十八元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 C 字九三三號
上海法租界警務處登記證 A 字三四二四號

外埠經銷處

- (天津) 北大書局 · 大華書局
- (北平) 聯華書局 · 振華書局
- (汕頭) 自強書局 · 文興書局
- (漢口) 新華書局 · 大新書局
- (香港) 廣文書局 · 大新書局
- (廣州) 百新書局 · 大公書局
- (上海) 美美公司 · 天一公司
- (鼓浪嶼) 會文堂書局 · 新生書店
- (澳門) 大達書局 · 新生書店
- (新加坡) 正興公司 · 上海書局
- (泗水) 啟華公司 · 中國書局
- (菲律賓) 大成書局 · 中國書局
- (馬尼拉) 鴻飛雜誌社 · 中國書局
- (望加錫) 西方書局 · 中國書局
- (暹羅) 林茂盛 · 廣益書局

編輯人：陳蝶衣

發行人：平襟亞

出版者：萬象書屋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電話) 九〇七二二

發行者：中央書店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電話) 九〇七二二

本埠經銷處：百新書局
中國圖書公司
五洲書報社

儲麟蓀醫院主辦（即前上海內科兒科醫院）

中國兒童保健會

業已正式成立開始徵求會員

兒童為將來國家之主人翁兒童體質之強弱有關國家之強弱本會有鑒於斯爰特發起舉辦斯會以臻全國兒童同登健康之道未來國家強盛不已

入會簡章：

宗旨：本會以提倡科學醫之大眾化作兒童之健康顧問有病時之負責診療為宗旨

義務：全年納會費二十元正 半年納會費十二元正

權利：本會聘有各科專門醫師（一）免費檢查體格（二）免費門診（三）免費種牛痘及打防疫針（四）減費配藥（五）減費出診（六）減費住院（七）減費施行手術：以上權利如免費門診出診等等一律不限次數

優待：一家同時有子女二人入會者可照九五折納費三人者九折四人者八五折五人者八折以此類推有子女廿一人以上者得同時免費入會享受同等待遇

入會：來信或電話通知本會當即派員面洽或至尊府填具入會志願書並給免費攝影證俟正式會員證製就後再由專人送上

手續簡便，利益無窮！

會址

上海霞

飛路一

八二七

號（上

海內科

兒科醫

院內）

電話

七九

八二

八號

上海

源豐潤染織廠

註冊商標

荒江女俠 玉泉求鯉

•• 出品種類 ••

線	絨	斜	直	嗶	青	條	府
呢	布	紋	貢	嘰	春	漂	綢
					條		

七二一〇二 •• 話電 弄五二一一路園愚 •• 廠一

村新義三路亞比倫哥 •• 廠二

六七八二八 •• 話電 號九里如吉路馬大法：所行發

喬琪香粉

品質細膩

純淨不含鉛份而具特殊粘性故搽後着膚如絨歷久不脫備有白色玉色健康色玫瑰色等多種色澤可以調和
各人肌色而使顯現天然美麗更有芬芳濃郁之香味洵香粉中最上上品請即一試

喬琪香粉



• 注意額外利益：

積滿盒內封口布紋紙三張請寄茄勒路東方化學工業社可得價值一元餘愛的香水一瓶

• 各大公司均有經售 •

華章

超等國產呢絨

· 自整染 · 自織 · 自紡 ·

風行全國

品質精良

出品

呢	咪	哈	丁	立	凡	斯	立	派	呢	花	裝	西
呢	貢	直	呢	褲	馬	呢	達	華	呢	玲	珊	
斯	立	海	蒙	立	海	呢	絲	板	錦	絲	駝	
呢	服	制	呢	衣	大	絨	蘭	法	噤	嗶	薄	厚

(售均號商絨呢大各國全)

章華毛絨紡織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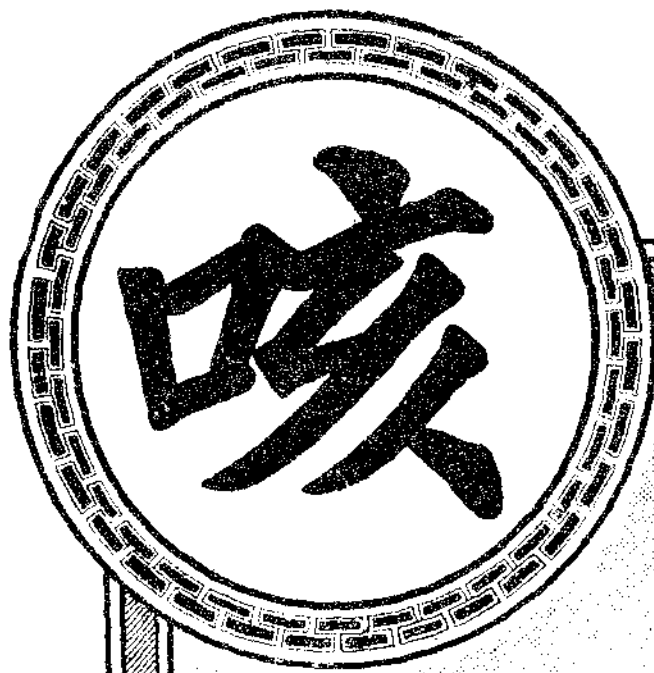
上海四川路三三號 臨時製造廠上海海格路

因為藥力偉大
奏效迅速
所以風行遐邇
無遠勿屆

虎標永安堂發行

虎標
萬金油

以悟



藥房



科發

科發

咳 嗽 白 松 糖 漿

上海科發大藥房監製

功 能 治 咳 化
 痰 潤 肺 止 喘
 專 治 傷 風 咳
 嗽 其 效 如 神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世界兒童

原著兼製片主任·費穆·顧問·司馬英才
導演·買克菲萊克·露意絲萊克
主演·英茵·張翼·司馬英才·客串·藍蘭

從世界狂
潮寫到人
海微瀾
由兒女私
情幻出時
代風雲

· 司公片影風大 · 司公業影華民 ·
· 製攝合聯 ·